



东林文库

历史感应统纪语译

许止净居士辑
吕富枝 语译

庐山东林寺 恭印
编号：E-014-2017





目 录

序	1
语译历史感应统纪因缘	3
历史感应统纪序	6
历史感应统纪自叙	8

人物史实分布表

《史记》

帝舜	10
鲧	12
成汤	13
武丁	14
武乙	16
帝纣	16
后稷	18
周公	19
周宣王	21
鲁桓公	22
幽王	24



齐襄公	26
崔杼、庆封	28
宋襄公	30
宋景公	32
卫宣公、惠公、懿公	33
虞公贪求玉剑（虞叔）	37
虞公	38
晋献公、惠公	40
晋文公	45
晋灵公、赵盾	46
魏颗	49
晋景公	51
晋三郤	53
吴夫差	55
蔡哀侯	58
伍奢	60
郑子臧	64
秦繆公	64
伯有、驷带	66
秦始皇	68
商鞅	70
孙臆、庞涓	72
白起	74
李斯	76
汉吕后	77
袁盎	79
田蚡	81



李广	83
----------	----

《前汉书》

江充	86
苏武	87
息夫躬	90
朱买臣妻	91
霍光	94
于定国父	95
丙吉	97
文翁	99

《后汉书》

刘宽	100
薛包—孝悌善报	102
姜肱	104
廉范	105
积德昌后（袁安）	107
盛德化人（王烈）	108

《三国魏志》

先见之明（辛宪英）	110
-----------------	-----

《晋书》

伤害风化（何晏）	111
财色召祸（石崇）	112
孝德感召（王祥）	114
修德爱民 生荣死哀（羊祜）	115



慳吝之报（王戎）	116
有贤母而后有贤子（陶侃母）	117
天道好还（毛宝、军人）	118
骄纵恣肆（王敦）	119
高洁隐士（孙登）	121
罪恶多端（李期、李寿）	123

《宋书》

淫虐无道 自招夭折（废帝）	124
恣情私欲 不尽孝悌（范晔）	125
虔诚感应（王玄谟）	126

《南齐书》

奸诈果报（王敬则）	127
慈心爱物（江泌）	129

《梁书》

志节清高（何点）	130
一代贤哲（陶弘景）	131

《陈书》

孝德格天（吴明彻）	133
-----------------	-----

《北魏书》

乱伦残杀 报应昭彰（拓跋珪）	134
破坏三宝 显遭惨报（崔浩）	136
笃信佛法 诚实仁恕 身享遐龄名重九鼎（高允）	139



弃德忘恩 夺财害命 奇祸随之（寇祖仁）	142
诚孝感格 祖目复明（张元）	144

《隋史》

深明佛理孝亲笃行 恬淡持躬慈悲济世（李士谦）	146
------------------------------	-----

《南史》

瞋心所感 受形蟒蛇（郗后）	150
强取豪夺（王僧达）	151
卖师惨报（狄灵庆）	152
佛徒风范 廉顽立懦（沈道虔）	154
仁德医术 泽及幽冥（徐秋夫、孙文伯）	156
诉怨索命 昭示因果（萧巖）	157
匹夫无罪 聚财贾祸（曹武）	158
好生戒杀 遗泽子孙（萧遥欣、子畿）	159
至诚求佛 必遂所愿（萧子懋）	161
见利思义 名德俱彰（甄彬）	162
循吏风范（孙谦）	162
厚道（顾协）	164
一念善因 终有善报（阴铿）	165
反覆逆贼 显遭惨报（侯景）	166
刚愎傲慢 伤人害己（傅縡）	168
至诚感应（宗元卿）	169
诚敬孝心神灵佑之 恶逆不道鬼神祸之（萧叡明、朱绪） ..	169

《北史》

君人之德（孝文帝）	171
-----------------	-----



修身自励 化及家国 (薛聪)	172
仁厚传家 (房景伯)	173
守财慳吝 果报自受 (崔和)	175
人死轮回 史实验证 (李庶)	175
义风可行 (魏兰根)	176
干蛊利民善报 (苏威)	177
诋诽先贤受报 (刘兰)	179
廉介诚实 终受厚禄 (孟信)	180
孝子不匮 永锡尔类 (梁彦光)	181

《唐书》

谗杀无辜 遭受阴谴 (武惠妃)	183
雅善知人 (裴行俭)	185
情深义重 富贵不移 (尉迟敬德)	186
孝子循吏纯臣 (狄仁杰)	188
忘身救民 荣显善终 (徐有功)	190
一言激励 冤案揭发 (宋璟)	192
轻财重义 (郭元振)	194
不受苞苴而姻缘凑合 不附权贵而昆季联芳 (裴宽)	195
贫穷不受遗金 显达鲠亮廉介 (李勉)	196
口密腹剑固宠弄权 万世貽臭累生受报 (李林甫)	198
忠纯贤相 (李泌、路应)	199
宽宏度量 (钱徽)	202
德修命转 (裴度)	203
远大见识 (李景让母)	206
卖友负国 (王璠)	208
苛刻聚敛 暗丛众怨 (王涯)	210



世态炯戒（王沐）	211
奖进人才（杨敬之）	212
忠孝义烈（安金藏）	214
一代酷吏（来俊臣）	216
盛德感人（元德秀）	217
临终自如（王维）	218
轮回之确证（崔咸）	221
因果可畏（长孙无忌）	222
恭敬经书之功德（萧德言）	224
仁慈刚毅（阳城）	227
忘本悖德（李钧、李锷）	229
厚德可风（李大亮、张弼）	231
欲壑难填（宗楚客）	233
轮回确证（李愷、子源）	234
以德报怨（杜楚客）	237
逆报昭彰（安禄山、史思明）	238
造福子孙（崔唐氏）	241

《五代史》

险诈之报（苏逢吉）	242
骄忽致败（唐庄宗）	244

《宋史》

积善余庆（王祐）	246
德量恢宏（王旦）	248
诚实不欺（鲁宗道）	252
佛门风范（吕蒙正）	253



福慧中人（文彦博）	256
余庆余殃（李崇矩、子继昌、郑伸）	257
五福骈臻（窦禹钧）	259
仁心仁闻（王曾）	261
精诚感格（朱寿昌）	263
吉人天相（刘安世）	265
修道有得（赵抃）	267
考终之报（陆九渊）	269
宅心仁厚（彭思永）	271
以德教化（王昭素）	272
善愿成就（蔡襄）	274
无疾而终（文同）	276
仁言利溥（王处讷）	278
诬陷恶报（徐休复）	281
其来有自（谢后）	282
自如而化（俞汝尚）	284
孝德致感（顾忻）	295
希旨枉杀（方元善）	299
奸佞遗殃（罗汝揖）	300

《辽史》

天乐来迎（耶律制心）	277
亲身入冥（孩里）	286

《金史》

物犹如此（李复亨）	279
仁德感格（女奚烈守愚）	285



《元史》

果报森然（狗儿妾）	287
正己化人（许衡）	288
坚贞守节（武苏式）	290
至孝感格（李茂）	298

《明史》

古道可风（杨翥）	292
仁恕风范（罗伦）	293
忠厚余庆（杨博父）	297
德荫子孙（杨荣）	301
仁恕貽泽（马森、父俊）	303
恤民积德（刘大夏）	305
恤民施赈（王恕、刘文泰）	306
威灵显赫（刘球）	308
盛德感人（薛瑄）	311
杀业可畏（顾锡畴）	313

善恶分类表

历史所载善恶事迹，散见书中。今将善恶各事，按类列表，共分二十四类（部分故事于原书并未列入分类，兹由出版者代分类，其中因果故事并入教化类），一一标其页数，俾欲洋阅各类之事迹者，按表查之，即可咸知，不费翻阅之劳，易



得观感之益,则善者皆取为法,恶者常以为戒也。

第一孝亲类

帝舜	10
薛包一孝悌善报	102
孝德感召 (王祥)	114
孝德格天 (吴明彻)	133
诚孝感格 祖目复明 (张元)	144
至诚求佛 必遂所愿 (萧子懋)	161
厚道 (顾协)	164
至诚感应 (宗元卿)	169
诚敬孝心神灵佑之 恶逆不道鬼神祸之 (萧叡明)	169
君人之德 (孝文帝)	171
修身自励 化及家国 (薛聪)	172
义风可行 (魏兰根)	176
孝子不匮 永锡尔类 (梁彦光)	181
孝子循吏纯臣 (狄仁杰)	188
忠孝义烈 (安金藏)	214
盛德感人 (元德秀)	217
临终自如 (王维)	218
轮回确证 (李愷、子源)	234
造福子孙 (崔唐氏)	241
精诚感格 (朱寿昌)	263
仁恕风范 (罗伦)	293
孝德致感 (顾忻)	295
至孝感格 (李茂)	298



第二不孝类

淫虐无道 自招夭折（废帝）	124
恣情私欲 不尽孝悌（范烨）	125
诚敬孝心神灵佑之 恶逆不道鬼神祸之（朱绪）	169
守财悭吝 果报自受（崔和）	175
忘本悖德（李钧、李鐸）	229
逆报昭彰（安庆绪、史朝义）	238

第三友爱类

周公	19
薛包—孝悌善报	102
姜肱	104
佛徒风范 廉顽立懦（沈道虔）	154
不受苞苴而姻缘凑合 不附权贵而昆季联芳（裴宽）	195
贫穷不受遗金 显达鲠亮廉介（李勉）	196
盛德感人（元德秀）	217
临终自如（王维）	218
仁慈刚毅（阳城）	227
以德报怨（杜楚客）	237

第四不悌类

鲁桓公	22
卫宣公、惠公、懿公	33

第五忠主类

赵盾	46
伍奢	60



苏武	87
丙吉	97
笃信佛法诚实仁恕 身享遐龄名重九鼎（高允）	139
卖师惨报（袁粲乳母）	152
干蛊利民善报（苏威）	177
情深义重 富贵不移（尉迟敬德）	186
一言激励 冤案揭发（宋璟）	192
忠纯贤相（李泌）	199
德修命转（裴度）	203
忠孝义烈（安金藏）	214
积善余庆（王祐）	246
德量恢宏（王旦）	248
诚实不欺（鲁宗道）	252
福慧中人（文彦博）	256
吉人天相（刘安世）	265
仁恕貽泽（马森）	303
威灵显赫（刘球）	308

第六不忠类

鲧	12
崔杼、庆封	28
李斯	76
霍光（霍光妻、子禹）	94
先见之明（辛宪英）	110
骄纵恣肆（王敦）	119
弃德忘恩 夺财害命 奇祸随之（寇祖仁）	142
卖师惨报（狄灵庆）	152



口密腹剑固宠弄权 万世贻臭累生受报（李林甫）	198
卖友负国（王璠）	208
欲壑难填（宗楚客）	233
余庆余殃（郑伸）	257

第七仁民类

后稷	18
宋景公	32
秦缪公	64
于定国父	95
先见之明（羊琇）	116
循吏风范（孙谦）	162
君人之德（孝文帝）	171
干蛊利民善报（苏威）	177
孝子循吏纯臣（狄仁杰）	188
忘身救民 荣显善终（徐有功）	190
轻财重义（郭元振）	194
德量恢宏（王旦）	248
忠厚余庆（杨博父）	297
恤民积德（刘大夏）	305
恤民施赈（王恕）	306

第八虐民类

帝纣	16
晋灵公	46
吴夫差	55
秦始皇	68



商鞅	70
李斯	76
罪恶多端（李期、李寿）	123
苛刻聚敛 暗丛众怨（王涯）	210

第九教化类

晋文公	45
文翁	99
刘宽	100
姜肱	104
盛德化人（王烈）	108
先见之明（辛宪英）	116
深明佛里孝亲笃行 恬淡持躬慈悲济世（李士谦）	146
佛徒风范 廉顽立懦（沈道虔）	154
好生戒杀 遗泽子孙（萧遥欣）	159
修身自励 化及家国（薛聪）	172
仁厚传家（房景伯母子）	173
远大见识（李景让母）	206
奖进人才（杨敬之）	212
临终自如（王维）	218
恭敬经书之功德（萧德言）	224
正己化人（许衡）	288
仁恕貽泽（马森）	303
盛德感人（薛瑄）	311

第十叛逆类

反覆逆贼 显遭惨报（侯景）	166
---------------------	-----



逆报昭彰（安禄山、史思明）	238
---------------------	-----

十一救济类

赵盾	46
魏颗	49
丙吉	97
刘宽	99
盛德化人（王烈）	108
修德爱民 生荣死哀（羊祜）	115
笃信佛法诚实仁恕 身享遐龄名重九鼎（高允）	139
深明佛里孝亲笃行 恬淡持躬慈悲济世（李士谦）	146
佛徒风范 廉顽立懦（沈道虔）	154
仁德医术 泽及幽冥（徐秋夫）	156
匹夫无罪 聚财贾祸（曹武）	158
一念善因 终有善报（阴铿）	165
忘身救民 荣显善终（徐有功）	190
一言激励 冤案揭发（宋璟）	192
宽宏度量（钱徽）	202
轮回之确证（崔咸）	221
厚德可风（李大亮）	231
余庆余殃（李崇钜）	257
五福骈臻（窦禹钧）	259
修道有得（赵抃）	267
善愿成就（蔡襄）	274
仁恕风范（罗伦）	293
恤民施赈（王恕）	306



十二滥杀类

周宣王	21
崔杼、庆封	28
宋襄公	30
晋景公	51
晋三郤	53
吴夫差	55
蔡哀侯	58
楚平王、魏无极	60
驷带	66
秦始皇	68
商鞅	70
白起	74
李斯	76
汉吕后	77
袁盎	79
田蚡	81
李广	83
江充	86
息夫躬	90
骄纵恣肆（王敦）	119
罪恶多端（李期、李寿）	123
淫虐无道 自招夭折（废帝）	124
奸诈果报（王敬则）	127
乱伦残杀 报应昭彰（拓跋珪）	134
破坏三宝 显遭惨报（崔浩）	136
弃德忘恩 夺财害命 奇祸随之（寇祖仁）	142



卖师惨报（狄灵庆）	152
谗杀无辜 遭受阴谴（武惠妃）	183
一代酷吏（来俊臣）	216
因果可畏（长孙无忌）	222
险诈之报（苏逢吉）	242
骄忽致败（唐庄宗）	244
诬陷恶报（徐休复）	281
果报森然（狗儿妾）	287
希旨枉杀（方元善）	299
奸佞遗殃（罗汝揖）	300
威灵显赫（马顺、王振、彭德清）	308
杀业可畏（贺君尧）	313

十三厚德类

于定国父	95
姜肱	104
廉范	105
深明佛里孝亲笃行 恬淡持躬慈悲济世（李士谦）	146
厚道（顾协）	164
义风可行（魏兰根）	176
情深义重 富贵不移（尉迟敬德）	186
孝子循吏纯臣（狄仁杰）	188
轻财重义（郭元振）	194
忠纯贤相（路应）	199
宽宏度量（钱徽）	202
德修命转（裴度）	203
仁慈刚毅（阳城）	227



厚德可风（张弼）	231
积善余庆（王祐）	246
余庆余殃（李继昌）	257
五福骈臻（窦禹钧）	259
仁心仁闻（王曾）	261
天乐来迎（耶律制心）	277
其来有自（谢后）	282
古道可风（杨翥）	292
仁恕贻泽（马森）	303

十四悖德类

庞涓	72
朱买臣妻	91
瞋心所感 受形蟒蛇（郗后）	150
刚愎傲慢 伤人害己（傅縡）	168
诋诽先贤受报（刘兰）	179
恤民施赈（刘文泰）	306

十五高洁类

姜肱	104
盛德化人（王烈）	108
高洁隐士（孙登）	121
志节清高（何点）	130
一代贤哲（陶弘景）	131
笃信佛法诚实仁恕 身享遐龄名重九鼎（高允）	139
佛徒风范 廉顽立懦（沈道虔）	154
见利思义 名德俱彰（甄彬）	162



循吏风范（孙谦）	162
厚道（顾协）	164
情深义重 富贵不移（尉迟敬德）	186
不受苞苴而姻缘凑合 不附权贵而昆季联芳（裴宽）	195
贫穷不受遗金 显达鲠亮廉介（李勉）	196
远大见识（李景让母）	206
仁慈刚毅（阳城、奴都儿）	227
佛门风范（吕蒙正）	253
仁心仁闻（冯京）	261
宅心仁厚（彭思永）	271
以德教化（王昭素）	272
无疾而终（文同）	276
自如而化（俞汝尚）	284
正己化人（许衡）	288
仁恕风范（罗伦）	293
仁恕貽泽（马森）	303

十六贪黷类

帝纣	16
庆封	28
虞公	38
晋灵公	46
吴夫差	55
田蚡	81
财色召祸（石崇）	112
悭吝之报（王戎）	116
罪恶多端（李期、李寿）	123



恣情私欲 不尽孝悌 (范烨)	125
弃德忘恩 夺财害命 奇祸随之 (寇祖仁)	142
强取豪夺 (王僧达)	151
卖师惨报 (狄灵庆)	152
匹夫无罪 聚财贾祸 (曹武)	158
守财悭吝 果报自受 (崔和)	175
人死轮回 史实验证 (李庶)	175
苛刻聚敛 暗丛众怨 (王涯)	210
世态炯戒 (王沐)	211
欲壑难填 (宗楚客)	233
险诈之报 (苏逢吉)	242
威灵显赫 (王振)	308

十七敬佛类

虔诚感应 (王玄谟)	126
志节清高 (何点)	130
一代贤哲 (陶弘景)	131
笃信佛法诚实仁恕 身享遐龄名重九鼎 (高允)	139
破坏三宝 显遭惨报 (崔模)	136
诚孝感格 祖目复明 (张元)	144
深明佛里孝亲笃行 恬淡持躬慈悲济世 (李士谦)	146
佛徒风范 廉顽立懦 (沈道虔)	154
好生戒杀 遗泽子孙 (萧畿)	159
至诚求佛 必遂所愿 (萧子懋)	161
盛德感人 (元德秀)	217
临终自如 (王维)	218
轮回确证 (李源)	234



德量恢宏（王旦）	248
佛门风范（吕蒙正）	253
福慧中人（文彦博）	256
余庆余殃（李崇矩）	257
精诚感格（朱寿昌）	263
修道有得（赵抃）	267
仁德感格（女奚烈守愚）	285
亲身入冥（孩里）	286
孝德致感（顾忻）	295

十八慢佛类

破坏三宝 显遭惨报（崔浩）	136
强取豪夺（王僧达）	151

十九敬神类

考终之报（陆九渊）	269
善愿成就（蔡襄）	274

二十慢神类

武乙	16
帝纣	16
奸诈果报（王敬则）	127

二一贞节类

坚贞守节（武苏式）	290
-----------------	-----



二二邪淫类

帝纣	16
幽王	24
齐襄公	26
晋献公、惠公	40
蔡哀侯	58
楚平王	60
伤害风化（何晏）	111
罪恶多端（李期、李寿）	123
淫虐无道 自招夭折（废帝）	124
恣情私欲 不尽孝悌（范烨）	125
乱伦残杀 报应昭彰（拓跋珪）	134

二三爱物类

成汤	13
天道好还（毛宝、军人）	118
慈心爱物（江泌）	129
诚孝感格 祖目复明（张元）	144
好生戒杀 遗泽子孙（萧遥欣）	159
仁德感格（女奚烈守愚）	285

二四戕物类

郑子臧	64
秦始皇	68
奸诈果报（王敬则）	127
强取豪夺（王僧达）	151
杀业可畏（顾锡畴）	313



序

人在世间，苦多乐少。究其实际，惟苦无乐。苟欲离之，唯有学佛学儒，以成觉悟之道。而欲学佛学儒，必须深信因果，方能切实修学。使于因果不信，甚至拨而无之，则造杀盗淫妄诸恶业，而无忌惮，终必堕失人身，遑论学道，遑论离苦。

论信因果，必信三世，必信轮回，方可谓为深信。三世因果，有理有事。理深而难明，事显而易见。是以欲明其理，自必先识其事。由事入理，乃能深信不疑。其事其理，载于内典儒经多矣，而史乘所载之事尤多。但以史籍浩繁，会而阅之则不易。彭泽许氏《历史感应统纪》，辑自《二十四史》，广博而信实。印光祖师至为称许，并为铸版印行。谓此书可使世人咸知因果报应，丝毫不差。由是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庶可天下太平，人民安乐。

吾师雪庐老人，承印祖之教，缘寄台中，弘佛弘儒，悉以因果导入正行。以许氏之书为学者自修必读。又择其中最契时机者，命门人吕子富枝，语译其文，又命江子逸子，择要绘图以附，连载于《明伦》月刊，广为宣流。终汇成书，梓行淑世。

师归西至今，已十有六年。目击世风日下，吕子



忧之。乃遵昔日师训，汇其语译此书，由台中莲社印行。付梓之顷，嘱为一序。余以同门同志之谊，幸获先读。欣见其问世之后，必能启人信心，以去恶念，以修善行，离苦得乐，实由此起。弘师道，度众生，两皆得之，谨乐为之序尔。

民纪第二壬午年仲夏上浣庐江徐醒民敬识于台中



语译历史感应统纪因缘

回忆当年，在雪公李老恩师门下，沾沐教诲，恩师经常勉励众学子，对于阐扬圣贤教化，有益世道人心的好书，要多多研读，要推广传扬，不只帮助自己修身进德，也能辅助淑世化俗。

恩师悯念，世道衰微，人心陷溺，举世滔滔，恣情纵欲，任意造业，无所忌惮，以致天灾人祸，频见降作，世间的乱象，人类的苦难，日趋严重。究其根本原因，皆由现代人，不明圣贤道理，不知因果报应所致，所以当今之世，唯有极力倡导阐扬善恶因果果报的道理和事实，才能挽救劫运。

当时恩师极为推崇赞扬许止净居士所编辑的《历史感应统纪》一书，指定列为门下学子自修必读的好书之一。因为此书所收集的感应事迹，皆是历史真人真事，班班可考，具体事实证明：“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惠吉逆凶”、“福善祸淫”，以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乃至“造作善恶之业因，必定感召善恶之果报。”等等，这些世出世间警世的道理，的确真实不虚，昭昭不爽。对世道人心，有警醒惕励的作用，对伦常道德，有教化淳厚的功效，值得推广弘传于天下后世，以供世人引以为借镜，使世人有所师法，知所鉴戒。然而此书为文言文，文理



精深，现代人往往不习惯阅读，或不易看懂领会，因而不能普及受益于各阶层的人，岂不可惜？

当时适逢《明伦》月刊即将创刊，恩师从《历史感应统纪》中，择取其中善恶因果报应，特别昭彰显著，特别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命富枝译为语体文，使人人易读易解，更嘱江师兄逸子择要绘图。江师兄画艺卓越，构思精妙，描绘《历史感应统纪》，深刻传神，跃然纸上，不但能引人兴起阅读兴趣，尤能使阅者深入领会文中旨趣。在翻译上，恩师特别指示，以“翻义不翻语”的原则，将感应事实，前因后果，叙述出来。富枝谨遵慈命，于是不揣浅陋，参考有关资料，融会整理翻译，自1970年十月，《明伦》〇刊号，至1992年十月，《明伦》二二八期，依序分期刊载。在这期间，承蒙恩师多方指导与鼓励，早期所译故事，皆以人名为题，其后恩师指示，可就每则故事的要旨标题，也可适时表达读后感想，增加阅读效益，将来可以推广流通，期盼能使更多人真实受益——见到修善因，召感福报，有所敬慕而奋勉效法，见到造恶因，召感恶果，知所警惕而改过向善。更愿见闻者，展转传扬劝化，使世人都知因果不爽，懂得趋吉避凶，从此致力于断恶修善，敦伦尽分。人人如此，人心日渐淳善，世道归向敦厚，天灾人祸，自然消弭。人民幸甚！天下幸甚！谨志因缘于此。

2002年岁次壬午仲夏吕富枝敬述



历史感应统纪发刊序

历史者，古今治乱贤愚之陈迹也。感应者，古今得失吉凶之征验也。历史多矣，孰能一一遍读。故特撮取感应事迹之显著者，统而纪之，以贡同伦，用作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鉴。庶可心与道合，心与佛合，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须知感应云者，即因果之谓也。修如是因，得如是果。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若欲免恶果，必须修善因。倘或造恶因，断难得善果。余常谓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若无因果，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遑论明明德以止至善，断烦恼以证菩提乎。由其知有因果也，则必趋吉避凶，改过迁善，闲邪存诚，克己复礼，冀入圣贤之域，期登极乐之邦。上焉者安而行之，中焉者利而行之，下焉者勉强而行之，同得格物欲以显良知，出迷途以登觉岸。于以知圣贤佛菩萨参赞化育之道，其原始要终，不外因果二字，而为天下古今治乱持危，淑身觉世，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一大根据。若欲挽回世道人心，舍提倡因果报应，纵令其学识道德，神通智慧，与圣贤佛菩萨相齐，亦无如之何矣，况其下焉者乎。然世人每每于因果之泯而无迹者，多忽略而不深体察。于显而易见者，或有别种因果夹杂，致难见报应。肉眼凡夫，不知所以，遂谓



善恶皆空，无有因果。由是以一己之偏见，谓为的确无谬。而圣贤佛菩萨之所说，皆以为荒唐无稽，不可依从。从兹逞己邪见，妄充通家，发为议论，自误误人，以一传诸，变本加厉，以驯至于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争城争地，互相残杀之恶剧，一一皆为演出。以致天灾人祸，日见降作，国运危岌，民不聊生。究其根源，总由不知因果报应之所致也。民十三年，江浙交战，魏梅荪居士，避居上海，思所以息杀劫而弭祸乱于将来者。余劝其遍阅二十四史，择其因果报应之显著者，录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一切各界之殷鉴。梅荪颇欢喜，曾屡商办法。以年老精神不给，又无力请人代劳，怅然中止。幸十六年九月，聂云台居士，请许止净居士编辑，留于觉园，奉太夫人命，供其薪水。至十八年八月脱稿。适云台养病庐山，余遂越樽代庖，为之料理排印等事。已排三号字书册本一部四本，印二万部。四号字报纸本一部二本，印四万部。但以三个月告成，时期过促，工人又多疏忽，以致诸不如法，错讹甚多，殊为歉憾。后止净居士又复详阅一次，稍有增修。李耆卿居士见此书，中心悦服，发心刻木版以期传世，现已照修正稿写样，约二年出书。余亦再令国光书局另铸新字，仍排书册报纸两种，各打数付纸版，以为有心挽救世道人心者屡屡铸版重印之备，使世人咸知因果报应，丝毫不差。由是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庶



可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见诸实事，非徒希望而已也。

民国十八年己巳立冬日释印光撰



历史感应统纪自叙

太空之中，有无央数三千大千世界，此种种世界胡因而有，则一大感应之幻境也。一世界中，有无央数胎卵湿化十二类生，此种种众生胡因而有，则一大感应之梦影也。众生中而有人类，人类中而有国界，国界中而有历史，此种种又胡因而有，则一大感应之剧本也。嗟乎，吾人在此剧场之中，小之一饮一啄，一言一动，别业之感应也。大之一盛一衰，一治一乱，同分之感应也。上之为帝为王，为贤为圣，善心之感应也。下之为隶为台，为鬼为狱，恶业之感应也。感应之迹至显，而其本则隐。感应之理至实，而其事或虚。有显者实者，故愚夫愚妇亦能知之。有隐者虚者，故圣人或有不能尽知。愚夫愚妇能知，故笃信之士，闻一以知十。果报之来，洞若观火，实平平无足疑讶。圣人有不能知，故狂荡者流，执彼以非此。果报之来，乃大出乎意计之外。然而天下万变者事也，不变者理也。执不变之理，以断万变之事，则万变者终归一实。况载在简编者，固亘古彻今，彰彰在人耳目也。于此而犹偏执己见，莽莽荡荡，拨无因果，信乎末法时代，为善若登天，为恶若坠渊也。余友聂子云台，慨世道陵夷，人心陷溺，疵因果报应为宗教迷人之工具，摧陷不遗余力，邪说诡行，滔滔



天下，乃著家言以训子侄，而受观摩之益者，日渐增多，诚哉吾人本性好善恶恶，毕竟不昧矣。一日谓余曰，劝善果报之书虽多，而小说家言，不能令人起信。二十四史善恶感应之事极多，彭兰台所辑太简，不足餍饫人心，君能为之搜辑乎。余自慨闻道也晚，日暮途穷，然救世为人之心，固耿耿与聂同也。乃不揣固陋，勉承其志，阅一岁有十月而告竣。上自有虞，下迄明代，叙事千有余条，传后加评，上引圣贤言论以明其理，旁采说部纪载以证其事。更为提倡佛教，进以第一义谛。凡二十余万言，其中善者升，恶者降，或于其身，或于其子孙，灿若列星，昭然在目，所谓日可令冷，月可令热，南山可移，此案不动也。夫君子修善，未必徼福，而小人为恶，莫不畏祸。倘人人有畏祸之心，则恶业日减，善念日增，世道人心，不无补益矣。更进而归信佛说，知有为之法，梦幻泡影。虽善恶之业，苦乐等报，不失不坏，而性不可得。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得悟自性，顿证无生。则此书也，亦是瞪目成劳，空花乱坠，等诸梦中说梦而已。然于未证无生以前，切莫误会此语，谓为善恶等报，性不可得，而废弃修持。固当汲汲断恶修善，以期希圣希贤，了生脱死，天下太平，人民安乐也。

己巳仲秋彭泽许止净序于沪上佛教净业社



《史记》

帝舜

帝舜，冀州人。父瞽瞍^{gǔ sǒu}顽，母嚚^{yín}（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友爱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舜。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guī rù}，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舜亲戚。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gǔ yǔ}（苦音古，粗也，窳音庾。）。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瞽瞍尚欲杀之，使涂廩^{lǐn}，从下纵火焚廩。舜以两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既深入，瞍与象下土实井，舜从匿空旁出。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六十一，代尧践位。载天子旌旗往朝父，夔^{kuí}夔唯谨，如子道。封象为诸侯。在位三十九年，寿百有十岁。（《五帝本纪》）

舜帝：姓姚，名重华，号称舜，冀州人，他的父亲是非不分，个性顽劣，犹同盲目的人，因此当时人皆称他为瞽瞍。他的生母早逝；父亲再娶后妻，阴狠善妒，口无忠信之言；生下一子名叫象，性格狂傲，就是舜的弟弟。后母宠爱亲子，仇视舜，常在瞽瞍前谗言生非，因此三人皆有杀害舜的心机。但是舜天性



至孝仁厚，对父母顺从适应，不失人子之道；与象相处友爱仁慈；既无过失之事，又乏藉口之辞，虽想杀害，无法实现。然而舜只求常能在侧侍奉，曲尽孝道，则心愿已足。

舜二十岁时，他的孝行，已传闻各地，三十岁时，尧正访求天下有才德可任用的人才，四方群臣，都推荐舜可以当任。于是尧帝先将两个女儿嫁舜为妻，以便观察他内在的品德；又令九个儿子和他交往相处，以观察他的处世和才干。舜婚后住在妫汭（今山西永济首阳山下）行为非常谨慎笃厚，因此尧的两位女儿，不因自己是公主出身就傲视舜及他的亲戚，反而都能克尽妇人之道。舜待人谦和，做事勤恳，到处受人欢迎拥护，在历山（今山西永济雷首山）耕田，历山居民都割让土地给他耕种；在雷泽（雷首山下的雷水）捕鱼，雷泽居民都愿让房屋给他居住；在河滨（今山西永济北）烧陶器，陶业居民都与他精诚合作，因此河滨出品的陶器都不粗疵而特别精细；凡是他住过的地方，都受他的感召，一年后就形成村落，两年之后就形成城邑，三年后便繁荣成为都市。

虽然如此，可是瞽瞍还想杀害他，有一次叫舜修理米仓，见舜上了仓顶，就从下面放火烧仓，舜赶紧用两个斗笠挟持着身子跳下，才免被害。过后又令舜掘井，等他深入井底时，立刻下土填井，幸而舜从井底旁边洞口逃出，又脱免这次的祸难。



尧见舜居家和处世一切表现确是一位有才干的贤者，深为器重；因此舜五十岁时，即让他代行天子的职权，办理国事，果然天下大治，四方拥护；到六十一岁那年正式继承尧而为天子。即位后，戴着天子旌旗回乡省亲，对父母恭敬孝顺，小心谨慎的情况，还是如同昔日为人子时一样；且封弟弟象为诸侯。瞽瞍和象都被感化了。舜在位有三十九年之久，享年一百一十岁。

gǔn
鯀

帝尧之时，洪水滔天，尧求能治水者，皆曰：“鯀可。”尧曰：“鯀，负命毁族不可。”四岳请试之。鯀治水九年，功用不成，舜视鯀治水无状，殛之于羽山以死。注云：鯀死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乃来反，三足鳖也。）（《夏本纪》）

鯀，是顓顓^{zhuān xū}帝之，夏禹王之父。性情顽戾，相貌丑恶，时人称他为桀^{chóu wù}杌，为当时四凶之一。

尧帝时，洪水氾滥，横流天下，田园湮没^{yān}，民不聊生，灾害惨重。

尧帝急于寻求能治水者，四方诸侯之长者举荐鯀担任，尧帝说：“鯀，违逆先王教命，谤訾^{zǐ}亲族，不宜任用。”四方诸侯之长者说道：“鯀刚僻劲悍，体粗力壮。适于承当此任，请试用之。”尧帝始命鯀治水。

鯀受命后，大兴徒役，周城作九仞之堤，不用疏



导而用以堵塞洪水。结果，劳民伤财，徒费九年时光不但毫无成效，洪水灾害更是惨巨。

其时，舜正摄天子政事，巡守行视，见鲧治水无状，百姓遭受其殃，年年剧增。即奏知尧帝，请诛鲧以谢天下，尧帝准奏，下令将鲧处死于山东省蓬莱县东南之羽山。鲧死后其神识化为黄熊（三足鳖）入于山下之羽渊。

成汤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及四方来者，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上者上，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归之者四十六国。即位后，大旱七年。汤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言未已，大雨数千里。（《殷本纪》，并《纲鉴》）

成汤，姓子，名履，又名天乙，乃舜巨契之第十四代后裔。初居于亳地（今河南商丘）为夏代之诸侯。

一天，成汤出游野外，看见猎人四面张布猎网，并向天祷告说：“从天空飞降，从地下出现，或四方来的禽兽，全都投入我的网里。”成汤看见这情景，感叹说：“嘻！猎人这样捉捕，不只手段残酷，而且



不久鸟兽必遭剿^{jiǎo}将绝种，有违背上天好生之德。”因此命除三面猎网，只留一面，改祝祷说：“愿向左的，快往左逃，愿向右的，快往右逃，愿上飞的，速往上飞，愿下逃者，速向下逃去。只有命该绝的，才进入我的网中。”

不久这事传扬天下，四方诸侯，同声赞说：“成汤的仁德实在太大了，竟然普及到禽兽，真是一位仁民爱物，伟大至极的圣贤。”因而归服的诸侯，达四十六国。当时夏桀^{jié}暴虐，生民涂炭，成汤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终于放逐夏桀在南巢，就在亳即位，国号为商。

即位后，闹大旱七年，五谷不收，民不聊生，成汤为民至诚祈祷于桑林之野，并引六事，自己责骂说：“一、我的政治杂乱无节度吗？二、臣民有失职责吗？三、宫室崇尚奢华吗？四、听用妇言弄权乱政吗？五、天下贿赂的风气盛行吗？六、毁善害能的人昌盛吗？有这些过咎，都是我成汤才德欠缺，领导无方的关系，祈请上天降罪给我，不要因我的罪过，连累百姓……”言还没完，感应天心，甘雨沛^{pèi}然而降，下数千里。

武丁

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于冢宰^{zhǒng}。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



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fu}险中。（险，亦作岩。傅说版筑之处。）见武丁，曰：“是也。”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殷本纪》）

武丁是殷代中兴皇帝——殷高宗。殷代自盘庚中兴后，他的弟弟小乙即位，国运又衰微，小乙崩，传位给儿子武丁，他想振兴殷朝，然而朝中没有良好的辅治官，因在父丧丁忧期间，将朝政大权委大宰，自己退藏亮阴^①，恭敬静想复国兴邦的方法，三年不问政事。

丧满，求贤之心更加恳切，日夜无间，精诚感通，一天梦上天赐一圣人，名叫说，来辅国政，心中大喜。第二天临朝，观看朝中大臣，都不合梦中所见。因此画了像，命百官到民间查访。

那时，说正和一群泥水匠在筑墙，被官吏们找到了，带回宫中，武丁见了惊喜的说：“正是梦中所看到的人。”和他谈论治国安邦之道，说应答如流，果然是才能出众，见识超凡的圣人。武丁非常高兴，自此任用说为宰相，赐姓傅，称傅说，国家的大事，必定和他商议，因此国泰民安。

① 亮阴——天子居丧之庐。



武乙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后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殷本纪》）

殷朝自盘庚^{gēng}中兴以后，经过八传，由武乙继承王位。武乙荒唐狂傲，暴戾无道。臣民怨恨，但不敢表露。他甚至想和天一争长短，来炫耀自己。先命人造一偶像当作天神，以能分胜负的游戏，和天神一决胜负，派一人代表天神，结果天神不能获胜，便认为天神无能，于是用刑戮加以侮辱。

又令左右用皮革作囊，装满血液，悬吊空中，自己挽弓搭箭，仰面射去，直到血流满地才罢手，自夸为射杀天神。

后来武乙到黄河渭水之间打猎，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作，终遭暴雷震击而死。武乙在位不过四年而已。

帝纣^{zhòu}

帝纣，资辨捷疾，材力过人。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惟妲己之言是听。厚税赋，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慢于鬼神。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luǒ}，相逐其间。百姓怨望，纣乃重辟刑^{pì}，有炮烙之法。比干强谏，怒剖其心。周武王遂率诸侯伐纣，



纣兵败，走入鹿台，衣宝玉衣，赴火而死。武王斩纣头，悬之白旗。（《殷本纪》）

帝纣为殷朝最末代的帝王，名受辛，字受德。天资聪明，才能出众，体力过人。然而嗜酒好色，暴虐无道。朝中大臣所有劝谏，他总以巧辩拒绝，尽量掩饰自己的过失。

登位八年，讨伐有苏氏，获得绝色美女妲己，选入宫中为妃，宠爱无比，终日迷恋。不理朝政，不纳忠言，而妲己的话，却句句都听。于是命乐师作色情音乐，演淫荡歌舞，又为了要集天下财富于一身，建筑宽三里，高千尺的鹿台，以美玉作宫室，用宝玉为宫门，集金银玛瑙珍珠为装饰。加重百姓赋税，搜括人民财宝，使鹿台钱财满积，使钜桥堆满谷米，以供皇室挥霍。又在河北省平乡县东北建筑沙丘台，聚集天下闻名的歌舞戏剧。轻慢鬼神。心无忌惮，以美酒作池，悬吊肉类成林，使青年男女裸体追逐嬉戏于其中。

因此百姓怨恨，诸侯叛离，妲己认为不用重刑，不能树立皇威，于是纣王加重辟刑，命左右做大铜柱，上涂油脂，下用猛烈炭火燃烧。臣民有触犯的，逼抱铜柱攀缘而上，支持不住便坠落炭火中挣扎惨叫，纣王与妲己却引以为乐，称为“炮烙之刑”。纣王叔父比干官居少师，见纣荒淫无道，以人命为儿戏，挺身而出再三劝谏。纣王恼羞成怒说：“比干教



训我圣人之道，自以为圣人，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我要察看虚实，证明一下。”于是剖比干的心，从此臣民背叛。

周武王遂率领诸侯讨伐纣王，纣因不得民心，大败，逃入鹿台，穿戴宝玉华贵皇冠和龙袍，投火自焚而死。周武王斩纣头颅，悬挂在白旗上示众。

后稷^{jì}

后稷，名弃。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践之而孕，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ài}。马牛过者，避不践。弃渠中冰上，飞鸟以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之。因名弃。儿时好种树麻菽^{shū}，及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者稼穡焉^{sè}，民皆则之。尧以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周本纪》）

后稷，名弃，是周代姬氏最初的远祖，帝尧时候人。他的母亲姜原，是有邰氏^{tái}之女，也是帝喾^{kù}高辛氏的正妃。

一天，高辛氏率领姜原，到郊外某宫去祭祀禘^{méi}神，祈求子嗣，姜原路见巨人足迹，践踏而过，忽觉全身一震，从此就有了身孕，怀胎一年生下一子。由于受孕奇异，姜原以为是个不吉祥的孩子，就把他丢弃在人迹很少的小巷子里。可是牛马经过，都回避不践踏他；又把他丢在河沟中的冰上，群鸟飞来用翅膀遮盖，温暖他的身体，姜原见这情景，以为他是个



神，于是又把他抱回来抚养，给他取名叫弃。

弃在儿童时代，就喜欢种植芝麻，豆类等植物。长大以后，爱好耕种农作物。他善能选择肥沃土壤和地势适宜的地方，种植五谷，当时人民都效法他。尧帝见他对农事有特殊才干，就任用他为农师掌管农事，封他于邠地（今陕西武功），号称为后稷。天下人民，因而得到农业的莫大利益。子孙沿袭他的官位，传到十五代为周武王，后来伐纣成功，统一天下，历史上称为周朝。

周公

周成王少时病。周公自湔^{jiān}其蚤^{zǎo}，沉之河。（湔通翦^{jiǎn}，蚤通爪）祝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旦也。”（奸，犯也。言干犯天神之命令，乃是旦之罪，祝其罪己以恕王也。）藏策于府，成王病有瘳^{chōu}。及成王用事，或谮^{zèn}周公，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公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王。”既卒，王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公也。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yǎn}，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开金滕^{téng}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武王有疾。周公祝以身代死。）成王执书以泣。王出郊，天乃反风，禾尽起，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大熟。于是成王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褒周公之德也。（《鲁



世家》)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也是周成王的叔父。才德出众，世称为圣人。辅佐武王伐纣，统一天下有功，封于曲阜^{fù}，为鲁公。武王驾崩，成王年幼，由周公辅佐，代理国政。

周成王年幼时，体弱多病，周公自剪指甲，沉于河中，祝祷神明说：“成王年少，知识还未充实，若有干犯天命之处，是我辅佐人姬旦一人的罪过，请上天责罚我，恕罪于成王。”祝祷完毕，将祝词收藏在策符中，成王身体，由此渐渐痊愈。

到了成王亲自执政时，管叔、蔡叔、霍叔等乱臣，忌妒周公，到处散布谣言，极力毁谤，挑拨离间，成王心中也起了猜疑。周公为了避嫌，便离开成王，避居楚地（今湖北^{zì}秭归），后来成王开策符，发现周公为他病中祈祷的书简，这才感动涕泣。

周公避居楚地二年，成王知道罪过由于管叔、蔡叔引起，心有内疚，这年秋天，有一天忽然天大雷电，狂风暴雨，农作物全倒，树木皆拔，周朝大为惶恐，成王和群臣都穿着朝服，礼拜恭敬，打开金滕书匮，见昔日其父武王病重，周公为武王祷告神明，作策书祈求，愿以身代武王死的事迹，这时成王才深深自我悔悟，手执祷书，涕泣不已，痛责自己听信谗言，疑误圣贤，于是亲出郊外，迎请周公回朝辅佐朝政，风雨立刻平息，所有农作物和大木都恢复生机。



这年五谷大熟，百姓都庆丰收。

成王十一年周公临终前，吩咐左右说：“我死后，一定要将我葬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北）以表明我虽死，不敢离开成王。”周公薨^{hōng}，成王感念周公恩德，改葬周公于毕原（今陕西咸阳县东北）文王墓侧，以表明成王不敢以臣子之道对待周公。又因周公有勋绩于天下，因此成王下令鲁侯可以郊祭文王，并特赐鲁国以天子礼乐，祭祀周公，以褒扬周公的盛德。

周宣王

宣王。杀杜伯而无辜。后三年，宣王会诸侯田于圃^{pǔ}。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又《国语》云，杜伯射王于郿^{mào}。（《周本纪注》）

宣王，名靖，是厉王的儿子。初年承继厉王衰弱朝政，立志改革，任用贤臣，恢复文武成康的盛世，可称为明君。可惜晚年，偶闻童谣，不听忠谏，妄杀无辜上大夫杜伯。

过了三年，宣王大会诸侯于东郊旷野游猎，到了中午，罢猎回朝途中，突然见杜伯阴灵出现于道路左边，穿红衣，戴红帽，手拿挽红色弓箭，对准宣王发射，箭中心脏，一声惨叫，跌在马下，折断脊骨而死。

又《国语》记载说：杜伯射杀宣王的地点是在郿（今陕西长安西南）。



※ 杜伯无罪遭杀，含恨而死，瞋恚积于神识，为求报复，化为厉鬼索命。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怨鬼报仇因果事迹。

鲁桓公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tú qiú}，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zèn}公于桓公，而请弑^{wěi}之。使贼弑公于寯氏^{luò}，立桓公而讨寯氏。桓公会齐侯于泺^{luò}，遂及文姜如齐。（文姜，桓公妻，齐襄公妹。）齐侯通焉，公谪^{zhé}之。以告。（文姜告齐襄）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拉胁而死也）（《左氏传》）

鲁桓公，名轨，是鲁惠公的儿子，他的生母仲子原是惠公的宠妾；自元妃死后，改立为夫人，轨因此被立为世子。惠公薨时，轨年幼不能执政。群臣共议以年长庶子息姑为君，就是鲁隐公。当时另一位鲁公子名翬^{hū}，字羽父，为人奸险毒狠，诡计多端，为求太宰职位，对隐公说：“主公已继位为国君，国人悦服，将来还可传位给子孙，现在轨年龄已大，恐对主公不利，臣愿设计杀害，为主公除掉隐忧。”隐公立刻制止他：“你怎可说这种狂话呢？轨是世子，应当继承君位，先君驾薨，因他年幼，我不过暂时摄政而已，现在我已派人在菟裘（山东泗水北）建筑宫室，准备迁让养老，不久就传位给轨了。”羽父羞恼自己诡



计不能得逞，又怕轨知道，对自己不利，于是连夜去见世子轨，反说：“主公见你年已长大，恐来争位，特召我入宫，嘱咐我加害于你。”轨听信谗言，不知是计，便向羽父问计，羽父说：“如要免祸，就得先下手，我已为世子定计：主公每年冬月必亲到城外拜祭钟巫的庙，祭时必住在寯大夫家，现在正是机会，我预先派遣勇士，充作仆人，杂居左右，等他睡熟把他刺死，将来就把这杀君的罪，归于寯大夫。”轨听完，便答应大事办成给他太宰官职。羽父按计去做，果杀隐公，立轨为君，就是鲁桓公，羽父为太宰，下令讨寯氏杀君之罪。

后来鲁桓公娶齐襄公妹文姜为妻，文姜和襄公有旧情。有一次桓公要到齐国和襄公相会于泺水（今山东历城西北），文姜以归宁为藉口，和桓公同到齐国。襄公乘机与文姜私通。被桓公知道。愤怒责问，文姜告知襄公，襄公怕因此结仇，设酒宴、殷勤款待，乘桓公酒醉，命彭生抱上车，并密嘱车中杀害，彭生见桓公熟睡，用劲拉其胁，胁骨折断，大叫一声，气绝身死。

※ 桓公弑兄，夺得君位，鲁国不能讨伐，结果恰遇文姜为媒介，借齐人手加以诛戮，莫非是天道的报应吧！



幽王

昔夏后之衰也，有二龙止于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帝卜杀之，与去之，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夏亡，传此器于殷。殷亡，传周，莫敢发之。至厉王发而视之，漦流于庭。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鼃，入后宫，童女遭之而孕，生女，弃之。宣王时，童谣云：“檠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有夫妇卖此器，使戮之。逃于道，见弃女，收之，奔于褒。褒人有罪，入弃女于王，是为褒姒，立为后。太史伯阳曰：“祸成矣。”褒姒不笑，幽王欲其笑，举燧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其后不信于诸侯。犬戎攻幽王，王举燧征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周本纪》）

幽王名宫涅，是宣王的儿子。沉迷酒色，不顾国事。在位十一年，被犬戎所杀。

夏朝桀王末年，朝政衰落时，有二龙下到桀王宫庭，口流涎沫，说：“我是褒城二神君所化。”桀王害怕，就命太史占卜，杀掉、赶走、留着供养都不吉，再占卜，取龙涎沫，放在金匱中，得大吉。二龙忽然不见，桀王命令深藏内库。夏朝灭亡，把这金匱传给殷朝，殷朝灭亡，又传给周朝，不敢打开。到了厉王末年，打开观看失手掉到地上，涎沫流到宫庭，厉王为了避邪驱凶，命妇人裸体大叫。涎沫忽辟化为龟，爬入后宫，一童女恰好撞见，后来怀孕，生下一女，



姜后认为是妖怪，命侍者丢到河沟中。在宣王时，有童谣说：“檠孤箕服，实亡周国。”因此宣王一听到有夫妇卖箕草、箭袋和山桑木弓，怀疑和童谣有关，就命令处死，卖桑木工的男子惊慌逃到河沟中看到抛弃的女婴，抱回养育，隐藏褒城。抚养长大，生得国色天姿。褒城有人犯罪，囚在镐^{gǎo}京服狱，他的儿子为了赎他父亲的罪把那弃女买来，献给幽王，就是褒姒。

幽王非常宠爱，废申后，改立褒姒为王后。太史伯阳父叹息说：“周朝亡国的灾祸，已经成熟了。”褒姒从来不笑，幽王千方百计，想要博得她一开笑口。于是听奸臣的计谋，和褒姒夜游骊山，大举烽火，诸侯以为镐京有变，都火速率领大军，连夜赶到骊山，一到，没有看到敌人，大家瞠目结舌。只是褒姒看到诸侯匆匆忙忙空空奔驰，并无一事，不觉大笑。从此诸侯不信幽王，后来犬戎果真发兵攻入镐京，幽王再举火向诸侯求援，诸侯因前次被烽火所戏弄，都以为又是骗局，所以不来援救，幽王被犬戎杀死在骊山下。

※“民无信不立。”信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幽王身为国君，为博得褒姒一笑，不怜惜诸侯深夜劳师。这不仅有失天子威信，而且含有故开诸侯玩笑的意味，结果惨遭杀身之祸，这不是自找的吗？



齐襄公

齐襄公，通于文姜，使公子彭生乘鲁桓公，桓公薨于车。鲁人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齐侯田于贝邱，见大豕^{shǐ}，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屨^{jù}。反，诛屨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连称、管至父等）劫而束之。费袒^{tǎn}而示之背，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屨也）于户下，遂弑之。（《左氏传》）

齐襄公名叫诸儿，是齐僖公^{xī}的儿子。齐襄公四年的时候，鲁桓公和他的夫人文姜（齐襄公妹妹）同到齐国，为周朝皇室公子议婚，齐襄公抓住机会私通文姜。兄妹乱伦隐情被桓公得知，私下愤怒责问，文姜将被责问情形转告襄公。襄公心中有数，设酒宴，殷勤招待，乘桓公酒醉，命力士彭生抱上车，拉断肋骨，害死于车中。

当时齐国强，鲁国弱，对襄公不敢声罪，只好求其次，派遣使者赴齐国，请求杀彭生以谢罪。襄公召彭生入朝，在鲁使面前，厉声骂道：“寡人因为鲁侯酒醉，吩咐你随车照顾，你却不小心的服侍，使鲁侯暴死于车中，罪该处死！”喝令左右推出斩首。彭生大呼说：“你这无道昏君，淫乱你妹妹，又杀害她的丈夫，都出于你这个昏君所为，我一时糊涂，受你利



用，现在反而委罪于我，我死后有知，当为妖孽，来索你的命！”彭生临死道破了襄公的隐情。

后来襄公到贝邱山（今山东博兴南）游猎，忽见大猪向襄公坐车奔来，左右随从都大惊失色说是公子彭生。襄公大怒说：“彭生怎敢犯我！”手拿弓箭，亲自连发三箭都不中，那大猪站立起来，双拱前蹄，放声哀嚎，吓得襄公毛骨悚立，从车中晕倒下来，跌伤左足，失落绣花鞋子一只，眼看被大猪衔之而去，忽然不见。

襄公堂弟公孙无知，因被襄公疏贬，怀恨不平，听说襄公出猎受伤，乘机联络连称、管至父等人，攻入宫中，襄公伏身躲在门后，连称等遍搜襄公不获，忽见门下露出鞋子一只，就是襄公出猎失去的鞋子。知门后藏躲有人，打开一看，发现襄公在门后缩成一团，连称便将襄公提出砍为数段，遂弑杀了襄公。

崔杼^{zhù}、庆封

崔杼与庆封，杀齐庄公，立景公。杼为相，庆封又欲杀杼而代之相，令崔杼之子私斗。杼告庆封，封令卢蒲^{pú piē}嫫兴甲以诛之。尽杀杼之妻子，烧其室，崔杼自缢。庆封当国，与庆舍政。（舍，即封之子。）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嫫氏，易内而饮酒。反卢蒲^{guī}癸。癸臣子之有宠，（子之，即庆舍。）妻之。或谓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



焉辟之。余取所求焉，（意欲报庄公之仇）恶识宗？”
癸言王何而反之，卢蒲癸二人皆嬖^{bì}，使执寝戈，而先后之。癸与王何攻庆氏，杀子之。庆封伐之，弗克，遂奔吴。吴子予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其旧。鲁叔孙曰：“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zhān}。”后楚伐吴，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卢蒲癸，王何，皆庄公党。逃在外，故言反。）
（《吕氏春秋》，及《左传》）

崔杼和庆封是春秋时候齐国的大夫，两人联合弑齐庄公，共立齐灵公的幼子杵臼^{chǔ jiù}为君，就是齐景公。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景公年幼，崔杼专横，独揽朝政大权，威势震压齐国。庆封心中暗怀嫉妒，想杀崔杼以代相位。

当时崔杼家中，闹起废长立庶的家事，庆封乘隙诱引崔氏子弟，自相争夺，并以精甲兵器，帮助崔杼的嫡子^{dí}崔成、崔疆刺死主谋的家臣东郭偃^{yǎn}和棠无咎^{jiù}。崔杼大怒，急忙往见庆封，哭诉家中发生的变故，庆封佯装不知，惊讶地说：“这两个孺子，怎敢这样目无长上呢？你若想讨伐，我当效力。”崔杼信以为真，感激地说：“如果你能为我除掉这两个逆子，以安崔家，我叫宗子崔明，拜你为父。”于是庆封便召集全家甲士，命令家臣卢蒲癸带领前往，抄杀崔氏妻妾儿子全家，所有车马服器，也都搜取无遗，又烧毁门户房屋，然后带崔成与崔疆的首级，来回复崔杼，崔杼



见两个儿子的头颅，既悲又愤，向庆封再三称谢，便登车回到家中，已是家破人亡，才知被庆封所害，悲痛至极，自缢而死。

崔杼死后，庆封便独相景公，专揽朝政，更是荒淫骄纵。一天，到家臣卢蒲癸家里，见他的妻子貌美，便和她私通。自此就把政权交付给他儿子庆舍。自己带领妻妾财帛^{tāng}，搬到卢蒲癸的家里，共在一处，饮酒欢谑，两家妻妾，彼此相通，从此关系更加密切。

卢蒲癸请求召回他哥哥卢蒲癸（庄公的侍臣，逃在鲁国），庆封立即遣使召回。卢蒲癸回国后，庆封就命他做他的儿子庆舍的家臣，癸体力过人，善于阿谀，因此深得庆舍的宠信，把女儿嫁癸为妻，从此翁婿相称，更加亲密。有人对癸说：“男女婚嫁，应当辨别姓氏，你娶妻为什么不避同宗的女子呢？”卢蒲癸说：“同宗既然不避我，我何必独独去避开呢？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不必顾忌那么多了！”癸一心只想替庄公报仇，只是没有同心的助手，因此在庆舍面前，极力称夸以前与他同侍庄公的王何如何勇猛，庆舍就遣召王何回国。

王何回国后，也深得庆舍的信爱，使他和癸同作侍卫，每出入或夜寝，必使二人执戈，先后防卫，卢蒲癸和王何，就这样谋攻庆氏，杀死庆舍，尽灭庆氏的同党。庆封听说他儿子被杀，大怒发兵攻城不能克，士卒渐渐逃散，庆封畏惧，出奔吴国，吴王夷^{yí}



昧，以朱方赐给他，聚集家族居住，使他伺察楚国对吴国的动静，给他高厚的俸禄，如同在齐国时一样的富有。鲁大夫子服惠伯听到这消息，对叔孙豹说：“难道是天降福给淫人吗？庆封又在吴国富厚了。”叔孙豹说：“善人富裕，可说是赏赐，淫人富厚，可说是灾殃，庆氏的灾殃到了，庆氏全族聚集，将要被一举而灭尽。”后来楚国伐吴国的时候，庆封全族果然一同惨遭楚人的诛灭。

宋襄公

宋襄公用鄫子^{mài}于次睢^{suī}之社。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xiǎng}之？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后及楚战于泓^{hóng}，伤股而死。（《左传》）

宋襄公是春秋时代的诸侯，宋桓公的儿子，名叫兹父，继承了君位以后，以庶长兄目夷（字子鱼）为司马上卿，辅佐政事，国势相当强盛。

襄公想要称霸诸侯，争取盟主地位，惟恐大国难以服从召集，就先约各小国在曹国南方立盟。当时郑国国君鄫子，没有准时赶到盟场，宋襄公大怒，要杀鄫子，用作牺牲，来祭祀次睢之社的妖神（在山东省临淄县东北，当时人称食人社）。

司马上卿子鱼进谏说：“不可！古时祭祀，都有



一定的礼节，牛、马、羊、犬、鸡、豕等六畜，不能互相代用，因为重视物命，小事不用大牲祭祀，何况敢用人来代替牲畜呢？祭祀本是为人祈福的，人民就是神要保护的主人，杀人以祈人福，神怎会来享受呢？齐桓公主盟四十年济弱扶倾，存亡继绝，年年以德施于天下。现在我君才一举盟，就要杀戮诸侯，以媚次睢之社的妖神，这样作法，诸侯怎能心服？如此求霸，不是反而更加困难了吗？愿能赐以善终为幸。”襄公心中急于想立威于诸侯，终不听子鱼的谏正，命令邾文公杀死郕子，加以烹煮，用以祭次睢之神。

后来宋襄公与楚国争霸，交战于泓水（今河南归德府柘^{zhè}碱^{jiǎn}县涣水支流）襄公身被数创，右股中箭，射断膝筋而死。

宋景公

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候之，果徙三度。（《宋世家》）

宋景公是春秋时代的诸侯。当周敬王四十年的时候，荧惑星^①侵入了心星的范围，正看守住心星。依



当时星象，心星正属于宋国的分野^②，所以这是主刀兵灾祸的凶事，要临宋国的征兆。宋景公为这件事非常忧虑。

朝中专管占星相的官子韦说：“我有法子将这祸患转移给宰相承受。”景公说：“宰相是辅佐国家的大臣，好比我的股肱，支持整个身体的行动一样，怎么可以使他遭受祸患呢？”子韦说：“那就转移给老百姓承受。”景公说：“一个人君，应该以仁爱来安抚百姓，怎可反而让百姓承受灾患呢？”子韦又说：“可以转移到年岁五谷收成上。”景公答说：“时令饥荒，人民困苦，我怎够得上为人国君呢？”子韦赞叹的说：“至高在上的天，听顺谦卑养德的人君，现在主公至心发出为人君的三种仁爱、宽厚的言论，必然感应天心，荧惑星必会有所移动。”于是再占候星象，果然移动了三度，离开了心星的范围。宋国在这一年里，果然没有刀兵灾难。

卫宣公、惠公、懿公

卫宣公夫人夷姜生太子伋^{jī}。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公说而取之，生寿及朔。宣公自以夺太子妻，心

① 荧惑星：星的别名，主刀兵的凶星，行止不定，休止在某位置，就象征某国家有灾祸。

② 分野：古时天子按天上所列星宿的地位而分封诸侯。列宿所当的区域叫做分野。



恶太子，使之齐，与以白旄^{máo}，令盗遮界上，见持白旄者杀之。寿知之，告太子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盗杀之。太子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乃以子朔为太子，是为惠公。左右公子，怨惠公谗杀太子伋^{yì}而代立，乃攻惠公，立伋^{qián móu}之弟黔牟为君。立八年，齐襄公伐卫，纳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卒，子懿公立。好鹤，淫乐奢侈。翟伐卫，公欲发兵，兵畔曰：“君好鹤。可令鹤击翟。”翟人遂杀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朔杀太子代立，至于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后，而立黔牟弟之子，是为戴公。（伋属右公子，寿属左公子，故左右公子，伋寿之党也。）（《左传》，及《史记·卫世家》）

卫宣公名晋，为人淫荡放纵，未即位以前就私通他的庶母夷姜，即位以后正式立为夫人，生太子名叫伋。

太子伋长大成人，宣公替他聘齐僖公的女儿宣姜，做太子妃，尚未迎娶，宣公听说宣姜姿色绝世，就动了贪图的歪念。先建筑一座豪华的宫室叫新台，直接把宣姜迎到新台，自己纳为妃。生两个儿子，大的叫寿，小的叫朔。宣公因宠爱宣姜，又因自己夺取太子妃，心中有鬼，将往日怜爱伋的心情，都转移到寿和朔的身上，反而憎恶伋，心想百年以后，要把卫国江山转给寿或朔。



只因公子寿，天性孝友，与伋相处有如同胞，而伋又天性仁孝，温柔敬慎，没有失德，所以宣公不能显露他的心意。可是朔，虽和寿一母所生，贤愚大不相同，天性狡猾，阴险毒狠，仗着他母亲得宠，私自蓄养死士，不但憎恨伋，连对他的胞兄寿，也不在眼内，心怀夺位的妄想，常挑激他母亲宣姜对伋反感，于是母子合谋，常谗言毁谤伋子，宣公信以为真，更加憎恨，要把伋杀掉才能甘心，只是要杀没有罪名。

这时恰好齐国来约卫国出兵伐纪，宣公便和朔商议，藉这个机会，命令伋到齐国约定出师日期，给他白旄做标记，暗中派遣死士，假装盗贼，在通往齐国的要路莘野，只认白旄就把他杀掉，便可掩人耳目。

不料这消息被寿知道了，急忙私自告诉伋，劝他出奔别国，将来再作打算，伋子说：“为人子以从命为孝，违背父亲的命令求生，就是逆子，我怎可做不忠不孝的逆子呢？”于是毅然应命前往。公子寿见伋子天性仁孝，更加感动，心想：“我兄真是个忠孝仁厚的君子，怎可让他死在盗贼手中，不如我去代他一死，一来使兄获免，将来做个勤政爱民的国君，二来感动父母，从此悔悟，这样虽死，也可落得忠孝两全，留名万古。”于是准备一艘船，带着美酒佳肴与伋子钱别，到伋子船中，对伋子说：“今天是我们兄弟永诀，看在小弟情面上，请兄多饮几杯。”两人泪眼相对，彼此劝酬，伋子不觉大醉，呼呼睡去。公子



寿对从人说：“君命不可迟延，我当替他前往。”于是检取伋子的白旄，交一封书简给伋子的随从说：“等太子酒醒后，呈给他看。”就即刻命令开船，到了莘野，那些埋伏的死士，望见白旄，一齐冲出，可怜寿子挺身引颈受刀，慷慨就义。贼党取下头颅连同白旄，乘寿的船而归。再说伋子不久酒醒，不见寿子，从人将简緘呈上，伋子拆开一看，简上只有八个字“弟已代行，兄宜速避”。伋子不觉声泪俱下说：“寿弟为我患难，我怎么忍心？”

立刻催舟追赶，不久望见寿子的船，只见舟上一班贼党，不见寿子，伋子情急说：“我正是你们所要杀的伋子，快杀我吧！”众贼才知误杀，于是又将伋子斩下首级，奔入卫城，见公子朔以实情相告，犹恐误杀得罪，谁知一箭双雕，正中朔的隐怀。宣公虽恨伋子，但怜爱寿子，忽闻二子同时被害，从此忧郁成病，开眼闭眼总是看到伋子寿子在他跟前啼啼哭哭，祈祷不效，不到半月就一命呜呼了。于是便以朔嗣袭君位，就是惠公。左公子泄，右公子职，怨恨惠公谗言害死伋及寿，而又代立君位，常想为伋和寿报仇。惠公朔即位四年，左右公子便暗中连络伋和寿原旧一班从人，乘机迎立伋子同母弟黔牟为君，并宣告朔陷害二兄，致父忿死的罪恶，重为伋、寿二子发丧改葬，惠公出奔于齐国，黔牟立八年，齐襄公攻伐卫，又纳惠公重登君位，黔牟出奔于周。惠公死，他



的儿子懿公（名赤）即位，淫乐奢侈，爱好白鹤，苑囿宫廷，处处养鹤，所畜养的鹤，都有品位俸禄，懿公每一出游，那些鹤也乘大车，分班从幸，号称“鹤将军”。懿公厚敛百姓钱财，以充实鹤的粮食，百姓饥冻，全不抚恤。后来北狄攻伐卫国，懿公召兵授甲，准备应战，众兵士都不服从，而且背叛地说：“君王只要用鹤就足以抵御北狄了，何用我们呢？”结果懿公被狄人杀死，砍成肉泥。当初懿公嗣位为君，百姓和大臣都不服，自从惠公杀害太子伋代立君位，直到懿公，卫国百姓都日夜咒诅，常想把他灭掉，结果惠公的后代，果真灭绝，后来国人迎立黔牟的同母弟弟昭伯的儿子申为君，就是卫戴公。

虞公^{yú}贪求玉剑

虞叔有玉，虞公^{zhān}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语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gǔ}祸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左传》）

象以齿焚身，麝^{shè}以香丧命。居乱世以财受祸者，何可胜道。周谚二语，真痛哭流涕而言之。然无厌者终受祸，虞公其显见者。

虞公是春秋时代姬姓的公爵诸侯，是周皇室的后裔^{yì}。当时虞公的弟弟虞叔，有一块珍贵的宝玉，虞



公要虞叔将这块宝玉送给他，虞叔当时没有答应。过后，虞叔后悔地说：“周人曾有两句俗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①我何用贪留这块宝玉，而招来祸害呢？”

于是将这宝玉慷慨的献给了虞公，虞公得到了宝玉以后，知道虞叔还有一口锋利无比的宝剑，虞公又要虞叔献出，虞叔私下说：“虞公所求不止，是心不厌足，心既不厌足，必将杀我。”于是乘虞公不备，起兵攻伐虞公，结果，虞公失国，出奔到共池（地名）避难。

※ 象因身上的象牙，招来杀身之祸；麝鹿因身上的麝香，招来丧命之灾。居住在乱世中，因怀有财富而招受祸患的人，实在不可胜数。周人所说的两句俗语，真是为警世格言。然而贪得无厌的人，终将遭受祸害，虞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虞公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灭下阳。后一年，晋复假道，虞公又许之。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以媵秦穆姬。（《左传》）

①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一个平民，本来没有罪过，因为自己藏有价值连城的宝璧，就会因璧而招来杀身之罪。



虞、虢，两国是同姓的公爵国家，国土比邻，关系密切，有如唇齿相依一样，两国国界都和晋国相连。虢公名叫丑，个性骄傲，而且爱好用兵，晋献公也好战争，因此虢、晋两国常在边邑发生战事。晋献公想灭掉虢国以去后患，于是向大夫荀息询问计策，荀息说：“虞、虢两国是同姓的邻邦，攻守同盟，若攻伐虢国，虞国必往援救，我国虽有精兵良将，对敌两国，恐怕未必就能取胜，当用计策，使它两国脱离关系，然后分别击破。”献公说：“当用何计？”荀息说：“虞公最爱好宝贝，我们可用屈地（地名，产良马）所产的良马和垂棘（地名，出真璧）所产的良璧贿赂虞公，借虞道攻伐虢国，这样使虞和虢国脱离关系。”献公说：“这两件东西都是希世的宝贝，寡人怎能割舍给别人呢？”荀息回答说：“我们利用这两种宝物，向虞国借道伐虢，虢没有虞援救，必定灭亡，虢亡，虞也不能独存，我们灭了虢以后，回兵再灭虞国，就能取回宝物，岂不是犹如以内库的玉马暂时寄存在外库吗？”献公说：“虞国有贤臣宫之奇，料事如神，恐会极力谏阻虞公，那怎么办呢？”荀息说：“虞公贪爱宝物而且愚昧，虽有贤臣强谏，也不见得会听从。”献公听了荀息的话，立刻将宝璧和良马交给荀息，派遣他出使虞国，虞公见荀息进献璧马，喜得笑逐颜开，荀息对虞公说：“寡君仰慕君的贤明，畏惧贵国的强盛，不敢自私宝物，特遣臣奉献于贵国。”



虞公说：“这么说，贵国必定有所求于寡人了！”荀息说：“虢人屡次侵略我国南鄙，寡君为了社稷，委屈求全，遣使请求讲和，不料虢国不守约誓，又侵伐鄙邑的边境，寡君久闻君一向以正义为念，所以敢请假道贵国入虢请罪，若能攻克虢国，所有虏获全部奉献贵国，报答借道之恩，寡君愿和贵国世世敦修盟好。”虞公大喜，立刻允许，且愿先行举兵伐虢。宫之奇谏正虞公说：“虞、虢两国彼此依恃，互为表里，虢若灭亡，虞必同灭，譬如唇亡齿寒，而且晋君贪不厌足，主公千万不可允许假道。”虞公不听，于是兴师帮助晋国。是时晋献公拜里克为大将，荀息为副将，会同虞师攻伐虢国，结果取下虢国京都下阳。经过一年，晋又向虞国假道，灭了虢国，虢公丑逃奔京师。晋师灭虢以后，还师经过虞国，在虞国借用馆舍，乘虞国不备，灭了虞国，捕虏虞公解归晋国。后来秦穆公迎娶晋献公的女儿伯姬为夫人，晋国就用虞公做伯姬陪嫁的臣仆。

晋献公、惠公

献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有贤行。及得骊姬，生奚齐，乃欲易太子。姬令太子祭其母齐姜，荐胙于公，姬置毒胙中，献公欲飧之，姬止之曰：“宜试而后尝。”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姬泣曰：“太子忍其父而欲弑，况他人



乎？妾愿母子避之他国，毋使为彼所鱼肉也。”太子闻之自杀。献公卒，奚齐立。里克杀奚齐于丧次（里克为申生之师傅）。荀息立奚齐之弟悼子^{dào}，里克杀悼子于朝（《左传》作卓子）。秦穆公乃送夷吾于晋，是为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之死，又烝于贾君（夷吾之嫡母^{dí}）。狐突之下国，遇申生，与载而告之曰（如梦相见。申生使登车。）：“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狐突曰：“臣闻神不食非其宗，君祀乃绝乎。”申生曰：“诺，吾将复请于帝。后十日，将有巫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后惠公与秦战于韩，为秦虏。（《晋世家》）

晋献公是春秋时代的诸侯，晋武公的儿子，名叫倮^{guǐ}诸。生性好色，当他为世子时，就和他庶母齐姜私通，生子名叫申生，即位以后立齐姜为夫人，申生为太子。献公共有八个儿子，其中以太子申生和狐姬生的儿子重耳最为贤能。后来献公攻伐骊戎，骊戎请和，将两个女儿骊姬和少姬送给献公，骊姬长得风姿妖艳，机智过人，诡诈多端，在献公前谄媚取怜，又时常参谋政事，十言九中，所以献公宠爱无比，骊姬生一子名奚齐，少姬也生一子叫卓子，这时齐姜已死，贾君为夫人，献公为了博取骊姬的欢心，不顾占卜所现的凶兆，断然改立骊姬为夫人，进而想废太



子申生，改立奚齐做太子，由于太子申生贤能孝悌，又曾屡次建立奇功，深受群臣百姓拥戴，骊姬心想：“若无故废长立幼，恐群臣不服，而且公子重耳，夷吾等和申生都很友善，恐生枝节。”因此在献公面前，佯装极力反对，而暗中策划，贿赂勾结献公的宠幸大夫梁五和东关五，当时人称“二五”，先建议献公使太子申生封于曲沃^{wò}，主持宗邑，重耳，夷吾分封于蒲邑和屈邑，以镇守边疆，从此宫中就被幸臣宠妾包围，骊姬乘机下手谋害申生。

一天，献公出外打猎，骊姬派遣心腹到曲沃告诉申生说：“君梦见你母齐姜饥饿，来求祭祀，你应当赶快设酒食祭祀。”申生就在齐姜祠中设坛拜祭。祭毕，遣使将所祭的酒肉进给献公，这时献公田猎还未回来，骊姬把酒肉留在宫中，经过六天，献公回宫，骊姬暗将毒药放入酒肉中，进给献公说：“妾梦见齐姜饥饿来求祭，遣使命世子祭祀，这是太子特为君送来的酒肉。”这时献公举杯要饮，骊姬急忙阻止说：“从宫外送来的东西，怎不先尝试就吃呢？”献公将酒洒在地上，地立刻土松起堆，以肉喂犬，犬即中毒而死，骊姬佯装不信，又召小臣试吃，小臣也一命呜呼！这时骊姬佯装大惊哭泣着说：“天啊！好狠心的太子呀！国家迟早是他的，君年纪已老，难道就连残年也不能等待了，对自己亲生的父亲尚且忍心下这毒手，何况他人呢？以前君想废掉他，妾竭力劝止，没



想到今天几乎误害了君。太子下这毒辣的手段，完全是疑忌我母子的关系，请君赐妾母子远避别国，以免迟早被世子杀害。”骊姬哭倒在地，献公气得不能说话，扶起骊姬说：“你起来，我一定公布他的罪状，下令讨伐这个逆子。”随即上朝下令讨伐申生。这时大夫狐突急遣心腹星夜赶到曲沃密报申生。申生叹说：“君父没有骊姬居不安，食不饱，我若自白无罪，骊姬必有罪，君父年老，假使因杀骊姬而寝食不安，是我伤害君父的心……”于是就向北稽首三拜，自缢而死。

申生死后，骊姬又泣诉于献公说：“妾听说重耳和夷吾都是申生同党，申生死了，这两公子一定会替申生报仇。”献公又下令捉拿重耳和夷吾，重耳出奔翟国，夷吾奔往梁国。同时改立奚齐为太子。不久献公病倒，临终把奚齐托孤给荀息，献公死，荀息立奚齐为国君，主持丧礼，但是就在丧次中，奚齐就被申生师傅里克杀死，荀息又立卓子为君，不几天，又被里克杀死，骊姬见大势已去投井自杀，里克吩咐捞出尸体砍成肉泥。

这时晋国内空虚，秦穆公送夷吾归国即位就是晋惠公，可是群臣百姓心目中的贤君是重耳，重耳仍居国外，夷吾畏惧里克叛变，赐里克死。同时凡是不拥护他的大夫，一概杀掉。又仗势乱伦污辱他的嫡母贾君，贾君垂泪说：“妾不幸侍奉先君不能从终，



又失身于你，妾身不足惜，望你为故太子申生申冤，择地改葬，以赎失身之罪。”惠公允许，下令办理，命大夫狐突前往祭告。于是把申生重殓入棺，葬在曲沃高原，狐突设祭拜奠完毕，正要回朝时，忽然旌旗飘摇，一队人马，迎面而来，见大车中申生冠缨佩剑，宛如生前一样，吩咐御者下车，接狐突上车，对狐突说：“上帝悯我仁孝，命我为乔山神，夷吾对先君夫人无礼，我憎恶他的秽行，已诉说于上帝，现在秦穆公很贤明，我想把晋国土地送给秦国，使秦国人民祀奉我。您以为怎么样呢？”狐突说：“世人虽然憎恶晋君，可是晋国人民有什么罪呢？太子舍弃自己国家，求祭于异国，臣闻神不享不同宗的祭祀，我看这不合仁孝的道理，请太子再三思考。”申生说：“是的！我也曾经这样想过，那么我当再奏于上帝，您暂且停留十天，新城西边有巫人，我将托言答覆您。”于是就请狐突下车，车马一时不见，原来狐突卧在新城外馆，左右告诉他说祭奠完毕时，忽然仆于地上不醒，左右扶上车载回休息，狐突知道是场奇梦，到了十天后，果然来了一位巫人求见说：“有乔山神托传语告诉狐大夫说：‘我已覆奏上帝，上帝已准：‘但辱其身，绝其后，以下罪罚，无害于晋。’”后来惠公背义于秦国，秦穆公痛恨，起兵讨伐，惠公兵败于韩原被俘。后因秦穆公夫人（申生妹妹）求情，才把惠公儿子圉留秦国做质，放惠公归国，不久惠公死，圉私自



逃回晋国继位，秦穆公恨惠公父子无信义，以兵力协助重耳回国即位，差遣人追杀圉，惠公就此绝了后代。申生托巫人的传语果然应现。

晋文公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pú}，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对曰：“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yōng}。季曰：“竭泽而渔^{sōu}，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

“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反而尊贤。文公虽不终始，足以伯矣。”（《吕氏春秋》）

晋文公名叫重耳，是春秋时代晋献公的儿子，避晋献公宠妾骊姬之难，出奔国外十九年，后来得秦穆公协助归国即位。晋文公自归国即位后，力图精治，任用贤能。一次将和楚国要在城濮的地方交战，当时楚国军势强大，晋文公召集大夫咎犯（狐偃^{yǎn}）商讨对策，问道：“楚国兵势众多，我国军力单薄，应该怎样战胜楚国呢？”咎犯回答说：“主公只好使用巧诈的方法即可取得胜利。”文公将咎犯的看法问雍季，



雍季即举两个譬喻说：“去尽泽中的水来捕鱼，怎么不能获得鱼呢？可是这样做，大小鱼概不留存，第二年就不再有鱼了；焚烧森林以打猎，怎么不能获得禽兽呢？可是明年就不再有禽兽了。用诈伪的手段，虽然现在可以取胜于一时，以后将不宜再有使用的余地了，所以这不是长久的策略。”结果，文公采用咎犯诈伪的方法打败了楚国。回国后赏赐这次战役有功的群臣将士，结果雍季获得的赏赐最高最上，左右即劝谏文公说：“这次城濮战胜的功绩是主公采用咎犯的计策，可是奖赏反而在雍季之下，岂不是不合理吗？”文公说：“雍季所说的道理，有益于千秋百世，咎犯所献的方法，只是有利于一时的要务而已，对于一时利益的奖赏，怎能够高于百世之利的奖赏呢？”孔子听到了这件事之后说：“临急难而使用诈伪的方法取胜，反而尊崇贤才，文公虽然不能从始至终谨慎的施行王道，但是以他的作为来看，足够可以称霸诸侯了。”

晋灵公、赵盾

晋灵公壮，侈，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赵盾数谏，公使鉏麇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左氏传》作使鉏麇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初盾田首山，见山



下有饿人，示眯明也（《左传》作提弥^{mí}明）。与之食，舍其半，问之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愿遗母。”盾义之，益与之饭肉。已而为晋宰夫，盾弗复知也。九月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盾。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进曰：“君赐臣觞，三行可以罢。”盾去，灵公伏士未会。先纵啮^{niè}狗，明搏杀狗，已而伏士逐盾，明反击之而脱盾。盾问其故，曰：“我桑下之饿人也。”问其名弗告，因而亡去。（《晋世家》）

晋灵公名叫夷是晋襄公的儿子，也是文公重耳的孙子。赵盾是晋文公功臣赵衰的儿子，曾任晋襄公、灵公的正大夫，辅政大臣。

灵公暴虐无道，生活非常奢侈，极力向人民加重课税搜刮钱财，用以兴建一座名叫桃园的大花园，园内建筑高台，台上又建一座高楼，屋宇栋梁和四周墙壁，都是精美的雕刻，豪华的陈设。灵公时常登楼台饮酒游乐，有时召优伶演戏，园外百姓围观，乘人众多之际，灵公在台上就张弓引弹，对准人群射发，百姓中弹，有破头的，有打落门牙的，呼号啼哭，嚷叫拥挤，奔逃躲避，灵公见这情景便呵呵大笑，引以为乐趣。赵盾屡次挺身谏正，灵公不但不采纳反而心生忌恨。于是暗中命令力士鉏麇^{hù}前往刺杀，鉏麇领命，在天未明前，潜伏到赵府，这时赵府正门已开，且赵盾身着朝服，垂绅正笏，将要早朝，因天色还早，端



坐在厅堂假睡，等待天明。鉏麇见状退出门外感叹地说：“我看相国居处端庄，不忘敬君，这样的大臣，就是国家百姓的忠臣，我若杀忠臣，就是不忠，若违背君命不杀，就是不信。不忠不信罪过相等。不如自杀以谢君命。”说罢，以头猛触门前的一棵槐树而死。

数年前，赵盾在首阳山下打猎，见一饿人倒卧桑树下，赵盾问他姓名原由，那人说：“我是晋国人，名叫示眯明，在外游学三年回国，盘费用尽，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无力走动了。”赵盾怜悯他，赐给他食物，示眯明先留下一半，然后才吃，赵盾问他为什么留下一半？示眯明说：“久别家中老母，不知生死如何？我家离此不远，愿将大人所赐美食带回孝敬老母。”赵盾敬佩他饥不忘母的孝心，命他好好吃饱，另外赐给他饭肉带回奉养他的母亲，示眯明感激拜谢而去。不久示眯明应募进入宫中当了宰夫，赵盾一直不知。

灵公派鉏麇暗杀赵盾不死，九月又另设计谋，设宴召赵盾入宫中饮宴，暗伏甲兵攻盾，示眯明知道了，恐赵盾酒醉不能起身，酒到三巡时趋前大声说道：“臣子陪侍国君饮酒，礼上不超过三巡。”于是扶赵盾下堂，这时伏兵还未集会，灵公就先放纵他的随身猛犬，扑啮赵盾，示眯明奋身搏击猛犬，犬死，灵公大怒，命伏兵围攻追杀，示眯明一面抵抗追兵，一面背负赵盾逃出朝外，脱出了险境。赵盾问那人说：



“你是什么人？何故救我？”那人回答说：“我是首阳山桑下的饿人，感念相国一饭救命之恩，特来相救。”赵盾再问他的姓名住处，示眯明不告，转身很快地逃去了。

赵盾离朝隐居以后，灵公在声色之中，更是日夜荒诞，不问政事，不久就被赵衰庶子的后代赵穿乘机刺杀而死。

魏^{kē}顓

秦伐晋，次于辅氏。魏顓^{bì}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顓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顓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蹶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足以报。”（《左氏传》）

魏顓是春秋时代晋国魏武子的儿子，为人明礼敦厚，任晋国将军之职。有一次秦桓公派遣了一位勇猛善战，威震当时的名将杜回，带兵攻伐晋国，大军在晋国辅氏（今陕西省辅县）的地方扎营，准备会战，晋国面临重大威胁，就派魏顓将军出师对抗，两军大战之下，结果出乎意料，魏顓在辅氏地方打败了秦师，虏获了秦国猛将杜回，为晋国立了战功。

原来数年前，魏顓的父亲魏武子，有一个宠嬖的



爱妾名叫祖姬，没有生儿子，魏武子平日身体一有病时，就嘱咐他的儿子魏颗说：“祖姬是我所爱的女子，年纪还轻，我死后，你当为她选择对象把她嫁了，使她终身有个归宿，不要使她流离失所，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安心瞑目了。”但是到了魏武子疾病很沉重，临终的时候，又嘱咐魏颗说：“祖姬是我的爱妾，我死后，你当为我把她殉葬，使我在九泉之下有良伴，不要使我孤魂寂寞。”说完了话，就逝世了。武子死后，魏颗安葬他的父亲，并没有把祖姬从葬，后来选择一位适当的士人把祖姬嫁了。有人问魏颗说：“你怎么没有遵从你父亲临终的遗命呢？”魏颗说：“我父亲平日吩咐我要善嫁此女，使她得个好归宿，终身有所依托。到了病重临终的时候在精神昏乱时，又命我殉葬她，为了不陷父亲于不义，所以我不听从我父亲昏乱的遗言，而听从父亲合理的遗命，帮助父亲成就德泽。”由于魏颗做了这件阴德，所以在这次和秦军战于辅氏的地方，当双方战事紧急之际，魏颗忽然遥见一老人在杜回面前结草，攀住杜回脚，杜回因此蹶仆跌倒在地，适时魏颗赶紧上前，把杜回俘虏擒捉起来，秦兵见主将被擒，都四散奔逃大败而去。

这天晚上魏颗刚刚安睡，梦见白天所见的老人，前来作揖说道：“魏将军，你知道杜回为什么会被你虏获吗？是老汉结草攀住他，使他跌倒而被捕获的。”魏颗惊奇地说：“我和老先生素不相识，而蒙您相助，



这个恩德怎么报答呢？”老人回答说：“我就是你所嫁妇人祖姬的父亲，承蒙将军顺从你父亲合理的遗命，善嫁了我的女儿，不把我女儿殉葬，老汉在九泉之下，感激将军救活了我女儿的生命，特来效劳，结草报德，帮助将军成功，望将军继续勉力为善，将来子孙一定世世荣显。”魏颗醒来，才明白世间上确有鬼来报德的真实事迹。

晋景公

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注：称国以杀，而不去其官，杀无罪也）。晋侯梦大厉，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春秋经》《左氏传》）

晋景公是晋成公的儿子，名叫孺，昏庸无能，信佞臣，听谗言，无辜杀了忠臣赵盾的后代赵同、赵括全族。



三年后，晋景公梦见厉鬼，披发垂地，以手击胸，暴跳于地，身长高大，形状非常恐怖，厉声骂道：“无道昏君！我子孙何罪？你不仁不义，无辜枉杀，我已诉冤于上帝，请准来取你的命。”说罢直对景公掐攫^{jué}过来，景公大惧，往内宫奔逃，大鬼毁坏大门和正门而入，景公害怕，躲入室内，大鬼又破户追入内室，景公恐怖，呼叫醒寤，原来是一场恶梦，从此一病不起。当时桑田地方，有一位神巫，能占鬼神事，景公召请巫人入宫，神巫所卜和景公的梦境完全相同，景公惊惧地问道：“这个鬼能不能制服？”巫人说：“这鬼是先世功臣，是有威德的大力鬼，又正值愤怒之时，制服不了。”景公说：“那么寡人的病体吉凶如何呢？”神巫说：“小人冒死直言，主公的病，恐怕不得吃新麦了。”时屠岸贾在旁，厉声呵叱巫人：“妖言惑乱国君，主公若能吃到新麦，你当死罪。”即刻把神巫轰出宫外。

神巫去后，景公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有一大夫进奏说：“秦国有良医，是神医扁鹊的高徒，有起死回生的医术，现在是秦国的太医，若能请来，主公的病，一定有救。”于是就遣人往秦国求医。秦桓公派遣良医高缓，来晋治病，秦医未到，景公的病况已经危殆，又梦见疾病化为两个童子，其中一个童子说：“高缓是良医，他来治病，对我们很不利，恐怕会伤害到我们，我们躲避到什么地方才安全呢？”



另外一个童子回答说：“我们躲避在肓（膈）之上，膏（心）之下，虽有良医，能把我们怎样呢？”两个童子说完了话，就从景公鼻孔钻进去，景公惊醒，感觉胸膈间疼痛万分，坐卧不安，高缓来到，给景公诊病后说：“这病已经不可治了，病在肓之上，膏之下，不可用灸攻，用针也达不到，药力又不能到达，不可得治了。”景公叹道：“唉！太医诊病和寡人梦境相符，真是名医！”。

到了六月丙午日时，景公忽然想吃新麦，命令甸地方上的人献上，吩咐膳夫煮好麦粥，忽然想起神巫的话，立刻召神巫入宫，指着麦粥对巫人说：“你说寡人吃不到新麦，你看这不是新麦吗？”马上喝令左右推出斩首，巫人死，景公将要取麦粥来吃，顿觉腹部膨胀要大便，急急起身上厕，忽然一阵心痛，站立不住，跌入厕内，陷于粪池中而死。

晋三郤^{xì}

晋三郤害伯宗，^{zèn}谮而杀之。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晋厉公侈，多外嬖^{bì}，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xū}胥童、夷阳五、长鱼矫，皆怨郤氏，而嬖于厉公。厉公将作难，胥童、夷阳五帅甲将攻郤氏。长鱼矫请无用众，抽戈结^{rèn}衽，而伪讼者。三郤谋于社，矫以戈杀驹伯、苦成叔于其位（^{jū}驹伯，即^{qí}郤錡。苦成叔。即



郤犇^{chōu}）。温季曰：“逃威也。”遂趋，矫及诸其车，以戈杀之，皆尸诸朝。（《左氏传》）

晋三郤就是郤锜、郤犇、郤至兄弟三人，郤锜为上军元帅，郤犇为上军副将，郤至为新军副将，三人掌握晋国兵权，声势赫赫，国中无人能与相比。

晋厉公是景公的儿子，名叫州蒲，和他父亲一般，宠幸小人，听信谗言，骄慢昏庸。当时有一位正直敢言的忠臣名叫伯宗，向厉公建议说：“郤氏家族兵权太盛，应该分别贤愚，稍抑他的权势，以保全功臣的后代。”厉公不听，三郤因此怀恨伯宗。诬陷伯宗毁谤朝政，厉公听信，斩杀伯宗。韩献子叹息道：“三郤也免不了杀身之祸，伯宗是个刚直的善人，善人是天地的纲纪，骤然用诬陷的手段杀害善人，哪有不遭杀身报应的呢？”

厉公淫逸奢侈，喜欢谄语，憎恶忠言，左右很多宠幸的嬖臣，厉公想加罪去尽朝中群大夫，改立左右爱幸的臣子为大夫，他左右阿谀的宠臣有胥童、夷阳五、长鱼矫等人，都怨恨郤氏，厉公将杀朝中群大夫，这些嬖臣，便多方制造郤氏罪迹，奏请厉公必先杀掉三郤，厉公听许，胥童、夷阳五率领八百甲士将往攻讨三郤，长鱼矫说：“三郤掌握兵权，若动用大队人马直接剿灭，恐不易取胜，不如抽戈结袖，假装诤讼，乘机刺杀，你们再引兵前来接应，必能成事。”于是打听三郤都在讲武堂开会时，长鱼矫和清沸魑^{gōu}，



各用鸡血涂面，手执利刃，伪装争斗相杀，扭到讲武堂三郤面前，各人诉说曲直，三郤不知是计，长鱼矫和清沸魑两人假装稟话，捱近身边，趁他们不备，抽出利刃，将郤锜和郤犨杀死在座位上，郤至乘空奔出乘车而逃，长鱼矫等两人随后追赶，郤至正走之间，迎面而碰着胥童、夷阳五率甲士前来接应，措手不及也被长鱼矫一剑杀死，三郤的尸首都被暴露于朝。一年后，厉公也被栾书和荀偃弑杀而死。

吴夫差

吴夫差二年，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jiāo}。越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之胥谏，不听。七年，兴师伐齐。子胥谏曰：“越在，心腹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不听。十一年，复伐齐，越王句践率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惟子胥惧，曰：“是弃吴也（《左传》作黷^{huàn}吴，尤妙！）！”属其子于齐鲍氏。吴王大怒，赐属镂之剑以死。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zǐ}，令可为器，扶吾目，置之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二十三年，越败吴，欲迁夫差于甬东^{yǒng}，予百家居之，夫差曰：“吾悔不用子胥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吴世家》）

夫差是春秋时代诸侯中的吴王，他的父亲阖闾^{hé lǘ}，被越王勾践战败，伤足而死。夫差即位以后第二年，统率全国精兵攻伐越国，结果在夫椒（江苏吴县西南太



湖椒山)打败了勾践,报复了他父亲的仇恨。这时候越国怕伤元气,委曲求全以美女和宝器,请求讲和,把越国委托于吴国,且愿屈身效命做吴国的臣妾,吴王夫差贪图前利,听信佞臣的话,将要允许越国的请求时,吴国的谋臣伍子胥进谏说:“吴越两国,境土相接而且彼此世代仇敌,今天既然得胜,而不把越国平定,反而允许越国的请和保存他的国家,这是违逆天意滋长寇仇,将来虽然悔恨今日的失策,那就太迟了,千万不可允许。”可是夫差不肯听从伍子胥的谏正,于是允许了越国的求成。从此以后,夫差更是骄傲奢侈,不体恤百姓,不听忠言谏正,竭尽民力和国家财力,建筑一座富丽堂皇的姑苏台,越国为了要迷惑他的心志,又献绝色歌舞美女。夫差从此迷乱于酒色之中,整天只顾游乐,怠惰忽略朝政,加上仗恃他的武功,常常用兵征伐别国,民心积怨。而越国暗中生民聚财,训练军士准备反攻。

夫差七年的时候,吴王要举兵攻打齐国,伍子胥又进谏说:“越国存在,好像我国心腹的疾病一样,吾王不先除掉越国,反而先要攻讨齐国,这岂不是本末颠倒错误吗?臣惟恐讨伐齐国未必取胜,而越国的祸患反而已经到了。”可是吴王仍然不听。到了夫差十一年时,夫差又要攻伐齐国,越王勾践亲自率领群臣前来朝贺吴国,以丰厚的礼物,馈赠吴国朝廷群臣,吴王非常欢喜越王的服从,唯有伍子胥深深引



以为忧惧说：“越国对吴国柔顺服从，是用利做饵，讨好吴国，就好像人养猪、牛、羊一样，并不是爱护它，而是将准备杀它，这是越国存心想要灭吴国的手段，不如趁早击破越国，如果不灭越国，将来吴国必为越国所灭。”但是吴王仍不听子胥的劝谏。

伍子胥看到吴王这种情况，预料吴国必将遭越国的祸害，为了避免遭祸断绝后嗣，私下遣他的儿子到齐国，将他的儿子付托于齐国的鲍氏，自己誓愿以死来谏正，吴王知道了这件事大怒，赐伍子胥属镂利剑一把命他自杀而死，伍子胥临死以前说：“我死后，在我的坟墓上种植梓木，梓木长大，可以做有用的器材。并且要挖出我的双眼珠悬挂在东城门下，让我看见越人进城来灭吴国。”

伍子胥死后，越人计划从松江北边开渠攻伐吴国，越军夜梦伍子胥教他们从东南边进入，可以攻破吴国，勾践设立祭坛，祭祀伍子胥，子胥鬼魂显灵，酒杯动摇酒也干了，勾践才命开始掘渠。夫差二十三年吴王帅国中精兵到黄池，大会诸侯，要和晋国争夺盟主的地位，国内空虚，勾践乘机攻伐吴国，伍子胥又显灵作波涛冲击城门，罗城东门荡开一大穴，越军从东门大穴驱兵入城，灭了吴国。越王要迁移夫差到东海中洲甬东地方，给予百户人家同居，让他在那地方终了他的一生，夫差说：“我后悔当初不听忠臣伍子胥的话，使自己陷落到这种地步。”于是自己引剑



自杀而死。

蔡哀侯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gu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败蔡师于莘^{shēn}，以蔡侯归。蔡侯绳（誉也）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未言，问之，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左氏传》）

蔡哀侯是春秋时代的诸侯，名叫献舞，为人好色轻浮，娶陈侯长女为夫人，息侯也娶陈侯次女息妫为夫人，息妫长得如花似玉，姿色绝世。一次将要归宁陈国，道经蔡国，蔡哀侯得到这消息说：“息妫是我的小姨。”马上迎入宫中，命摆宴席，招待息妫，哀侯被息妫美色所动，言语态度，戏谑轻佻，有失庄重尊敬宾客的礼貌。

息妫看蔡哀侯的动态，心中很不愉快。回国后，就把蔡哀侯轻佻举动告诉息侯，息侯醋火中烧，大为恨怒，为了泄恨报复，就遣使入贡楚国，对楚文王挑拨的说：“贵国国富兵强，诸侯臣服，惟有蔡侯仗恃着他的势力，不肯服楚，大王假若伪装来攻我国，我国求援救于蔡国，蔡侯必来相救，那时我军和贵军，



里外接应，双方夹攻，必可打败蔡军，俘虏蔡侯，到时那怕他不肯臣服贵国。”楚文王赞许这个计策。于是兴兵攻伐息国，息侯求救于蔡侯，蔡侯果然亲率大臣来救，息国和楚国双方伏兵来攻，在新野大败蔡侯，将蔡侯俘虏归回楚国。蔡哀侯才知中了息侯的计谋，咬牙切齿，立誓要报这个仇恨。

楚王接受大臣谏正，要释放蔡哀侯归国，蔡哀侯临行，对楚王极力称赞息妫的美色绝伦，天下无双。楚王是个好色之徒，听罢，梦寐想借机一芳姿为快，于是带领甲兵，以巡方为名，来到息国，息侯设宴迎入宫中，殷勤款待，宴席间楚王要息夫人出席敬酒，息侯畏惧楚王威望，不敢违拒，马上传息妫出来，楚王一见息妫，大为惊异，果然是个名不虚传的绝色佳人，就想得到息妫，第二天楚王就在馆舍设宴，名为答礼，暗伏兵甲，等息侯入席，就把他擒住拘禁，灭了息国，亲入息宫，将息妫带回楚国，立为夫人，宠幸无比。

息妫在楚国三年，生两个儿子，但是冷冰冰从不发一言，楚王感觉奇怪，一天问她为什么缘故不说话？息妫流着泪说：“我是一个妇人，而侍奉了两个丈夫，纵然忍着耻辱，不能守节以死，还有什么面目对人说话呢？”说罢泪下不止。楚王为了博取息妫的欢心说：“这都是由于蔡哀侯的缘故，夫人不必忧愁，寡人当为你报复这个仇恨。”于是兴兵攻伐蔡国，蔡



哀侯不能抵抗，只得屈辱请罪投降了。这是蔡哀侯一念邪淫，又教人邪淫，自己召来的大祸。

伍奢

平王使费无极如秦，为太子建娶妇。妇好，来，未至，无忌（《左传》作无极）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无忌无宠于太子，日夜谗之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太子居城父，擅兵，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奢知无忌谗，乃曰：

“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左传》，奢曰，君一过多矣，何信于谗）。”王遂囚伍奢，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奔宋。无忌曰：“伍奢之子材，不杀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而父。”伍尚谓其弟胥（《左传》作员）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尚遂归，胥奔吴，王杀伍奢及尚。平王卒，昭王立。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及尚，与郤宛^{xì}，令尹子常乃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十年冬，伍子胥率吴师伐楚，遂入郢^{yǐng}，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楚世家》）

楚平王是春秋诸侯楚共王的儿子，名叫弃疾，为人残杀好色，即位后，立长子名建做世子，用贤臣伍



奢做世子的太师，用佞臣费无极做世子的少师，费无极为人阴险，善于谄谀，深得平王宠幸，但世子建憎恶他的谄佞，对他冷淡疏远，由此费无极对世子建有了嫌隙，心中忌恨，暗中想尽方法要离间他们父子。当时世子年已长大，一日，平王派遣费无极到秦国，为世子建求婚，迎娶秦女孟嬴做世子妃。无极到了秦国见孟嬴有绝世姿色，就先回宫中回奏平王，夸耀秦女的美色，打动了平王的邪心，乘机进行他离间的工夫道：“大王若喜欢秦女，何不自娶为妃，另选一名端正美貌宫女，冒充更换，和世子成婚。”平王大悦，吩咐无极，将孟嬴迎入王宫，自己纳为妃。

平王娶了孟嬴，终日在宫中淫乐，又恐世子知道，不准世子进宫，费无极又奏道：“大王何不使世子镇守城父，远离郢都（楚都），不就相安无事了吗？”平王听许，于是下令派世子建镇守城父，并使太师伍奢同往辅助世子。

世子建离开郢都后，费无极又日夜在平王面前进谗说：“自从大王娶秦女为妃，世子风闻这消息，对大王不能无怨尤和忌恨，请大王多加戒备。现在世子和他太师伍奢，居住城父，擅自召兵买马，将来必在城父谋叛，攻打郢都，成为楚国的祸害。”平王不觉知是离间的谗言，信以为真，于是下诏召伍奢回朝，以谋叛的事，责问伍奢，伍奢知道这是无极的谗言，就耿直的回答说：“大王纳世子妻，已经错了，怎么



又听信佞臣的谗言，而疏离骨肉之情呢？”平王恼羞成怒，下令把伍奢监禁入狱，派人召世子建回都，要一并加罪杀害，有人密报世子，世子离开城父，出奔宋国。

世子出奔后，平王为博取孟嬴的欢心，就立她的儿子珍做世子，以费无极为太师，无极又奏道：“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伍子胥）都有智谋，人材出众，若不把他们杀掉，让他逃往吴国，将来必会贻下楚国的忧患，大王何不诈说免除伍奢的罪为名，召他二子回都，他二子天性至孝，闻说免除父罪，必定应召而来，那时就可将他父子一起杀掉，以除后患。”平王赞许，立刻命伍奢写信一封，遣使者持信往召伍尚伍员，使者见伍尚说：“大王召二位回都，赦免令尊的罪，改封二位官爵，遣我前来迎接。”伍子胥足智多谋，早已识破其中有诈。伍尚对他弟弟伍子胥说：“闻说要赦免父罪，我们不前往，是遗弃父亲不孝罪过，明知父亲无罪而被杀，我们又回国同死，不报此仇，又断绝宗嗣，是没有智谋，也是伤痛亲心不孝罪过。所以我俩不可同行，我的智谋不及于你，你可测度能力承担大事，这是明智之举，你当出奔吴国，勉力以图报仇，我应召奔死，以免父罪，也较相从同行，妥善的多，恐怕从今以后，你我弟兄就要从此永诀了。”说罢兄弟俩抱头洒泪而别。伍尚回归郢都，伍子胥逃奔吴国。伍尚回到郢都，平王即刻下令



将伍奢、伍尚父子杀掉，并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

事隔几年，平王得了心疾，长年卧病，结果不治身死，平王死后，世子珍即位，是为楚昭王，昭王年幼，由令尹（楚相）子常辅佐国政，这时全国上下谤怨憎恨费无极，因他谗言陷害了世子建，又杀害忠臣伍奢伍尚，后来又冤杀了却宛，令尹子常因众情不服，恐生变化，于是杀除费无极，并诛戮无极全族，全国人心大快，谤怨才得平息。

昭王十年冬季，伍子胥在吴国辅佐吴王阖闾，率领吴国大军攻伐楚国，攻入了郢都，昭王出奔，伍子胥出平王坟墓，掘出尸体，鞭挞平王尸体，又把他分尸斩成肉块，投弃于原野，以报复父兄的大仇。

郑子臧^{zāng}

郑子臧^{yù}，好聚鹖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曰：“彼已之子，不称其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诗》曰：“自诒伊戚。”子臧之谓矣（彼已之子已字，《诗经》作其，《左传》作已）。（《左氏传》）

郑子臧是春秋时代郑伯——郑子华的弟弟，爱好聚集翠鸟的羽毛作成冠帽，戴在头上。郑伯知道了之后，就对郑子臧这种不合礼法的服饰，非常憎恶，于是暗中命人伪装盗贼，刺杀郑子臧于陈国和宋国交界



的地方。

当时的君子对这件事情的评论说：“一个人的服饰不适当，就会召来杀身的灾祸。”诗经上曾说：“社会上有人穿着的服饰与身份不配合。”就像郑子臧的身份戴上翠羽冠帽，就是不配合的服饰了。诗经上说：“自己遗下了这忧戚的悲剧。”似乎就是指郑子臧的下场而说的。

秦繆公^{miào}

繆公亡善马，岐^{qí}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繆公窘，亦皆摧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于是繆公虏晋君以归。（《秦本纪》）

秦繆公是春秋诸侯秦成公的弟弟，名叫任好，继承成公而即君位；任用贤能，勤政爱民，德量宽宏。有一次到梁山打猎，夜晚失了良马数匹，被岐山下的野人掳获，宰杀烹煮，三百多人聚集一处，分吃马肉。繆公的属下官吏，到处寻找，终于发觉这数匹良马已经被岐山当地的野人宰杀吃了，非常气愤，立刻要将吃了马肉的三百多人依法处罪，繆公知道了叹息说：“一个有仁德的君子，不能为了畜产而伤害人命。听说吃了良马肉，假使没有饮酒的话，就会中毒，



伤害身体。”于是命人送来数十大壶的美酒，凡吃马肉的人全部赐美酒给他们喝，并且赦免他们的罪，这三百多人都叩头谢恩，对缪公这种宽厚的恩德，衷心感激不已。

后来有一次这三百多人听说秦缪公要攻击晋国，大家都自愿追从助战，到了龙门山两军交战地方，看见缪公遭遇了晋军围困，正当窘迫的时候，这三百多人都奋不顾身，冲向敌锋，为缪公效命解围，以报答吃马肉赦罪的恩德。最后缪公终得以俘虏晋君，战胜而归。

伯有、驷^{sì}带

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朝至未已。子皙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后知之。自墓门之渎入，伐旧北门。驷带率国人伐之，伯有死于羊肆。数岁后，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yín}，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越年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子产立公孙洩^{xiè}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太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及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



人，以为淫厉。况伯有三世执政，其用物弘矣，其取精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左传》）

春秋时代郑国大夫良霄^{xiáo}，字伯有，嗜好饮酒，掘地做地室，在地室内，通宵饮酒，往往直到第二天早上，还不罢休。有一次公孙黑（子皙），乘机带领了驷带的家兵，来攻伐伯有，放火焚烧，伯有被家臣带跑，逃奔到雍梁地方（今河南开封府雍城），酒醒后才明白一切。当时的郑国大夫都受了驷带的盟约，没有人出面维护伯有，伯有非常愤怒，从郑城门的孔穴入城，攻伐旧北门，驷带率领郑国人，攻击伯有，结果伯有寡不敌众，死在养羊的市场里。

事隔几年，伯有变为厉鬼出现，郑国人为了这事，彼此自相惊扰，一听说：“伯有来了”大家便惊慌失措，四散奔逃，恐惧得不知往何处躲避才好。有人梦见伯有，身穿甲冑，到处行走，而且对人说：“今年壬子日，我要杀死驷带，报复他帮助子皙杀害我的仇恨，明年壬寅日，我又要杀公孙段报复他和驷带同党。”到了这一年的壬子日，驷带果然死了，正应“要杀驷带的梦”相符合，国人更加恐惧，到了第二年壬寅日，公孙段又死了，也正应“要杀公孙段的梦”相符合。国人更是惊骇恐惧。这时郑国贤大夫子产便立公孙泄和伯有的儿子良止两人为郑国大夫，以安抚伯有的鬼魂，伯有的妖鬼才从此止息，不再扰害于人了。



子太叔问子产，为什么缘故要这两人为大夫？子产回答说：“厉鬼有了归宿，得到安抚，然后才不再为淫厉扰害于人，我立了良止为大夫，良止便可奉祀他父亲伯有，伯有的鬼魂有了归宿，就不再扰害于民了。”

后来子产往晋国，晋国中军赵景子问子产说：“伯有既然已死，为什么还能变妖鬼扰人呢？”子产说：“当然能变厉鬼。人初生时，最初变化为形体，依附形体而存在的精神叫做魄（体魄既然生了），魄属阴，其中自然有阳气，依附阳气而存在的神灵，叫做魂，一个人若居高官，权势重，享用物类精粹众多，魂魄自然就强。假使匹夫匹妇没有取用众物精多的奉养，但是由于无病被杀而死的，魂魄未散，尚且还能凭依于人身，而为淫厉以害于人，何况伯有，三世相继都为卿，执郑国政权，宗族盛大，他享用物类的奉养非常弘大，他所取用的可说既精粹又众多了，所以魂魄所凭依的各方面都很丰厚而以无病被杀而死，所以死后能为厉鬼，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秦始皇

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燔销^{fān}其石，始皇不乐。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有人



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滹池君（水神），因言曰：“今年祖龙死（祖，始也。龙，君象，谓始皇也）。’”使者问故，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过知一岁事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始皇梦与海神战，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乃令入海，捕巨鱼，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至之罟，射杀一鱼。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于沙丘平台。（《秦本纪》）

秦始皇是庄襄王的儿子，姓嬴，名政，有超人的才干，继承庄襄王即位为秦王。即位后经廿六年征伐，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个性凶狠乖戾，自以为功业涵盖三皇，德能超过五帝，自封称为秦始皇。从政用严刑杀戮，建立君威，凡是诽谤朝政的，一概牵连诛杀亲族，相对谈论诗书的，斩首于市，焚烧百家诗书，坑杀儒生，世人称为浩劫（大灾祸）。惟恐天下反叛，于是收集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镕销成钟鐻，铸成金人，又建筑万里长城，营造阿房宫，穷极奢侈，横征百姓赋税，搜刮钱财，苦役烦苛，民不聊生，当时世人称为“暴秦”。

始皇三十六年，荧惑凶星，监守住心星，正象征皇帝将有凶事降临，这时又逢天空流星堕下，落在东郡地方（今河北省濮阳县南），变成一个大石头，有人在这石头上刻了字说：“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得知



这消息，就派遣御史追查审问，没有人出来承认，便命令将居住石头旁边的居民，一概杀死，并将大石烧销毁灭，始皇对于这件事，心中很不愉快。这一年的秋天，有一个使者，从关东夜晚经过华阴的地方，（陕西省华山之北），遇见一个人手持着一块璧玉，拦阻使者说：“为我把这块璧玉，赠送给水神，告诉水神说：

‘今年祖龙会死’（祖就是始，龙代表国君，祖龙死是暗示始皇将死的意思）。”使者问他为什么缘故？那人忽然不见了，已经留下璧玉离去了。

使者回朝，奉上这块璧玉，并将这件事情经过禀报秦始皇，秦始皇听了，沉默很久，然后说：“山鬼只不过能知一年当中发生的事而已。”于是命御府审察这块璧玉，奇怪的是，这块璧玉乃是始皇二十八年，出巡渡江时，不小心遗失沉落在江中的那块璧玉。又有一日始皇梦见和海神交战，朝中占梦博士说：“水神，人不可得见，大抵都以大鱼蛟龙这一类的形象应现。”于是下令入海搜捕巨鱼，用没有机括的弓箭，等候大鱼出现时发射，从琅玕至成山一带，都没发现大鱼出现，到达之罘的地方（今山东福山县东北境），射杀了一条大鱼。往西来到平原津时，始皇就病倒了，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到了七月就病崩在沙丘平台（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



商鞅

商鞅执政，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收司，谓相纠发，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不告奸者腰斩。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nú}（未利，谓工商也，懈怠不事事之人，即纠举而收其妻子，为官奴婢。）。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乱化之民。”尽迁之边城，民莫敢议令。孝公卒，太子立，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叹曰：“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昂而破魏师，内之秦，秦惠王车裂商君以殉，遂灭其家。（《商君列传》）

商鞅是战国时代卫国的庶公子，姓公孙，名鞅。因封于商（今陕西商州）所以称为商鞅，号称商君，爱好法家刑名之学，秦孝公任用为相，励行改革法律，修定新法。

商鞅执行政令，非常严苛，命百姓五家为一保，两保十家相连，互有纠察检举之责，一家有罪，九家共同举发，若不举发十家连带处罪。凡犯有外患内乱罪，隐藏不告发的，一概斩杀。百姓一家有两男以上，不分居的，加倍征收赋税；从事工商因懈怠以致贫穷的人，就收他妻子，充当官府奴婢。

新法刚开始公布施行时，秦国百姓议论纷纭，有



人说新政令不便民，有人说新政令便民，商鞅下令，一律拘押到官府斥责说：“法令既然公布实施，你们应当遵令奉行，说不便民是违抗政令，说便民是谄媚政令，都是扰乱民心，非法之徒，一概放逐到边疆去当戍卒。”百姓从此不敢议论政令。

太子驷，论变法的过失，商鞅处其罪于太子师傅，太傅公子虔劓鼻（割鼻刑罚）、太师公子贾黥面（刻面额以墨涂的肉刑），由于刑戮惨刻，贵戚大臣，及天下百姓多怀怨恨在心。

秦孝公去逝，群臣奉太子驷惠公即位，为报旧恨，下令拘捕商鞅，商鞅扮成卒隶，逃亡到函谷关下，天色将黑，投宿旅店，店主不知他是商鞅，向他索取身份凭证并对他说：“商君的法令凡是住宿客人，没有查验身份证件，不许收留，违犯的要连坐处罚，所以不敢留你”商鞅喟然感叹地说：“我设此法竟然自害己身”，只好星夜混出关门，逃到魏国，魏国怨恨商鞅过去诱骗魏公子昂，而攻破魏师，要囚掳以献秦国，商鞅只得逃返秦国，被拘，秦惠公一一举出他的罪过，命押出以五牛车裂惨刑处死，他的家族，也全被诛灭。

孙臆、庞涓

孙臆与庞涓俱学兵法。涓事魏为将军，自以能不及孙臆，乃召臆至，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不



见。齐使者如梁，臧阴见，说齐使，齐使窃载之归。田忌进于威王以为师。魏攻韩，韩告急于齐，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庞涓闻之，弃韩而归。孙子谓田忌曰：“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当因其势而利导之。”令人魏地为十万，明日为五万，又明日为三万。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亡者过半矣。”乃弃步军，与轻锐并行逐之。孙子度其暮当至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令善射者夹道而伏，曰“见火而发”。夜，涓果至树下，见书，举火读之，万弩俱发。涓自刎曰：“遂成竖子之名。”（《孙臧传》）

孙臧战国时齐国人，孙武后代，为人忠直，和魏国人庞涓，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出仕魏国为将军，因自己才能比不上孙臧，心怀嫉妒，设计使人召孙臧到魏国，设下阴谋，砍断孙臧两足，又刺他面额以墨涂染的肉刑。要使孙臧终身残废，永不得为人所用。

后来齐国使者到魏都大梁，孙臧暗中会见，齐国使者设法偷载回归齐国，当时齐将军田忌，久慕孙臧贤名，特推荐于齐威王，威王询问兵法，称赞其才能，于是任用他为军师。后来魏国命庞涓攻伐韩国，韩国告急于齐国，请求出兵相救，齐国派田忌为将军，孙臧为军师，领兵往救，用孙臧计策，直攻魏都



大梁，庞涓得知，便放弃攻韩，回师还救，孙臏对田忌说：“三晋（魏、赵、韩三国）的兵势，一向强悍勇猛，而轻视齐军，齐军号称怯懦，应当顺应时势而加利用，于是命齐军进入魏国境内，第一天安营留十万军灶，第二天减为五万军灶，第三天又减为三万军灶，涓行走三天，探知消息大喜说：“我原来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境地，三天之间，士卒逃亡，已过半数。”于是留下步军，在后徐行，率领精锐轻装疾行的军士，一日作两日兼程追逐齐军，孙臏推测，黄昏时分，庞涓必定走到马陵（今直隶大名府天城县东南）该地道路狭窄，在两山中间，地势险阻，可以埋伏士兵，于是劈砍一棵大树，露出树白写上：“庞涓死此树下。”令善射箭的兵士，两旁夹道埋伏，并吩咐道：“若见火光，一齐发射”庞涓率领魏兵果然于夜晚来到大树边，见有字迹，举火照读，忽然万箭齐发，箭如雨落，一时魏师大乱，死伤甚多，庞涓身负重伤，感叹地说：“我恨不杀孙臏，倒成就了那小子的名气。”就引剑自刎而死，齐军乘胜大破魏军。

白起

白起事秦，封武安君。与赵将赵括战，详败（详同佯）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兵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绝赵粮道，括自搏战，秦军射杀括，败卒四十万人，降。起曰：“赵卒反覆，恐为



乱。”乃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其后秦使他将攻赵，多失亡。欲白起代将，不肯行，固强，遂称病笃，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出咸阳西门，秦王赐之剑自裁。白起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白起列传》）

白起是战国时，秦国郿邑人，为秦将军，善于用兵，昭王时封武安君。有一次，和赵国将军赵括在长平交战，佯装战败退走。暗中埋伏两队奇兵，加以胁制。赵括不知，乘胜追至秦国壁垒，壁垒坚固拒守，不得攻入，而秦奇兵在后断绝赵军粮道，白起率轻骑攻击，赵军屡战失利。因而筑军垒坚守，以待救援，赵军绝食四十六日，人与人相食，赵括亲自出阵搏战，秦军射杀，赵括中箭而死，败兵四十万人投降，白起说：“赵国军卒，反覆无常，恐会作乱。”于是用诈骗手段，将四十万降兵，全皆坑杀，只遗下年少的二百四十人，回归赵国。这场长平战争，前后斩首俘虏多达四十五万人，赵国人心大为震骇。

后来秦王派别的将军攻伐赵国邯郸，屡战不利，秦王又想取用白起为将，白起推辞不受，秦王强迫命令，白起托称病笃，于是秦王大怒，贬谪白起为士伍，放逐于阴密，当他出咸阳西门，走到杜邮。应侯



范雎^{sūi}奏说：“白起迁贬，心中不服，口出怨言。”于是秦王遣使赐剑，命白起自杀，白起引剑自刭时，说：“我有何罪于天，而至如此下场？”思惟良久长叹说道：“我本来就该死，长平之战赵国投降兵士数十万人，我诈骗引诱全部坑杀，此罪足以当死。”于是自刎而死。

李斯

李斯，上蔡人，与韩非俱事荀卿^{xún}，而才不及非。斯入秦为客卿，及韩非使秦，秦王与语，大悦。李斯惧其宠，谮^{zèn}之下狱。非欲自陈，不得见，竟死。秦并天下，斯为丞相。始皇三十四年，斯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qíng}为城旦。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始皇不三年死。二世乃使赵高案治李斯谋反状，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然自负有功，实无反心，从狱中上书。赵高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遂具斯五刑，论腰斩。斯谓其子曰：“吾欲与汝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相哭，夷三族。（《李斯列传》）

李斯是战国时上蔡人（今河南省汝南县北），个性残虐忌刻，原和韩国公子韩非，同学于荀卿门下，但才学不及韩非。李斯当秦国客卿时，适值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和韩非谈论政事，对其才能大为赞赏，李斯



惟恐韩非得秦王宠用，心怀忌妒，便捏造罪状，陷害韩非入狱，韩非想要申辩，但被李斯制止，不得见秦王，李斯又派人暗中送毒药使韩非自杀，结果竟然死在狱中。

秦国并吞天下，任用李斯为丞相，到秦始皇三十四年时，李斯奏请秦王说：“天下藏有诗书百家语录的，一概下令烧毁除去，令下三十日，若不烧除，罚刺面涂墨，终身作伺守寇虏，建筑长城的苦役。若相对谈论诗书的，斩首于市，引古非今的，诛杀亲族，官吏见知不举发的与之同罪。”始皇许可他的建议，于是收缴诗书百家之语，以愚弄百姓，使天下不能有考古鉴今的典籍可凭。时过三年，始皇去逝，李斯和宦官赵高伪造始皇遗诏，杀始皇长子，立次子胡亥即位，是为二世，这时赵高忌恨李斯权势，诬告李斯谋反罪状，秦二世命赵高案治，李斯受笞打捶击千余次，不胜痛苦，只得诬服，但自负对朝廷有功，确实无谋反之心，从狱中上书自陈前功，请二世明察赦免，赵高将书弃置不奏并说：“囚犯那能上书。”于是判处李斯五刑罪，受腰斩于咸阳市。李斯临死，对其子说：“我想同你再像往日一样，牵着黄狗走出上蔡东门，追逐狡兔，已不可得了。”父子相抱痛哭，并诛灭三族。



汉吕后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乃囚戚夫人而召赵王。孝惠帝自挟与共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帝晨出射，赵王未起，太后使人持酖^{dān}饮之而死。遂断戚夫人足，去眼，辉耳^{yīn}，饮瘖药^{yīn}，使居厕中，命曰“人彘^{zhì}”。后吕后祓^{fú}还，过轺道^{zhī}，见物如苍犬。据吕后掖，忽弗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遂病掖伤，而崩。（《吕后本纪》）

吕后名雉，是汉高祖刘邦的正妃，个姓忌又残酷，生太子盈（孝惠帝）性情仁弱。汉高祖有宠妃戚姬夫人，生子如意封为赵王，聪敏过人，深得高祖欢心，因此高祖常想废太子立如意，但因大臣力争，不得实现。吕后忌恨不平，从此对戚姬母子，仇恨日深，常想将她母子置于死地，以泄其恨，只是碍于高祖，不能得逞。

高祖驾崩，吕后立刻施展报怨手段，先把戚夫人囚禁，然后下诏命赵王如意回京，孝惠帝知其母后要害如意，亲自迎接赵王入宫，两人同起居共饮食，吕后没有机会下手。

一天，孝惠帝早起出外打猎，赵王尚未起身，吕后得悉，即刻命人送酖酒，赐赵王饮下，赵王无法辞却，一饮而尽，当场毙命。赵王死，吕后已无后顾之忧，于是斩断戚夫人的手脚，挖去双眼，烧掉两耳，又给她饮药，把她掉入厕所里，叫她“人面猪”使她



求死不得惨不忍睹，并诏孝惠帝观看，孝惠帝惊骇大哭，从此病倒年余，不能起身，常叹息说：“如此残酷，非人所为。”从此不理朝政。

事隔几年，一次吕后前往参加除灾祭祀，回来途中，经过轺道（今陕西咸阳东北）见一怪物，状如苍狗，向吕后猛扑并咬伤她的右腋，忽然不见，回宫命卜官占卜说“赵王如意作祟”。从此腋下伤口日渐恶化，竟不治身死。

袁盎

袁盎^{àng}素不好晁错^{cháo}，两人未尝同堂语。吴楚反，错谓盎受吴金钱，专为蔽匿，请治盎。盎至上前对状，言吴反，以错故（错请削诸侯地），斩错谢吴，兵可罢。上竟杀错。盎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之。先是有从史盗盎侍儿，盎遇之如故。人告从史言：“君知汝与侍儿通。”乃亡归。盎追回，以侍儿赐之。适从史为司马守盎，乃以醇醪^{chún láo}饮士卒，醉而卧，司马夜引盎起，曰：“可去矣。吴王期以旦日斩君。”盎曰：“公何为者？”曰：“臣故盗君侍儿者。”盎惊谢曰：“公有亲，吾不可累公。”司马曰：“君去，臣亦亡。避吾亲，君何患？”乃以刀决张道出（张，音帐，军幕也。）。后盎家多怪，问占还，梁王使刺客遮杀盎安陵门外。（《袁盎传》）



袁盎字丝，汉朝楚人，个性刚直，有才干。汉文帝时名震朝廷，因数次直谏，触犯皇帝，被调任陇西都尉，后迁徙做吴相，吴王优厚相待。

晁错，汉朝颍川人，有才智，个性急直，处事严刻，文帝时为太常掌故，累迁太子家令，当时号称“智囊”。

袁盎平素就和晁错不相投和，两人向来不同堂共语。汉景帝即位时，晁错升为御史大夫，当时吴楚等七国诸侯，骄傲放纵，晁错深恐诸侯谋变，建议削弱诸侯封地，七国得悉，便以讨伐错为名，联合起兵反叛，景帝忧惧，召集大臣商讨对策，晁错奏说：“袁盎做吴相时，贪受吴王财物，专为吴王隐恶不奏，以致造成今日的反叛，请先治袁盎罪。”景帝召见袁盎，袁盎上奏辩说：“吴楚所以谋反，是因晁错建议削弱诸侯封地，离间皇室宗亲，请陛下斩晁错以谢诸侯，复还故地，吴、楚叛兵，必可罢退。”景帝竟听信袁盎的话，下令腰斩晁错于东市。

晁错死，景帝拜袁盎为太常出使吴地，宣告晁错已诛，复还诸侯原地，促使吴王罢兵。吴王不但不肯罢兵，竟要留住袁盎并任用他为将军，袁盎不肯，吴王震怒将要杀他。命一都尉率五百人围守袁盎，都尉部下司马，是袁盎做吴相时的从吏，这位从吏过去曾私通袁盎侍婢，袁盎知情，待他如故，有人告诉从吏说：“相国已知你和侍婢私恋。”从吏愧疚，便不告逃。



回家中，袁盎追他回来，即将侍婢赐给他完婚。今日为报往日厚德，想救盎一命，先以美酒，使士卒痛饮醉倒，当夜引袁盎起身，对盎说：“请大人赶快逃走，吴王明早就要杀您了。”袁盎问道：“你何人？为何救我？”司马说：“我是大人旧日部属，曾私通大人侍婢的从吏。”袁盎惊奇地称谢说：“我何幸今日能遇见故人，但你有家眷，我不可连累于你。”司马说：“大人离开后，我也逃亡他国，并已将亲眷藏匿别处，请大人不用担忧。”说罢即用刀割去军幕，指引道路让袁盎逃亡回京。

袁盎此行虽未完成任务逃回，仍得景帝信任，常召入宫商谈国事。景帝之弟梁王要求立为皇嗣，袁盎劝帝不可立弟以坏宗法制度，景帝准奏。从此梁王深恨袁盎，雇刺客待机行刺。后来袁盎家中闹鬼，常见错出现，昼夜不安，一次袁盎出去找星相家占卜，回来走到安陵门外，竟被梁王派来的刺客刺杀而死。

田蚡^{fén}

魏其侯窦婴，孝文后兄子也。武安侯田蚡，孝景后弟也。蚡未贵时，侍酒魏其，跪起如子侄。及贵幸，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为丞相，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魏其怒曰：“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势夺乎。”灌夫将军，时去官，居长安，与魏其如父子，相得甚欢，闻之，怒骂籍福。武安大怨



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武安取燕王女为夫人，诏列侯往贺，酒酣，武安为寿，坐皆避席，魏其为寿，独故人避席耳。灌夫使酒怒骂。武安劾夫骂座不敬，案其前事，捕诸灌氏，皆弃市。魏其锐身为救，曰：

“终不令灌仲孺独死。”上无意杀魏其，乃有蜚语闻上，以十二月晦，弃市。及春，武安病，专呼谢罪，使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竟死。

（《窦婴、田蚡、灌夫列传》，参《汉书》）

武安侯田蚡，汉朝长陵人（今陕西省咸阳县），是孝景后的胞弟，有口才，善阿谀，是个势利小人。武帝即位时，封为武安侯，曾任太尉及丞相。每次奏事，多称合帝意，权重一时。

魏其侯窦婴，汉朝观津人（今河北省武邑县），字王孙，是孝文后的侄儿，汉景帝的表兄，尊崇儒术，为人慷慨正直，景帝在位时，做詹事官，掌皇后太子家务。吴楚等七国造反，曾拜为大将军，七国平定，受封魏其侯，权势显扬朝野，天下游士多来归从。

田蚡未得志时，曾对魏其侯，屈身奉承，像子侄辈般尊敬。景帝驾崩，太子武帝即位，田蚡得孝景后提拔，日渐贵幸，升为丞相。而窦婴因排斥道教罢官，从此就失权势。人情冷暖，天下趋势利者，都疏远魏其侯，归附武安侯。田蚡仗势，益加骄傲奢侈，接受四方贿赂，壮丽居室，广置田园，盛气凌人。有一次命籍福向魏其侯要求献出城南田地，魏其侯大怒



道：“老仆虽然见弃，将军虽然贵幸，难道就可仗势夺我田地吗？”这时有灌夫将军，字仲孺，颍阴人（今河南省许昌县），为人刚直，是位不畏权势的血性汉子，已辞官，居住长安，与魏其侯意志相投，情同父子，听到消息，大抱不平，怒骂籍福。武安侯得知，从此怀恨灌夫和魏其侯。

武帝元光四年武安侯娶燕王女为夫人，孝景后诏谕宗室列侯前往祝贺，灌夫和魏其侯也参列酒席，酒宴中，武安侯举杯为宾客敬酒，在坐宾客都避席再拜。魏其侯也举杯为大家敬酒，只有少数故人避席而已。灌夫看这光景，心中不服，怒火中烧，便借酒纵性，辱骂同坐，武安侯大怒，当场系缚灌夫，告他在丞相府中，当众骂坐罪状，并弹劾灌夫过去旧案，大捕灌氏宗族，判处死刑。

魏其侯为救灌夫，奋不顾身说：“我决不能令灌仲孺独死，而我独自苟活。”于是上书极力陈述灌夫酒醉失言，不宜判处死罪，武帝本来无意杀魏其侯，武安侯想尽办法，制造谣言，诬告魏其侯矫先帝遗诏，及毁谤朝廷罪状，武帝大怒命有司案治，结果被判死罪，于十二月末斩首处死。

次年春天武安侯忽然病倒，全身像被打击一般，疼痛难忍，病中自言自语，不断呼叫谢罪，家人使能视鬼者来看，见魏其侯和灌夫两鬼守住田蚡，鞭笞索命，群医束手，竟不治身死。



李广

李广，善射，有才气，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之，不入境。广之军吏、士卒，或封侯，而广不得爵。尝语望气王朔曰：“岂吾相不当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有所恨乎？”广曰：“我尝诱降羌八百余人，^{qiǎng}诈而杀之，至今大恨。”朔曰：“祸莫大乎杀已降，此将军所以不得封侯也。”后因失道，自刭。^{jǐng}至孙陵降单于，汉族陵母妻子。又广尝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射之，中石，没镞，^{zú}视之，石也。更射之，终不能入。（《李广列传》）

李广汉朝成纪人（今甘肃省天水县），才气过人，胳膊长，善射箭。景帝即位时，提升为将军，曾经与匈奴交战七十多次，每次制敌先机，匈奴称他为“飞将军”。武帝在位时派李广镇守右北平，匈奴听说李广来了，都畏惧得相率逃避，多年不敢侵入境内。

李广曾经出猎，看见草中一块大石，误以为虎，随即张弓射箭，正中大石，近前一看，箭头深没石中，心中十分惊奇，何以竟有如此功力，于是对准石头，引箭再射，可是终究不能射入。

然而李广一生命运不济，他的部吏得机会封侯者不少，而李广始终不得侯爵。他曾询问相命专家王朔说：“难道我的相貌不配封侯吗？或是命中注定不该受爵？”王朔说：“将军自当省察，平生是否作过愧



对良心的恨事？”李广说：“过去我镇守陇西时，羌人造反，我曾使用诈术，诱羌兵八百多人投降，加以坑杀，至今追悔不及，感到终身引恨。”王朔说：“最大的罪咎，莫过于使用诈术，最大的灾祸，莫过于杀害已降，这就是将军平生不得封侯的原因了。”

后来匈奴犯境，武帝命大将军卫青领军出击匈奴，李广自愿奏请随军出征，卫青因广年老，于军不利，不令他居前军，对当单于，而命他出东道围攻，结果因不熟地理，迷失道路，使单于遁走，大将军卫青责怪李广，要上奏朝廷，广回到幕府，对部属说：“我从弱冠与匈奴七十余战，今幸有机对战单于，不料大将军却调遣广部绕出东道，迷失道路，这岂非天意，广已六十多岁，无功老将，何颜面对有司审判？”说罢，引剑自刎而死。李广一生为人清廉，爱护部属。每得赏赐就和士卒共享，为官四十多年，死后家无余产。生平治军宽简，带领军队，遇到粮运缺绝时，发现水源，士卒不尽饮，李广不近水边，士卒不尽吃饱，李广决不先食，因此士卒，都乐于追随，听命效忠。见李广死，部属全军恸哭，百姓不论老少，听到消息，也都叹息流涕。

李广有三子，其中两子先广而死，三子为报父仇，偷击卫青未遂，后被霍去病射杀身死。李广孙李陵也善射，爱士卒，领兵深入匈奴，兵尽粮绝而降匈奴，武帝得知，将李陵母亲妻子全家斩首处死。李广



家声，从此不振。

《前汉书》

江充

江充拜绣衣使者。逢太子家使乘车马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谢，令勿以上闻。充不听，遂白奏。上疾病，充恐晏驾^{yàn}后，为太子所诛，因奏上疾祟^{sù}在巫蛊^{gǔ}，将胡巫掘地捕蛊，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死者数万人。充言宫中有蛊气，遂掘太子宫，得桐木人（充使胡巫埋者）。太子惧不能明，收充斩之。皇后、太子皆自杀。后武帝知充诈，夷三族。（《江充传》）

江充是汉朝赵国邯郸^{hán dān}人，字次倩^{qiān}，本名齐，有辩才，为人骄傲自恣，为求名利，不择手段。赵王爱其才，待为上客。后因事得罪于赵太子，逃入京都，改名江充。汉武帝见他相貌奇伟，辩才如流，任用他为绣衣直指官，主治大狱，督三辅盗贼，常举发近臣贵戚罪状，深得武帝宠信，从此骄横名声，震动京师。

有一次，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被江充扣住，太子使人前往说情，并请江充勿将此事上奏，江充不听，于是上奏武帝，从此与太子有了嫌隙。

武帝晚年深信巫术，有一次身患重病，江充深恐武帝驾崩，会遭太子所诛，便想乘机先灭太子，以除



后患。于是上奏武帝道：“陛下疾病，乃是巫蛊作祟，必定有人暗中用巫蛊祝诅陛下所致。”武帝疑心生暗鬼，夜梦数千木人持杖击头，如是信以为真。就命江充，担任治巫使者，江充藉机大作威福，使胡巫掘地寻捕巫蛊，烧热铁钳，苦刑逼迫招供，人民受刑，展转互相诬告，造成史上大冤狱，以致冤死者数万人。充又奏宫中有蛊气冲天，帝命他清理后宫，充暗中先使胡巫于太子宫埋蛊，然后掘太子宫，获得数千桐木人，太子恐惧，不能自明，于是矫诏要斩江充，事败，皇后太子都畏罪自杀。后来有朝臣上书为太子洗雪冤情，武帝察知江充埋蛊的奸诈，下令诛杀江充三族。

苏武

苏武持节，送匈奴使归。单于欲降之，武引佩刀自刺，气绝半日，始息。乃幽武置大窖中，绝^{jiào}不饮食。天雨雪，武啮^{niè}雪与旃^{zhān}毛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dī}，羝乳乃得归（羝^{mǔ}，牡羊也）。廩^{lǐn}食不至，掘野鼠聚草实而食之（取鼠所聚草实而食也）。积五六年，单于弟弋射海上，爱之，给其衣食。三年，李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说其降。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饮，效死于前。”陵叹曰：“嗟乎！义士，陵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jīn}。昭帝即位，匈奴与



汉和亲，汉使乃诈言天子射得雁，足有系帛，言武在某泽中，以让单于。单于惊谢，乃归武。留匈奴凡十九年，归拜典属国，赐钱二百万，田二顷，宅一区。宣帝赐爵关内侯，所得赏赐，尽施昆弟故人，家不余财。年八十余卒。（《苏武传》）

苏武是汉朝杜陵人（今陕西长安县东南）字子卿。武帝时，以中郎将身份，持符节出使匈奴，不料单于竟以威力逼他投降，苏武不肯屈服。又派汉降臣卫律以“荣华富贵”诱武投降，苏武说：“屈节辱命，有何面目回大汉国土。”说罢，引出佩刀自刺，卫律急忙上前阻止不及，武气绝很久，才醒过来。单于赏识他这种志节，更想收揽他，但终不答应，于是将武幽禁在地窖中，不给饮食，天冷下雪苏武又饥又渴，吞咽雪块和节上的旃毛，以充饥渴，经过数日不死，匈奴惊奇以为神，于是迁武到冰天雪地无人烟的北海上牧羊，要他等待雄羊产乳才让他回国，不给食物，苏武饿时，便挖掘野鼠所聚的野草和果实充饥，在此艰难困苦的境遇下，度过五、六年。

有一次单于弟弟到北海打猎，发现苏武志节高尚，深为敬爱同情，送他衣服饮食。

又经三年，单于又命李陵到北海为武设酒席歌乐，和武畅饮并劝他说：“足下虚心要等待回归汉土，毕竟不可得，只有在此无人之地，空自挨受苦难而已，你一片忠义，谁能看到？”苏武说：“我父子对



朝廷，无功无德，而蒙皇上成就，位列将爵通侯，此生常愿肝脑涂地报效，如今既得机会杀身报答，实在甘心乐意，为人臣事奉国君，犹如人子事父，子为父死，毫无所恨，愿勿再说了。”李陵与苏武欢饮数日，又劝苏武说：“但愿子卿听陵所劝。”苏武说：“我自分已死甚久，假若必定要我投降，就请结束今日的欢宴，让我效死于当前。”李陵见武至诚坚决，喟然感叹地说：“唉！义士，陵的罪过真是上通于天了。”说罢，泪下沾襟，与苏武诀别而去。

后来李陵又到北海上，告诉苏武说武帝已经驾崩，苏武得知消息，面向南方，悲痛号哭以致呕血，约有数月。

到了昭帝即位时，匈奴与汉和亲，汉使假托说：“汉天子在林中射得一只雁，足上系有帛布书写‘苏武被困在某泽中’请予放回。”单于惊奇承认，于是放归苏武。

苏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回国后，授官典属国，赐钱二百万，田地二顷，住宅一区，到了宣帝即位时，又赐爵关内侯，苏武将所得赏赐，全部施送兄弟老友，家中不留余财，享年八十余岁才安然去世。

息夫躬

息夫躬，与哀帝^{wò}父傅晏相友善，时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hù}山石转立，东平王云与



后祠之。息夫躬告之。时哀帝被疾，下有司案验，云自杀，后弃市。躬封宜陵侯，后免官就国，寄居丘亭（丘，空也），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夜披发向北斗，持桑枝匕祝盗。人上书，言躬诅上。逮躬系狱。躬仰天大呼，血从鼻耳出而死。（《息夫躬传》，及《东平王传》）

息夫躬汉朝河内人，号子微，口才伶俐，为人奸险，求取名利，不择手段。

躬与汉哀帝皇后父亲孔乡侯傅晏，交往甚密，又结识朝中权贵，想藉机会谋求高位。

当时无盐地方，有座危山，土自地下涌起，盖覆绿草，形成驰道状态。附近瓠山又崩裂，山石转侧起立。东平王刘云及其后伍谒，常到该处祭祀，祈求平安。息夫躬为求封侯诬奏道：“无盐东平王及其后，因危山瓠山地形变化，以为天示奇迹，日夜祭祷，诅咒陛下早崩，妄想求为天子，将来恐有谋变，祈陛下垂察！”当时哀帝刚即帝位，体弱多病，权位不稳，心中本有疑虑，见息夫躬奏章，信以为真，于是下令有司追查治罪。刘云不能自白，自杀身死，东平王后被斩于市。哀帝以息夫躬对朝廷有功，封为宜陵侯，从此得帝宠幸。

后来息夫躬又奏：“天象灾异屡见，主有兵乱，天下恐有非常的变动，请陛下派遣大将军，出使边地，斩一郡守，以立君威，镇服四方，消灭祸乱于无



形。”丞相王嘉极力谏止，不听。于是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出使边地，恰巧当天日蚀，大地昏暗，朝臣认为激怒天意，纷纷谏止，哀帝才收回成命。从此息夫躬渐渐失势，丞相、御史又揭穿息夫躬诬害忠良，贻误朝廷，种种罪证，哀帝大怒，下诏免官削职，遣返京都。

息夫躬罢官后，没有舍宅，寄居空亭，盗贼以为侯家必然富有，常在夜里，隐藏附近，伺机抢劫，息夫躬恐惧，每夜披发立亭中，面向北斗，手持桑枝匕首，诅咒盗贼。有人上书控告“躬免官怀恨，每夜持匕诅咒，祈求上苍降灾天子。”哀帝大怒，下诏逮捕息夫躬入狱。

呜乎！谁知息夫躬当年枉害东平王，不料今日自己也含冤叫屈，无法自白。

一日，躬仰天大呼，僵倒在地，好像怨鬼扼住咽喉，血从鼻耳流出，吐舌瞪眼而死，他母亲也被斩于市，家属被放逐合浦（今广东合浦县）。

朱买臣妻

朱买臣，家贫，好读书。尝艾薪樵卖，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ǒu，讴也）道中，买臣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



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之去。后买臣诣阙上书，拜会稽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及送迎车百余乘，见其故妻与夫治道，令后车载之，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悉召故人与饮食，诸常有恩者，皆报复焉。（《朱买臣传》）

朱买臣是汉朝会稽人（即今江苏省吴县），字翁子。家境贫穷，爱好读书，家无产业，靠砍柴卖薪度日。

每次上山打柴，担负城市时，总是一路上，边走边读，妻子也帮忙挑负随行，可是不学无识，尤其对于丈夫的好学，不但不予鼓励，反而引以为耻，时常阻止买臣不要在道中，高声歌诵朗读。

有一次，买臣正咏读得兴味盈然时，其妻不胜其烦，便大声喝斥，买臣不加理会，更高声朗吟，其妻大发雷霆，放下担子骂道：“够了，够了，我一辈子跟你挨饿受罪，永无出头之日，还要沾受这分羞辱，我再也忍受不了，我已下定决心，今天非跟你离婚不可，不愿再受罪了。”说罢，气呼呼地转身就走。买臣拦住她笑着劝她说：“我五十岁当富贵，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你跟着我受苦半辈子，何妨再忍耐些时，等我做了官，必当好好补偿你的苦功。”妻子愤怒地说：“像你这付穷酸相，终日只知哼唱，妻子都养不了，还谈什么荣华富贵，你终究要饿死在沟中，自己不知耻，还梦话连篇，妄想作官，真不怕让人笑掉了牙齿？”买臣好言挽留不听，只好让她离去，不



久便改嫁给一个农夫。

买臣自从被妻遗弃后，形单影只，无人管束，仍然打柴负薪，独自歌读，行于道中。第二年买臣获得机会到京都，由于朝中大臣严助的推荐，武帝召见，对答如流，义正辞达，深得武帝赏识，授官中大夫，后来拜为会稽太守，还乡就任。

郡吏征集民夫，清除道路，迎接新任太守，郡吏部属以及送迎车辆，多达百余乘，其故妻望见买臣衣锦还乡，坐在车上，神气十足，不禁悲感交集。买臣偶然发现了故妻和她改嫁的丈夫在清道夫队中，即命后车将她夫妇载回太守官舍，安置于后花园中，供给饮食，居住一个多月，买臣故妻终竟羞愤自杀而死。买臣赐钱给她后夫为她安葬。

至于往日老友皆召来畅饮，凡对他有旧恩的，都一一报答。

霍光

霍光，为大将军，威震海内。妻显私使乳医行毒，弑许后。光薨^{hōng}，子禹嗣侯。显梦大将军谓曰：“知捕儿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与人相触^{xiāo}，鸛鸣殿前树上，第门自坏^{huāi}。禹梦车骑声正驩^{huān}来捕禹，举家忧愁。谋废立。事发，禹腰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连坐诛者数千家。（《霍光传》）

霍光汉朝平阳人，字子孟，是骠骑将军霍去病



的异母弟。武帝时，为奉常都尉，亲侍皇帝，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资质端正，为人沉静详审，深得武帝亲信。

武帝崩，受遗诏辅少主昭帝即位，授大司马大将军官职，封博陆侯。昭帝年幼，一切军政决策，全出自霍光，昭帝待他如父，权威震服海内。

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贺，因荒淫无道，不久被废，霍光又迎立武帝曾孙病已即位，是为宣帝，一切朝政仍由光策划，然后上奏天子。第二年受帝恩赏，从此位极人臣，富甲天下，然霍光每朝见天子皆敛容谦恭，毫无骄矜神态，秉政二十年，国泰民安，四夷宾服。但权倾内外，党亲满朝，屡行废立，威震人主，难免使人主畏惧，吏民妒怨。

但是霍光夫人显，为人却贪妒成性，欲使小女成君为后，仗恃霍光权势，暗中指使御医淳于衍毒杀许后，再行劝霍光奏请宣帝纳成君为后，许后崩，御医淳于衍下狱，宣帝追究主凶，显恐事机泄露，将实情告光，光大惊，欲举发其妻罪行，因念夫妇情深，不忍上奏，竟忘大义灭亲之义，奏请宣帝勿究治御医罪。

后来霍光去世，宣帝亲临丧礼，怀念霍光功绩，以其子霍禹继承侯位，光兄去病之孙霍云、霍山皆为列侯。霍夫人显及霍氏子孙，却家政不修，骄傲奢侈，放纵享受，生活糜烂，此时宣帝亲政，霍氏政敌当朝，有人泄露显弑许后事，宣帝闻知，收取霍氏兵



权，逐步削减霍氏势力，霍氏渐生怨恨之心。

有一天，夫人显梦见大将军霍光对她说：“你知道儿子要被逮捕否？”说罢，随即被捕。家宅内老鼠暴乱，常与人撞触，殿前树上，鸮鸟鸣叫，声音凄惨恐怖，大门无故自坏，全家惊怪，霍禹又梦见车骑追捕甚急，全家忧虑不安，于是霍山建议谋划反叛，不久事机败露，霍云、霍山自杀，霍禹被捕，腰斩于市，显及霍氏女眷兄弟皆弃市，霍后成君，废处昭台宫，霍氏亲族连坐诛杀者数十家，惨遭灭族大祸。

于定国父

于定国父，为狱吏，决狱平，罗文法者，皆不恨。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吾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彼，奈何？”遂自经死。姑女告妇杀母，捕孝妇验治，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自祭孝妇冢，表其墓，天立大雨，岁熟。郡中以此大重于公。其门闾坏，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门闾，令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子孙必有兴者。”子定国为廷尉，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后为丞相，七十余薨，谥安侯。子永，以孝闻，仕至御史大夫，封侯



传世云。（颜光衷曰：“高门待封，似觉浅薄，然为劝善者之铁证。”则公之此言，教化后世，其利正溥也。）（《于定国传》）

于定国父就是于公，汉朝郯人（今山东省郯城县），是宣帝时丞相于定国的父亲，为县衙掌理狱讼的官吏，判断狱讼公平允当，被判的人，莫不心服口服，毫无怨恨。

东海有孝妇名周青，年少守寡，没有儿子，事奉婆婆恭敬孝顺，婆婆劝她改嫁，孝妇始终不肯，婆婆曾对邻居说：“我的媳妇事奉我孝顺勤苦，可怜她无子守寡，为了我耽误终身幸福，我年老了，长久拖累于她，心中实在不忍，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自杀而死，其女不明实情，诬告孝妇，杀死其母，太守逮捕孝妇严加拷打审问，孝妇不堪重刑，被迫含冤认罪，狱案已成文书具备，送到官府，于公据理为孝妇昭雪，太守不听，于公极力争论不能得，于是抱着已成的狱案文书，痛哭于官府上。太守不理，竟然判处孝妇死刑。

孝妇死后，东海郡内，枯旱三年不雨，五谷不熟。后来新任太守到任，询问原故，于公又为孝妇洗雪冤情，太守占卜得知原故，于是亲自祭祀孝妇坟墓，并作表颂扬立碑于墓，天立时大雨，当年东海郡，便得丰收。

郡中由于此事，更加敬重于公。后来于公闾门坏



了，父老共同要为他修理，于公说：“门闾可做高大些，使能容驷马高盖车进入，我治理狱讼多阴德，未曾冤枉于人，将来子孙必有昌盛显贵者。”其子于定国为廷尉官掌刑辟，治狱亦小心谨慎，以公平宽恕著称当世。当时朝野赞叹称颂说：“张释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定国为廷尉，百姓自以为不冤。”

后来宣帝任用于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享年七十余岁善终，追封为安侯，其子于永，以孝传闻于当世，官至御史大夫，数代封侯传诵于世。

丙吉

丙吉，治巫蛊狱。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知无辜，择谨厚女保养之。后元二年，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诏系狱者无轻重皆杀之。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他人无辜死，犹不可，况亲曾孙乎？”使者还奏，武帝亦寤，因赦天下。宣帝即位，吉绝口不道前事。有宫婢自陈阿保之功，辞引丙吉知状，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封为博阳侯。吉疾病，上忧其不起。夏侯胜曰：“臣闻有阴德者，必飨^{xiǎng}其乐，以及子孙。今吉未获报，非死疾也。”后果愈。代魏相为丞相，子孙嗣侯，至王莽时乃绝。（《丙吉传》）

丙吉汉朝鲁国人，字少卿，为人厚道，待人掩过扬善，己有功善从不夸耀。为鲁狱吏升为廷尉，武帝



晚年，江充以巫蛊事诬陷太子据，太子男女妻妾皆连坐受害。当时宣帝（名病已，太子之孙，号皇曾孙）出生数月，也因太子事，连坐囚系狱中。丙吉奉诏治巫蛊狱，心知太子受冤枉，怜悯皇曾孙无辜系狱，特选派谨慎忠厚女子，保护养育，丙吉每天再再来狱探望。

武帝后元二年，望气家观望星相云气奏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闻之，下诏凡囚拘狱中犯人，无论轻重罪状，一概格杀，使者夜间抵达，丙吉闭门拒绝使者不纳并说：“别人无辜处死尚且不可，何况皇上亲曾孙呢？”使者不得入，还奏皇上，武帝闻言醒悟，因而赦免天下。皇曾孙（后为宣帝）被赦免后，丙吉闻知故太子妃史良娣^{di}外家，有母贞君及兄恭，便载皇曾孙托付史氏教养。

到了昌邑王被废，朝廷议立新帝，尚未决定时，丙吉建议霍光说：“当今社稷宗庙，天下群生之命，全在将军之举，皇曾孙病已在宫妃外家，已十九年，博通经术，才能优异，仁慈爱人，行为安详而节和，可以嗣孝昭皇帝之后，愿将军详大义，决定大策。”霍光听许，于是迎立皇曾孙病已即位，是为宣帝。

宣帝即位后，丙吉绝口不说前恩，后来有宫婢自说保育之功，言辞中牵引到廷尉丙吉知道内情状况，宣帝亲自见问丙吉，然后才知丙吉有旧恩，宣帝对他这种不居功的德行，大为称叹，于是封为博阳侯。

丙吉临当封侯时，忽然害病，宣帝深虑丙吉一



病不起，夏侯胜深明善恶吉凶，洪范五行奏说：“臣闻有阴德者，必享福乐以及于子孙，如今丙吉未获善报，定非不治之疾，请陛下宽心。”不久丙吉果然痊愈，受封博阳侯，代魏相为丞相，世称贤相，死后追加封号为“定”，子孙继承侯位，直至王莽篡汉时才绝。

文翁

文翁，为蜀郡太守，仁爱，好教化。见蜀有蛮夷风，乃选小吏有才者，诣京受业，数岁成就归，以为右职。后有至郡守、刺史者。修学宫于成都，招子弟入学，常选学宫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行县，选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民见而荣之，争欲为学宫子弟。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终于蜀，民为立祠，岁时祭祀不绝。至今蜀好义雅，文翁之化也。（《文翁传》）

文翁汉朝舒县人（今安徽省庐江县），少年好学，精通春秋。景帝末年，任用为蜀郡太守（今四川省中部）。仁慈爱民，崇尚教化，见蜀郡人民有夷狄蛮横习俗，于是选派有才智的小吏，到京都从师受业，数年后学业成就回归蜀郡，便以高职任用，后来有的升为郡守，也有官至刺史者。

文翁在成都，修建学宫，招收子弟入学攻读，常选品学优异学宫童子，使在旁侧训练办事。每次出行



巡视县内各地，都选派通明经术，行为庄敬谨慎者，随行左右，使传达教令，百姓见了都引为荣幸，争相入学宫进修，要当学宫子弟，由此蜀郡文风大化，各地闻风宗仰。凡是由蜀地到京都来求学者，犹如来自齐鲁（孔孟降生之地）一般，受人敬仰，另眼相待。

文翁在蜀郡逝世后，人民感念他的德教，为他立祠供奉，逢年过节祭祀不绝，直到于今，蜀地人爱好文雅，乃是受文翁教化影响所致。

《后汉书》

刘宽

刘宽，华阴人。有失牛者，就宽车认之，宽下驾，步归。有顷，失牛者得牛，送还。谢曰：“惭负长者，随所刑罪。”宽曰：“物有相类，事容脱误，幸劳见归，何为谢之？”州里服其不校。典历三郡，温仁多恕，吏人有过，但以蒲鞭示辱。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异或见，引躬自责。见父老慰以农田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日有所化。夫人欲试宽令恚，伺当朝会，装严讫，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宽曰：“羹烂汝手乎？”封遂乡侯。子松，官宗正。（《刘宽传》）

刘宽东汉华阴人，字文饶。为人有德量，涵养深厚。有一次，乘牛车外出，遇见有人遗失牛，找上



刘宽的牛车来辨认，刘宽默不言，随即下车徒步回家。经过片刻，失牛人找到了自己的牛，亲自送还刘宽并叩头谢罪说：“我很羞惭，愧对长者，愿任随长者处罪。”刘宽和言悦色地说：“世间相类之物，容易认错，幸劳你送回来，这有什么好谢罪的呢？”邻里都佩服称赞他这种不与人计较的德量。

汉桓帝时，征召刘宽授官尚书令，又升为南阳太守，推举掌理三郡。刘宽办理政事，仁厚宽恕，属下官吏有了过错，只以薄鞭轻罚，以示耻辱而已。推行政事有功，皆让给属下，灾殃变异出现，便引咎负责。见了父老，慰问乡里及农田之事，对少年勉励他们善事兄长，百姓感念他的德政，渐渐深受感化。

刘宽性情温良，从未发过脾气，即使在急迫匆忙时，也未曾见他容色严厉，言辞急迫。夫人也感到奇异，为了试探刘宽的度量，想激他忿怒。有一次正当刘宽要赴朝会，衣冠装束整齐时，夫人命侍婢奉肉羹进入，故意翻倒沾污了刘宽的朝服，刘宽神色不变，仍然和祥关心地慰问侍婢说：“肉羹是否烫伤了你的手？”他的宽宏度量，竟然到此程度，海内闻风都尊称他为宽厚长者。

到了汉灵帝时，刘宽官至光禄勋，封为逵乡侯，其子刘松官为宗正（管宗籍）。



薛包—孝悌善报

薛包，笃行至孝。父娶后妻，分包出之，包号泣不去，至被杖，乃庐于舍外。旦入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昏晨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父母歿，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顿废也）曰：“吾少时所理，意所恋也。”器物取其朽败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拜侍中，称疾不起。有诏赐告归，加礼焉。年八十余终。

（《刘平传序》）

薛包后汉人，为人敦厚，事亲至孝。不幸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再娶后妻，后母心怀偏私，不愿与薛包同住，要他迁出，薛包伤心痛哭，不忍离去，以至遭受父母杖打，薛包不得已于是只好顺从父母心意，在屋外搭茅屋独居，每天早晨照常入内洒扫。父亲愤怒未消，又驱逐他，于是薛包就到里门另搭茅屋居住，心中毫无嫌怨，每天早晨仍然回家请安，夜晚为父母安铺床席，倍加谨慎孝敬，委婉事奉，从不间断，希望能得父母欢心。经过年余，父母惭愧，回心转意，于是让薛包回家居住，从此全家和乐相处，共享天伦之乐。

父母去世以后，其弟要求分析财产，各自生活，薛包劝止不了，便将家产平分，年老奴婢都归自己，



他说：“年老奴婢和我共事年久，你不能使唤。”田园庐舍荒凉顿废的，分给自己，说道：“这是我少年时代所经营整理的，心中系念不舍。”衣服家具，自己挑拣破旧的，并说：“这些是我平素穿着食用过的，比较适合我的身口。”兄弟分居以后，其弟不善经营，生活又奢侈浪费，数次将财产耗费破败。薛包关切开导，又屡次分自己所有，济助其弟。薛包如此孝亲爱弟的德行，早已传遍远近，后来被荐举任用为侍中，为人主亲信官职。

直到薛包年老因病不起，皇上下诏赐准告老辞归，更受尊礼，享年八十余岁善终。

姜肱^{gōng}

姜肱，与弟仲海、季江，俱以孝闻，友爱天至。肱博通五经，士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诸公辟命皆不就。尝与季江谒郡，夜遇盗，欲杀之，兄弟争死，贼两释焉，但掠衣资。至郡，见肱无衣，问其故，肱托以他词，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叩头谢罪，还所掠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肱后与徐穉^{zhì}俱征不至。桓帝使画工图其形状，肱以被韬面，言感疾，不欲风，工竟不得见之。再以元纁^{xūn}聘，不就。诏至门，遂羸服^{léi}窜青州界，卖卜给食，历年乃还。年七十余终于家。（《姜肱传》）

姜肱东汉广戚人，字伯淮，与其弟仲海、季江，



都以事亲至孝，传闻天下。兄弟互相友爱，至性流露。姜肱学术广博，不但通达五经，而且晓达星命相术。四方学士闻风远来求学于门下者，多达三千余人，许多王侯公卿召请他为官，一概婉辞，不愿就任。

有一次，与弟季江，同往拜见郡守，夜晚路遇盗贼拦路抢劫，要杀他性命，兄弟两人争相愿意一死，恳求保全自己兄弟一命，真诚友爱之天性，不觉深深感动了盗贼，于是释放了兄弟俩的性命，只夺取衣服和所带银两而去。到达县衙，郡守见姜肱身无外衣，询问原故，姜肱假托其他言词答覆，始终不说盗贼之事，盗贼得知，感动悔悟，专诚来向姜肱叩头谢罪，送还所夺的衣物，姜肱不受，特备酒食慰劳一番，并将衣物赠送盗贼。盗贼深受感化。从此痛改前非，安分守法。

姜肱志向高洁，后来与南昌高士徐，屡次受朝廷征召为官，皆托辞不去。汉桓帝命画师图绘姜肱形相，姜肱以被盖面，托说感染疾病怕风，不能露面，画师竟不得见面。

后来朝廷再以首功高爵聘请，姜肱不愿就任，征召诏书到达门口，姜肱终竟露体改装逃走，隐匿在青州地界，以算卜为生。经过多年，才回老家，享年七十余岁，寿终在家。



廉范

廉范，受业于薛汉。陇西太守邓融，备礼谒范为功曹。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亨谴难解，乃托病去。融恨之。范至洛阳，变姓名，为狱卒。融下狱，范侍左右，尽心勤劳，融怪其貌类范，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呵之曰：“君瞽乱耶？”融系出，困病，范随而养视。及死，竟不言。身自送丧，致南阳。葬毕，乃去。薛汉坐楚王事诛，故人门生莫敢视，范收敛之，吏以闻，显宗大怒，召范入责，范曰：“臣愚戆，以为汉等已诛，不胜师生之情。”帝贯之，由是显名。举茂才，数月迁云中太守。（《廉范传》）

廉范东汉杜陵人（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字叔度，为人厚德，行孝重义，受业于薛汉门下。汉明帝永平初年陇西太守邓融，赏识他的才德，备礼请廉范到郡衙当功曹史（主管选署功劳）。恰在此时邓融有失职事件，被州牧所举发，廉范知道邓融之罪，无法脱解，于是托病请求离去，由此邓融对他深为恨怨。

廉范离开郡衙后，便到洛阳，变更姓名，屈身谋求充当一名廷尉狱卒，这时，邓融果然被判罪下狱，廉范便在狱中左右服侍，尽心勤劳，以报邓融知己之情，邓融发觉他的相貌很像廉范，但不敢确认，于是问道：“你怎么很像我以前的属下功曹史呢？”廉范呵斥说：“你困厄狱中莫非老眼昏乱了。”自此以后，



就不再说别的了，后来邓融刑满出狱，困苦生病，廉范仍然跟随身边孝养侍奉，直到邓融去世，廉范终究不表露自己的身份，亲自尽礼送丧，到南阳安葬完毕，而后离去。

廉范的受业师薛汉因楚王谋反事件牵连被杀，亲朋学生，都不敢前来探视，唯有廉范却冒死前来收尸安葬。汉显宗闻知大怒，召廉范入朝，痛加斥责，廉范说：“臣愚鲁急直，以为薛汉等已被诛杀，实因不忍师生之情而来收尸安葬。”皇上闻言感动，于是赦免其罪，从此廉范的名望显扬天下，不久被荐举为秀才，数月后又升为云中太守，后又官为蜀郡太守，为官勤政爱民，人民安居乐业，深得百姓敬仰。

积德昌后

袁安，初为功曹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案行，见人皆扫雪，至安门无行路。除雪入，见安僵卧，问何不出，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孝廉。后为楚郡太守。楚王英谋逆，连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先往按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者，法与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之，不以相及。”遂分别具奏。帝感悟，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安至司徒薨。初安父没，母使安访葬地，道逢三书生，指一处



云：“葬此，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遂葬其所。故累世隆盛。子京、敞，司空；京子汤，太尉；汤子逢，司空；隗^{kui}，太傅。（《袁安传》）

袁安东汉汝阳人（今河南省商水县西北）字邵公，为人谨严持重，有才德，尚未显达时，当功曹史。有一次，洛阳下大雪，地面积雪丈余，洛阳县令亲自出来巡视，见家家户户都扫雪外出求食，但巡行到袁安门前，却无通路，命人除雪入内，见袁安僵卧在床，县令问他为何不出门求食，袁安回答道：“天下大雪，人人都饥饿，不应干求于人。”县令赏识他的才德，于是荐举他为孝廉。

后来袁安升为楚郡太守，恰当楚王英谋反事件被牵连入罪者，多达数千人，显宗大怒，而官吏检举更紧，由此遭受胁迫而含冤认罪，被判死刑者甚多。袁安到郡后，先往狱中按察，清理出许多无实据罪证者，条条列出，掌校理的府丞，和掌理文籍的掾吏，都叩头争论，以为如此做法，有阿附叛徒的罪嫌，依法应与同罪，袁安说：“我这样处理，如有不合，身为太守，自当承担，与你们不相牵涉。”于是一一分别上奏，皇上感悟批准，由此洗清冤情，获得释放者，有四百多家。后来袁安累升太仆，官至司徒，在职去世。

当初袁安父亲去世时，其母命袁安寻找葬地，路遇三位书生，指一葬地说：“葬于此地，当世代为上



公。”说罢忽然不见，于是袁安便将其父安葬此处。因此子孙世代隆盛，其子京、敞都官至司空，京子汤，官居太尉，汤子逢，位居司空，隗位列太傅（上公）。此虽是神明指授吉地应验，实由袁安累积阴德感召，所遗下的善报。

盛德化人

王烈，字彦方，以义行称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我闻其过，是有耻心。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遗剑于路，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问其姓名，乃盗牛者也。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于烈，或至途而返，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世乱，避世辽东，夷人争奉之。曹操遣征不至。年七十八卒。（《独行传》）

王烈东汉太原人（今山西省阳曲县西南）字彦方，为人正直好义，平居以德行感化乡里，乡里人人都非常敬重他。

有一次，有人偷牛，被失牛主人捉到了，偷牛的跪地请求说：“请把我送官法办，我甘受王法制裁，但求不要让王彦方知道。”王烈听到消息，立刻派人来向失主谢罪，并送布一匹给那偷牛的。大家都觉得奇怪，有人询问原故，王烈说：“这小偷，怕我知道



他的过错，可见他有羞耻心，有羞恶之心的人，必能改过向善，所以我这么做，就是要激励他能改过自新。”

后来有老父遗失一把宝剑，有一人捡到了，就在路旁看守，等候失主来认领，直到黄昏，老父回来寻找，便将宝剑奉还，老父非常感激，问他姓名，竟然是以前那偷牛的。

乡里百姓，凡有争讼曲直的事件，都去请求王烈排难解纷，断定是非，由于王烈平素德教影响，有的走到半途，忽然愿意放弃争执，双方和解而回来的，有的望见王烈的屋舍，就感到惭愧，彼此相让而回来的。可见王烈盛德感化之深，已远胜过刑罚的力量。

后来遭逢世乱，王烈避居辽东，当地夷人，受他的教化，也都争相敬奉他。曹操闻知，派人来征召王烈为官，王烈婉辞不去。一生高洁，享年七十八岁善终。

《三国魏志》

先见之明

钟会、邓艾，率师伐蜀。或问刘实曰：“钟、邓其平蜀乎？”实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初钟会伐蜀，辛宪英谓其夫之从子羊祜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惧其有他志也。”会请其子



羊琇为参军，宪英忧之曰：“他日吾为国忧，今难至吾家矣。”谓琇曰：“行矣，戒之。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唯仁恕乎？”后钟会、邓艾俱诛，琇竟以全归。（《魏纪事》）

三国时代钟会魏国颍川人（今河南省禹县）字士季，屡次随从司马氏征讨有功，官至黄门侍郎，赐爵关内侯。景元年间为镇西将军，与邓艾分道率兵攻伐蜀汉，当时有人问相国参军刘实说：“钟会、邓艾能不能平定蜀汉？”刘实说：“必能攻破蜀汉，但都不会归来。”进而问其原故，刘实只是笑而不答。

当钟会将伐蜀汉时，辛宪英对其夫的侄儿羊祜说：“钟会为人处事，骄纵恣肆，不能持久处下听从君命，我深恐他心怀异志，将来会举兵叛离。”不久钟会召请辛宪英之子羊琇到他帐下当参军，情势所迫，羊琇不能不去，辛宪英忧虑地说：“过去我为国家忧虑，如今灾难却临到我家了。”于是对羊琇说：“去罢！但望你能小心谨慎，时时警戒，身在军旅之间，唯一能救助你的，只有时刻心存“仁恕”两字，自可转恶为善，逢凶化吉，造福最大。切记！切记！”

后来钟会果然举兵反叛，不久钟会、邓艾皆被斩杀，羊琇竟得安全归来，盖由谨遵母教，母德福庇所致。



《晋书》

伤害风化

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元曰：“此服妖也。服妖既作，身随之亡。”妹喜戴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五行志》）

何晏是三国时代魏国宛城人，字平叔。常以美貌风采而自满，平素好穿女人衣服，常涂脂粉美化姿色，当时有“傅粉何郎”的称呼。后来与魏公主婚配，累官侍中尚书，爵位列侯。终被司马懿抄家斩杀。

傅元评论说：“何晏这种男女不分的奇装异服，就是妖服，既已穿上妖服，身家灭亡，必然跟踪而来。从前夏桀的爱妃妹喜，喜欢配戴男子冠帽，不久夏桀天下就此毁灭。何晏穿着妇人衣服，也遭家灭身亡，两人伤害风化招来的祸患是相同的。”

由此推知，要端正礼俗风化，男女服饰及仪容，也是应当特别留意的。

财色召祸

石崇，封安阳乡侯，累迁侍中。出为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



愷^{kǎi}、羊琇之徒，奢靡相尚。愷以饴^{yí}澳釜，崇以蜡代薪。愷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武帝尝以珊瑚树赐愷，高三尺。愷以示崇，崇以铁如意击之碎。愷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众。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孙秀使人求之，崇不许，乃劝赵王伦诛崇，车载诣东市。崇曰：“奴辈利我家财。”收者曰：“知财致害，何不平散之。”崇不能答，一家皆被害。（《石崇传》）

石崇是晋朝南皮人，字季伦，受封安阳乡侯，累迁侍中官位，出任荆州刺史，统领南蛮校尉，加封鹰扬将军。由于利欲薰心，常藉权力贪墨，又在荆州劫夺航海商客，以致豪富。在河阳建筑金谷园，园内有清凉台，室宇富丽堂皇，姬妾有百数十人，都穿五彩刺绣绸缎，佩带上等金玉耳环，管弦乐器，都是当时名选。酒食盛饌，极尽水陆奇珍异味。又故意要和当时贵戚王愷、羊琇之辈交往，互以奢侈浮华矜夸；王愷用饴糖洗锅，石崇则用蜡烛代柴。出行时，王愷以紫色绸缎作行幕，长四十里。石崇则用锦布作行幕，长五十里。均是用以屏蔽风寒尘土。

晋武帝曾经赐王愷一棵三尺高的珊瑚树，王愷取出向石崇炫耀。不料石崇以铁如意，一下把它打碎，王愷声色严厉，非常气愤，误以为石崇是嫉妒他有宝物，未料石崇却命令左右取出珊瑚树，高三、四尺的



就有六、七棵，如王恺一般大小的更多，王恺语塞，但心中犹不服气。

石崇有宠妓名叫绿珠，姿色艳丽绝伦，孙秀私自爱慕，命人求石崇相送，石崇不许。孙秀怀恨在心，便捏造是非谗毁石崇，劝诱赵王伦伪托圣旨来杀石崇。绿珠闻知即跳楼殉节。拘捕官兵车载石崇到东市行刑，这时石崇已知内情，于是叹道：“无耻奴才，贪图我家财货，竟然使出卑鄙手段。”拘捕官兵说：“既然知道由于财富受害，何不早将财产施舍，多做福国利民事业。”石崇无言以对，于是全家大小皆被杀害。

孝德感召

王祥，性至孝，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zèn}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母尝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其鲤跃出。汉末遭乱，扶母携弟览，辟地庐江，隐居三十年，不应州郡之命。母没，丧毕，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累迁太保，封睢陵公。^{sūi}薨年八十有五。有五子。（《王祥传》）

王祥晋朝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县），字休征，天性纯孝。生母早年去世，继母朱氏，心怀偏私，憎恶王祥，常藉细故鞭挞，又每在父亲面前捏造是非诬陷王祥，因此失爱于父，责命每天清扫牛房，做种种粗贱



工作，王祥毫无怨色，一心谨慎孝敬。

有一次，继母重病，要以鲤鱼做药，这时天寒下雪，河水冰冻，王祥为母生命，不顾严寒，到河中解下衣服，卧冰求鲤，苍天不负苦心人，冰块裂开，跳出一双鲤鱼，一片孝心，如愿得偿。从此孝行盛传于世。

蜀汉末年，父亲已故，遭逢世乱，王祥保护继母，提携幼弟王览，逃难避居庐江，隐居三十年，州郡征召为官，王祥以亲老弟幼，辞不应命。直到继母去世，尽礼守丧事毕，为徐州刺史吕虔赏识他的孝德，征召为刺史佐吏，乃应命赴任，后来累迁为太保（三公之一），加封睢陵公，享年八十五岁，生有五子，富贵寿考，满门吉庆。时人都认为孝行感召。

修德爱民 生荣死哀

羊祜^{hù}，字叔子，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祜出镇南夏，甚得江汉之心。将帅有进谲^{jué}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chún}，使不得言。军行吴境^{yí}，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卒年五十八，南州人闻祜丧，莫不号痛，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阳百姓于岷山^{xiàn}建碑立庙，岁时飨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因名堕泪碑。

（《羊祜传》）

羊祜晋朝南城人，字叔子，祖先世代为官，俸禄



高达二千石，到羊祜为第九世，历代都以清廉德行，闻名于世。

晋主要攻灭孙吴，命羊祜都督荆州，镇守南夏襄阳。羊祜以德怀柔远近，深得江汉民心。部属将帅有人提议用欺诈计策取胜吴国，羊祜便以醇酒让他饮醉，使他不能在会议时陈说。羊祜在军中常穿便服，身不披甲冑。与吴将陆抗两军对峙，更加勤修德政，对吴人开诚布信，广招吴人归附，来降者想要离去，悉皆听便。有一次行军吴国境地，割稻谷充军粮，命计算价值，送绢布偿还所欠。

吴将陆抗曾经害病，羊祜赠他医药，陆抗毫无疑问，把药服下，左右劝谏不可服，陆抗说：“世间那会有毒人的羊叔子呢？”陆抗常对部属说：“羊祜专修仁德，我乃专行暴力，这样下去，不用兵战，人心自然都会归服对方了。”

羊祜五十八岁去世，南州人听说羊祜去世，莫不哀号痛哭，停止营业，街头巷尾哭声相接，孙吴守边将士也为之哭泣，羊祜一生仁德感召人心，竟有如此深厚。襄阳百姓在襄阳县南岷山，建立石碑，逢年过节祭祀不断，来往人士，望见石碑，莫不思慕流泪，因此名叫堕泪碑。



慳吝之报

王戎^{róng}，性好兴利，广收园田水碓^{duì}，周遍天下，积实聚财，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吝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女适裴頠^{wèi}，贷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后归宁，戎色不悦。女遽^{jù}还直，然后乃欢。从子将婚，戎遗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有好李常出贷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子万，有美名，年十九卒。庶子兴，戎所不齿，以从弟悌子^{yǐn}为嗣。（《王戎传》）

王戎晋朝临沂^{yí}人（今山东省峄县东北），字浚冲^{jùn}，是竹林七贤之一。虽有文名，然为人慳贪吝啬，平生好兴财利，广为收买园田及米水碓，周遍州郡，积聚财物，心不厌足，不知终极。常常独自手持象牙算盘，日夜劳心算计，常如不足之感。而对自己日常生活却又舍不得花费，天下人都称他为“膏肓之疾”。

王戎女儿嫁裴頠为妻，曾经向王戎贷款数万，经久未奉还，王戎介介于怀，女儿回家省亲，王戎容色表现得很不愉快，其女急将所借还清，王戎这才高兴。

侄儿结婚，王戎送他一件单衣，婚后便又责命取回。

王戎家中生产香甜李子，惟恐他人得到种子，于是费尽心思，每次出售都将李核钻孔，使他人无从得种，由此深受世人讥评。

王戎子王万，有好名望，可惜年仅十九岁就去世



了，妾子王兴，行为不端，王戎屏弃不认。后来竟以其弟儿子王愔继承后嗣。

有贤母而后有贤子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氏每纺绩资给之，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蚶鲋遗母。湛氏封鲋及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鄱阳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时大雪，湛氏乃撤所卧新荐，自剉，给其马。又密截发，卖于邻人，供肴饌。逵闻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显。

（《列女传》）

陶侃母亲姓湛，晋朝豫章新淦^{gān}（今江西新干县）人，嫁侃父为妾生陶侃，早年守寡，陶氏家境又贫寒，家庭重担，唯靠湛氏纺织维持，湛氏勤劳节俭，积蓄金钱，供给陶侃结交学问道德胜己的朋友。

陶侃年少时，当寻阳县吏，担任监察鱼梁的职务。有一次以一条鱼鲋^{zhǔ}，托人送回家中，奉养母亲，湛氏见鱼鲋，随即原封包好送还，内附一封信责备陶侃说：“你当县吏，以官物送我，不但不能益我，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呀……。”陶侃接获母亲严格的教训，从此小心谨慎，廉洁自持，丝毫不敢苟且。

鄱阳孝廉范逵，有一次住宿在陶侃家中，当时正下大雪，家中无有积存，湛氏便割下自己所铺卧的新



荐草，饲喂范逵的马，又暗中削截头发，卖给邻居，买回肴馔，招待范逵。范逵得知，感叹地对人说：“若非此等贤母，并能生此贤子。”后来陶侃果然以高功名臣，显扬于世。

天道好还

毛宝，守^{zhū}郗城，石季龙攻之。宝突围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宝亦溺死。初宝在武昌，军人有于市买得一白龟，长四五寸，养渐大，放诸江。郗城之败，养龟人被皃持刀投于水中，如觉堕一石上，视之，乃先所养白龟，长五六尺。送至东岸，遂得免焉。（《毛宝传》）

晋朝毛宝镇守郗城时（今湖北黄冈县附近），敌将石季龙率兵数万大肆围攻，毛宝领兵对战大败，率士卒六千人突围而出，纷纷被迫投江，都被溺死，唯独一位军人，安全生还。

原来当毛宝在武昌时，有一军人，偶于市场，见渔夫笼系一只白龟约四、五寸，军人怜愍，出资买回，慈心照护饲养，待其长大，行动自如，而后放生于江中。

郗城战败时，养龟军人，披甲持刀，投入江中时，觉得好像堕在一块大石上，有物承托着他行走，等待到达对岸时，仔细一看，原来竟是从前所放生的大白龟，长有五六尺，送他安全抵达东岸，因而幸免



溺死。由此彰明放生之德，自有天相。

骄纵恣肆

王敦，专任^{kún}阉外，手控强兵，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元帝引刘隗刁协等为心膂，敦益不平，上书罪状刁协。敦既入石头，收周顗^{yǐ}等害之。协为人所杀，送首于敦。帝崩，明帝即位。敦既得志，暴慢愈甚，杀戮自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piāo}市道。帝讨之，敦病不能御众。初敦始病，梦白犬自天而下啗之，又见刁协乘^{yáo}轺车，导从瞋目，令左右执之。俄而敦死，于是发瘞^{yì}出尸，焚其衣冠，跽^{jì}而刑之，悬首于南桁^{háng}，观者莫不称庆。初敦将举兵，使郭璞筮之。璞曰：“无成。”又问：“吾寿几何？”曰：“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收璞斩之。（《王敦传》、《郭璞传》）

王敦是晋朝临沂人（今山东省峰县东北）字处仲，与晋武帝女儿襄城公主成婚，授官驸马都尉。

晋元帝镇守江东时，王敦辅助讨平杜弢^{tāo}之乱有功，进封大将军，授侍中官职，镇守武昌，深得元帝宠信，专任国门外军事，一手控制强兵。

王敦既得志，竟想专制朝廷，有图谋篡位野心。当元帝亲信任用刘隗、刁协时，王敦心中更不平，于是上书条列刘隗、刁协罪状，极力排挤，元帝不听，



王敦便以攻讨刘隗、刁协为名，举兵反叛，攻入石头城，暗中拘捕尚书仆射周顗及刁协等人加以杀害。元帝忧忿而死。

明帝即位，王敦更加暴虐傲慢，以己意好恶杀戮人命，又建筑大营府，侵占百姓田宅，发掘民间古墓，放士卒到处抢夺市民及行客，广集财源，准备谋反。

将举兵时，命精通阴阳五行、卜筮之术的书记官郭璞占卜。卜现大凶，郭璞说：“此行绝不成功，慎勿举兵。”王敦心中不悦，又问道：“那么你算算我的寿命如何呢？”郭璞说：“明公假若起事，灾祸不久将必降临，若安守武昌，则寿命不可测量。”王敦听了拍案大怒说：“那你可知道你自己的寿命长短吗？”郭璞说：“属下寿命将尽于今日中午时分。”王敦竟下令斩杀郭璞，仍照原计划起兵作乱。明帝举兵讨伐，这时王敦突然生病，不能指挥部属。

当王敦初生病时，恍惚间见白狗从天降下追咬，又见刁协乘车，怒目而视，指使左右捕捉，王敦惊恐万状，不久便气绝而死。

明帝平定王敦之乱，于是发掘王敦坟墓，拖出尸首，焚烧他的衣冠，使王敦长跪受刑，砍下首级，悬挂于南桁，来往行人看见了，莫不说罪有应得。



高洁隐士

孙登，无家属。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出便大笑。嵇康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将别，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火生而有光，不用其光，而果在乎用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隐逸传》）

孙登三国时代魏汲郡共人（今河南省汲县西南）字公和，孑然一身，没有家属，独自在北山挖掘土窟居住，夏天自己编草做衣，冬天便披下长发覆身，平生好读易经，安闲无事，常弹弦琴自娱。性情温良，从来不发脾气，有人故意捉弄他，把他投入水中，要看他发怒的形态，可是孙登从水中爬起来，却哈哈大笑，毫不介意。

后来居住宜阳山，魏文帝闻知，命阮籍前往拜访，与他谈话，却默不作声。嵇康又跟随他游学三年，问他有何目标抱负，孙登也始终不答。

及至嵇康将离别时，对孙登说：“先生难道竟无临别赠言吗？”孙登说：“火生而有光，如不会用其光，光就形同虚物，重要的是在于能用光，光就能发生作用。人生而有才能，如不会用其才，才能反会召



祸，重要的是在于能用才，才就能利益天下，所以用光在于得到薪柴，可保持久的光耀；用才在于认识获得道德真才，乃可保全其天年。如今你虽多才，可是见识寡浅，深恐难免误身于当今之世，望你慎重。”

嵇康未能接受，后来果然被司马昭所害，临终作幽愤诗，诗中有“昔惭柳下，今愧孙登”两句，深表感慨，后悔当初不听孙登相劝之言所误。

罪恶多端

李期，蜀主雄之子。晋司马勋屯汉中，期遣李寿攻陷之，遂置守宰。雄子霸、保，并不病而死，皆云期鸩杀之。期多所诛戮，籍没妇女资财，以实后庭。内外凶凶，道路以目。期又鸩杀李攸^{yōu}。攸，寿之养弟也。寿大惧，乃率步骑一万回成都，废期为邛都县公^{qióng}，幽之别宫，期自缢死。雄之子皆为寿所杀，又奸略雄女，及李氏诸妇，多所残害，遂僭即位^{jiàn}。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广修宫室，务于奢侈。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左仆射蔡兴切谏，寿诛之。寿疾笃，常见李期、蔡兴为祟，死年四十四。（《后蜀载记》）

李期，晋朝时成汉主李雄的第四子，字世运，越分即位后，骄纵暴虐，日甚一日，任意诛杀，大臣多不自安。

晋司马勋屯兵汉中时，李期派遣李寿（李雄叔父，字武考）攻破，于是在汉中设置守宰。



不久李期兄弟李霸、李保相继无病突然死去，都说被李期暗中用毒酒所杀。

李期不但肆行诛戮，又没收人家妇女资财，以充实后庭，内外臣民，都惊恐不安，道路相遇，以目示意，不敢发言。

其后李期又毒杀李寿养弟李攸，李寿由此大为恐惧，于是率领步骑一万，回击成都，废除李期为邛都县公，幽禁于别宫，李期忧忿自缢而死。

于是李寿自立称帝，即位后，杀尽李雄的儿孙，又乱伦强暴奸淫李雄的女儿，以及李氏众妇女，违抗者，多被残杀。人有小过错，即便格杀，以立威势。耗资广修宫室，极尽奢侈，恣情享乐。百姓终年使役，劳苦不堪，遍处呼嗟怨叹。左仆射蔡兴，极力劝谏，李寿非但不听，反将蔡兴处斩。

事后李寿突然害病，病势沉重，常见李期蔡兴冤魂作祟，日夜恐怖不安，折磨致死。死时年仅四十四岁。

《宋书》

淫虐无道 自招夭折

废帝，子业，游华林园，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人不从，命斩之。梦女子骂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戮之。复梦



所戮女子骂曰：“汝枉杀我，已诉上帝。”至是覲^{xí}云：“此堂有鬼。”帝与公主彩女数百人，随群巫捕鬼，帝亲射之。事毕，寿寂之怀刀直入，诸姬迸逸^{bèng}，废帝亦走。追之及，呼“寂之”者三，遂被杀，时年十七。（《废帝纪》，并《南史》）

南北朝时，南朝宋前废帝，名子业，建筑华林园，终日荒淫游乐，命众女子，赤身露体在园内互相追逐游戏。有羞耻心的女子，不肯依从，即刻命令斩杀。一日梦见一女子骂道：“你这乱逆暴虐、禽兽不如的昏君，必定活不到明年五谷成熟的时节。”废帝醒后，非常愤怒，便在宫中找出与梦中状貌相似的女子，把她杀死。又梦被杀女子，来斥骂他说：“无道昏君，你无故枉杀我，我已稟诉天帝，要你偿命。”废帝惊恐，请巫师入宫察看究竟，巫师说：“这堂内有鬼作祟。”废帝便屏去侍卫与公主彩女数百多人，跟随着众巫师捉鬼，废帝亲自持弓射杀。

捉鬼事毕，将奏乐时，寿寂之（废帝左右，吴兴人）突然抽刀直撞而入，众姬彩女见状，都各自散走，废帝引弓射杀不中，也急忙跑开，寿寂之从后追及，废帝惊恐不知所措，连声大呼“寂之！寂之！寂之！”三声，当场被杀而死。年仅十七岁。



恣情私欲 不尽孝悌

范^{yè}焘，官宁朔将军。嫡母亡，报之以疾，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后与孔熙先等谋废文帝，事洩族诛。临刑，其生母悉数其罪，焘颜色不忤。及妓妾来别，焘悲泣流涟。收焘家，服玩并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惟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范焘传》）

范焘，南北朝时，南朝宋顺阳人（今四川省境）字蔚宗，博览经史，善作文章。初为尚书吏部郎，累迁至太子左卫将军，曾经删定各家后汉书，成一家之作，刊行于世。可是为人不孝不悌，只图尽情恣欲。

嫡^{dí}母去世，以病危来报，不但未能及时奔赴探视，等他要动身前往，又舍不下妓妾，于是随身携带而去。

后来与孔熙先等，因图谋叛逆，要废除宋文帝，事机泄漏，被判死刑，临刑时，其生母一一指出他的罪行，范焘容色毫无愧^{zuò}忤。等待妓妾来向他辞别时，范焘却悲泣流连，依依难舍。

范焘受刑后，没收焘家财物，珍贵服饰、古玩、及珍宝华丽物品，难以算计；妓妾服饰也极华贵。可是其生母所居房屋，却非常简陋，只有一座橱盛放薪柴而已，弟子生活贫乏，冬天无棉被御寒，叔父所穿着的，则是单薄粗布衣裳，范焘从来不相关顾。



虔诚感应

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围滑台，魏主拓拔焘^{tuò tāo}率大军至，玄谟军散亡略尽，主将萧斌将杀之，沈庆之固谏乃止。初玄谟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乃见授。既觉，诵之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chuò}。忽传呼停刑。明帝即位，除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后加都督。年八十一卒。（《王玄谟传》，亦见《南史》）

王玄谟南朝宋人，官为宁朔将军，宋帝派他围攻北魏滑台，城内多茅屋，部属建议，趁其不备，以火箭射入烧杀，一举攻破，玄谟心中不忍，因而不许，攻城数月不下。后来魏主拓拔焘，率百万大军，渡河赶来营救滑台，声势震动天地，玄谟军士畏惧，纷纷逃亡散走将尽，滑台不克，败归。

事后，主将萧斌以军事失利，依法判处王玄谟死罪。

当玄谟将要被处死刑前夕，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至诚诵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千遍，就可脱免。”王玄谟说：“生命危在旦夕，一夕怎能诵完千遍呢？”于是那人便亲口教授他诵念“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净。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心”十句经文。王玄谟醒来，记忆清晰，便放下万缘，一心一意，至诚恳切，遵照诵满千遍。次日在刑场，临受刑



时，仍然诵念不停，忽然呼声传来“停刑！停刑！”果然主将传令赦免王玄谟罪刑。原来校尉官沈庆之，在主将面前，极力劝谏，因而法外开恩，幸免死罪。

宋明帝即位，授王玄谟车骑大将军及江州刺史官职，后来又加升都督，享寿八十一岁逝世。

《南齐书》

奸诈果报

王敬则，补暨阳令，县有一部，劫为民患。敬则遣人致意劫帅，可悉出首，当相申论。治下庙神甚酷烈，敬则引神为誓，必不相负。劫帅既出，敬则于庙中设会，于座收缚，曰：“吾先启神，若负誓，还神十牛。”即杀十牛解神，并斩诸劫。齐将受禅，顺帝不肯出宫，敬则引令升车，帝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宫别居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复如此。”帝泣曰：“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复天王家作因缘。”后谋反见诛。（《王敬则传》，并《南史》）

王敬则是南北朝时南沙人，在南宋官为都校尉。曾经补任暨阳县令，当时县内有一部抢劫集团，常出现境内骚扰百姓。王敬则派人劝告劫帅，若能出面自首，必定替他们申理减免罪刑，劫犯不信。

当时县内有一座庙神常显威灵，对违誓罪罚，相当酷烈，敬则为了召降劫犯，便对神发誓：“一定履



行诺言，决不相负。”于是劫犯一同出面自首，愿从此改过自新。

敬则却在庙中设酒会，未料在神座前将众劫犯一律捆缚收押，并说道：“我先前已启白神明，假若违背誓言，愿以十只牛祭神还愿。”于是又杀十只牛，以求解除神的罪罚，便违背誓言，将众劫犯，一概斩杀。

南齐萧道成逼令宋顺帝下诏，禅让帝位，萧道成将承受禅让帝位时，宋顺帝不肯出宫。王敬则倾慕萧道成的威名，于是领兵入宫，逼顺帝出宫。宋帝忧伤收泪说：“莫非要弑杀我？”王敬则冷语讽刺说：“只是要天王出宫迁居别处而已。因为天王祖先夺取晋朝司马家天下时，也是如此呀！”宋主涕泣说：“愿我后身，生生世世不再投生天王家作因缘。”这时宫中上下皆随声痛哭。顺帝被王敬则逼令升车而去。萧道成（齐高帝）即位，封王敬则为寻阳郡公。

后来齐明帝嗣位，多杀朝臣，王敬则自生疑虑，于是图谋反叛，兵败，被杀身死。

慈心爱物

江泌^{bì}，少贫。昼日斫屨^{zhuó xiè}，夜读书，随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义，衣弊，恐虱饥死，乃复取置衣中。数月间，终身无复虱。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为南康王子琳侍读，及明帝害诸王，泌忧念子琳，诣志



公问祸福。志公覆香炉灰示之曰：“都尽无所余。”子琳被害，泌往哭，泪尽，继之以血，亲视殡葬乃去。（《孝义传》）

江泌是南北朝时南齐考城人（今河南省东仁县）。字士清，天性至孝，世人称呼他为江孝泌。少年时代，家境贫寒，白天替人砍劈木头做鞋底，维持家计，晚上用功苦读，家贫没有灯烛，只有随着月光，手握书卷上屋顶读书。

江泌心性慈善，衣服破烂不能再穿，唯恐衣内虱子饿死，于是又将虱子取回放入所穿的衣中。数月之间，虱子竟也不忍咬他，不知不觉全皆不见了，从此终身不再生虱。日常食用青菜，不吃菜心，因为菜心含有生机，江泌不忍采折伤害，其慈心广及于物类如此。

后来江泌官至南康王子琳侍读，掌管教授康王经书，相处情谊深厚，仁义流露。

到了南齐明帝篡位，杀害诸王侯时，江泌忧虑顾念南康王子琳的安危，特往拜访志公禅师，请问祸福，志公禅师翻覆香炉灰烬说：“全皆灭尽无所余”，江泌怅然而返。

不久子琳果遭杀害，江泌奔往恸哭，伤痛欲绝，眼泪哭尽，继而流血，亲临丧祭直到出殡安葬，而后离去。



《梁书》

志节清高

何点，博通群书，累征中书郎、中庶子，并不就。豫章王命驾造点，点从后门遁去。少时尝患渴痢，积岁不愈。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于讲所昼寝，梦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梦中服之，自此而差。时人以为淳德所感。好施与，远近致遗，随复散焉。点雅有人伦识鉴，多所甄拔^{zhēn}，卒年六十八。

（《处士传》）

何点南朝梁人，字子哲，学问渊博，通晓古今各种书籍。与梁武帝素有交情，等到梁武帝登位时，武帝以鹿皮巾赐给何点，且要授他侍中官职（人主亲信之官），何点以手轻抚武帝胡须说：“难道要这个衰相毕露的老头儿在朝吗？”何点不久即以衰病辞别归隐。后来又征召为中书郎（掌机密）中庶子，都不去就任。豫章王特命御者备车乘前往拜访迎接，何点却从后门逃走。

何点年少时曾患口渴痢疾，多年未能痊愈，后来在吴中（今江苏省吴县）石佛寺建立讲座，讲学说道。有一次在讲所午睡时，梦见一位修道人，形貌非凡，授给他一掬^{jū}药丸，梦中服下，多年疾病，竟然痊愈。时人都认为，这是由于他淳厚善良的德性所感召。

何点生平爱好施舍，远近敬慕他的人，赠送之礼



物，点随即转施他人，自己从不受用。何点很有鉴别人类才识德行的眼光，考察发现有才德的贤士，便提拔荐举为官，报效朝廷。享年六十八岁逝世。

一代贤哲

陶宏景，母梦青龙自怀而出，并见两天人手执香炉来，因而有娠。^{shēn}宏景读书万卷，为人圆通谦谨，出处冥会。齐宜都王铿^{kēng}为明帝所害，其夜宏景梦铿告别云：“某日命过，无罪，后当生某家。”因访其幽冥中事，多说秘异。因著《梦纪》。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mào}县阿育卫塔，自誓受五戒。卒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申如恒，谥贞白先生。（《处士传》，并《南史·齐高帝诸子传》）

陶弘景字通明，南朝时丹阳秣陵人（今江苏省江宁府附近）。其母梦见青龙从怀出来，并见两位夫人手持香炉前来，因而怀孕生陶弘景。

陶弘景自幼就有杰出的德操，读书万余卷，善于弹琴下棋，又善写草隶，爱好道术，精通阴阳五行医药等学术。为人谦和谨慎，进退默契，处事合宜得理，心如明镜，凡事过去便了，不留滞心中。

齐高帝时，任他为左卫殿中将军，引进做诸王侯侍读官，平日除奉朝会讲召以外，虽在豪贵门中，却闭门独处，不交外物，唯以批阅政事为务，天子治朝仪叙及一切旧事，多由他决断。后来上表辞禄，隐居



句曲山（今江苏省句容县东南）号为华阳真人。

齐武帝即位后，诚恳礼聘不出，国家大事常往商讨询问，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

后来齐宜都王王铿被明帝所杀害，当天晚上陶弘景梦见王铿来告别说：“某月某日，命已过世，生平无罪，死后投生于某某家中……”弘景醒后，依梦中所见，前往访问，果然不差，有关幽冥中事，所说多神异应合，因而著作《梦记》记载下来。

陶弘景曾经梦见佛授他菩提记名叫胜力菩萨，于是到鄮县（今浙江省鄞县东）阿育王塔自誓受持五戒。

到了八十五岁时，自知世寿将尽，预先定死亡日期，又作“告逝诗”遍向亲友告别。到期，屈伸如常，颜色不变，果然解形升天，皇帝赐赠“中散大夫”，谥号为“贞白先生”，曾注《本草》，著有《帝代年历》、《古今刀剑录》、《真诰》、《真灵位业图》等书传世。

《陈书》

孝德格天

吴明彻，幼孤。性至孝，家贫无以葬，乃勤力耕种。时亢旱苗枯，明彻号泣，仰天自诉。居数日，有自田还者云：“苗已更生。”疑为给己，及往田，竟如其言。秋而大获，足充葬用。时有伊氏善占墓，谓



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经坟，此是最小孝子大贵之征。”至时，果有此应，明彻即最小子也。侯景寇都时，明彻有粟麦三千斛，而邻里饥馁，乃白诸兄，计口平分，同其丰俭，群盗闻而避焉。赖以存者甚众，彻官至司空。（《孝友传》）

吴明彻南北朝时陈秦郡人，字通昭，幼年丧父，天性至孝，家贫无力为葬，于是勤力耕种，盼望收成五谷获利葬父。可是当时正逢旱灾，田里五谷幼苗都枯萎了，明彻见状伤痛号泣，仰天哭诉。一片诚挚孝心，感动上苍，经过数日，有人从田里回来告诉他说：“谷苗已经更生了。”明彻不信，亲往察看，苗稼果然恢复生机。到了秋季，大获丰收足够充作安葬费用。

当时有位叫伊氏的相地师，善于占卜墓地，对明彻的长兄说：“葬礼那天，必有人乘白马，追逐小鹿经过墓地，这是最小孝子将来必定大贵的征兆。”到时，果然有此应兆，明彻就是最小儿子。

侯景入寇京都时，明彻家中有粟麦三千斛，而邻里居民饥饿困穷，于是明彻建议其兄，按乡里每户人口，平分赈济，又与乡民同甘共苦，扰乱乡里的众盗匪听到消息，纷纷逃避而去，仰赖他救助而生存的民众甚多。

明彻以军事有功，累迁为安南将军，陈宣帝时协议北征，明彻决策请行，于是奉诏加升为侍中官职，



统领众军，进而克服仁州，受封为南平郡公，迫近寿阳擒掳王琳等，奉旨为车骑大将军，进攻彭城，又大破齐军。官至司空，都督南兖州刺史。

《北魏书》

乱伦残杀 报应昭彰

太祖拓跋珪，不豫，而灾变屡见。忧懣^{mèn}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寮左右人不可信。追思既往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傍有鬼神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寻被子绍所弑。（《太祖帝纪》）

拓拔珪是南北朝后魏道武帝。本是东胡鲜卑族人。他的祖父什翼犍，在晋朝时封为代公。代公灭亡时，拓拔珪年纪尚幼，处境孤弱，跟随母亲投靠刘库仁。不久又奔往贺兰，依靠他的舅父，后经各部落推举为代王，于是在晋太元十一年立国号为魏，即位于平城。先后平定刘显等部落，又攻伐燕国，围攻中山，大破慕容宝，武功兴盛一时，在位二十二年，谥号道武，庙号称为太祖。

拓拔珪天性好杀又好色，早年曾因爱慕其母贺太



后妹妹的美色，竟然不顾伦常，无辜杀害贺氏丈夫，夺占贺氏为夫人，生子名叫绍，绍性情凶暴，强横妄为，曾被拓拔珪把他头脚倒悬在井中处罚，直到将近于死，才把他放出。

到了晚年拓拔珪，身体害病，且国内常现灾变，内心烦闷不安，精神恍惚，有时数日不饮食，有时整夜不睡，一切灾祸，无处发泄，都归咎于属下，情绪喜怒无常，常说百官左右皆不可信赖，追念以往的得失，整天整夜不断地独自言语，就像旁边有鬼神与他对面质证一样。

朝臣来到跟前，凡有追叙他往日的过错，都被杀害，左右臣属在他面前，如有脸色变动，或是气息不调，行步不合礼节，惊慌而言辞失当的，都以为人家怀恶在心，因而变态表现于外。便怒气冲天，不分皂白，当场亲自殴打，被打死的朝臣，都陈列天安殿前，以示惩罚。于是朝内民间，人心惶惶，都怀着惊慌恐惧不安的心情。在内宫又常责备贺夫人的过错，往往藉故怒骂，且有将杀她泄恨的动机，贺夫人察觉惊恐，使人密告其子绍，绍便暗中勾结太监宫人，谋划妥当，一日夜晚，乘机越墙进入宫中，拓拔珪终被其子绍（杀夫夺妇所生的儿子）弑杀而死。齐王拓拔嗣闻宫中发生弑君惨变，即刻遣人告知将军安同等众，领兵讨伐，结果贺夫人及其子绍皆被诛杀。于是拓拔嗣即位为北魏明元帝。



破坏三宝 显遭惨报

崔浩，拜博士祭酒。太宗好阴阳术数，命浩筮吉凶，多有应验。奉天师寇谦之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因长安沙门藏有弓矢矛盾等，浩因进说，诛沙门，焚佛像。谦之苦与浩净，浩不肯。谓浩曰：

“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及浩幽执，置槛内，送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搜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也。浩不信佛。弟模，深所归向，虽粪土之中，礼拜形像，浩大笑之。故诛浩时，模获免。（《崔浩传》，并《释老志》）

崔浩，北魏清河人（今山东省武城县），字伯渊，小名桃简。从小好学博览群书，通晓经史百家，又明识天文，历官为著作郎。北魏太宗时，任用他为博士祭酒（掌通古今，总领纲纪），世祖时为东郡公，累官侍中官职，特进封为抚军大将军。崔浩很有智能，善于计谋，深得魏主宠幸。朝中军国大事，都经与商讨而后施行。不过为人暴戾任性。

后来受命修国史，作《国书》三十卷。为了彰显自己下笔正直，刊列所著国史于石碑，立于郊坛百步



四方通达的大路上，有关北魏先世善恶事迹，都详细据实刊列。引起北魏人痛恨嫉妒，以崔浩显露传扬国恶，构成罪名，上奏朝廷。魏世祖（太武帝）大怒，于是下诏崔浩备受五种极刑，惨戮而死。

崔浩任博士祭酒时，太宗爱好阴阳术数，命崔浩用蓍草占卜吉凶，常有应验。崔浩敬奉道教天师寇谦之，与帝言谈，常讥讽毁谤佛教虚无妄诞，应该一律除去。

到了魏太武帝（世祖）时，因长安沙门有某寺内私藏弓箭矛楯等武器，崔浩便藉此奏请太武帝诛杀全国沙门，尽毁寺庙，焚烧佛像佛经。虽经寇谦之极力争论，苦苦劝止，始终不听。寇谦之无奈警告崔浩说：“你如果一意固执，如此任性做去，必将迫促自己遭受刑戮和灭绝门户的报应！”结果魏太武帝竟听从崔浩之言，诏令国内，凡有经像塔寺，全皆击破焚毁，沙门无论老少一概活埋。造成历史上的灭法浩劫。

事后四年，崔浩果遭诛戮备受五刑惨报（额面刺字，割鼻，砍断双足，将其首级悬于木柱，骨肉分割成块于市），清河崔氏族、范阳卢氏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宗族，凡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人，全部遭受株连灭绝。

在崔浩未受诛戮以前，其妻郭氏敬信爱好佛法，常读诵佛经，崔浩愤怒，把佛经搜集焚烧，将灰投入厕所。到了崔浩犯罪，被幽禁在木槛内，送往城南途



中，卫士数十人，一路从槛上用粪尿淋于崔浩身上，崔浩臭秽难忍，嗷嗷呼叫，路上行人远近皆闻。

自古宰相犯罪遭受刑戮的羞辱，没有像崔浩这样惨重的，世人皆说这是破坏三宝所遭受的报应。崔浩不信佛，但其弟崔模深信归敬佛教，虽在粪秽泥土中，见佛像亦恭敬礼拜，崔浩常鄙视大笑。因此崔浩被诛杀时，崔模竟然获免。

笃信佛法诚实仁恕 身享遐龄名重九鼎

崔浩被收，恭宗（时为太子）谓高允曰：“见至尊，但依吾语。”既入见，恭宗言允小心密慎，虽与浩同事，然微贱，制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曰：“《太祖记》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

“臣罪应灭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世祖谓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宜宥之。”允竟得免。时世祖怒甚，勅允为诏，浩以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



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此！”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清。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族灭，余皆身死。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高宗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高宗叹曰：“古人之清贫，岂有此乎？”又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每谓人曰：“吾在中书时，有阴德济救人命，若阳报不差，吾寿应享百年矣。”卒年九十八。（《高允传》）

高允后魏^{rǔ}蓿人（今河北省景县），字伯恭，自幼爱好文学，通晓经史天文术数，学问渊博，中年时在家教授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受业弟子千余人。后来北魏太武帝征召为中书博士，升侍郎官职，承领著作郎（专掌撰述国史），又奉诏教授太子景穆帝（恭宗）经书。

崔浩因国史事，犯罪被收押时，恭宗当时身为太子，对高允说：“我亲自引导卿朝见皇上，皇上若有问话，只要依照我的话回答便是。”到了朝见世祖（魏太武帝）时，恭宗说：“高允为人小心谨慎严密，虽然与崔浩同事，然而身份微贱，一切受崔浩牵制，请圣上赦免其罪。”世祖问高允说：“《国书》是否都出于崔浩所作？”高允说：“《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所著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崔浩共同著作，然而至于注疏，臣所注述比崔浩多。”世祖



大怒说：“既然多于崔浩，哪有生路可说？”恭宗惊惧，急忙替高允辩护说：“圣上天威尊严持重，高允小臣，一时迷乱，所以言语失去伦次，臣曾经详细问过，都说崔浩所作。”世祖问高允说：“太子的话当真不？”高允说：“臣罪该灭族，今已自分当死，不敢虚伪妄语。殿下只因臣侍讲于左右多年，哀怜于臣，所以特为臣乞求生路罢了，实在未曾问过臣，臣也未曾说过此话，臣以实回答不敢迷乱。”世祖感动便以感叹训导的语气对恭宗说：“实在正直啊！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却能在临死之前，言辞守死不变，这就是‘诚信’，且能对君诚实不欺，真是一位难得的忠贞臣子，应该格外赦免其罪。”于是高允竟然得以赦免。

当时即命高允草拟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与《国史》有关官僚，列出一百二十八人全皆抄杀五族。高允认为罪刑太重，疑惑不决，不忍草拟诏书，世祖一再诏谕急切催促，高允乞求进见，冒死极力谏正说：“崔浩所犯罪过，假若还有其他原因，那就不是臣所敢了知，若只触犯《国史》事件，罪刑不应如此诛连惨重……”世祖一时触怒命武士将高允拘捕起来。恭宗急忙为允拜请息怒，并以不忍圣上有伤仁德之理代允解释一番。世祖终为所动说：“假若不是此人震悟了朕，当更有几千人命受死了。”于是诏令崔浩罪灭五族，其余改判自身死罪。著作郎宗钦临受刑



时感叹地说：“高允仁恕心地，真是接近于圣人境界呀！”高允经此大节，更见重于当世。孝文帝时累官进封爵位为咸阳公，又任散骑常侍，历事五位皇帝（太武、景穆、文成、献文、高宗）出入三省（尚书、中书、秘书）五十余年，未尝犯有过失，平审刑部三十余年，朝廷内外都称叹公平允当。

高允年老辞官归隐，不久朝廷又以安车征召为中书监，掌理机密，统领大臣，又命审议评定国家律令，当时高允虽已九十余岁，然心志智识，并不差减，皇上尊重他年高德劭^{shào}，赐予他乘车入殿，朝见天子不必下拜，有国事入见参奏，特赐茶几手杖坐席，以备询问政事。承受器重恩礼待遇如此。

高允一生为人仁恕，沉静诚实，对宗亲笃厚，对旧友不忘，见有流离饥寒的人，便倾出家产赈济施与，使各得其所，或随其才能德行，推荐于朝廷。自己虽处于高贵地位，而自身生活简朴，如同贫寒之家。有一次高宗亲临高允住宅，只有几间草屋，室内布被敝衣，厨房只有些盐菜而已，高宗感叹地说：“古人的清贫，岂有比这更甚的吗？”高允平生笃信佛道，常设食斋供僧众，讲经说法，心存好生之德，厌恶杀生，常对人说：“我在中书省为官，曾有阴德救济人命，假若阳报不差，我的世寿应享百岁。”果然享年九十八岁高寿善终。谥号“文”，赠号为“司空”。



弃德忘恩 夺财害命 奇祸随之

尔朱兆之入洛也。城阳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阳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门三刺史，皆徽所引援。以有旧恩，故投之。徽赍金百斤，马五十匹，祖仁利其财，外虽容纳，而私谓子弟曰：“闻尔朱兆购城阳王，得之者封千户侯，今日富贵至矣。”乃怖徽云，宫捕将至，令其逃于他所。使人于路邀杀之，送首于兆。兆亦不加勋赏。兆梦徽谓己曰：“我有金二百匹，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觉，意所梦为实，即掩捕祖仁，征其金马。祖广谓人密告，望风款服，实得金百斤，马五十匹。兆疑其匿，依梦征之。祖仁家旧有金三十斤，马二十匹，尽以输兆。兆犹不信，发怒执祖仁悬首高树，大石坠足，捶之至死。（《纪事本末》）

北魏孝庄帝时，有藩臣尔朱荣，势力强大，虽居京外封地，仍能遥远控制朝政。孝庄帝心怀忧惧，听从城阳王徽的劝谏，等待尔朱荣入朝时，将他刺死，以绝后患。

不料尔朱荣死后，其侄汾州刺史尔朱兆兴兵攻入洛阳，要弑魏主孝庄帝，庄帝命城阳王徽统领内外，王徽受命，心忧惊怖，不知所从，于是暗中整理财物计划远走逃避，这时魏主发觉无可奈何，也想出走，在云龙门外，遇城阳王徽正乘马而去，魏主大声呼唤



数声，王徽竟不一回顾而去，魏主终竟被尔朱兆捕获弑死。

城阳王徽，逃到山南抵达以前洛阳县令寇祖仁家，寇祖仁一家有三人官居刺史，都是当年城阳王徽所引进提拔的，因有这段旧恩，故来投靠。徽身边虽带有黄金百斤，马五十匹，寇祖仁被这些财货迷惑，竟忘旧恩，表面上虽然容纳，而私下却对子弟说：“听说尔朱兆，现在正高价悬赏，收买城阳王徽的首级，得到他的首级，就可封赏，千户王侯，今日富贵降临到我家了。”寇祖仁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心中喜极欲狂，于是欺骗恐吓，对徽说：“尔朱兆的追捕部属，就要来到，还是赶紧逃避别处躲避为妥。”徽信以为真，急忙离开，寇祖仁却命人在半路拦住杀死，并将其首级献给尔朱兆，不料尔朱兆并未给予寇祖仁任何勋劳赏赐。

不久，尔朱兆梦见徽告诉他说：“我有黄金二百斤，马百匹，在寇祖仁家，你可以前往收取。”兆醒觉，认为所梦真实，于是前往拘捕祖仁，追问黄金马匹，祖仁以为有人告密，一望见兆，就诚恳服从，照实献出黄金百斤，马五十匹，兆怀疑祖仁另有隐藏，依所梦数量逼令交出，祖仁无奈，将自家旧有黄金三十斤，马三十匹，全部献出，兆还不信，拘捕祖仁，吊在高树上刑讯，忽然后山大石堕下，大树压倒，祖仁终被大石撞死。



呜呼！乘人之危，昧心夺财，不得保全，又赔上自家财货及性命，报应奇巧，丝毫不爽。

诚孝感格 祖目复明

张元，性谦谨，有孝行，精修释典。邻有二杏树，杏熟多落元园中，诸兄竞取。元所得者，送还其主。陌有狗子，为人所弃，元见即收养之。叔父怒曰：“何用此为？”将更弃之。元曰：“有生之类，莫不重其性命。狗为人弃，若见而不收，无人心也。”未几，狗母衔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其祖丧明三年，元昼夜读佛经，礼拜，以祈福祐。后读《药师经》，见盲者得视之言，遂请七僧，然七灯，七日七夜转《药师经》。行道，每言：“天人师乎，元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光，普施法界，愿祖目见明。”如此经七日，其夜，梦一老公，以金鑊治其祖目，谓元曰：“勿忧也，三日后，汝祖目必差。”元觉，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明。有诏表其门闾。

（《孝义传》，亦见《北史》）

张元南北朝时北周芮城人（今山西省平陆县西），字孝始，个性谦和谨慎，有孝亲善行，传闻于世。深明佛理，精修佛道。

幼年时，邻居有两棵杏树，杏果成熟，多掉落到张元园中，其他小孩，都争相取食，惟有张元，年纪幼小，就懂得非己之物，不应私取的道理，拣到杏



果，都送还邻家杏树主人。

又有小狗，被人遗弃在田陌中，挨饿受冻，张元见了，心中不忍，便抱回家收养，其叔父生气地说：“要这人家不要的小动物干什么？”命张元把它丢弃。张元说：“有生命的动物，都爱惜生命，就该慈心爱护，小狗被人丢弃，假若看见而不收养，这是有失仁慈。”结果张元终于说服了叔父。不久，有人看见一只大母狗，衔来一只死兔，放在张元门前而后离去，似乎是母狗表达感激张元，收养它的小狗一番心意。

张元十六岁时，其祖父失明三年，张元日夜读诵佛经，虔诚礼拜，祈求佛菩萨加被祖父早日重见光明。

有一天，张元虔诚读诵《药师经》，见有“盲者得视”这句经文，于是便依照《药师经》上所说的方法，请七位僧人，点燃七盏明灯，七日七夜转读《药师经》，自己也依法行持，每次回向时，总是真情流露，声泪俱下，祈求说：“天人师呀！弟子张元为孙不孝，而使祖父失明，今以灯光回施法界，祖父一切罪报，元愿代受，祈求我佛，慈光加被，使我祖父历劫罪愆消灭，重见光明。”如此殷勤虔诚祈求，经过七日七夜，有一天夜晚，梦见一老翁，以金鑱刮其祖父的眼睛，并对张元说：“不必忧虑，三日后，你祖父眼病必然消除。”张元喜极而醒，将所梦遍告家人。三日之后，祖父眼睛果然复明。皇上听到张元孝德感



召，特赐诏书嘉勉表扬，光耀门闾。

《隋史》

深明佛里孝亲笃行 恬淡持躬慈悲济世

李士谦，性孝，母忧服阕，舍宅为伽蓝，毕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尝饮酒食肉，口无杀害之言。家富于财，躬处节俭，以振施为务。州里有丧事不办者，随乏供济。有兄弟分财不均，至相鬩讼，士谦出财补其少者，兄弟愧惧，更相推让，卒成善士。见盗刈其禾黍^{shǔ}，默而避之。出谷数千石，以贷乡人。值年谷不登，债家无以偿，皆来致谢。谦曰：“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悉召债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曰：“债了矣！幸勿为念也。”他年又大饥，谦罄家资为糜粥，赖以全活者万计。至春又出粮种，给贫乏。赵郡民德之，抚其子孙曰：“此李参军遗惠也。”尝有客不信佛家报应之义，以为外典无闻焉。谦喻之曰：“积善余庆，积恶余殃，高门侍封，扫墓望丧，岂非休咎之应耶？佛经云：轮转五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谓‘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而为人’之谓也。佛道未东，贤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为黄熊，杜宇为鵲^{tí jué}，褒君为龙，牛哀为兽，彭生为豕，如意为犬，黄母为鼃^{bāo}，宣武为龟，邓哀为牛，徐伯为鱼，铃下为乌，书生为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



此非佛家变受异形之谓耶？”客曰：“岂有松柏后身，化为樗^{chū}栎^{lì}。”谦曰：“此不类之谈也，变化皆由心作，木岂有心乎？”客问二教优劣，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难。卒年六十六。赵郡士女闻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参军死乎？”会葬者万余人。（《李士谦传》）

李士谦隋朝平棘人，家居赵郡（今河北省）字子约，幼年丧父，事母至孝。十二岁时，魏广平王，征召为参军。北齐时屡次征召，都不就任。深明佛理，善于谈论玄理。其母去世，守丧三年，期满除服，便捐舍屋宅为佛寺，立志毕生不为官，自己因感念年幼而孤，受持五戒，未曾饮酒食肉，口中从不说杀害生灵的言语。家中富有，自己生活却非常简朴，而以资财赈济施舍，为自己应尽之义务；州郡乡里，凡有丧事，家贫无力埋葬的，都随其缺乏，供给救济。邻里有兄弟分家，因财产分不均而打官司，士谦便出钱财，补足双方而息事，兄弟惭愧感动，互相推让，结果都成为一乡善士。有时发现小偷在割他成熟的稻谷，士谦不但不去制止，反而默默避开。经常又出谷米数千石，借给乡人，遇年景饥荒，五谷不熟，债务人无法还债，都来道歉，士谦说：“我家谷米有余，本来就准备用于赈灾救济的，岂是为自己求获利益的呢？”于是召集所有债务人，设酒席聚会，当众将借据焚毁并说：“债已了结，请诸位不必挂念。”



经过数年，又逢天旱饥荒，士谦尽将家中所存粟米做糜粥，赈济饥荒，由此得以保全生命的乡民，数以万计。到了春天，又以谷种，赠给贫穷农人播种，赵郡百姓，沾受恩德者，都抚慰着子孙说：“我们能今日，都是李参军赐给我们的恩惠，愿我子孙，永远铭记，设法报答。”

当时曾经有客，不信因果报应，认为古来各家学说，从未申述，不足采信，特来问难于李士谦，士谦比喻说明：“儒家有积善余庆，积恶余殃，高门待封，扫墓望丧之说，史上皆有事实可考，岂不是善恶吉凶因果报应的明证呢？佛经所说的众生轮转五道，无有穷止，这就是汉朝贾谊所说的“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的道理，佛法尚未传入中国，古圣贤哲，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了。

“至于历史上尧舜时，鲧死后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周末杜宇，死后其魂化为杜鹃。褒姒变为龙，春秋时鲁人牛哀转化成走兽，彭生死后变豕，汉朝如意变犬，又有黄母变鼯，宣武为龟，邓哀转生为牛，徐伯为鱼，铃下为鸟，书生为蛇，以及晋羊祜前身，为李家儿子。这些历史记载，班班可考，岂不是佛家五道轮回转生，变受异形的证据吗？”客又问：“哪有松柏树，后身变为樗栌树呢？”士谦说：“这是无意义的论辩，变化由心所作，树木哪有心思呢？”客再问：“三教，优劣如何？”士谦说：“佛教如日，道教



如月，儒教如星，三教并行，照耀世间，故应广行三教，昌明于世，以济世救民，才是天下苍生之福。”客终不能难为士谦，拜辞而去。

士谦享年六十六岁逝世，赵郡士女，听到消息，无不痛惜流涕，都说：“为什么我们不死，而让李参军死呢？”参加丧祭会葬的人士，多达一万多人，又为士谦树立石碑于墓，永垂纪念。

《南史》

瞋心所感 受形蟒蛇

郗^{xī}后，嫔于武帝，酷妒忌。及终，化为龙，入于后宫，通梦于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不安，龙辄击水腾涌。于露井上为殿，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梁后妃传》）

郗后是梁武帝的宠妃，性情嫉妒残酷，死后化为一条大蟒蛇，进入后宫，常会现出龙形，一日偶在后宫殿上，盘旋骚扰，张口吐舌，全身反射出鳞光，闪闪照灼，直对着梁武帝，武帝大为惊骇，以为妖孽作祟，只好在露天井上建立祠堂，用银质鹿卢（井上汲水器具）以及金瓶，内盛百种食物来祭祀。

有一天蟒蛇托梦于梁武帝说：“我是昔日后妃郗氏，因嫉妒六宫妃嫔，心存惨毒，忿怒一发，就像烈火燃烧，弓矢发射，常常损物害人，由此罪过，死后



堕生蟒蛇。没有饮食可以充饥，又无洞穴栖身，饥困交迫，自力不能克服，又身上每一鳞甲内，生有很多小虫，叮咬肌肉，如同锐锋钻刺，痛苦难堪。得此蟒身，并非寻常蛇类，还有变化能力，不因皇宫深严，所能阻碍。感念皇上平昔爱护深厚，因此托此丑陋形骸，陈露皇上面前，祈求为作功德，拯拔我的苦难。……”梁武帝惊醒，悲叹感慨，心神不安，忧忧不乐。次日集合众沙门（和尚），询问救拔苦难最善方法，志公禅师说：“这是郗后过去罪业所感，必须至诚勤恳，礼佛拜忏，仰仗佛力，才能救她。……”

于是梁武帝大发悲心，恭请志公禅师广集藏经玄文，恭录诸佛圣号，作成十卷忏愿文，名为《慈悲道场梁皇宝忏》。启建道场，聚集高僧，恭诵忏法，为郗后洗濯罪愆。武帝也亲身为郗后虔诚拜忏，忏悔郗后往昔罪业。过了一段时日，在宫室内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又看见虚空中有一位容仪端丽的女人，向梁武帝说：“我就是蟒蛇的后身，承蒙皇上为我超度荐拔，如今我已脱离蛇身，得生忉利天宫。……”说罢，再三恭敬致谢，忽然不见。

以上所述就是拜忏功德感应，蒙三宝慈悲威德神力，而使郗后消灾灭罪，脱离苦难，超升天界。从此以后，此一部忏本，流传至今，凡有虔敬礼忏，所祈求者，皆有灵异感应事迹。



强取豪夺

宋王僧达，幼聪敏，好鹰犬，躬自屠牛。兄锡，罢临海郡还，俸禄百万以上。僧达一夕令奴辈^{xī}取无余。为宣城太守，游猎无度，受辞辨讼，多在猎所。迁吴郡太守，西台寺多富沙门，达遗主簿率门义（家丁也），劫寺内竺法瑶等，得数百万。后高阁与沙门昙标等谋为乱，帝以僧达屡经犯忤，因陷之，赐死。（《宋王僧达传》）

南宋王僧达，幼年天资聪敏，可惜不能用于正轨，爱好游猎，以追逐射杀禽兽为乐。又常亲自屠牛。他的兄长王锡，罢临海郡回乡，积集俸禄百万以上。王僧达趁他不备，一天夜晚，暗中命家奴偷运而归，无所余留。

后来僧达当宣城太守，不务政事，终日游猎，毫无限度，审问百姓诉讼案件，多在游猎途中处所，草草了事，是非不能公断。其后又迁任为吴郡太守，当地西台寺内沙门（和尚），多富有资财，王僧达便派遣主簿官率领家丁，威逼强取寺内竺法瑶等和尚建寺的资财，合计数百多万。无形中犯了盗窃常住财物之根本重罪。

后来有高阁与一和尚昙标等谋划反叛，事机泄漏，宋帝因王僧达屡次触犯忤逆意旨，因此故意陷他与叛党同谋的罪名，赐他自杀身死。



卖师惨报

宋袁粲，镇石头，齐高帝将革命，杀粲并其子最。粲小儿数岁，乳母将投粲门生狄灵庆。庆遂抱以首。乳母号泣呼大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难归汝，奈何杀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见汝灭门。”此儿死后，灵庆常见儿骑大牯狗、戏如平常。年余，忽一狗走入家，遇灵庆于庭，噬杀之。少时，妻子皆歿。此狗即袁郎所常骑也。（《袁粲传》）

袁粲南朝宋阳夏人（今河南省太康县）初名愍孙，事奉宋明帝时，改名为粲，字景倩，累官中书令，才气豪放，虽位居高显，而不以琐事牵怀，在家常独自步行花园林间，吟诗饮酒，自得其乐。

明帝去世，袁粲与褚渊同受明帝临终遗命，辅佐后废帝登位，这时桂杨王休范反叛，袁粲举兵讨平。迁官尚书令，到了顺帝时，又迁为中书监，镇守石头城，当时萧道成图谋篡位，袁粲计划除掉道成，被褚渊泄漏消息，萧道成便派遣部将，攻入石头城，要杀袁粲，粲长子袁最，以身保卫袁粲而受重伤，临终袁粲对儿子说：“我不失为忠臣，你不失为孝子。”父子同时被杀殉身。百姓哀痛作歌谣说：“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褚渊生。”

袁粲幼子年只数岁，乳母抱他逃往投靠袁粲的门生狄灵庆，不料狄灵庆竟暗中抱去献给萧道成，以求封赏，乳母号啕痛哭，大呼说：“天呀！粲公从前对



你有恩所以我才冒着危难，前来投靠于你，奈何你竟泯昧天良，为求私利，杀害恩公子弟，假若天地鬼神有知，我一定会看到你遭受灭门惨报。”

自小儿死后，狄灵庆恍惚中，常见小儿像平常一样，骑着大狗游戏。经过一年多，有一天，忽然来了一只大狗，撞入狄灵庆大厅，遇见狄灵庆，便猛扑过去，狠狠地咬杀致死，不多时，其妻及其儿子也都相继死亡。乳母所言，果然应验。这只狗就是袁粲在世时所养的。究竟是狗为主人报仇？或是小儿化为厉鬼报怨？冥冥中自有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佛徒风范 廉顽立懦

沈道虔，少仁爱。孙恩乱后饥荒，与兄子共釜庾之资。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窃其园菜者，虔自逃隐，待窃者去，乃出。又有拔其屋后笋者，令人买大笋送之，曰：“欲屋后竹得成林耳。”盗者惭不取，使置其门内而还。尝以拮拾自资，同拮者或争穢道。虔谏之不止，悉以所得与之。争者愧^{nù}，后每事辄云：勿令居士知。冬月无复衣，戴禺为作衣服，并钱一万，与之。虔悉分诸兄弟子无衣者。乡里少年相率受学，咸得有成。累世事佛，推父旧宅为寺，每四月八日请像，辄举家感^{tòng}恻焉。（《隐逸传》）

沈道虔南朝武康人（今浙江省吴兴县南），从小就有仁恕心肠。当孙恩之乱后，遍地饥荒，沈道虔倾出谷



仓救济，又出资供给兄弟子侄辈生活所需。

郡县州府，征召道虔到郡府为吏，先后共十二次，道虔都不去就任，隐逸石山精舍，自力耕种，虽困苦穷乏，不改志节。

有人偷他菜园里的蔬菜，道虔看见，不但不责怪，反而躲开回避，等待偷菜者离去后，他才出来。

又有人偷拔他屋后笋子，道虔便命人买大笋送去，并告诉他说：“我家屋后竹笋，要留着长成竹林，你要笋子，我可以买来送给你。”盗笋者感到惭愧，不敢收取，使人送回放置道虔门内，然后回去，从此不再偷窃。

沈道虔生活困苦时，曾经拾取谷穗维持生活，同来拣拾谷穗的，常因争拾秀美的谷穗，发生争吵冲突，道虔出面劝谏不止，便将自己所拾得的谷穗，全部分送给他们，相争吵者被感动而停止纷争。由于道虔平素的雅量风范，乡里人每有争执或有不名誉的事情，便说：“不要让沈居士知道。”

冬天道虔无棉衣御寒，有富家戴禺为他做了新衣并送他一万贯钱，道虔全部转送给贫困无衣的兄弟或弟子。乡里少年，相率跟着道虔受学，由于言行合一，厚道宽恕，精诚感召，学子个个都很有成就。宋文帝闻知道虔的风范与德教，下令郡县随时供给日用所需。

沈道虔家中累代信奉佛教，他献出其父旧有屋宅



园地，建造佛寺，每年四月八日佛诞节，亲率全家人前往佛寺虔诚礼佛，由于真诚恳切，全家往往感动泣下。

仁德医术 泽及幽冥

徐秋夫，工医术，为射阳令。尝夜闻鬼呻，声甚凄惨。秋夫问何须，答言患腰痛，死虽为鬼，痛犹难忍，请为刍人，按孔针之。秋夫如言，为灸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埋之。明日，见一人谢恩，忽然不见。当世伏其通灵。孙文伯，亦精其业。宋宫人患腰痛牵心，辄气绝。文伯曰：“此发症也。”以油投之，即吐得一物，如发，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

（《张邵传》）

徐秋夫南朝宋人，精通医术，当他任射阳县令时，有一天夜晚，听见窗外，有鬼呻吟，声音非常凄惨，徐秋夫进前问鬼，为什么这样愁苦？鬼回答说：“我在世时，身患腰痛病，死后变化为鬼，形体虽亡，可是腰痛仍然存在，痛楚难忍，久闻大人，仁心仁术，祈求为我做一草人，按穴道针灸，医治我的病患。”秋夫深为怜悯，应许了他的请求，于是做了与真人相像的草人，按经脉针灸穴道四处，及肩井三处，然后设坛祭祀，将草人埋葬。

第二天晚上，在家中室内突然出现一人，向徐秋夫叩谢愈病之恩后，忽然不见。当时世人闻知，都赞



叹佩服徐秋夫的仁心医术，能通幽灵。

当时又有一位孙文伯，也精通医术。南宋宫内有宫人害腰痛病，痛楚严重牵连心脏，便气绝昏倒。孙文伯为他悉心诊断说：“这是腹中硬结，气郁为害。”于是用油一碗，令宫人服下，随即吐出一团怪物，状似头发，长约三尺，头部已成蛇形，蠕蠕能动。宫人多年痼疾从此除愈。

诉怨索命 昭示因果

豫章王疑^{yí}，高帝第二子，宽仁，得朝野欢心。薨后，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应便死，太子加膏中药，使我痛不差，复加汤中药，使利不断。吾已诉先帝。”因出青纸文书示文季曰：“与卿少旧，因卿呈上。”文季秘而不传，甚惧此事。少时，太子薨。

（《齐豫章王疑传》）

南齐豫章王萧疑，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次子，齐武帝的二弟，官至大司马太傅职位，为人宽厚仁慈，廉洁节俭，深得朝臣及百姓的欢心与拥戴。不幸于齐武帝永明十年去世。

萧疑去世后，冥中现形于侍中左仆射沈文季（字仲达，为人宽雅正直）面前说：“我命不该绝，是太子长懋^{mào}（武帝长子）心怀嫉妒，将毒药加入膏药中，使我身上疮更加恶化，红肿发炎，痛入项脊，又加毒于汤药中，使我腹泻不止，以致丧命，我已向先帝陈诉，来



索太子性命。”说罢，取出一道青纸文书交给沈文季说：“我与你少年旧交，情同手足，因此请你将这张青纸文书转呈皇上。”沈文季心中惊惧万分，将这件事，隐密在心，不敢传出。

第二年齐武帝永明十一年正月，太子长懋突然去世。果然应验了萧嶷死后现形告知沈文季索命情事。

匹夫无罪 聚财贾祸

齐曹武，在雍州致钱七千万。东昏即位，利其财，诛之。收兵至，武叹曰：“诸人知我无异志，所以杀我，政欲取吾财货伎女耳。”武虽武士，有知人鉴。谓梁武曰：“卿必大贵，今以弱子相托。”每密送钱物好马。帝多乏，就武换借，未尝不得，遂至十七万。及帝即位，忘其惠，忽梦如田塍上行，两边水深无底。梦中甚惧，忽见武来，负之得过。曰：

“卿今为天下主，乃忘我顾托之言耶？我儿饥寒无衣，昔所换十七万，可还，令其市宅。”帝觉，即使主书送钱还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并蒙抽擢。^{zhuó}（《齐曹武传》）

曹武南齐下邳人^{pī}（今江苏省邳县东），字士威，以功爵为侯，后来转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曾在雍州聚集钱财达七千万贯，富甲一方。齐东昏侯即位后，看中他的财宝，诬以谋叛罪名，下令诛杀。当收押官兵来到家中时，曹武感叹地说：“各位都知道我没有丝



毫叛离的心意，如今却要杀我，主要原因是要夺取我的财宝以及歌伎美女。”于是被杀身亡。

曹武虽然是位武士，但有知人之明。生前曾经对梁武帝说：“你将来必定大贵，我以小儿先相托付，将来望你多予提拔照顾。”当时武帝尚未显贵，曹武常暗中赠送好马钱物相助，梁武帝每有缺欠，即向曹武借贷，都能如愿，前后合计多达十七万贯。

到了梁武帝即位后，竟忘却了昔日曹武的恩惠，有一天，忽然梦见独自在危险的崖上行走，崖的两边，水深无底，正在惊惧无措之时，忽见曹武前来，背他到平坦之地后，对武帝说：“你今日贵为天子，难道竟忘却往日相托的诺言？如今我儿子艰难困苦，挨饿受冻，昔日借与你的十七万贯，如今可以给我儿子买房屋置家产，安定生活。”武帝觉醒，忽然省悟，即刻命主书官送钱还给曹武的儿子，使他能购买屋宅家产。后来曹武的儿子曹世证、曹世宗等，都蒙受武帝提拔。

好生戒杀 遗泽子孙

齐曲江公遥欣，宣帝兄。年七岁，出斋时，有小儿善弹飞鸟。遥欣曰：“凡戏多端，何急弹此？鸟自空中飞翔，何关人事？”左右感其言，遂不复弹鸟。明帝入辅，欣参预政事，凡所谈荐，皆得其人。卒谥康公。子畿，十岁能文，有弟九人，恩爱笃睦。性温



和，与物无竞。沈约见其文，叹曰：“始验康公积善之庆。”畿位尚书左丞，末年专释教，为新安太守卒。子清，有文才，为永康令。（《齐宗室传》）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字重晖，是齐宣帝的兄长，学问渊博，仁慈爱物。幼年时年仅七岁，有一天从书房出游郊外，看见一群小儿，以弹弓射击飞鸟游戏，空中无辜的飞鸟，都成为他们游戏的牺牲品，萧遥欣心中不忍，便进前对众小儿劝解说：“游戏有多种，为何要玩这种弹射飞鸟，杀生害命的游戏呢？鸟儿自由自在，优游飞翔于空中，对人类有何妨碍？为何忍心杀它取乐呢？”众小儿被他一番话所感动，从此不再弹鸟游戏。

齐明帝萧鸾入宫辅佐宣帝时，萧遥欣也参列商讨政事，凡是遥欣所提供的政见皆确当而被采用，所推荐的人选，都恰得其人。

遥欣去世后，皇上特赐谥号为康公。

萧遥欣的儿子萧畿，天资聪明，年仅十岁就善作文章，家中兄弟九人，彼此恩爱和睦，性情温和，与物无争，为当世人所称羨。

太子家令（官属）沈约见萧畿的文章，称叹地说：“康公（萧遥欣）有这样才智特出的儿子，应验了他生平积善遗给子孙的福泽。”萧畿官至尚书左丞，晚年好佛，专心修学佛法，任新安太守时去世。萧畿的儿子萧清，也文才并茂，名望显达，官为永康令。子孙



荣贵。

至诚求佛 必遂所愿

晋安王子懋^{mào}，齐武帝第七子，诸子中最为清恬。七岁时，母病笃，请僧行道，有献莲花供佛者，僧以铜罍^{yíng}盛水，渍^{zì}其茎，欲花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命花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罍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

（《齐武帝诸子传》，及《齐书》）

南齐晋安王萧子懋字云昌，是齐武帝第七子，为人廉让好学，武帝许多儿子当中，子懋品行，最为纯洁孝顺。起初官为都督江州刺史，后来加任侍中官职。

当萧子懋年仅七岁时，其母阮淑媛害病沉重，恭请和尚设坛祈祷；有人献上莲花，和尚用铜器盛水，将莲花茎端，浸在水中，供奉佛前。萧子懋至诚跪在佛前，涕泣祈求说：“假若我母病体，能仰仗佛力加被由此康复，祈愿莲花直到斋醮完毕，终不枯萎。”七日斋期完毕，莲花果然更显鲜红，察看铜器中，稍有根须长出，其母从此病愈。当时世人都赞叹子懋孝德感召。

见利思义 名德俱彰

梁甄彬，尝以一束苧^{zhù}就寺库质钱。后赎苧，于苧束中得五两金，彬送还寺库。梁武帝为布衣时闻之，



及践祚，以彬带郾县令。将行，同列五人，帝诫以廉慎。至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言相嘱。”由此名德益彰。（《梁甄法崇传》）

甄彬梁朝人，在他困苦时，曾经以一束可以织布的苧做抵押，向长沙寺观当铺借钱。后来赎回苧时，发现束内，藏有五两金子，甄彬心想这些金子，不是我分内该得的，我不能无缘无故吞没，于是随即送还当铺。这件事在梁武帝做平民时，就已曾经听说，心中对甄彬的人格修养，非常赞赏。

到了梁武帝即位后，便任用甄彬，派他前往带郾郡，当地方县令。临走之前，同等官位五人，武帝一一告诫他们，为地方县令，应以廉洁慎重最为重要，愿卿等多多加勉。唯独对甄彬说：“卿往日有还金的高洁美德，所以寡人就不用再以这些话，相以嘱咐了。”从此甄彬的声望德行，更加彰显，传遍天下，留芳万世。

循吏风范

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布恩惠之化。蛮獠怀之，竞饷金宝。谦慰谕而遣之，一无所纳。齐初为钱塘令，御繁以简，狱无系囚。及去，百姓载缣帛送之。不受。每去官，辄无私宅，借空车廐居焉。梁天监时，为零陵太守。郡多猛兽为暴，谦至绝迹。及去官之夜，猛兽即害居人。谦为郡县，常劝课农桑，



务尽地利，收入常多于邻境。居官俭素，冬则布被莞席，夏无幬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卒年九十二。（《循吏传》）

孙谦梁朝东莞莒人（今山东省莒县）字长游，曾任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对百姓广布恩泽教化，南方蛮獠种族，都感恩图报，争相赠送珍宝。孙谦对他们多方安慰勉励，然后差遣他们离去，一律不予收纳。

南齐初年，孙谦当钱塘县令，到任后，治理县政，简化繁苛政令，便利百姓遵行，人民深受感化，都安分守己，不敢为非作歹，由此牢狱内，没有犯法的囚犯。到了去官时，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运载丝绸绢布赠送，孙谦辞谢不受。由于他居官清廉，公而忘私，因此去官时，依然两袖清风，连一间可以安居的私宅都没有，为人廉洁无私到这种程度。

梁武帝天监年间孙谦当零陵太守，郡内常有猛兽为患，孙谦到任后，就此绝迹，到了离去官职的第一天夜晚，猛虎又出现为害百姓。

孙谦当郡县，常劝导百姓从事耕田种桑养蚕，务必做到地尽其利，因此每年收入，常多于邻县，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孙谦为官，俭约朴实，冬天布被草席，夏天没有蚊帐，然而夜间睡眠，从来未曾被蚊蚋叮咬，大家都觉得非常奇异。身康体健，安享天年至九十二岁高寿才逝世。



厚道

顾协，事亲孝，与友信。除新安令，未至县，遭母忧。送丧还，于峡江遇风，同旅皆漂溺，惟协一舟触石而泊焉。咸谓精诚所致。初为廷尉，正冬衣单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与之，惮其清严，不敢发口。尝有门生来，知协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怒，杖之二十。因此绝于馈遗。自丁艰忧，遂终身布衣蔬食，不娶。后因少时娉女年六十余犹未嫁，义而迎之。（《梁顾协传》）

顾协梁朝人字正礼，博通群书，对文字及禽兽草木，尤其精详，被举拔为秀才，尚书仆射沈约见他的策论，赞叹地说，江左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作品。临川王听到他的声名，便征召他掌理书记。

梁武帝普通年间，诏命天下荐举贤士，湘东王奏表荐举，顾协奉召官任通直散骑侍郎。又为鸿胪卿（九寺大卿之一）。去世后，谥号为温。

顾协为官清廉有志操，起初任廷尉正（官名）时，冬天衣服单薄，同处做官的寺卿蔡法度，对人说：“我看顾郎衣服单薄，想解下我的衣服送他御寒，但是看他那清廉严正的气度，又怕碰壁，因此始终不敢开口。”又曾经有门生来访，知道顾协廉洁，不敢赠送厚礼，只以钱二千奉送，顾协很生气自己门生，竟然不了解他的为人，于是命人鞭打二十下，以予严厉教诲，从此无人敢来送礼。顾协在官署中十六年，节



俭朴实器具衣服饮食，从不改常度。

顾协事亲至孝，与朋友交往，重信义，曾任新安县令，未到任所途中，遭逢母丧，送丧回来，船行到峡江，忽遇暴风，同行旅客船只，都漂沦沉溺，惟独顾协一船，触到石头而停泊，免受灾害，大家都说，由于顾协精诚孝心感召所致。

顾协自从母丧后，从此布衣蔬食，终身不娶。后来因少年时，曾经聘一女子，年纪已经六十多岁，尚未出嫁，顾协闻知，为尽道义上的责任，于是将她迎归。

一念善因 终有善报

阴铿^{kēng}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洒炙以授之。众坐皆笑。曰：“吾侪终日酣酒，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为贼擒，或救之获免。问之，乃前之行觞者。（《梁阴子春传》）

阴铿字子坚，南朝时陈人，博览史传，能诵诗赋，尤善于作五言诗，名震当世，深受陈文帝赞赏，累迁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

有一次与宾友聚会宴饮，见斟酒的人来回辛劳，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于是转过身来，亲授美酒一杯，烤肉些许，让他分享；在坐宾友，都以奇异的眼光笑他。阴铿解释说：“我辈终日畅快饮酒，然而执酒杯斟酒的人，却为人忙碌，而不得品尝酒味，这不



近乎人情。……”一片体念关顾之情，流露言表，斟酒的人，默默地感念在心。

到了侯景之乱，阴铿将被贼寇擒获时，在这紧急关头，忽然有人奋不顾身地营救他脱离贼难。询问之下，原来营救他的，竟是昔日宴饮会中斟酒的人。

反覆逆贼 显遭惨报

侯景窃位，用刑酷忍无道。立大舂碓^{chōng duì}，有犯法者，捣杀之。每登帝殿，若芒刺在身，恒闻叱咄者。又寝宴居殿，一夜惊起，若有物扣其心。所居殿屋，常有鸛鹪^{xiū liú}呜呼。及死，暴于市。百姓争取屠脍，羹食皆尽。焚骨扬灰，曾罹其祸者以灰和酒饮之。其妻子在魏，高澄命先剥面皮，以大镬^{huò}盛油煎杀之。（《贼臣传》）

侯景南北朝时朔方人（今绥远省境内黄河以南），字万景，有过人体力，善于骑马和射箭，起初任戍守卫兵。

后魏时，跟随大将军尔朱荣，荣用他为定州刺史，高欢当魏丞相时，讨伐尔朱氏，景又带领兵众投降高欢，欢任他为司徒大行台上谷公，拥有兵众十万，专制河南一带。后来高欢害病垂危，召见侯景，侯景怀疑会遭祸害，于是便以函谷以东十三州投降梁朝，梁武帝封景为大将军河南王。岂料不久侯景便举兵反叛，围攻建康，攻陷台城，屠杀地方绅士，



掠夺百姓金帛子女，梁武帝被禁而饿死。梁简文帝即位，侯景又行弑杀而自立为帝，称为汉帝王。

侯景窃据帝位后，使用严酷残忍无道的刑法，建立大舂，凡是犯法的人，便推入大舂内，用碓捣击致死。

侯景每当登上帝王宫殿，就好像芒刺在身，坐立不适，惊惧害怕，常常听到有人大声呵叱。就寝于宴居殿内，一夜之间，惊醒多次，好像有怪物扣其心头，所居住的殿室内，常有猫头鹰哭叫声。

后来梁孝元帝命大都督王僧辩讨伐平定。侯景被杀，尸首暴露在街市上，百姓争相屠宰，切成细片，煮成羹汤，全部吃尽，又将他的骸骨焚烧成灰，曾经遭受他祸害的人家，都以他的骨灰和酒痛饮。

侯景的妻子躲藏在魏国，高欢的儿子高澄闻知，暗中命人先剥去她的面皮，然后用大镬盛油煮沸，将她推入油中煎杀而死。

刚愎傲慢 伤人害己

傅縡^{zài}，强直有才，而毒恶傲慢，为当世所疾。施文庆等谮之后主。下狱赐死。有恶蛇屈尾，来上灵床，当前受祭酹^{lèi}，去而复来者百余日。（《傅縡传》）

傅縡南北朝时，陈朝灵州人，字宜事，才华出众，年仅七岁，就能读诵古人诗赋，多达十万余句。长大后，格外好学，善作文章，官至秘书监（掌图书之



官署)，右卫将军兼任中书通事舍人（掌理呈奏案章及皇帝诏书诰命）。

傅縡所作文章，典雅秀丽，才思敏捷，下笔一挥而就，未曾打过草稿。可惜性情倔强，而且毒恶傲慢，待人接物，暴躁任性，自负才智，不肯退让，因此在朝中得罪许多朝臣，与人结下嫌怨。为当世人所痛恨。

后来被施文庆等人，在陈后主面前，联名参奏，诬告他的罪状，陈后主大怒，将他下入牢狱，命他自杀而死。

傅縡死后，在他停尸的灵床上，出现一条屈尾毒蛇，当前受人祭奠，然后离去，忽而又来，如此来去经过一百多天，而后就不知踪迹了。当时人都认为这条毒蛇是傅縡死后魂灵所变。

宗元卿

宗元卿，有至行。早孤，为祖母所养。祖母病，元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则小痛，以此为常。乡里宗事之，号曰宗曾子。（《孝义解·叔谦传》）

宗元卿，南齐南阳人，字希蒋，有超卓的品行。元卿身世不幸，幼年父母双亡，零丁孤苦，幸赖祖母抚育得以长大成人，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宗元卿感念祖母养育深恩，侍奉祖母，极尽孝顺。



后来宗元卿因事离乡在外，心却时时挂牵家中年老祖母。每当祖母身有病痛，元卿身在远地，就觉心痛。大病就大痛，小病就小痛，经常如此，非常灵验。因此元卿每次感到心痛就启程赶回家来探望，侍奉汤药，以尽孝道。乡里人都非常钦佩尊敬他的孝行，尊称他为“宗曾子”。

诚敬孝心神灵佑之 恶逆不道鬼神祸之

萧叡^{ruì}明，母病风，积年沉卧。叡明昼夜祈祷，时寒，下泪为之冰，如筋，额上叩头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疗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见。以奉母，函中有三寸绢，丹书“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复。诏赠中书郎。时秣陵^{mò}朱绪无行，母病积年，思菇羹。妻买菇为羹，奉母。绪曰：“病复安能食？”遂食之尽。母怒曰：“天若有知，当令汝哽死。”绪闻，心中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孝义传》）

萧叡明南齐人，字景济，官任员外殿中将军。天性至孝，其母害风湿关节病，多年卧床不起，睿明延医诊治，并无起色，日夜忧虑，亲自设坛，每日焚香，对天祈祷，当时天寒下雪，叡明脸上两行泪水，当即结冰，有如两条白筋，叩头哀祷，额破血流，也结成冰块，一片诚敬孝心，感动天地神灵，忽然出现一人，授给他一个小石盒，并告诉他说：“这是治疗



老夫人疾病的药。” 叡明感激，跪下拜受，起身忽然不见，打开小石盒，里面有三寸绢布，用红丹书写“日月”两字及服用法，叡明依照指示，呈奉给母亲服下，其母多年病痛，果然痊愈，时人都认为是孝感所致。

齐武帝永明五年，叡明奉诏命，官任中书郎（掌机要政事）。

当时秣陵地方（今南京）有居民朱绪，品行不端，其母害病多年，念念想吃菇类煮的羹汤。有一天朱绪的妻子，买回来煮好，将奉给婆婆时，不料朱绪见了，竟把菇汤夺过来说：“既然害病，又怎能吃呢？”说罢，就当母亲面前，自己全部吃光，其母看他那不孝的举动，愤怒地说：“你这逆子，不能体念为娘病体也罢，竟然夺去我日夜想吃的食物，上天如果有知，当令你这逆子哽死。”朱绪听了其母愤怒的诅咒，心中耿耿不安，当夜就便血而死。时人都认为是忤逆不孝所致。

《北史》

君人之德

魏孝文帝，性宽慈。进食者捋以热羹覆帝手，又曾于食中得虫秽物，并笑而恕之。宦者谗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数十，帝默受不申明。太后崩后，亦不以介



意。（《帝纪》）

北魏孝文帝鲜卑族人，本姓拓拔氏，名宏，后来改姓“元”氏。即位后，大兴文治，平均民田，编制户籍，修明堂（帝王诸侯举行大典之堂），建灵台（观察天气象之台），设立太学，行祭祀天地之礼，举办养老籍田制度。憎厌北方民族风俗鄙陋，于是迁都洛阳，希望变更胡人旧风俗，而改用华夏礼仪，因而禁止穿胡衣说胡语，在位廿九年去世，庙号高祖，为北魏史上第一贤德君主。

魏孝文帝自幼至孝，性情宽宏，心地仁慈。有一次侍者进奉饮食，将热烫的羹汤，倾覆烫伤到孝文帝的手，帝毫不介意。又有一次侍者送来的食物中，发现有小虫及污秽脏物，孝文帝只是一笑了之，也不加追究责备。

曾有宦官在太后面前，谗言诬说孝文帝的坏话，太后发怒，不分皂白，责打孝文帝数十杖，孝文帝默然承受，并不申辩，事过便了，不介于怀。

到了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即位，对往日进谗诬告的宦官，不但不报复惩责，而且一视同仁对待。气度豪爽，胸襟豁达。确是一位贤德的君主。

修身自励 化及家国

薛聪，方正有^{jīn}理识。虽在暗室，终日^{jīn}矜庄，见者莫不^{jīn}懔然。父忧庐墓，酸感行路。友于^{jīn}笃睦而家教甚



严，诸弟虽婚宦，恒不免杖罚。除徐州刺史，政存易简。卒于州，吏人留其所坐榻以存遗爱。谥简懿侯。子孝通最知名。（《薛辩传》）

薛聪后魏人字延智，品行端方正直，为人重道义，有见识。虽处在无人窥见之地，也是终日庄重，谨慎自持。望见他的人，莫不肃然敬佩。

居家孝悌，其父去世时，薛聪在墓旁结草棚居住，哀思孝行，感泣路人。家中兄弟，友爱和睦，而家教非常严格，弟辈虽已成家做官，犯了过错，仍然不免挨受杖打责罚。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任治书侍御史（平决廷尉奏事，职掌纠察非法推弹杂事）检举失职不法官吏，公正无私，不怕强权势力。孝文帝寄望为最亲信的臣子，常想进封他的官位，薛聪苦苦辞谢，始终不受。魏孝文帝感叹地对人说：“朕见薛聪方正庄敬的风范，尚且由衷敬畏，何况是他人呢？要进封他的爵位，可是他却不肯接受。”帝称赞薛聪说：“卿天然尊贵的爵位（仁义忠信，修德不倦）高超自持，这种荣耀，绝非人为爵位（公卿大夫名位）所能与之比拟。”

后来任都督徐州刺史，治理政事，简约便利，百姓感德。后来在徐州去世，属吏留他生前所坐床榻，以纪念他对属下百姓的遗爱。谥号简懿侯，其子薛孝通，声望最为显著。



仁厚传家

房景伯，性醇和，诸弟宗之如严亲。及弟亡，蔬食，终丧期不内御。其次弟景光亡，幼弟景远，期年哭临，亦不内寝。母崔氏，严明有高节，亲授景伯、景光九经，学行修明，并当世名士。景伯为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尝无礼于景伯，举家亡去。景伯署其为子掾，令谕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相率出降。贝邱妇人列子不孝，景伯母曰：“小人未知礼教，何足责哉？”乃召其母与之对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观景伯供食、未旬日，悔过求还。崔曰：“此虽面惭，未知心愧，且置之。”凡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终以孝闻。（《房法寿》，及《列女传》）

房房景伯后魏人，字长晖，少年即以“孝”闻名当世。因而被举荐为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辅国长史。清河盗贼作乱时，景伯为清河太守，抚助平定贼乱有功。升迁为司空长史。后来因母病辞官，居丧期间，哀思过度，不吃盐菜，以致害水病而去世。

房房景伯性情醇厚温和，通晓经书史集。家中弟辈，尊敬他如同严父。其二弟景光去世，景伯哀伤蔬食，终丧期间，不与其妻同房。幼弟景远，哀悼哭临，届满一年，不入内寝。其母崔氏，知书达礼，庄严明察，亲自教授景伯、景光九经，景伯兄弟深受母教，学问道德都整治清明，并为当世名士。



房清河盗贼作乱时，景伯为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因无礼触犯景伯，全家逃亡而去，景伯标榜刘简虎之子，为佐治官吏，命令告谕山贼，既往不究，山贼以景伯不记往日仇恶，于是相率出面投降。

房山东贝邱有一妇人控告其子不孝，景伯母亲说：“这些小民，未曾受学，不知礼教，不足加以责备，应该以德化来引导他知耻向善。”于是召见妇人每日同到厅堂，与她相对饮食，命其子侍立堂下，让他观看景伯侍奉母亲饮食孝顺恭敬的举止礼节。不到十日其子悔过，请求回去，崔氏说：“此子虽然表面羞愧，内心尚未真正悔过，暂待几天观察。”到了二十多天，其子深受感化，叩头流血，真心悔悟，其母也涕泣乞求回去，然后释放母子回家，从此此子果然革面洗心，后来以孝闻称于世。

守财慳吝 果报自受

崔和，家巨富而性吝，埋钱数百斛。其母李当春思董，惜钱不买。子轨，盗钱百万，背和亡走。和迁参军，坐贪^{hui}贿赂死。（《魏崔亮传》）

崔和后魏人字亮，家资巨富，可是为人度量狭小，性情过分吝啬，要他用钱，如割身肉，暗中埋藏财宝数百斛。

其母李氏，在春天蔬菜茂盛季节，想吃旱芹佐餐，可是崔和痛惜小钱，始终不肯购买。



后来其子崔轨，盗取他的钱财，多达百万，违背崔和逃亡而去，崔和激愤感叹也无可奈何。

崔和迁任参军官职，贪求不厌，利用权势，多方收受贿赂，终于罪行暴露，皇上赐他自杀身死。

※ 嗟乎！家资巨万，却舍不得供给母亲旱芹，好像自认可以长远保有他的财富。谁料，其子可以盗取，君王可以杀他，财命两空，又落得不忠不孝的罪名，留传人间。守财奴终究不值得！不值得！

人死轮回 史实验证

李庶，为临漳令。坐事，死狱中。妻元氏，更适赵起。尝梦庶谓曰：“我薄福，托刘氏为女。明旦当出，彼家甚贫，恐不能见养。夫妻旧恩，故来告君，宜乞取我。刘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东入穷巷是也。”元氏不应。庶曰：“君似惧赵公，我自说之。”于是赵起亦梦焉。^{wú}寤问妻，言之符合。遂持钱帛，躬往求刘氏，如所梦得之。养女长而嫁焉。（《齐李崇传》）

李庶北齐人，官任临漳县令。当魏收奉诏著作《魏书》完成后，书内常以私人恩怨，带入骂人卑怯无用的笔调，李庶与卢斐等，争讼议论，魏收心怀不平，由此事件，李庶被系入狱，死在狱中。

李庶死后，其妻元氏，改嫁赵起，有一天夜晚梦见李庶前来托梦说：“我福分浅薄，将托生做刘氏家的女儿，明天早上就要出生，刘家贫穷，惟恐无力抚



养，念在往日夫妻旧情，因而前来告知，乞求能设法养育成人，刘家就住在七帝坊十字街南，向东进入穷家陋巷就是。”元氏默然难以回答。李庶说：“你好像畏惧你丈夫赵公，因而不敢答应，那我自己前去向他诉说，以免为难你。”于是赵起也同样梦见，醒后询问其妻，两人所说完全相同，于是夫妇俩商议决定，随即带一笔金钱，亲自前往刘家，探问究竟，果然与梦境应验，于是向刘家请求，抱回抚养长大，替她选择对象办理婚嫁。这段事迹是历史上所记载人死轮回真确可考的证据。

义风可行

魏兰根，博学高才。父丧，庐墓，毁殆灭性。为岐州刺史，萧宝寅破宛川，俘美女十人，赏兰根。根曰：“此县界于强寇，故附从以救死。官军至，宜矜而抚之。奈何助贼为虐乎？”悉求其父母而归之。后封永兴侯，谥文宣。子相如，袭爵。（《魏兰根传》）

魏兰根后魏人，天资灵敏聪慧，有见识，悟性高，学问广博，才华出众。其父去世时，居丧期间，结草棚陪伴墓旁守孝，哀毁过度，几近于丧失性命，以孝闻称当世。曾任司徒掾，本郡太守。

魏孝明帝孝昌初年，转任岐州刺史，帮助魏将军萧宝寅，讨伐攻破宛州（今河南省）有功，萧宝寅俘虏宛州美女十人，赏给魏兰根，兰根说：“宛州县界



于盗匪强暴横行地段，人民为脱免一死，因而被迫依附，百姓是无辜的，怎能助长贼寇残暴行为，伤害百姓呢？”于是派人访求各人父母，将十位美女，一一发送回家团聚。百姓感恩颂德，传为美谈。

北魏安定王中兴初年，魏兰根官拜右仆射。魏孝武帝太昌初年，任仪同三司加开府。后来加封永兴侯。死后谥号文宣，其子相如，继承封爵。

干蛊利民善报

苏威，少有至性。尝卖田宅，罄资产，赎元世雄及其妻子。仕隋为太子少保。文帝尝召威及高颖、杨素等，谓曰：“太史言朕祚运尽于三年，心甚忧懣。今欲营南山嶮处，与公等固之，如何？”威曰：“周文修德，旋地动之灾；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愿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弃德恃险，同舟之人，谁非敌国？”帝善其言。初威父綽在魏，以国用不足，制征税法颇重。既叹曰：“今所为者，譬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之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简，帝悉从之。年八十二卒。（《周苏綽传》）

苏威是北周度支尚书苏綽的儿子，武功人（今陕西省扶风县）。自幼天性真诚笃厚，五岁丧父，哀毁孝思，有如成人，年既长大，颇有声望，曾经变卖田园屋宅，用尽所有资产，为至友元世雄及其妻子赎罪。



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召苏威入朝，与他谈论政事，深获器重，于是任用苏威为太子少保，兼纳言支尚书，与高颍并参朝政，从此日见亲信。

隋文帝曾经召苏威及高颍、杨素等人说：“太史（职掌星历占候）观望星相说朕帝位国运三年后将尽，为此日夜忧虑不安。如今想建造南山险要地处，与诸位共同固守，不知卿等以为如何？”苏威说：“周文王积善行仁，力修德政，转回地动的灾祸，宋景公仁厚存心，一句爱民德言，感动天地，转移荧惑星退避三舍，惟愿陛下，重新推崇德政制度，以享天福，假若背弃道德，只靠险要防守，即使同舟之人，也难免不成怨敌。”隋文帝接纳苏威的建议，从此广修德政，果然延续国运数十年。

当初苏威的父亲苏绰，在魏国时，因国用不足，而制订加重征税法。后来深自后悔，感慨地说：“我现在所作所为，正是剥削百姓，譬如张紧弓弦，决非治平天下之道，不知未来那位仁人君子，能为我松弛这把弓弦呢？”苏威听到这话，每以改革苛征为己任。至此苏威建议隋主减徭役，轻赋税，一切行事，力求从轻从简，同时崇尚节俭，戒除奢侈，转移风气，隋主很是嘉纳，于是除去一切苛税，并命苏威减省律法，刑法益加简明，疏而不漏，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苏威历经处于隋炀帝、李密、王世充等人之间，



在这危险环境中，竟然能安享天年到八十二岁善终。莫非由于力行革恶除弊，达成其父遗志，利乐百姓功德所致。

诋诽先贤受报

刘兰，讲说精悉，生徒其盛，而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为国子助教，静坐读书。有人葛巾单衣入座，谓曰：“君是学者，何每见毁辱？理义长短竟在谁，而无礼见陵也？今欲相召，当与君正之。”言终而出。兰少时死。（《儒林传》）

刘兰后魏武邑人（今河北省阜城县西）以儒学闻称当世，擅长左传，又通晓阴阳，官至国子助教。很有口才，讲说精要详明，门下生徒众多。然而不修口德，经常排斥毁谤公羊，又常公然诋毁汉朝学士所景仰的纯儒董仲舒。

当刘兰官居国子助教时，有一天静坐读书，忽见一人头戴葛巾，身穿单衣，直入座前，威神凛凛，斥责刘兰说：“你身为儒者，读圣贤书不知涵养，为何每次毁谤侮辱于我，你对圣贤道理，不曾梦见，天地义理，究竟谁长谁短，更是无可得知，你竟肆无忌惮，无端谩骂，无礼欺凌，今日特来召你前去，予你改正这种愚妄的错误。”说罢，转身退出。刘兰深觉怪异，心中怏怏不乐，经过数日，就此去世。



廉介诚实 终受厚禄

孟信，除赵平太守。及去官，居贫无食。唯一老牛，其兄子卖之，拟供薪米。券契已讫，信适从外来，因告之曰：“此牛有病，小用便发，君不须也。”杖兄子二十，买牛人嗟异良久。周文帝闻之，举为太子少师。（《孟信传》）

孟信后魏广川索卢人（今山东省长山县），字修仁，家境贫寒，放弃读书，自愿从军，累官至赵平太守，为政崇尚宽厚和平，地方权势土豪，都不敢为非犯法。在任期间，清廉自持，直到去官后，两袖清风，居家贫困，三餐难继，只有一只病牛，其侄子隐瞒病情，打算将它卖掉，换些柴米，以供生活，买卖券契，双方写好，正巧孟信从外回来得知，对买者说：“这只牛有病，稍微劳力，便会发作，对你没有用处。”说罢转身，责打侄子，同时训斥他，不该欺瞒。买者见此情景，深觉奇异，站立一边，嗟叹很久才去。

周文帝得知，非常赞赏孟信这种廉介诚信的美德。于是举用为太子太傅，并特予加封散骑常侍，直到年老才辞官荣归，当时儒者学士，都深引为荣。

后汉书内也有一段相同事迹记载：汉朝人朱穆，家中养猪，猪有病，命家人到市场去卖，并特别吩咐说，这只猪有病，当以便宜价格卖出，不料家人来到市场就卖，不说有病，所得价钱，超过预料，朱穆得知其故，随即赶到市场，以半价送还买者，买者不接



受，朱穆留下钱就走，其诚实德量与孟信先后可相比美。

孝子不匮 永锡尔类

梁彦光，七岁时，父遇笃疾。医云：“饵五石可愈。”时求紫石英不得，彦光忧瘁。忽于园中见一物，彦光不识，怪而持归。即紫石英也。亲属咸异之，以为至孝所感。隋文帝以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迁相州刺史。相州人情险诋，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光招致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授。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变。有焦通，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光令观孔子庙中，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对母悲涕之像。通悲愧若无容者，彦光训谕而遣之。卒为善士。光卒于官。谥曰襄。子文谦，有父风，迁鄱阳太守，政为天下最。（《循吏传》）

梁彦光隋朝人，七岁时，其父染患重病，医师诊断病况说：“必须服用紫石英，才能痊愈。”当时家人到处寻求不获，彦光日夜忧伤。一天忽然在园圃中发现一块特异物体，彦光不认识，于是抱回家中，不意竟然是块紫石英，其父病体，因而痊愈，亲戚乡人，都深感奇异，认为至诚孝心所感。

隋文帝时，任用彦光为岐州刺史，爱民如子，处处以恩泽加惠百姓，治理政绩，在当时最称优越，隋文帝很是嘉赏，饬令全国牧守，效法彦光的政风。



后来迁任相州刺史，相州人情，凶悍难平，经常诉讼官吏，事态千变万端。彦光招请德学兼备的大儒，每乡设立学堂，以圣贤道理，教授百姓，于是百姓，都能互相劝勉，敦励品行，风俗由此大为转变。

当时有乡民焦通，事奉双亲，不尽孝道，为堂弟告发，彦光命焦通观看孔子庙中，孝子韩伯瑜的画像，这张图画是描绘韩伯瑜挨受母亲杖打不痛，因而哀伤母亲体力衰退，对着母亲悲泣的一幅感人情景，焦通看后，悲痛惭愧交加，自觉无地自容，彦光又引古训，谆谆教诲，然后遣他回去，焦通从此感悟，洗心革面，终于成为乡里善士。

彦光在任期间去世，赐谥号襄，其子文谦，步父风范，官任鄱阳太守，政风显著，为天下第一。

《唐书》

谗杀无辜 遭受阴谴

武惠妃，宠倾后宫，生寿王。帝欲废太子，张九龄阻之。李林甫专政，数称寿王美，妃德之。未几，使人诡告太子二王曰：“宫中有贼，请甲以入。”太子从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谋反，甲而来。”帝召林甫议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乃诏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废为庶人。寻遇害，天下怨之。惠妃数见庶人为祟，因大病。召巫祈之，请改



葬，且射行刑者，^{yi}瘞之。迄不解，妃死崇亡。（《玄宗诸子传》）

武惠妃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生子寿王瑁，渐有谋夺太子位的野心，玄宗深受影响，也宠爱瑁，而想废黜太子瑛。中书令张九龄极力谏阻，武惠妃深为怨恨。奸相李林甫心性奸狡，迎合玄宗与惠妃心意，专说柔顺动听的话，常称赞寿王瑁，极力帮助武惠妃，与之串同一气，惠妃于是在玄宗面前竭力推举李林甫为相。

林甫从此得宠专权，时常暗中侦察太子瑛及鄂王瑶、光王琚的过失，偶有所闻，便命人入宫通报惠妃，以进谗言。不久李林甫又密授惠妃毒计，遣人召太子瑛及瑶、琚二王，欺骗说宫中有贼，命他们急速穿甲入宫防卫，太子及二王不知是诈，竟然依照所说进宫，惠妃急往禀告玄宗，说太子与二王，穿甲入宫，串同谋反，玄宗大为震怒，立召李林甫入宫商议，要废太子与二王，李林甫淡淡地答道：“这是陛下家事，非臣所应参豫听闻。”玄宗便立即下旨，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均废为庶人。惠妃不断搬弄是非，进行谗譖，玄宗一时瞋怒，竟将三子同时赐死。可怜瑛、瑶、琚既好学又有才识，无罪同遭残戮。天下为此抱怨不平，远近私下呼冤。

三庶人死后不久，武惠妃忽然大病，病状好像发狂，满口谵语，呼叫说三庶人（太子及二王），前来索



命，召请巫祝代为祈祷消灾，并改葬三庶人，射杀行刑人陪同埋葬，始终无效，甚至白日见鬼，所有宫娥彩女，都惊惧不安，进退彷徨，请来名医诊治，终无起色，日夜呻吟，历经多日，突然一阵阴风，四肢挺直，貌美心凶的妃子，至此一命呜呼。费尽心机，为子谋夺太子位之美梦，终随着三庶人的冤魂去了。

雅善知人

裴行俭，善知人。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jiǒng}、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俭曰：“仕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勃等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既而勃堕水，炯终盈川，照邻恶疾赴水死，宾王反诛。（《裴行俭传》，并《通鉴》）

裴行俭唐朝闻喜人（今山西省）字守约，年少时，擅长书法，尤以草隶闻称当世，及至长大，练习战阵，通达兵法，高宗显庆年间为长安令，麟德年间，升任安西大都护，讨平吐番有功，任命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突厥反乱，行俭授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兵平定，受封为闻喜县公，死后受赠幽州都督，赐谥号“献”。

裴行俭通晓阴阳历术，每次出战，常能预知胜负，又精于人伦之德，且深具擅长知人的眼力。当时华阴人王勃、杨炯、范阳人卢照邻，义乌人骆宾王，



四人都以文艺著名，传扬海内，尤得李敬玄特别器重赞赏，曾引荐四人与行俭相见。事后行俭私下告知李敬玄说：“一个读书人，前程能否远大，当先重视器量与才识，其次才论及文学艺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三人，虽有才华，但是性情浮躁，举止欠庄重，而且炫耀显露才能于外，到底器量不足，怎得安享禄位呢？只恐这三个人不能得到善终，惟有杨炯较为浑厚沉静，可得安享县令长的官位，应当不会有意外祸患哩。”敬玄心中不肯相信。

后来王勃渡海堕落水中，因受惊悸致死。卢照邻遭遇恶疾缠身，愤不欲生，自投颖水溺死，骆宾王为徐敬业府僚，后来敬业举兵讨伐武后兵败，骆宾王同遭伏诛。只有杨炯以盈川令终身。行俭所说一一应验。

高宗将立武昭仪（武则天）行俭以为国家忧患，将从此开始，后来果然应验。行俭所引荐偏将，后来也都成为名将。

行俭破都支，曾得一件玛瑙盘，广约二尺，文辨灿烂，取出给将士观赏，军吏捧盘，步上台阶，不慎跌倒打碎，吓得心胆俱裂，叩头请罪不止，行俭笑道：“你并非故意跌碎，何必如此恐慌呢？”言下毫无吝色。到了战胜回朝，所得赏赐全部分赐给军士，因此行俭病歿，军士都哀痛万分。



情深义重 富贵不移

尉迟敬德，以战功封鄂国公。太宗常谓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头谢曰：“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愿也。”（《通鉴·太宗纪》）

尉迟敬德名恭，善阳人，隋朝末年归顺唐朝。唐太宗未即位前，在所居潜邸，任用尉迟敬德为右府参军。敬德英勇善战，常单骑突袭敌阵，敌兵不能伤他，屡次从征，都有显著战绩。太宗即位后，以战功封为鄂国公，去世后赐谥号“忠武”。

太宗赏识他英勇忠贞，辅佐有功，曾经对敬德说：“朕要将女儿许配与卿为妻，不知意下如何？”敬德叩头辞谢道：“臣妻虽然浅薄卑陋，但是长久跟着臣，同过贫贱，共历患难，臣虽不学无术，曾闻古人富贵不易妻的典范，臣愿以古人为法，不忍离弃糟糠之妻，请陛下赐谅开恩。”婚姻虽然不成，但更深得太宗嘉许赏识。后来尉迟敬德的子孙历经千余年仍然富贵昌盛。足证善报施于重义之人，丝毫不爽。这段事迹与汉朝宋弘故事相同。

宋弘汉朝长安人（今陕西省），汉光武帝在位时，风闻宋弘为人清正有德望，特予征召为大中大夫，宋弘守正立朝，仪容端方，更博得光武帝赞赏，于是提升为大司空，宋弘持身节俭，所得俸禄，分发赡养九族乡亲，家中不蓄积余资，后来受封为宜平侯。



当时正逢光武帝姊姊湖阳公主，丧夫寡居，光武帝想以其姊湖阳公主下嫁宋弘，于是对宋弘说：“俗语说：‘贵易交，富易妻’。这是人情之常，卿可知朕的心意否？”宋弘正色回答说：“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是以富贵而易妻，非臣所愿……。”此事与尉迟敬德前后互相比美，传为美谈。足见古人夫妇情谊的深厚，令人敬佩。

孝子循吏纯臣

狄仁杰，为豫州刺史，诏命治越王贞等党与，当坐者六七百家，籍没五千口。趣使行刑。仁杰密奏：“彼皆^{guā}诖误，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lǐ}澧州。道过宁州（仁杰曾为刺史），父老迎劳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于德政碑下。至流所，亦立碑。为并州法曹参军，亲在河阳，仁杰登太行山，见白云孤飞。曰：“吾亲舍其下。”瞻怅久之，云移乃去。同府参军郑崇质，母老且疾，当使绝域。仁杰曰：“君可贻亲万里忧乎？”诣长史^{lín}蔺仁基，请代行。仁基咨美其谊。时方与司马李孝廉不平，相与曰：“吾等可少愧矣。”相待如初。（《狄仁杰传》，并《通鉴》）

狄仁杰字怀英，唐朝太原人（今山西省），博通经史，应试明经中举，历任大理丞，河南巡抚，豫州刺史，曾经平断冤狱，毁除淫祠，拯救诖误（误受牵累的



罪囚)，为官恩威并着，百姓归心敬仰，立碑纪念。

仁杰为豫州刺史时，奉命查察越王贞同党案，当时被录为连坐者六、七百家，应没收财产的有五千余户，元帅张光辅已拘罪囚二、三千人，将处重刑，仁杰不禁惻然感叹，于是陈表力救，飞使密奏道：“罪囚甚多误被牵连，臣若显然陈情，似为逆人申理，但明知诬误而缄默不说，又恐违背陛下仁德体恤意旨，所以拜表陈诉，仰乞矜恤鉴裁！”不久接到覆旨，太后特予赦免死罪，令流戍澧州。流犯路过宁州（仁杰曾任宁州刺史），父老迎接慰劳说：“是我狄使君救活你们的性命。”于是相携到德政碑下哭拜追思三天才走，到了流所，也为之立碑，感恩怀念。这时张光辅尚驻豫州，部将恃功，强横搜索罪犯，仁杰不许，光辅愤怒，责难仁杰说：“刺史难道敢轻视元帅吗？”仁杰说：“公率领将士，前来平乱，如今乱已平靖，越王已死，公放纵将士暴掠，以杀降人为己功。仁杰奉命来此，是为民除害，恨不得尚方宝剑加公颈上，虽死不惧！”光辅张目，无言可对，回朝奏说仁杰出言不恭，于是被迁为复州刺史。

仁杰为并州法曹参军时，双亲都在河阳，两地远隔，仁杰思念双亲，登太行山，举目南望，见白云孤飞，睹景感触，对左右说：“我亲所居在此云下。”惆怅久立，瞻望良久，直到白云飘散，才依依下山。

仁杰不但自行孝道，且能体谅成全他人的孝行，



同府参军郑崇质，其母年老且病，奉派前往边远区域，仁杰得知，对崇质说：“太夫人危疾在身，如今你将远使边地，岂可拖累老母为你操万里忧虑呢？”于是拜见长史蔺仁基，自愿请代崇质前往，仁基感叹佩服他对同僚深厚的情谊，于是另派他人代行。当时蔺仁基正与司马李孝廉有嫌隙，同被感动地说：“我辈怎不自觉惭愧呢？”于是言归于好，相待如初。

武后朝起用仁杰为同平章事（宰相），仁杰刚正无私，正色立朝，以复兴唐室自任，不肯谄事诸武，然而对于武后，则屡用婉言讽谏，徐徐引导，武后终被其忠诚所感，因此委以重任，尊他为国老，仁杰常以调护皇家母子为意，武后要立武三思为太子，仁杰以母子亲于姑侄，切情切理婉词譬喻，武后终于感悟，迎还卢陵王（武后子）（中宗）于房州，唐室国运，由此赖以维系。居位又蓄意举荐贤才，所荐如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皆为中兴唐室名臣。仁杰一生公忠体国，名重当时，功高千古，年七十一岁以功名善终，武后闻讣，不禁感伤泣下说：“朝堂自此无人，天夺我国老，未免太速矣！”于是追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中宗复位，晋赠司空，睿宗朝又加封梁国公。

忘身救民 荣显善终

徐有功，为政仁，不忍杖罚。民服其恩，更相约曰：“服徐参军杖者，必斥之。”迨代，不辱一



人。时武后僭^{jiàn}位，吏以周内穷诋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独有功数犯颜争枉直，后厉语折抑，有功争益力，所护佑者数十百姓。卒后赠越州都督，授一子官。窦希^{jiàn}城请以己官让有功子愉，以报旧德。五世孙商，至太子太保。商子彦若，宰相，封齐国公。

（《徐有功传》）

徐有功名弘敏，唐朝偃师人（今河南省洛阳县东），应试明经中举，任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厚仁恕，对百姓不忍施以朴杖鞭笞处罚，百姓敬服他的恩泽，彼此互相约定勉励说：“我辈应当守法，若有人犯罪，挨受徐参军杖罚的，大家共同弃逐他。”结果终此一生，从不责打一人，累迁为司刑丞。

当时武后僭位，酷吏恣虐天下，交相诬陷之风盛行，常周密判定罪状，纳人于罪，朝野震恐，不敢正言，唯独有功，争辩更力，由此蒙他护救的百姓有数十多家，许多死刑重罪，常获免死，天下称颂他为仁人。又曾经力争李行褒案，罪不应诛及亲族，酷吏周兴奏有功故意救出反叛众囚，应当处斩，武后只免其官，不久因念有功用法公平仁恕，擢升为殿中侍御史，朝野远近闻知，莫不相贺。

当时奸臣来俊臣、周兴、索元礼及武承嗣等联合诬陷狄仁杰等忠臣七人谋反，极力奏请斩杀，有功独挺身辩护并奏说：“陛下有好生大德，俊臣等不能顺美，反要劝陛下为暴主，究竟是何心意，请陛下明



察！”……又曾为豫王妃窦氏之母庞氏伸冤，力争不应处斩，监察御史薛季昶奏有功阿私党同，当处绞刑，令史官前来告知，有功感叹说：“难道唯独一人会死，他人都永远不死吗？”于是闭门熟睡，置死生于度外。太后问有功说：“卿按察刑狱何以失出（罪重而科轻刑或当科刑而不科刑）这样多呢？”有功回答说：“失出是人臣的小过，好生不杀是圣人的大德。”由此庞氏得免死刑，有功坐罪除名。凡此一生为人伸冤，曾经三次坐罪被判死刑，然其心中却泰然不忧，后来获得赦免，也不喜悦，太后更加器重。

不久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一班迎合圣旨取宠的酷吏，相继遭受诛杀，而有功却声誉日渐隆重，官居司仆少卿荣显善终。死后赠越州都督，授与一子官职。当时窦希瑊感念有功曾救其母庞氏深恩，自愿以己官职让给有功子徐愉，以报答旧德。有功后代五世徐商，官至太子太保，商子徐彦位登宰相，封齐国公，世代荣显。唐武宗会昌中追赠有功谥号“中正”。

一言激励 冤案揭发

宋璟^{jǐng}，居官鲠直。张易之诬魏元忠有不臣语，引张说为验。将廷辨^{huáng}，说惶遽。璟谓曰：“名义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若不测者，吾且叩阁救，将与子偕死。”说感其言，以实对。元忠免死。二张遗客刺璟^{běi}。璟登庠车，舍他所，刺不得发。俄二张死。



璟累拜广平郡公。卒年七十五。生六子，皆显官。

（《宋璟传》）

宋璟唐朝邢州南和人（今河北省邢台县东），中举进士，武后时为御史中丞，累官至凤阁舍人，武后赏识其才，颇加器重。唐玄宗开元初年，以广州都督，召拜刑部尚书，不久继姚崇为相，姚崇尚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成，以持天下之正，世称“姚宋”。

宋璟为人耿介不阿，守法正直。武后时，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恃宠专擅政事，权倾朝野，其弟张昌仪为洛阳令，仗二兄势力，向不守法，肃政中丞魏元忠，屡次加以训斥。张易之家奴，又仗势横行都市，被元忠逮捕责打，死于杖下。二张怀恨甚深，谋划构陷元忠，于是诬告元忠私议“武后年老，为永久打算，不如倚附太子”等不守臣节言论，武后大怒将元忠下狱。命元忠与昌宗当面对质，双方争辩不决，昌宗暗中要凤阁舍人张说作证，并以好官酬谢，张说畏于权势只好答应。不料被同僚宋璟所知，临讯这一天预先在朝房等待，在魏张两人辩论不休时，武后即召张说入朝，将到朝门，碰着宋璟，张说急迫惶恐，宋璟便正色责以大义说：“名义最重，鬼神难欺，不可阿党邪恶，陷害正人，自求苟免，即使得罪贬谪，名誉节操也能传扬，万一遭到不测，我自当叩阁力救，将与君同死，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这义正辞严的一番话，感动了张说，于是在武后前，竟以实情



奏对说：“臣确实未曾听元忠说这些话，臣不敢诬证元忠。”由是元忠得以免死。二张深恨宋璟，竟遣刺客谋杀，幸而有人先为通报，宋璟潜宿别处，才得免祸。不久，张柬之举兵诛二张。宋璟累拜广平郡公。唐玄宗时与姚崇同当朝廷重任，请托之风不行，纲纪整肃，赏罚严明，中外相合，当时贵称为有贞观、永徽年间遗风。璟享年七十五岁，生六子都显贵。

轻财重义

郭元振，少有大志。年十六，为太学生，家尝送资钱四十万。有缞服者叩门，自言五世未葬，愿假以治丧。元振举以与之，无少吝，一不质姓名。年十八，举进士。后为凉州都督，拓州境千五百里。又开屯田，尽水陆之利。旧粟麦斛至数千，至是缣余数十斛，军粮支数十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郭元振传》，及《纲鉴》）

郭元振，唐朝贵乡人，字元振，以字显扬闻称于世。少年时代，就怀抱大志，才学俊秀，十六岁入太学当太学生时，有一次家人送来钱资四十万，恰有一位身穿丧服的陌生人，前来叩门求他帮助，自说家境贫寒，已有五代祖先未能安葬，请求借钱，用来治丧，元振深为同情，也不质问他姓名，就将四十万钱全部赠送给他，丝毫不吝惜。

十八岁时，中举进士，具有侠义心肠，经常任



使能力，热心助人，个性豪爽，不为小节所拘束。武后召见，应对称合意旨，随即授官右武卫铠曹参军。其后任凉州都督，到任后就选择险要地势，驻兵防守。开拓州境一千五百里，又派遣兵士开屯田，一面驻守，一面开垦种植，以尽水陆的利用，大量生产五谷，以前一石粟麦昂贵到数千钱，这时一匹绢布可买入粟麦数十石，兵食具足，军粮根源维持数十年，运转不忧，夷夏民族都敬畏仰慕。军民守法，政治清明，牛羊遍野，百姓富裕，路不拾遗，三十年无胡虏侵犯的忧患，实为一代循吏典范。

不受苞苴而姻缘凑合 不附权贵而昆季联芳

裴宽，为润州参军。刺史韦洗有女登楼，见人于后囿有所瘞，访令偕来。问状，曰：“宽义不以苞苴污家，适人以鹿为饷，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洗嗟异，妻以女。累迁蒲州刺史。久旱，入境辄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权贵。终礼部尚书。兄弟八人，皆任台省州刺史。宽性友爱，在都治八院相对，常击鼓会饭。政务清简，人皆爱之。（《新唐书·裴宽传》）

裴宽唐朝闻喜人（今山西省绛县西），字长宽，博览群书，学识丰富，个性忠诚。曾任润州参军，当时润州刺史韦洗，有女儿登楼观赏景色，发现有人在后园场地掘土埋藏东西，深觉奇怪，于是禀告其父，刺



史随即命人访查，结果带裴宽前来，刺史询问原故，裴宽说：“宽自幼禀承家教，为人应当廉洁守义，不可接受贿赂，玷污我家清白，刚巧有人馈赠一只鹿，送来就走，宽不敢自欺收受，因此只好将它埋葬了。”韦诜感叹裴宽有这种廉洁的美德，于是将女儿许配与宽为妻。

后来裴宽升迁为蒲州刺史，蒲州地带久旱不下雨，宽到任入境，随即下雨，百姓都欢欣庆贺。后来迁徙为河南令尹，不肯屈节附和权贵，结果升为礼部尚书。

宽有兄弟八人，都官任台省州刺史，宽天性友爱，特在都城建设住宅，八座院落相对，常击鼓聚集兄弟子侄会餐。政务清正简明，人人敬爱他。

贫穷不受遗金 显达鲠亮廉介

李勉，少贫。客游梁宋，与一生共逆旅。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无知者，幸君以此为我葬，余则君自取之。”勉谓。既葬，密置余金棺下。后其家启墓，出金还之。勉位将相，所得俸赐，悉遗亲党，没后无赢藏、住朝鲠亮廉介，为宗臣表，礼贤下士有终始。（《宗室宰相传》）

李勉唐朝人，字玄卿，从小好学，个性沉厚高雅，神志光明。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曾经客游到梁宋地方，正巧和一位书生同住一家旅馆，书生染患重病



将死，拿出所带的白金，对李勉说：“我已经不行了，现在左右无人知道，我死后，请你用这些白金替我办理后事，为我安葬，剩余的就全部赠送与你，请你收下吧！”李勉安慰答应了他，于是依照遗言，将他安葬，但是所剩白金，却暗中把它放在棺材底下。后来那书生的家属开坟墓时，掘出白金，终于归还其家属。

肃宗时提拔李勉为监察御史，李勉见武将有骄慢异常情事，便上章揭发纠正，肃宗对左右说：“我有李勉，朝廷才见尊重了。”代宗时任滑毫节度使，统理军民要政八年，不用威武而治安良好，那些凶暴狡猾的部将，都敬畏惧怕他。德宗时提升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宰相之职）。

勉累官位至将相，所得薪俸或赏赐，全部分送给贫困的亲族姻戚，自己生活俭朴，去逝后，家中竟然没有赢余钱财，赐谥号“贞简”。

※ 李勉在朝正直清高，廉明耿介，又能自始至终敬重贤人士子，曾经引用李巡、张参为幕府（军中文书官），二人死后，每至宴饮时候，仍旧设置两人的虚位，进献酒食怀念。骨鲠大臣，又能礼贤下士，实为当时宗室大臣的表率，亦不愧是位贤德宰相。

口密腹剑固宠弄权 万世贻臭累生受报

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勋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或阳啗以甘言，而阴陷



之。世谓林甫“口蜜腹剑”。死后剖棺斩尸。（《通鉴》）

李林甫是唐朝皇室亲族，字哥奴，别号月堂。外现柔和忠良，说话巧妙动人，但是心地狡猾奸险，待人行事，擅长使用权谋技巧。官拜兵部尚书兼中书令，玄宗时代，位居宰相，暗中结纳宫内宦官和嫔妃，留意观察玄宗的心意和举动，因此奏事应对，都能迎合皇上意旨，深得玄宗宠信。

在朝为相十九年，用尽心机，巩固自己的恩宠和权位，凡有才能，功业胜过自己，以及深得皇上所亲厚的朝臣，或有权势地位逼近自己的国戚贵显，便心生忌恨，必定千方百计，排挤贬逐，甚至构罪诛杀。又常用甜言蜜语引诱人，而暗中却设圈套陷害他，当时世人都说李林甫口蜜腹剑（嘴甜心毒），但是玄宗反而倚重他为左右辅佐的忠臣，政事全都委任林甫，任意独断专行，阻塞朝廷进言之路，因此天下都看他如仇敌。于是寇盗纷纷四起，酿成安史之乱，结果林甫日夜愁虑、忧煎而死。死后被剖开棺木，砍断尸体，遗臭万年。

※ 根据唐人所著的《李林甫外传》记载李林甫本是仙官下降人间，但是因为一生作恶犯罪，因此被惩罚降调六百年。又《感应类编》记载有一耕牛被雷击而死，皮肤裂开形成下列字句：“此是唐朝李林甫，三世为娼，七世为牛。”嗟呼！奸人贪图地位，越权而滥用



权力，残酷暴虐，害人误国，究竟得以保全富贵，不过数十年而已，却因而由此削除仙籍，罚作娼妓，惨遭雷击，堕落畜生，受人屠割，要想回复人身，尚且不知要经历多少年月，何况要返回仙籍呢？有人说：“小人工于计画”，殊不知因果可畏，如此作为，实在是最愚痴的了。

忠纯贤相

李泌为相，帝曰：“谁与卿有恩？朕能报之。”泌曰：“曩为元载所疾，谪江西，路嗣恭与善，臣常畏之。会其子应并驱，马啮胫。臣惶恐不自安。应闷不言，勉起见父。臣常愧其长者，思有以报。”即日加应检校屯田郎中，宣歙^{shè}观察使。帝尝言：“人谓卢杞奸邪，朕殊不觉。”泌曰：“此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上曰：“建中之乱，术士预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李泌传》，及《通鉴纪事本末》）

李泌唐朝京兆（今陕西长安）人，字长源，幼年时就以文才敏捷著名，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神童。长大以后，博学多闻，通达经史，精研易象，善长作文作诗，又爱好修学仙家之道。肃宗时，参与谋划议定国事，深受亲信器重，后因被李辅国所忌，而隐居深山。代宗时，征召授官为秘书监，当时元载为相，专权用事，排斥忠良，李泌遭受妒恨，而贬谪江西。德



宗时朱泌作乱，帝奔往奉天，征召李泌为相，李泌处事专心，运用机谋，挽救时弊，后来以有功，受封邺侯。

德宗召李泌为相时，对李泌说：“谁有恩德于卿，朕当为卿代为报答。”李泌回答说：“从前臣为元载所忌恨，被贬谪江西，当时路嗣恭亲近附和元载，臣常畏惧受到危害。有一次其子路应，正巧与臣并行骑马奔走，马咬伤了他的腿，臣心中恐惧不安，不料路应却忍痛隐密不说，勉强起身见其父亲，臣感念路应确实是位谨慎忠厚的长者，而深自惭愧，常想有以报答。”德宗当日就加封路应为检校屯田郎中，宣歙观察使的官位。

德宗曾经对李泌说：“朕见卢杞^{qi}为人忠清耿直，何以人多说他奸邪，朕至今尚未发觉究竟奸在何处？邪在何处？”李泌回答说：“这就是卢杞所以为奸邪的缘故？假使陛下知道卢杞奸邪，卢杞便不成为奸邪了，陛下如能及早觉悟，何至于有建中祸乱发生呢？幸亏陛下后来贬逐卢杞，得以安慰人心，否则祸乱且将接连发生。”德宗说：“建中祸乱是术士占验都中有变，预先奏请奔往奉天城，这是天命，并非尽关人事，亦非卢杞所致。”李泌又说：“陛下以为这是命数注定么？其实命数二字，只可常人说得，国君和宰相却不应挂口，因为国君与宰相有造就国家命运的职责，与常人不同，假若国君宰相讲命数，那么礼乐政



刑，便统统可以不用了，古来暴君例如桀纣，都说自己有命在天，人君以命数，自我解释，恐怕便如同桀纣了。”

※路应是奸党之子，却能隐藏自己的伤痛不说，消除灾祸于无形，以免贤者遭受危害，用心确实难能可贵，终于得受美报。

至于李泌君相造命的言论，足以作为庸懦君主，推诿过错，痛下了针砭。君相造就国家命运如此，个人的命运，又何尝不如此？人的命运虽有前定，但是人定胜天，命运是好是坏在乎自己塑造，前哲说过“贤、不肖在我而不在人”，孟子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就是这个道理。

宽宏度量

钱徽为礼部侍郎，宰相段文昌、学士李绅并以所善委徽，求致第籍。徽不能如二人请。文昌即奏徽取士以私。贬汀州刺史。或劝徽出文昌书自直。徽曰：“苟无愧于心，安事辨证耶？”敕子弟焚书。州有牛田钱百万，刺史以给宴饮。徽曰：“此农耕之备，可他用哉？”命代贫民租入。后拜吏部尚书。年七十五。子孙皆贵显。（《钱徽传》）

钱徽唐朝吴兴（今浙江省嘉兴县西）人，字蔚章，进士及第，官任礼部侍郎，掌管科举会试事宜。

当时宰相段文昌和学士李绅，都写信推荐自己所



亲善的应考士子，请托钱徽帮忙科第中式。钱徽职责在身，秉持公道，以才录取，对于二人的请托，未能如愿。宰相段文昌，记恨在心，便上奏说钱徽会试取士，全凭私心，于是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有人劝钱徽说：“何不拿出文昌所写的书信，自我表白，洗雪冤屈呢？”钱徽回答说：“如果我自己问心无愧，何用辨白求证呢？”随即命令子弟将书信烧掉。

州内备有辅导农作金钱百万，历来刺史都充作聚会宴饮之用。钱徽到任后说：“这笔钱是备用于农田耕种的资金，怎可充作其他用途呢？”于是命令将这笔钱济助贫民租田耕种，由此改善了州内贫困农民的生活，深受百姓感戴。

后来唐文宗闻知钱徽的贤明德政，于是提升任用他为吏部尚书官职。钱徽享年七十五岁，子孙都很显贵。

※ 受人诬告而不自辨白，更进一步烧掉足以洗雪冤屈的私信。此等宽宏度量，伟大人格，岂是常人所能做到？段文昌这一类的人，真该惭愧至极了。至于废除宴饮费用，以代贫民租田耕种，改善生活，处理至为允当，如此德量，应该享受富贵寿考，福泽遗留子孙。

德修命转

裴度，奉使蔡州行营，宣谕诸军还奏攻取状。王承宗、李师道谋缓蔡，乃伏盗京师，刺用事大臣。已



害宰相武元衡，又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会戴毡帽，故疮不至深。贼追度，度从人王义，持贼而呼。贼反刃断义手，度乃得去。墮沟中，贼谓度已死，舍去。帝曰：“度得全，天也。命为淮西招讨使，遂平淮西。封晋国公。时奉使绝域者，四夷君长必问度之年龄、状貌。其为华夷畏服如此。事四朝，以全德始终。子五人，识锡爵。（《裴度传》）

裴度唐朝闻喜人（今山西省绛县西），字中立，神态豪爽，气概英迈，操守坚固贞洁，唐德宗贞元年间中举进士，累官中书侍郎，宪宗时位登宰相，封晋国公。

裴度少年时代，在功名场中，屡次未能得志，洛阳有名相士，说他形相不入贵格，会遭饿死之命，裴度闻知，并不介意，仍然胸怀坦然。有一次到香山寺游览，见一位妇人在寺内拜佛祈祷，而后匆匆离去，遗落包裹一件，被裴度拾起，但已追赶不及，只有等待来取，直到傍晚，还不见前来，才携带回家，第二天早晨，又到寺来守候，见妇人匆匆忙忙跑来，边找边哭说他老父，无罪被系在狱中，昨天向人借来玉带二条，犀带一条，价值千余缗，要用以请托要人替父求免罪刑，不幸遗失在此，可怜我父从此难以脱免了，说罢泪下如雨，痛不欲生。裴度解开包裹查看，果然不错，于是全数送还，妇人拜谢，愿留一条赠送



裴度，度笑说：“我若贪图此物，何必今天再来守候呢？”妇人再拜而去。后来相士又见裴度，惊奇地说：“你必有阴德及人，所以神色大不相同，前途万里，不可限量了。”裴度就在那年中举进士，累官显要。

宪宗时，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谋叛，裴度奉使前往蔡州，宣告慰问诸部军将，并察用兵形势，还朝上奏攻取情状。吴元济党羽王承宗，李师道计谋缓和蔡州的急迫，于是暗中派刺客埋伏京师，刺杀朝廷用事大臣，贼杀害了宰相武元衡，又以三剑击杀裴度，一剑斩断了鞋带，第二剑砍中背部，割破单衣，又砍一剑微伤头颅，幸好裴度头戴毡帽，因此伤势不到深处，贼追赶裴度，裴度侍从王义，抱住贼大呼，度才得脱离，贼反刃砍断王义手臂，还要追前杀度，度堕入沟中，贼以为度已死，才舍离而去。宪宗感叹说：“度得以保全性命这是天意”，于是命他为淮西招讨使，终于平定淮西，封晋国公。

当时凡是奉使前往边塞区域的使者，四夷君长见了面，必定问候裴度的年龄状貌，足见裴度受华夷敬畏感服如此。

度事奉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四朝，正色立朝，知无不言，维持唐代国运得以不堕，秉持国政，威震四夷，一身关系着天下重轻，将近三十年，以全德始终，安享高寿去世，文宗闻讣震动，停止临朝，



以志哀悼，追赠太傅，谥号文忠，长子裴识赐袭爵位。

※ 君子小人的分别，只在“贪”字一念，裴公可说贪欲清净，不但对别人遗物不动于心，就是死生也置之度外，心量广大，福德也广大，所谓修心可以补相，所以能转短命为寿考，改贫贱为富贵。假若真以拾遗不取，就欣欣有德色，那受福就微薄，不会这样优厚了。

至于遇贼身挨三剑，击砍不死，假若不是神明佑护，恐怕难免，但也是裴公的盛德所致，所以能逢凶化吉，从此更得皇上倚重。

远大见识

李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子幼，母自教之。宅后墙因雨隕陷，得钱盈船。母焚香祝曰：

“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学问有成，此不敢取。”遽掩筑之。三子景让、景温、景庄皆进士及第。让等虽老，犹加捶敕。已起，欣欣如初。景让为浙西观察使，尝怒牙将，杖杀之，军且谋变。母召让庭责曰：“汝轻用刑，岂特上负天子，亦使老母衔羞泉下。”将鞭其背。将吏再拜请。不许。皆泣谢，乃罢。一军遂定。

（《列女传》，及《通鉴》）

李景让唐朝人，字后已，敬宗初年，官任右拾遗，淮南节度史。宣宗时，累官太子少保，爱好奖励提拔人才，个性简约朴素，少欲守法，不妄交往，门



无杂宾，事奉母亲至孝，一生成就得力于贤明的母教。去世后谥号“孝”。

李景让母亲郑氏，个性严明，识见高远，早年守寡，家境贫穷，儿子年幼，含辛茹苦，亲自负起母兼父职的教养重担。

有一次，她家屋宅后面围墙，由于下雨，崩倒陷落，发现埋藏许多银子，李母郑氏焚香对天祝祷说：“我曾听说：‘不费劳力的收获，会招来身家的灾祸’，上天必然因为先夫在世时，积善余庆，垂悯我家贫困，特予赏赐这些钱财，济助教养，既然如此，但愿上苍保佑这几个儿子，学问成就，将来出人头地，我就感激万分，这些不劳而获的财物，我要原封埋藏，不敢动用。”于是随即将它掩埋原处，修建围墙。

皇天不负苦心人，后来果然如愿相偿，三个儿子景让、景温、景庄，由于这位贤母的教导，都进士及第。景让兄弟三人虽然年老，犯有过错，还要挨受鞭笞教训，事后改过，也就欣慰欢喜如常。

景让为浙西观察使时，曾经因为一位位卑的武官犯了过错，一时震怒之下，不慎将他杖打致死，于是军心怀抱不平，将要图谋叛变，李母郑氏召集景让在大庭面前怒责说：“你轻用刑罚，岂只上负天子，也使老母含羞泉下，不忠、不孝叫我如何面对众人？”说罢举起革鞭要抽打景让，将吏看到这种情景，都感



动涕泣，上前劝止谢罪，一队军心，就此安定。

※ 卓哉！李母郑氏，临当夫死子幼，处境艰难困窘之际，发现藏金，竟能不取，而以“不劳而获，身之灾也”为戒，惟愿儿子学问有成，其存养之高洁，见识之远大，诚然难能可贵。世风浇薄，人的心理总想“不劳而获”于今尤甚，所以受贿、贪污、掠夺、抢劫之风，遍于天下。嗟乎！人人若有李母“不劳而获为身灾”之见识与怀抱，社会风气，何患不归于淳厚？

至于教子严明，子虽贵且老，有过尚且严加训斥，不稍宽恕，不姑息、不遗误，此等大慈尤为天下后世伟大母教之典范。

卖友负国

宋申锡为相，谋诛宦官。引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谕之。璠反以告王守澄党郑注，以求迁进。守澄因诬告申锡，贬谪而卒。及甘露之变，王涯诬称与李训谋逆。璠归私第，以兵自防。神策将至门，呼曰：

“王涯谋反，欲起尚书为相。”璠喜出见。知见给，涕泣至左军。见涯，恚曰：“公何见引？”涯曰：

“公昔漏宋丞相谋于守澄，今焉逃死？”璠俯首不答，遂受腰斩。亲族皆死。（《唐纪事》）

王璠唐朝人，字鲁玉，元和年间进士，官拜弘词科，历河南尹，再迁任京兆尹，后来官任尚书。

唐文宗时，宦官（太监）王守澄，内揽大权，势



焰高张，与其心腹郑注，狼狈为奸，文宗想消除他的权势，当时朝臣宋申锡，为人沉厚忠谨，不依附宦官，所以文宗特别提拔他为宰相，申锡以致力升平为己任，时常被召入宫，谋划消除宦官党羽。当时郑注行为放纵，擅作威柄，奸状显露。于是宋申锡便引用王璠为京兆尹，示以皇上密旨，命他暗察郑注不法罪证，将他除掉，以绝后患。不料王璠以郑注为中贵王守澄亲信，竟将申锡密谋泄露转告郑注。

王守澄便与郑注计议，伪构罪状，诬称宋申锡要图谋扶立文宗弟漳王，并构成漳王湊的冤狱，申锡无端被贬谪开州司马，一片忠诚，被诬以罪名，由是忧愤成疾，病歿贬所。

太平九年春天，有一天申锡夫人在堂前假睡，梦见申锡进入堂内，以手招夫人说：“有件事，要让你瞧瞧！”说罢，便引夫人出城到数里外偏僻废墟间，有一大坑，坑边有数枚竹笼板匣，上面有封记，申锡提起其中一笼给夫人看，说：“这是那个贼。”夫人问是谁？申锡回答说：“就是王璠，我已请于天帝，他将遭此下场。”夫人醒后，非常惊奇，遍告家人，并将所梦，笔记下来。

到了是年十一月，宰相李训、王涯等，计谋诛杀宦官，不料事迹泄露，演变成甘露之变，反被宦官仇士良等诬称李训、王涯等要谋行大逆，训、涯被捕，挨受杖刑诬服，王涯并指王璠参与谋逆。



王璠回归私第，闭门自固，用兵防卫，神策将叩门不应，便假装呼喊道：“王涯等谋反，主上要召尚书入朝为相，请尚书开门，幸勿自误！”王璠信以为真，心中欢喜，急忙开门出见，神策请他上马，将近左军时，才将他抓下加上铁炼，王璠才知受骗，涕泣进入左军，见到王涯，愤怒地说：“王公自己谋反，为何将我引入呢？”王涯回答说：“老弟从前为京兆尹，如果不将宋宰相密谋，向王守澄漏言，何至于有今日呢？如今你怎能逃死呢？”王璠俯首无言以对，终于被腰斩于市，亲属不论亲疏，全被抄杀。应验了宋公神灵托梦夫人，确实不虚。

※ 王璠为一己之迁进，不惜卖友负国，害死忠良，自以为可以长保富贵，岂料几年之间，身死族灭，报应捷如影响，反覆小人，可怜又复可叹！

苛刻聚斂 暗丛众怨

王涯为政刻急，嗜权固位，偷合李训等。训谋诛宦官不克死。涯并遇害。其第中货货巨万，悉为兵掠。三子仕于朝，皆死。涯女以痼疾^{gù}免，家人给告涯当贬。忽梦涯白提告曰：“族灭矣，惟若存，岁时幸无忘我。”女惊号堕地，乃以实告。（《王涯传》）

王涯唐朝太原人（今山西省太原县）字广津，贞元中进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位）。文帝即位时，授官太常卿，以吏部尚书，总持盐铁转运使，



办理政务，苛刻急切，又建议实施榷茶法，专力课征重税，搜括百姓财利，不曾体恤民间疾苦，百姓深受困扰，怨恨日深。

王涯贪好权势，巩固地位，和李训等苟且附和，同流合污。后来李训谋划诛杀宦官，事迹泄露被杀，王涯也牵连被擒，带上脚镣手铐，并挨受杖刑，涯忍受不起，只好诬服，自写供状，说与李训谋行大逆，因而被处死刑。百姓见他处刑，都引为快意，死后还被人乱投瓦砾，边投边骂，以发泄心中积久的怨恨。

王涯宅第中，资财多达数百万万，全被掠取，三个儿子，在朝为官，也都处死，亲族无论亲疏大小，全都不留，只有王涯的女儿，因身患痼疾，经久不愈，得以脱免，仆人惟恐她受不起打击，欺骗她说：“你父亲有罪，当被贬谪。”不料夜晚，忽然梦见王涯，自己手提着砍下来的人头，告诉女儿说：“我们的家族全灭了，只有留存你一人，逢年过节，但愿不要忘记我！”此女惊恐呼号，堕落地上，仆人才将实情相告。

※嗟呼！在生之日，贪权固位，逞其私智，增长罪愆，造成民怨沸腾，众人厌恶。将死之时，遭受官刑横祸，家族且受牵连，当其提头惊梦之时，更觉凄凉无限，令人慨叹！



世态炯戒

王涯有从弟沐，家于江南。闻涯为相，诣之。留长安二岁余，始得一见。涯待之殊落莫。久之，因嬖奴道所欲。涯许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门以俟命。及涯被收，沐适在其第，与涯俱腰斩。（《通鉴纪事本末》）

王沐唐朝人，是文帝时权臣王涯的堂弟，家住江南，年老又贫困，闻知王涯在朝，位居宰相，便骑驴入京，前来拜访。不料留住长安，整整等待两年多，才得机会见面，王涯待他非常冷漠，但是王沐却不死心，没有骨气。又过了很久，想尽办法，奔走攀附王涯的宠幸家奴，从中代为进言疏通，王涯这才答应给他一微小官职。从此王沐便日夜前往涯门造访，等候王涯发下命令。

不料甘露之变发生，王涯被诬入罪收押，这时王沐正在王涯家中，因而无辜遭受牵连，与王涯同被斩杀丧命。

※ 以堂兄弟之亲密关系，竟然等候两年，才得一见，既然遭人白眼，还要卑躬屈节，巴结人家宠奴关说，才得道出所愿。王涯之无情无义，王沐之低鄙无耻，历历如画。结果偏小官职尚未到手，大祸先已临头。世之趋炎附势，热中利禄之辈，诚当醒悟，引以为警戒！

注：王涯事迹请见《苛刻聚敛 暗丛众怨》篇。



奖进人才

杨敬之，爱士类，得其文章，孜孜玩讽，雅爱项斯诗，所至称之，由是擢上第。敬之官祭酒，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时号“杨家三喜”。

（《杨敬之传》）

杨敬之唐朝人，字茂孝，唐宪宗元和年间进士。为人公正无私，喜爱才华卓越之士，每得一篇好文章，便孜孜不倦地玩味讽诵。

当时江南才士项斯，尚未闻名，杨敬之特别欣赏他的诗，便到处称扬赞叹。后来项斯进见杨敬之，言谈之下，更加赏识他的才学，于是作诗赠送，这首诗内容是：

“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项斯的名气，由此扬闻天下，终于被朝廷执政官长所认识，因而被提拔高列科第。

后来杨敬之累官国子祭酒（掌教化及仪节），兼任太常少卿（掌宗庙礼仪），就在这天，其子杨戎、杨戴两人，同时科举登第，时人称扬赞美，号称“杨家三喜”。

※ 杨公的“平生不解藏人善”，就是孔子所谓“乐道人之善”，达人君子之心，公正无私，以己感受，体念他人，故能见人之善，乐成人美，不但心生欢喜，进而多方提携，赞扬奖励，助他成就，使后进学人得到莫大的



鼓舞。此等推诚服善的伟大胸怀，即是圣贤之心量。宜乎杨公福泽远大，绵延子孙，显扬当世。

忠孝义烈

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为皇嗣，有诬其异谋者，诏来俊臣问状。金藏呼曰：“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刀刺腹，肠出而仆。武后舆至禁中医治，阅夕而苏。后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忠也。”即诏停狱。睿宗乃安。金藏爵代国公，子承恩，庐州长史。（《安金藏传》）

安金藏唐朝长安人，为人孝义忠烈。去世后谥号“忠”。

安金藏事亲至孝，其母去世时，筑茅庐于墓侧，哀思守丧，亲自为母建造石坟石塔，日夜不息，墓地附近，本来无水，由于孝心感应，忽然涌泉出水，墓侧李树，也在寒冬开花，朝廷闻知，特赐匾额表扬他的孝行。

唐睿宗李旦为太子时，安金藏当太常乐工（掌宗庙礼仪的乐工）。当时武后（武则天）临朝执政，武承嗣妄想非分夺取太子位，屡次进谗诬告太子李旦在外图谋反叛，武后即命御史中丞来俊臣，查问推治。来俊臣将太子平时左右侍者，都拘捕到案，用重刑拷打，再三迫令供认，众人因忍受不起痛楚，将要诬招之际，安金藏突然挺身冲入法庭，大声呼叫道：“冤



枉！天大的冤枉！这样重刑交加之下，何愁不能诬枉招供？皇太子根本没有谋反，奈何硬要加他罪名？我是乐工，虽然事不关我，但是关系国家社稷，不能不辨，我愿剖心，为皇太子证明冤诬。”说罢，解衣露出胸腹，取出利刃，向胸前腹部，猛力刺划，顿时鲜血直喷，内脏露出，仆倒僵卧在血泊中，人事不省，一时法庭震动，消息传入宫中，武后料想案情重大，即刻下令将安金藏用舆抬入宫内，这时来俊臣才将全案人犯暂时押入狱中，停止审判。

武后亲自验看，果然伤势严重，即刻传召御医救治，终一日一夜才渐渐苏醒，性命侥幸保住。武后又亲临询问他姓氏籍贯，这时安金藏已少微有所知觉，强撑应声说道：“臣是太常乐工，长安人安金藏……”说罢泣下如雨，武后见状，也不觉悲感叹息道：“我有子不能自我表明，累你这样受苦，你真是一位难得的忠臣啊！”于是命御医将他医治痊愈，并派人悉心服侍，让他好好静养。同时传谕来俊臣停止刑狱，将太子左右侍者，一律释放。一场大狱，终得消释，睿宗才得平安，脱免劫难。

后来安金藏受封代国公爵位，其子安承恩官任庐州长史。

※ 安金藏只是一位乐工，竟能激发大义血忱，不惜身命，用其热血，写下了一页可歌可泣振奋人心的事迹。此等忘我忘身，壮烈舍己救人的行为，是我民族精



神，菩萨心肠的一种高度表现。同时也由此足证古人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果然不虚。

一代酷吏

来俊臣，天资残忍，按诏狱，前后夷千余族。作《罗织经》，后诏斩于市。人皆相庆曰：“今得背着床眠矣。”争抉目、摘肝、^{hǎi}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子余。家属籍没。（《酷吏传》）

来俊臣唐朝万年（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人，官任御史中丞。

武后临朝执政时，疑忌天下人图谋叛变，便设置铜匭，令人检举告密，并宠用来俊臣等，按问推审告密事宜。来俊臣天性残忍酷虐，迎合武后意旨，每推审一人，必定逼诱扳引出数十百人，辗转牵连，造成冤狱，以逞其能，邀取功赏。又私自养无赖数百人，专令告密，撰写《罗织经》，网罗无辜，织成谋反罪状，心想陷害一人，便教其党徒，以相同事状，在数处告密，于是立即拘捕，用严刑拷讯，逼他诬服，以报私怨。所用酷法有：定百，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

当他审讯囚犯时，常用烧醋灌入犯人鼻腔或用铁圈^{gǔ}梏犯人头，外加木楔，致使脑裂髓出，或掘地做牢，犯人进入，不死不得出，种种酷刑，惨不忍睹。犯人见那刑具，便已魂飞魄散，惊骇战栗，因此往往



随口诬供。由他所经办告密案件，前后诛杀多达一千多族，天下人心惶惶。

后来俊臣蓄意谋反，想将满朝权贵次第害死。不久罪行揭发，被拘系狱中，备受严刑拷讯，终被处斩于市。当时的人都互相庆贺说：“从今以后，可以安眠无忧了。”众人争相抉出其目，摘取其肝，剖心割肉，以马践踏其骨，顷刻之间，了无剩余，全家籍没。

※ 来俊臣只知迎合意旨，以邀功赏，张其权势，不惜泯灭天良，杀害无辜，残忍酷烈，结果落得悲惨下场。噫！自古以来，小人得到功赏、权势，只有促速其死，结下无穷怨业而已。

盛德感人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登进士第，母亡，庐于墓所。食无盐酪，刺血画像、写佛经。兄子襁褓丧亲，无资得乳媪，德秀乳之。数日^{dòng}湮流，能食乃止。既长，将为娶，家苦贫，乃求为鲁山令。天下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房琯每见，叹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卓行传》）

元德秀唐朝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县）人，字紫芝，中举进士。谥号文行先生。

德秀幼年丧父，孤苦贫困，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其母去世，筑草庐于墓侧，守孝哀思，淡饭粗食，不加盐酪，自刺身血，用以画佛像，写佛经，以



其功德回向母亲，以尽孝道。

其兄长和嫂嫂，不幸相继去世，遗下刚出生的孤儿，德秀家贫，没有能力雇请乳母，于是亲自抚养，婴儿饥饿啼哭，德秀以自己的乳让他吸吮，慈心感应，数天之后，竟然流出乳水，直到婴儿能吃食物才停止。

侄儿长大成人，德秀苦于家贫，无力替他娶媳成家，为了完成慈爱心愿，于是出来做官，任鲁山县令。平生清高自持，无名利心，爱好山水，弹琴自得其乐，天下景仰他的高尚品行，不称呼其名，而称他“元鲁山”，当时长才博学的刑部尚书房琯，每次见德秀便称叹说：“见紫芝眉目容颜之间，所显现的神情气象，使人名利之心完全净尽。”其感化人心之深如此。

※ 观元德秀事迹，可以想见，其人修为之高深。所谓“诚于中则形于外。”人的气质常于眉目容颜之间显现。有德者涵养深厚，胸次和顺安怡，自然别有一种不凡气宇显现于面。德秀能使人见之，名利心净尽，乃至天下景仰其高行，不直称其名，确实有其来由也。

临终自如

王维，进士擢^{zhuó}第，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jìn}，俱有俊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转尚书右丞，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晚年长斋，不衣文彩。退朝之后，



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临终之际，以缙在风翔，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王维传》）

王维字摩诘，太原（今山西省）人，唐朝玄宗开元年间进士。后来累迁至尚书右丞，时人都称他为王右丞。

王维善于作诗绘画，尤其以擅长绘画闻名于世，苏东坡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画山水，平和深远，云峰石色，绝妙天然，为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天性至孝，事奉母亲崔氏，以“孝”闻名当时，其母笃信佛法，守持斋戒，修习禅定，王维便在蓝田营建一座山庄，供给母亲专心修行，到了其母过世之后，为报答慈母恩德，便布施山庄，兴建佛寺。

王维与其弟王缙，都有过人的才智，兄弟友爱，情义深厚，为当时许多名士所称赞。兄弟俩得力于母教影响，都信奉佛法，平居布衣粗食，生活简朴。

安禄山造反时，王维被虏，自己服药下痢，假装喑哑，安禄山看重他的才华名望，强迫任他为给事中官职，王维毫无心意事奉伪朝，仍然托词养病，居住在古寺中。后来听说朝臣雷海青尽忠牺牲了，内心非常伤痛，作了一首诗发抒感慨之情。后来贼乱平定，有人议论王维不能以死殉国，应判死罪，所幸肃宗见过他那首记感雷海青尽忠的诗，认为他不忘故主，情



有可原。同时又因其弟王缙，当时官任侍郎，情愿舍去官职，为兄赎罪，肃宗特予赦罪，并授他官职。

到了晚年，长斋素食，衣着朴素，每天退朝回府，便焚香独自静坐，屏除妄念，诵读佛经，修习禅定，怡然自得其乐。

其妻去世以后，王维终身不再娶，三十年中，过独身生活，专志修行。到了临命终时，自知时至，当时因其弟王缙居住凤翔，王维便索取笔来，写信与他告别，又写信给平生亲戚好友，一一辞别，信中谆谆劝勉鼓励亲友，要信奉佛法，修持心性，以求了脱，慈悲心志，流露其间，书写完毕，便舍笔安详而逝。

※ 凡夫众生，临将命终时，大多犹如乌龟脱壳，是人生最痛苦，最烦乱的时刻。试观王维临命终时，竟能如此安详自在，若非由于平素修持功夫，深造自得者，何能如此。

再观古来多少名人，纵然有彪炳功业，盖世文章，由于不知修学佛法，终其一生，还是随业流转，不得自主。由此可悟，人生在世，能恪尽个人职分之外，要能奉佛修心，趣向菩提，才是究竟之路也。

轮回之确证

崔咸，父锐，为泽潞从事。有道人自称卢老，预知过往未来之事。锐馆之于家。一旦辞去，且曰：“我死当与君为子。”因指口下黑子以为志。咸之生



果存黑子，其形神即卢老也。父即以卢老字之。累迁陕虢^{guó}观察使。（《文苑传》）

崔咸唐朝博平（今山东省博平县）人，字重易，具有高尚志向，学问造诣深远，尤其擅长作诗歌。唐宪宗元和初年，中举进士，官任侍御史（纠察非法，推弹杂事），为人正直，志行高超特立，风采动人。

崔咸的父亲崔锐，早年官任泽潞从事史，当时有位自称为“卢老”的修道人，修持境界已能预知过去未来事情，崔锐迎请他住在家中，恭敬供养，以上宾之礼相待。

有一天，这位修道人，要离开崔家时，对崔锐说：“将来我死后，当来投生做你的儿子。”说罢，便指着自已口下一颗黑痣，说：“就以这颗痣，作为标记……。”

后来崔咸出生，果然口下有一颗黑痣，形貌神态就像“卢老”，崔锐断定他是卢老来转生的，因此就命崔咸的字号叫“卢老”。

崔咸后来，屡次升迁，官任陕虢观察史，常和宾师僚友，开怀畅饮，醉卧不醒，但是到了半夜，便起身判决政事，他的裁决判定，非常精明，因此当时官员部属，都称他为“神”。其后入朝担任秘书监职位时去世。

※ 这段事迹，是史上轮回实有的确证，由此可得如下之认识：



一、足证人生世间，若不修了生死法，死后必入轮回。

二、足见修持其他法门，纵然功夫有如“卢老”之预知过去未来事境界，若未断惑，死后犹不免再投生世间。由于隔阴之迷，来生不能记忆今生事，因而不知续修了脱，岂不可惜？是知唯有修持净土法门，靠自他二力，带业往生，超脱轮回，最为稳当。

因果可畏

太宗既立太子，又欲立吴王恪。长孙无忌固争，乃止，故无忌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高宗欲立武后，无忌固言不可。后衔之。许敬宗使人告无忌谋反，无忌投缳卒。（《长孙无忌传》）

长孙无忌唐朝洛阳（今河南省）人，字辅机，是唐太宗贤后（长孙皇后）的胞兄。通晓经书史籍，见识广博，又有武功兵略，辅佐太宗平定天下，功居第一，官任吏部尚书，封赵国公，又升迁为太子太师。无忌身为贵戚又兼重臣，深受恩宠信任，太宗临终时，遗命无忌与褚遂良辅佐太子治（高宗）即位，进封太尉。无忌在朝，尽心奉国，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因此高宗永徽初年政风，有太宗贞观年间遗风。

当唐太宗时代，既立治（长孙皇后所生）为太子，其后因见太子治，个性懦弱，惟恐不能主持社稷。当



时太宗第三子吴王恪，有文武才略，英武气概，类似太宗，而且深得人心，众人爱戴，因此太宗想改立吴王恪为太子，无忌极力谏止，太宗冷笑说：“卿反对改立太子，莫非是因吴王恪不是你的亲甥？”此事虽然因此作罢，但是无忌从此对吴王恪，心生嫌恶。

到了太子治（高宗）即位后，任用吴王恪为司空，兼任梁州都督，无忌疑虑吴王恪将来一旦得势，恐会报复前嫌，于是便想借事构陷，置恪于死地，以断绝天下人的仰望。正巧永徽年间，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谋叛朝廷，事机泄露，高宗命无忌审查案情，无忌暗示房遗爱，将吴王恪牵入，便可减轻罪刑，于是房遗爱随口承认，竟把吴王恪诬板牵连在内，不料正中无忌借刀杀人之计，当下一并被判处死罪。吴王恪临刑时大声呼叫说：“长孙无忌，擅用威权，构害忠良，宗庙社稷有灵，无忌必当遭受族灭，不要以为威福可以长远享用呢？”于是含冤被处自尽而死。

后来高宗宠爱武则天，将废去王皇后改立武氏为后，无忌为国家前途据理力争，武氏因此怀恨在心。当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心存报复，但因无忌是高宗母舅，且有佐命大功，一时板他不倒，许敬宗迎合武氏意旨，多方察视机会，构陷无忌。

当时正巧有人上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结党营私，高宗下诏命许敬宗讯问，许敬宗用重刑逼迫韦季方板



连无忌入罪。许敬宗便诬奏韦季方勾通无忌谋叛。于是下诏夺无忌官爵，贬为杨州都督，安置黔州，许敬宗又暗中派遣中书舍人，到黔州，逼令无忌自尽而死。许敬宗又伪造无忌供状，还奏高宗，供状中牵连无忌兄弟子侄，无论亲疏，一并处死，竟然应验了吴王恪临刑时所说的话。

※ 试观长孙无忌，一生尽心奉国，功在朝廷，但因一念私心，作出了诬杀无辜的亏心事。结果自己也落得蒙冤被诬，悲惨下场。噫！天道好还！可怖！可畏！为人处世，良心欺昧不得。

恭敬经书之功德

萧德言，为弘文馆学士，晚节学愈苦。每开经，辄祓濯，束带危坐。妻子谏曰：“老人何自苦？”曰：“对先圣之书，何复惮劳？”诏以经授晋王，封武阳县侯。卒年九十七。（《儒学传》）

萧德言唐朝人，字文行，精通史学尼乾左氏春秋，学养高深，唐高祖时，为银青光禄大夫，唐太宗贞观年间，官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当萧德言担任弘文馆学士时，每当开经阅读或讲授时，必先沐浴清静，衣冠整洁，焚香端坐，年纪愈大，越勤勉，越恭敬。其妻劝谏他说：“老人家，年纪大了，何必这样自己劳苦自己呢？”萧德言回答说：“经书是先圣流传下来的言教，面对先圣宝贵的



言教，怎么可以惧怕劳苦呢？”

后来皇上闻知，赏识德言如此恭敬慎重的美德，便下诏书，命萧德言以经书教诲开导晋王，并封他为武阳县侯。萧德言终身荣贵，安享天年，直至九十七岁高龄去世，谥号为博。

※ 经书有世间经书和出世佛经，世间经书能令人修养身心，出世佛经，则使人昌明佛性。试观萧德言恭敬世间经书，而获得如此功德福报。何况恭敬出世佛经之功德，岂可思议哉？

印光法师说：“一切佛经及阐扬佛法的书籍，都能教导人趋向吉庆，避开凶灾，改过自新，弃恶从善，更进而使人明了三世因果的道理，认识自心本具之佛性，出离生死的苦海，往生极乐的莲邦。所以凡是阅读诵念者，面对佛书，必须生感恩心，作难遭想，双手清洁，桌案清净，内心要真诚恭敬，就如同面见佛天，如同亲近师保一样，那么无边功德利益，自然亲身获得。但是如果放肆不敬，毫无畏忌，任意起轻慢心，以及固执自己的浅见，随便加以毁谤的话，那就罪过弥天，苦报无尽了。”又说：“诵读佛经，应当如同面见我佛圣容，亲听圆融德音一样，不可起一念懈怠心，有一分恭敬就能消一分罪孽，增长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就能消十分罪孽，增长十分福慧。”

《法苑珠林》内记载：隋朝时，扬州有一位和尚，常诵《涅槃经》，同时在岐山有一位沙弥，常诵《观音经》。



有一天两人突然同时死去，神识来到冥府，冥王迎请沙弥上金座，非常恭敬相待。迎请和尚上银座，待他却比较简略疏忽。和尚心中非常惭愧。不久两人都清醒过来。和尚就到岐山拜访沙弥，询问原由，沙弥说：“我每次诵经时，必定穿着洁净衣服，点烧好香，恭敬诵读。”和尚说：“我罪过太深了，诵经时常威仪不整，身口不净，太不恭敬了！惭愧！惭愧！……”

又《感应篇》记载：上有一位读书人高天佑，和两位同学，到江宁去应考，考完试后，听说鸡鸣山，守源禅师，道行高深，于是一同前往拜访叩问，禅师说：“你们两位都当考中，但是高君，不能中试，因为误用了楞严经作枕头……。”高君仔细想想，原来行李小箱内有《楞严经》，睡觉时，用箱子当作枕头，未将经书请出。到了放榜时，果然应验。

以上事例，足证印光法师所说：“恭敬获福，不敬获罪”的道理，确实不虚，为佛弟子怎可不遵照奉行？

仁慈刚毅

阳城绝粮，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与弟迎之，奴未醒，乃负以归。及觉，痛咎谢。城曰：“寒而饮，何责焉？”城岁饥，屏迹不过邻里。有奴都儿，化其德，亦方介自约。或哀其馁^{něi}，与之食，不纳。后致糠核数杯，乃受。（《阳城传》）

阳城唐朝北平人，字亢宗，爱好求学，但因家贫



不得买书，于是想办法进入文学馆集贤院，担任写书吏，院内列藏各种书籍，阳城暗中自行研读，经过六年，各种书籍，无所不通，便参加科举，中式后，隐居在中条山，以学问德行著称当世。

有一次阳城家中粮食断绝，差遣奴仆，外出求米，奴仆竟以米换酒，私自畅饮，以致酒醉卧倒在路上，阳城和其弟在家等候很久，不见回来，于是出来四处寻找，发现醉卧在路旁不醒，阳城便背他回来。奴仆清醒后，惭愧万分，面对主人痛自苛责，叩头谢罪，阳城仁慈温和地说：“天气寒冷，饮酒以御寒气，何用这样自责呢？”奴仆感动，从此悔过。

阳城遇饥荒年景时，常闭门在家，足迹不过邻里。有奴仆都儿，深受阳城的操持与德行所感化，也正直耿介，自我约束。有人可怜他贫困饥饿，送他食物，他却辞谢不肯接纳，后来送他数杯麦糠，他才接受。

唐德宗时，名臣李泌推荐阳城为谏议大夫（掌直言纠正皇上过失），天下人闻知，想望他的风采，预料他必能正直立朝，大有作为。但是经过很久，其他谏官都纷纷上奏谏章，只有阳城却和其二弟及宾客，日夜畅饮，并无谏章上奏。当时朝臣韩愈，看不过去，作一篇《争臣论》讥讽阳城，其他朝臣也对阳城有所批评。但是阳城并不介意，只是饮酒消遣，当作不闻。

后来德宗宠信裴延龄，贤相陆贽，遭受延龄谗



言构陷被贬，德宗对陆贄怒意不消，朝廷内外忧愁恐惧，但是无人敢出面营救，只有阳城奋然地说：“不可使皇上信用奸臣，冤枉忠臣”于是俯伏宫阙，上疏论裴延龄奸邪罪恶，陆贄无罪，德宗大怒，要治阳城罪，幸而太子劝解，才得脱免。当时有一位八十高龄的金吾将军张万福，大声称贺说：“朝廷有直臣，天下从此太平了。”连声大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阳城声望由此更加崇重。

其后德宗要用裴延龄为相，阳城泣泪告诉廷臣说：“如果要用延龄为相，我当撕坏宣诏白麻纸，以免延龄误国。”随即草拟奏章，一一列出延龄罪状，恸哭于廷，但是德宗认为诬妄，搁置不理，并降调阳城为国子司业，其后又贬为道州刺史，并命观察使随时考核阳城任职的功过。阳城治理百姓如治家，不逼催百姓赋税，观察使派遣判官前往督收赋税，阳城便自己系缚入牢狱中，以表示认过，判官得知，感到惊异而退去。到了顺帝初年，追召阳城回京，城尚未奉诏便去世，于是下诏追赠阳城为左散骑常侍，并令各地有司，派遣官吏护丧回乡安葬。

※ 家中绝粮，奴仆却在外醉饮不归，阳城背他回家，不但不加谴责，反而温言安慰，此等宽厚仁慈德量，真是人情所难，终于感动奴仆悔过，由此足见“感化比任何谴责更有效”。至于身为谏议大夫，平时无所表现，但当天子宠信谗臣，冤枉贤臣，且愤气不消之际，阳城



独能不顾个人利害与生死，上书营救贤臣，抵触奸邪，耿耿孤忠，刚毅不挠的勇气，更是何等难能可贵呀！

忘本悖德

李皋^{gāo}，摄温州事，行县，见一媼垂白而泣，哀而问之。对曰：“李氏妇，有二子钩、锓，宦游二十年不归，贫无以自给。”时钩为殿中侍御史，锓为京兆法曹，名重于时。皋曰：“入则孝，出则悌。若二子者，岂可备位？”由是举奏，并除名勿齿。（《李皋传》）

唐朝德宗年间，李皋治理温州政事时，有一次到境内各地去巡视，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独自一人在哀伤哭泣，李皋心中怜悯，便近前讯问他的身世境况，老妇人回答说：“我是李氏妇人，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李钩，一个名叫李锓，先后离乡背井，到京都去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取功名，可是至今已经二十年了，一直没有回来探望，二十年来，我孤苦伶仃，家境贫穷，如今已经无法维持生活了……。”话未说完，便哽咽悲伤，老泪纵横。李皋听罢，非常同情又愤慨。原来当时老妇人的儿子李钩，在朝廷官任殿中侍御史（居殿中纠察非法），李锓官任京兆法曹（掌治京师），名位声望都隆重于当时。

李皋感慨地说：“为人子弟‘入则孝，出则悌’在家里的义务责任，对父母要心存恭敬，服劳奉养，



以尽孝道，出门在外，才能仁爱推及一切人，像李钧、李锷这样忘本之人，在朝为官，怎能公正尽忠呢？”于是列举李氏二子不孝之过，上奏朝廷。皇上得知，便下令免除两人的官职，并屏斥于远方，终身不录用。从此天下人对李钧、李锷感到羞耻，不愿与他为伍。

※ 父母教养子女，长大成人，恩德最重，情义最深。为人子女，应该知恩报德，以尽孝道，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也是立身处世，行仁的根本，人格的基础。孝经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理”。观李氏二子，自己享受荣华富贵，竟对家中贫困老母，弃置不顾，违背德义，违逆天理，良心已丧，宜为天下所不愿与之为伍矣。

厚德可风

李大亮，迁安州刺史，辅公柝破，以功赐奴婢百口，谓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录而为隶乎？”纵遣之。高祖咨美，封武阳县公。初大亮为李密所擒，张弼释之，与定交。大亮归唐，至尚书。常以弼脱其死，念有以报之。弼匿不见。一日识诸途，持弼泣，悉推家财与之。弼拒不受。乃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张弼力也，愿悉臣官爵授之。”帝迁弼代州都督，世皆贤大亮能报，而多弼不自伐也。（《李大亮传》）



李大亮唐朝泾阳（今甘肃省平凉县西）人，具有文武才略。唐高祖入关时，授官士门令。唐太宗时累升为剑南道巡省大使，因讨伐吐谷浑有功，进封武阳县公，其后官任右卫大将军，兼右卫率工部尚书。李大亮为人忠诚谨厚，个性刚正义烈，深得唐太宗赏识。去世后，赐谥号为懿，追赠兵部尚书，秦州都督，陪葬昭陵。

当李大亮任安州刺史时，因攻破辅公祐之乱有功，太宗赏赐他奴婢一百人。大亮对百名奴婢说：“你们都是士族人家的子女不幸家破逃亡，我怎么忍心收录你们为奴婢呢？”于是一一释放，发送他们还乡。

早年，李大亮尚未出身以前，曾经被李密所擒获拘禁，当时有位张弼，暗中解救大亮，帮助他逃生，从此两人定下交情。

其后，李大亮归投唐朝，累官至尚书时，怀念昔日张弼救命之恩，念念想要报答恩德，于是四处探听张弼的下落，但是张弼却隐藏行踪，避不与大亮见面。

有一天，两人偶然在路上碰面，大亮紧握住张弼的手，喜极而泣，于是延请到家中，要将家财全部赠送给张弼，以报恩德，但是张弼拒绝，不肯接受。大亮无可如何，便上朝禀奏皇上说：“臣所以有今日，能以侍奉陛下，报效朝廷，完全是张弼昔日救臣一命之功，臣愿将官禄爵位，转授给张弼，恳请陛下赐



准。”唐太宗听罢，深受感动，于是任命张弼为代州都督官职。一时世人，对于大亮如此知恩报德，以及张弼不自矜功德的德量，称扬赞颂之声，传遍天下。

※试观李大亮，受人恩惠，便终身不忘，随时随地，总想报答，一有机会，一有能力，便感恩图报。而张弼施恩给人完全出自仁慈怜悯之心，真诚助人，丝毫不存有其报答之念。两位贤者，此等仁厚之德量，值得留传世间，永做世人效法之典范。

欲壑难填

宗楚客，武后从姊子，附韦后、安乐公主，迁中书令。常密语其党曰：“始吾在卑位，尤爱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韦氏败，伏诛。

（《宗楚客传》）

宗楚客唐朝人，字叔敖，是武后堂姊的儿子。武三思举荐他入朝为官，累次升迁，官任兵部尚书，又升至宰相。

唐中宗后韦氏淫乱，弑杀中宗，临朝干涉国政，当她声焰盛大时，宗楚客便趋炎附势，奔走奉承，事事效劳，与韦后、安乐公主朋比为奸，谋划危害社稷。

宗楚客营造他的新住宅，用文柏作梁木，用坚致沉香和红粉做墙壁，又以玛瑙做阶梯，一切极尽奢华享受。太平公主得知，感慨地说：“看那宗楚客，行坐处所，一切享受，我身为公主，与他相比，却远不



及他，可以说我们真是空度此生了。”

当宗楚客升为中书令，担任宰相职位时，时常私下告诉他的亲信说：“当我职位卑贱时，时时刻刻想要得到宰相职位，但是得到了宰相地位，并不感到满足，心中又想有朝一日，能当天子，如果能当天子，居南面尊位，受万人朝拜，即使只是一天，也就满足了。”

当时有一只狗，戴上宗楚客的冠帽，行坐站立，像人一样，楚客说：“这是畜生妖怪，越犯了本分，应当斩杀。”那只狗突然开口回答说：“公，你是人中妖怪，越犯了本分，也应当死罪。”事后不久，临淄王隆基起兵声罪讨伐韦后，韦后破败，宗楚客也伏罪斩杀。

※ 古德说：贪得无厌之人，其心永远不能满足，得到了金银，又想得到珠玉比金银还要珍贵。一旦身居高位，还想得到更高的权势地位。此等无止境贪求不厌的人，虽然富贵已达极点，但其心中永远苦恼，不会快乐满足的。宗楚客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曾几何时，就招来杀身之祸，岂不悲哉！

轮回确证

李澄，为东京留守，安禄山反，执澄害之。子源八岁，俘为奴。有故吏赎出之。以父死贼手，常悲愤。不仕不娶，绝荤洒，居惠林寺。诏以源为河南



尹，赏赐甚厚。源辞谢，一无所受。（《李澄传》）

李源唐朝汶水（今山东省）人，其父李澄，官任东京太守。安禄山作乱时，李澄坚守城垒，勉励士卒，抵制逆贼，擢升礼部尚书。后来城陷，李澄被安禄山所杀害，赐谥号为忠懿。

当时年仅八岁的李源，在兵荒马乱中，被俘虏流落为奴。数年后，被其父旧部吏发现，将他赎回。这时李的旧宅，已经捐作惠林寺。唐代宗闻知李源是忠臣李澄的后代，特下诏书，提拔李源为河南尹官职，并予优厚赏赐。但是李源因悲愤父亲死在贼人之手，内心无限感触，发誓终身不作官，不娶妻，不吃荤酒，以尽孝思，于是呈书辞谢，一无所受。

李源为了避开官场的应酬，便前往避居于其父故宅惠林寺，并将所有产业捐献寺院，为父亲作功德。寺中圆泽法师，对李源特别关照，多方开导劝勉，李源渐渐深入领略佛法，从此日中一食，跟随圆泽法师修行问道，非常投契，成为忘年之交。

数十年后，有一天，两人约定同往峨眉山去朝山，圆公要经由长安从陆路前往，李源却要乘船经由三峡入荆州，两人争执不决，李源说：“我已避开世事，不愿作官，若经由西京（长安）难免遇见故旧，会有困扰。”最后圆公只得同意由水路前往。临行前，圆公预先写信交代徒弟，等待李源回来，再交给他。

两人沿途吟诗歌咏，欣赏山光水色，逍遥自在，



到了南湘，将靠岸时，看见岸边有一妇人，在河边汲水，圆公脸上突然变色说道：“我不想走水路，就是怕碰到这妇人。”李源惊奇地询问缘故，圆公说：“我本来应该来投胎，做这妇人的儿子，只因我不来，所以这妇人怀孕三年，一直不能分娩，今天既然遇上了，就得投胎转世，不能再逃避了，凡事都有因缘，这是定业啊！请停止行舟，我死后，将我葬在某山下，三天后你到那妇人家来看我，我以一笑作证明。再过十二年后的中秋夜晚，你到杭州天竺寺前，咱们再相见吧！”李源恸哭后悔不已，当晚圆公就去世了，而那妇人也生产了。三天后李源前往探视，婴孩看到李源，果然对他一笑致意。李源无心朝山，满怀感伤回到惠林寺，圆公的徒弟将圆公交代的那封信，呈给李源，信中写着：“祈君忍苦勿忧悵，酬业轮回无可延，缘结三生情未了，待从他岁话前缘。”原来圆公早就预知此事了。

十二年后，中秋夜晚，李源前往赴约，当时杭州西湖的天竺寺，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然听见歌声，见一牧童，头上双髻，骑在牛背上，手拿竹竿，边敲牛角边唱词，来到寺前，牧童望着李源吟唱道：“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李源欣喜非常问道：“圆公别来可好？”牧童说“李公你真是一位守信之士，但是我们前途不同，不要迎接我，但愿你勤勉修行，不要



堕落，将来我们还会相见的。”说罢转身离去，李源追赶不上，悲伤地望着牧童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潸然泪下。李源又回到惠林寺，三年后年届八十岁时，在惠林寺逝世。

※ 噫！人生悲欢离合，因缘所使，聚散无常，轮回生死，不得自主，岂不痛哉！圆公生前已经预知投胎何处，转世后，又能不迷昧前因，如此修行功夫，如能修持净土法门，念佛发愿，求生极乐，仰仗佛力，当生超出三界，永脱轮回，岂不是更直截了当哉！

以德报怨

杜如晦^{hui}弟楚客，与叔父淹，没于王世充。淹与如晦有隙，潜如晦兄杀之。又囚楚客，饥几死。世充平，淹当诛。楚客请如晦救之，曰：“曩者叔残兄，今兄又弃叔。一门之内，相残而尽，岂不恻哉？”如晦感，为之请，得释。为蒲州刺史，有能名。（《杜楚客传》）

杜楚客唐朝杜陵（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人，是唐朝名相杜如晦之胞弟，少年时代，崇尚奇异节操，长大成人后，负有才能名气。

当王世充在洛阳自称郑帝，与李世民（唐太宗）对战时，杜楚客与其叔父杜淹，被王世充所捕。杜淹曾经与杜如晦有过节嫌怨，杜淹为了报怨，便在王世充面前，谗言害死了如晦之兄，又囚禁杜楚客，不给



饮食，致使杜楚客几将饿死。

王世充平定后，论罪杜淹当受诛杀，杜楚客请求兄长杜如晦，设法营救叔父杜淹，如晦因杜淹有杀兄之仇，心中怀有芥蒂，楚客再三劝谏说：“从前叔父残害咱家胞兄，而今兄长您又舍弃叔父，不肯相救，我们杜家一门之内，不幸骨肉互相残杀而尽，岂不是令人悲痛的事吗？……”这一席话，深深地感动如晦，如晦醒悟了，于是到唐太宗面前，请求赦免杜淹之罪，杜淹因此获得释罪免死。

唐太宗贞观年间，杜楚客任蒲州刺史，声望显著，后来任魏王府长史，又升迁为工部尚书，办理王府政事，以威严正直，闻称当世。

※ 他人对我有怨仇，我不但不记恨报复，反而以仁德待他、救他。杜楚客恕人之雅量，磊落之胸怀，可风！可法！

逆报昭彰

安禄山累封东平郡王。逆谋日炽，帝不信。人言反者，必缚与之。寻果反，乃斩其子庆宗。禄山入长安，杀帝近属诸王、公主、妃妾、子孙、姻壻等百余人，以祭庆宗。禄山目忽盲，又病疽，尤卞躁，数笞阉人李猪儿。禄山子庆绪恐不得立，令猪儿入帐下，以大刀砍其腹，肠溃于床而死。庆绪袭位，史思明数以弑父大逆，斩之。因并其众，称皇帝。以子朝义为



怀王。骆悦说朝义行大事，从之。悦以兵入，思明踰垣出。周子俊射其臂，坠。问难所起。曰：“怀王也。”即缢杀之。朝义袭位，战败自缢死。斩首传长安。（《逆臣传》）

安禄山唐朝营州胡人，本姓康，幼年丧父，随母再嫁，而冒姓安，改名禄山。个性残忍嫉妒，又多智谋，很会揣测人情，逢迎人心。早年投入张守圭部下，因犯军令当杀，解送京师，玄宗特加赦罪，其后提拔他为平卢节度使，每次入朝奏对，总是称合意旨，深得玄宗宠信，命他兼任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禄山逢迎宰相李林甫，厚结杨贵妃，自请为贵妃养子。玄宗准许，后来又封东平郡王，恩幸无比，从此骄纵奢侈，谋划叛逆，日渐炽盛。

玄宗毫不怀疑，认为禄山赤心可靠，凡有前来告密者，玄宗不信，必定将其捆绑交与禄山处置。

不久安禄山果然造反，玄宗万分痛心，便杀禄山之子安庆宗。禄山攻陷长安，惨杀玄宗左右内侍，近属诸王，以及公主妃妾，皇子皇孙，姻亲国戚等一百多人，剖心祭祀其子庆宗。自称雄武皇帝，建国号为燕，改元圣武。玄宗逃往四川避难。

安禄山僭^{jiàn}越帝位后，日夜放纵饮酒，恣情于声色之中，眼睛忽然昏眊失明，又害皮肤肿烂病，情绪非常暴躁，左右服侍，稍不如意，便痛加鞭打，尤其贴身太监李猪儿，更常挨受毒打。禄山宠妾见禄山病



重，恐有不测，竟求改立亲生子庆恩为太子，禄山嫡子庆绪闻知，唯恐不得传位，便收买李猪儿潜入禄山帐下，用大刀砍其腹部，惨叫一声，肠胃溃散流出，血流满床，气绝而死。

安庆绪便即位为帝，不到两年，禄山部下大将史思明，便以杀父夺位，大逆不道为由，将庆绪杀死。史思明合并禄山部众，自称为燕帝，立其妻辛氏为后，以长子史朝义为怀王。其后辛氏因宠爱少子怀清。请求立为太子，史思明也有废长立幼之意。史朝义听从部将骆悦的劝诱，要用强请手段加以阻止。于是骆悦带兵，趁夜进入史思明寝所，思明骑马越墙而出，骆悦部下周子俊，发箭射中史思明左臂，堕落马下，思明问道：“是谁指使你们反叛？”骆悦大声回答说：“奉怀王命。”思明叹息地说：“怀王！怀王！为子竟敢弑父！为臣竟敢弑君！”骆悦说：“安氏子岂非足下所杀，岂无报应？”说罢竟将史思明缢杀而死。

骆悦等随即奉迎史朝义即日称帝。两年后，代宗即位，遣兵前往征讨，史朝义战败，自缢而死，范阳留守李怀仙，取下朝义首级，传送长安。

总计禄山父子僭越帝位，只有三年而灭，史氏父子僭称帝号，仅仅四年而亡。

※ 安禄山蒙受玄宗特殊之恩遇，名虽君臣，实同父子，却不知感恩报德，反而叛逆造反，一身罪业，结果



转眼之间，便落得悲惨下场。至于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等人，其结局亦复如是。呜呼！古来乱臣贼子，负义忘恩，惨烈之报，千古不爽。

造福子孙

博陵诸崔，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仕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长孙夫人春秋高，无齿。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栲纵拜堂下，升堂乳姑。长孙不粒食者数年，而康宁。一日病，召长幼言：“无以报妇，愿后世子孙皆若汝孝。”世谓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崔珙传》）

崔唐氏唐朝博陵（今河北省安平县）人，是唐文宗时，刑部尚书宰相崔珙的祖母。

追溯当初，崔珙的曾祖母王氏长孙夫人，年纪很高，身体老迈，牙齿脱落掉光，饮食不便，所幸媳妇崔唐氏（崔珙的祖母），事奉婆婆，非常孝敬，体念婆婆没有牙齿，不能吃饭，唯恐长此下去，体力不继，于是想尽了办法，每天早晨，天刚亮时，她就起床，梳洗整洁，便到婆婆堂下，叩拜问安，然后升堂，以自己的乳来奉养婆婆，以补充其营养。这样经过了多年，王母长孙夫人，虽然没有牙齿，多年不吃饭粒，但是身体仍然保持康健安宁，全赖孝媳，悉心照顾，供养乳汁，得以维持。

到了后来，有一天，王母长孙夫人生病，将要



过世时，老人家召集长幼大小所有子孙，来到床前说道：“这么多年来，我能够延续生命，全靠我这个贤孝的媳妇，这份恩情，今生今世，我无以报答，但愿我后世子孙，都能像我媳妇这样贤孝，我就感到万分的欣慰了。”

其后崔氏子孙，世代昌盛，崔珙之父崔颢，官任同州刺史，生崔珙、崔管等八个儿子，个个都有才名，闻称当世，博陵地方，崔氏家族，官至尚书及节度大使等朝廷重臣者，多达数十人。当时天下都推崇博陵崔氏家族，做官人数之多，高居天下第一位，实在有其来源啊！

※ 古德云：“百善孝为先。”《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观崔唐氏诚孝感人的善行，福荫子孙，昌盛贵显，足以证实矣。

《五代史》

险诈之报

苏逢吉，拜中书侍郎，汉高祖以晋相李崧^{sōng}第赐吉，而崧别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子弟数出怨言，逢吉乃诱人告崧下狱。崧诬服与家僮二十人谋为乱，逢吉改二十人为五十人。遂族崧家。逢吉夜宿金祥殿东阁，谓王处讷曰：“昨夜未瞑，已见李崧在侧。”周太祖兵至北郊，逢吉自杀，周太祖梟其



首。适当李崧被刑之所。（《苏逢吉传》）

苏逢吉五代时“汉”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官居中书侍郎，升任宰相职位，深得汉高祖刘知远的宠信，朝中大事，都经其手。逢吉向来并无学问，倚仗权势，受贿卖官，贪得无厌。

当五代“晋”灭亡后，汉高祖进入汴京，晋宰相李崧北去尚未归来，汉高祖便以李崧宅第赐给苏逢吉，逢吉既得宅第，凡宅中所藏财物，都占为己有，李崧另有田宅在西京，产业在洛阳，逢吉也全数占有。

李崧返回京都后，虽然汉高祖任他为太子太傅，但是仍然不得还给家产，李崧自知情势孤立危弱，不敢埋怨，便提出宅第券契献给逢吉，逢吉认为宅第是汉高祖特别赐与，李崧何必呈献宅券，从此便与李崧有了嫌隙。

李崧弟弟李屿，好饮酒，无见识，曾经与逢吉子弟往来，屡次酒后，便口出怨言，说逢吉夺去他的宅第，逢吉闻知，衔恨更深，时刻侦察时机，要倾陷报复。

正巧李屿仆人葛延遇，犯有过错，遭受李屿杖打责罚，积成怨恨，逢吉便指使家仆引诱葛延遇，构陷诬告李屿谋反叛变。逢吉得到延遇诉状，便召李崧前来，谈到葛延遇告状事，立刻命令送李崧入狱。李崧才知道逢吉险诈狡猾。

当李屿被捕，在公堂上对簿辩论时，李崧对李屿



说道：“当道权豪，存心要灭我家族，任你舌吐莲花，也没有用处，不必再争辩了。”于是李屿诬服与兄弟僮仆二十人同谋作乱。逢吉得到供词，又改“二十”人为“五十”人，便下令诛杀李崧及李屿亲属，无论长、幼全都斩于东市。京都人士，都为李崧呼冤。

李崧被杀后，有一天夜晚，苏逢吉住宿在金祥殿东阁，次日早上对朝臣王处讷说：“昨夜未能入眠，见李崧在我身边，全身血污，形状非常恐怖，吓得我心胆几乎破碎。”

事后不久，周太祖郭威举兵攻入北郊地方，逢吉见李崧在前挡路，无处逃脱，便自杀而死。周太祖将逢吉首级砍下，正当在李崧被行刑的处所。

※ 语云：“可以得罪十个君子，不可得罪一个小人。”君子度量宽宏，不会计较。小人心量狭窄，不能容物，一旦得罪，便衔恨在心，伺机报复。观李屿由于酒后怨言而结怨逢吉，逢吉竟因此破人之家，灭人之族，呜呼！小人心狠手辣，竟至于此。然而不到三年就惨遭报应，噫！天道好还！可怖！可畏！

骄忽致败

唐师至成都，蜀主衍面缚舆櫓^{chèn}出降。庄宗召衍入洛。诏曰：“固当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以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诏，欣然就道。至秦川驿，庄宗用伶人计，诛其族。衍母徐氏临刑呼曰：“吾儿



以一国迎降，反以为戮，信义俱弃，吾知其祸不旋踵矣。”未一月，庄宗为伶人所弑。（《前蜀世家》）

唐庄宗是五代时，后唐君主——李存勖，年轻时勇敢善战，胆力过人。其父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支箭赐给庄宗，叮咛嘱咐说：“梁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亲手所立的，契丹和我约为兄弟，但都背叛我而归附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给你这三支箭，但愿你消灭梁，扫除燕，驱逐契丹，完成我的遗志。”庄宗涕泣受命，将箭藏在宗庙里。

其后每逢出兵，便到宗庙去祷告，请出三支箭，盛在锦囊里，命人背着在前先行。后来果然退却契丹，消灭燕及梁，凯旋而归。入太庙归还先王三箭，敬告成功，家仇洗雪，国运中兴。

可是庄宗一旦成功，却渐渐显露骄傲放纵，荒于政事，宠幸夫人刘氏，听任其嗜好看戏，常召伶人（演戏者）入宫，以乱国政，酿成灾祸。

后来唐军进攻蜀国成都，这时蜀国君主王衍，身穿白衣，头缚丧麻，手持国宝，车中置放棺材率领臣子，出面投降。唐庄宗赦免蜀国君臣之罪，召王衍入都城洛阳，并赐与诏书说：“定当割裂土地分封，决定不乘人危难加以轻慢，日月星三辰在上，朕所说的话，绝对一句不欺。”王衍接到诏书，转忧为喜，告知其母及妻妾，便携眷上路，前往唐都洛阳。来到秦州驿站时，不料唐主却听信伶人计策，下令收捕王衍



全族，尽行处斩。

王衍母亲临刑时击胸愤慨说：“我儿以一国迎降，反而遭到诛杀，为人国君，出尔反尔，信义全然不顾，由此可以料知唐主必将遭受灾祸了。”

其后不到一个月，庄宗竟遭伶人所弑，身死国灭。

※ 唐庄宗本来英武过人，早年承父遗志，身负重任，事事敬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此智勇双全，一举成功。

可是功成名就之后，却渐骄傲轻忽，宠幸夫人，惑于伶人，忠奸邪正，不能分辨，被陷于失信弃义而不自知，终致引发杀身亡国的悲惨下场。

呜呼！古人云：“创业惟艰，守成更难”，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敬慎，败于骄忽。观唐庄宗一生成败，就是最明显的借镜。世人承担家业，秉持政事亦莫不如此，佛门弟子荷担如来家业弘法利生，更何尝不如此哉！

《宋史》

积善余庆

王祐，为观察使，尝劝杜重威使勿反汉，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会符彦卿镇大名，颇不治。太祖以祐代之，俾察动静，谓曰：“得彦卿不法状，与卿王溥官职。”时溥相也。祐至魏，得彦卿家僮一人，挟势恣横，量为决配而已。还奏：“彦卿无他，臣敢以



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戮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下以为戒。”帝怒其语直，贬祐华州司马。祐赴贬，亲友送于都门，谓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祐笑曰：“我不作，二儿必作。”谓旦也。手植三槐于庭曰：“我后必有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而果然。（《王祐传》，并《通鉴·宋太祖纪》）

王祐宋朝莘^{shēn}（今河南省陈留县东北）人，字景淑，是宋朝名宰相王旦的父亲，学问文章显扬于五代汉、周之际。宋朝初年，官任潞州知县，后来官至尚书兵部侍郎，为朝中名臣，平生作为，很有阴德，博得当世人的称赞。

五代时曾经规劝杜重威不要反叛汉，宋朝时又曾抗拒权臣卢多逊对宰相赵普的谋害。当节度使符彦卿镇守大名时，有人弹劾符彦卿罪状，宋太祖对彦卿也起猜疑心，便命王祐前往大名代理职务，以便察看彦卿动静。临行前太祖对王祐说：“卿此次前去，若能察出符彦卿不法罪状，朕当与卿王溥职位。”（当时王溥担任宰相）王祐到达魏地，察得符彦卿两个家僮，在当地仗恃势力，任意非为情事，王祐量其罪行，只将两人处以流放而已，不作任何牵连。回朝上奏说：“符彦卿并无罪行，臣敢以百口性命担保。”接着谏正说：“五代国君都因猜忌心太重，而杀戮无辜，因此国运不能长久，祈愿陛下引以为戒，国家幸甚！”



太祖听罢，非常愤怒，认为王祐说话太耿直太过分，于是贬王祐为华州司马。

王祐要赴贬所就任时，亲友到都门来送行，对王祐说：“本来料想公必定会做宰相呢？……”王祐笑着说：“虽然我不作，但我的儿子必然会作。”王祐话中指的是其子王旦。王祐曾经在庭院中种植三棵槐树，三槐树荫满庭，王祐对人说：“我的儿孙，必定有人作到贵为三公者，这三棵槐树就是标示。”后来其子王旦，果然贵为宋朝名宰相，正应了王祐所说的话。天下称为三槐王氏。

※ 王祐平生多阴德，且当他面对利与义关头，毅然知所抉择，虽然遭到贬官，内心却坦坦荡荡，自知一生行事作为，对得起天地良心，俯仰无愧，自信儿孙必有好报。其后果然应验。足证天之报施善人丝毫不爽！

德量恢宏

王旦，幼沉默好学，父祐：“此儿当至公相。”初知平江县，其廨^{xiè}传有物怪，居多不宁。旦将至，前一夕，守吏闻群鬼啸呼云：“相君至矣，当避去！”自是遂绝。及为相，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帝曰：“卿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无所隐，益见忠直，此所以重准也。”准罢枢密，私求为使相。旦惊曰：“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准深憾之。已而除节度使、同平



章事。准入见，谢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荐，准愧叹，以为不可及。薛奎为江、淮运使，辞旦，旦无他言，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也。”张士逊为江西运使，辞旦求教，旦曰：“朝廷权利至矣。”士逊思旦之言，未尝求利。卒赠太师、魏国公，谥文正。家人未尝见其怒，试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饭，问：“何不啜羹？”曰：“偶不喜肉。”后又墨其饭，则曰：“今日不喜饭，可别具粥。”不置田宅，曰：“子孙当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遗令削发披缁以殓。（《王旦传》）

王旦宋朝人，字子明，自幼沉静好学，其父王祐曾说：“此子将来必定官至三公宰相。”宋太宗时中举进士，起初任平江知县，当时县府内传说常闹怪物，不得安宁，王旦将到任前一夜，看守官听到群鬼在大声呼叫说：“宰相公要来了，我们应该避开离去了。”于是怪物从此绝迹。

宋真宗时王旦累升知枢密院，又任宰相，进封太保。受朝廷重用，居相位最久，凡事不固执己见，受人毁谤不与计较，军国大事都参与决策，常为国家荐引贤才，却不让人知道。

当王旦任宰相时，寇准屡次在皇上面前说王旦的短处，然而王旦却极力称赞寇准的长处。有一天真宗笑着对王旦说：“卿虽然常称赞寇准的长处，但是准



却专说卿的短处呢！”王旦回答说：“臣居相位参与国政年久，必然难免有许多缺失，准事奉陛下无所隐瞒，由此更见准的忠直，臣所以一再保荐……”真宗由此更赏识王旦。当寇准任枢密院直学士时，王旦在中书有事送枢密院，偶尔不合诏令格式，准便上奏皇帝，王旦因而受到责问，但是王旦并不介意，只是再拜谢过而已。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送中书，也不合诏令格式，堂吏发现很高兴地呈给王旦，认为这下逮到机会了，可是王旦却命送回枢密院更正，并不上奏。寇准大为惭愧，见王旦说：“同年怎么有这样大度量呢？”王旦不答。

当寇准免去枢密职位后，曾私下求王旦提拔他为相，王旦惊异地回答说：“国家将相重任，怎可用求来的呢？”准心中很不愉快。其后皇上果然授予寇准节度使同平章事。准入朝拜谢说：“臣若不是承蒙陛下知遇提拔，哪有今日？”皇上便将王旦一再推荐之事告知，寇准非常惭愧感叹，自觉德量远不及王旦。后来寇准终于不负王旦，成为宋朝贤相。

当时有位卢某，深夜送黄金百两来求王旦提拔为江淮盐运使，王旦正色推辞说：“你的才能，不可担当这个职务，我那敢私受贿赂而废弃公道呢？”卢某惭愧而退，便整天焚香咒诅王旦快死，有一天晚上，卢某梦见神明呵叱他说：“王公尽心于国家，你竟然心存恶念，要他快死，上天将要惩罚你了。”卢某惊



醒，汗流全身，经过几天就去世了。

薛奎初任江淮运使，将赴任前，来向王旦辞行，王旦不谈其他，只说：“东南地方，民生非常困苦啊……”奎退出后说：“听宰相的话，可见他时刻都在关怀百姓啊！”

王旦居家，未曾发过脾气，家人要试验他，在他食用的肉羹内，投入尘灰，王旦只吃饭而已，家人问他何以不吃肉羹，旦说：“偶尔不想吃肉。”其后连饭也将它弄脏，王旦也不责问只说：“今天不想吃饭，可以另外弄些稀饭来。”家中不购置田宅，说：“子孙应当自立，何必田宅，田宅会让子孙因争财而作出不义之事呢！”临终时召集子弟到跟前叮嘱说：“我们家世清白，不要遗忘往日槐庭阴德，今后大家应当守持勤俭朴素的美德，共同保持我王家的门楣。我死后，可为我削发，披穿缁衣，依照僧道例殓葬即可。”说完便瞑目而逝。真宗临丧哀恻。追赠为尚书令魏国公，赐谥号文正。

※王公当国，公忠体国，正直无私，举荐贤能，不使其人自知，容人所不能容之度，行人所不能行之事。至于居家，尘灰污其羹饭，也不动嗔心，当其临终犹不忘教诲子弟俭素持家，勤修阴德。观此数事，非圣贤胸怀，何能如此。宜其一生恩宠无比，人民钦敬，鬼神护持，生荣死哀。所谓世间大福德之人，必有过人之德量，由此可以证实。



诚实不欺

鲁宗道，拜参知政事，贵戚用事者皆惮之，目为“鱼头参政”。为人刚直，遇事敢言，不为小谨。为谕德时，尝就饮酒肆中，真宗使者及门，久之，宗道方自肆来。使者谓：“上怪公来迟，何以为对？”宗进言：“以实言之。”曰：“公当得罪。”曰：“欺君罪更大也。”入谢曰：“有故人来，臣家贫，无杯盘，故就酒家饮。”帝以为忠实，可大用，常以语太后。太后临朝，遂大用之。（《鲁宗道传》）

鲁宗道宋朝^{qiáo}谯（今安徽省亳县）人，字贯之，号退思岩，为人刚正直爽。真宗天禧年间进士，官右正言（掌谏议）。仁宗时累升为参知政事。

当鲁宗道为太子谕德（东宫官属）时，有一次在酒店中饮酒，可巧真宗有事要召他进见。传达命令的使者到鲁宗道家，等候很久，宗道才从酒市回来。使者很不安地对宗道说：“皇上如果责怪公迟延这么久才到，公将如何回答？”宗道说：“照实回答。”使者说：“如果照实回答，公必定会受皇上怪罪呢！”宗道回答说：“欺君之罪，罪过更大。”于是进宫谢罪说：“臣有老友来访，臣家贫，没有杯盘，陪老友同往酒店宴饮，因而延误，请陛下治臣之罪……。”真宗闻言不但不加责怪，反而更加赏识他那种忠实不欺的个性，认为将来可以大用，并常将自己的看法告



诉太后。到了仁宗即位后，太后因仁宗年幼，临朝听政，宗道终于受到大用，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职位）。

宗道担任参知政事，刚正无私，不畏权贵，遇事敢言。枢密使曹利用，仗恃旧日功勋，气势骄横，鲁宗道对其作为绝不挠屈，每当会朝时，常据理与其争论。于是当权贵戚都为之畏惧，不敢嚣张，朝廷内外，都称他为鱼头参政，以忠鲠名臣，留传于世。

※ 诚实是立身处世之根本，为古今正人君子所持守，亦为古来圣贤明哲所重视。观察一个人说话是否诚实，便可窥知其品格。

诚实的反面是奸巧虚伪，说话口是心非，一味曲意逢迎，以图得到好处。其实此等人，只能蒙蔽昏庸之辈，不能逃过明人的眼力。

试观鲁宗道虽然明知在酒店饮酒，以致延误，必会受到谴责，但是仍然坦白禀奏，毫不隐瞒，真宗具知人之明，由此日渐赏识，加以重用。宗道不负知遇之恩，终成磊落名臣，以鱼头参政，传为美谈。足见诚实君子受人信托，受人敬重如此。

佛门风范

吕蒙正，参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此子亦参政耶？”同列不能平，蒙正止之：“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忘，不如弗知之为愈也。”时人服其量。故事，宰相之子即授员外郎。蒙正奏曰：“天



下才能，老于岩穴者多矣。臣男始离襁褓，膺^{yīng}此宠命，恐罹阴谴。”止授九品官。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封蔡国公，卒谥文穆。

（《吕蒙正传》）

吕蒙正宋朝河南人，字圣功，太平兴国进士，自宋太宗淳化到真宗咸平年间，曾三次入朝为相。为政崇尚宽简，遇事敢言，善知人，有重望，时人尊称为贤相，其后授太子太师封许国公，去逝后谥号“文穆”。

当吕蒙正入朝任参知政事（次于宰相职位）时，有朝士指着蒙正，以轻视的口气议论说：“这个人也能担任参政官么？”蒙正假装不闻，从容走过，同列为他不平，要追究诘问朝士的姓名，蒙正摇手阻止说：“不必追究诘问，如果一知其姓名，便终身不能忘，还是不知的好。”当时同列都赞叹敬服蒙正的雅量。

后来蒙正，升任宰相，依朝廷规定，凡是宰相之子，都授予员外郎官职，蒙正上奏恳辞说：“天下才能之士隐居山岩者很多，臣子只是刚离襁褓的孩童，如果承受这份宠命，恐会暗中遭到祸谴……”于是只承受九品官阶。

蒙正在朝尽忠为国，正道自持，有僚属珍藏一面古镜要献给蒙正，夸说此镜能照二百里，蒙正笑说：“我的面孔，不过碟子大，何用照二百里呢？”固辞不肯接受。平居很留心人才之发掘及储备，常设一夹



袋，无论大小官吏，进谒时，必详问其经历及才学，记录下来，藏于袋中，到了朝廷用人，便随时从袋中查阅，按才奏荐，所选荐之人才，都能称职，为国效命。

蒙正未出身前，境遇落魄，寄居在僧寺，受恩于寺，及其贵显，所得恩俸赏赐，都包封不用，送与寺僧，以报恩德，帝得知，问他缘故，蒙正告以私恩未报，帝受感动，特赐寺僧紫袍，以资表扬。

蒙正信奉佛法，每天早晨拜佛，必祝愿说：“不信佛者，不生我家，愿我子孙，代代护持三宝。”后来侄子夷简，位登宰相，封申国公，礼敬广慧禅师为师，夷简子吕公箸，官尚书右丞也封申国公，叩礼天衣禅师为师，吕好问官居左丞，礼拜圆照禅师为师，好问子用中拜佛照禅师为师！世代奉佛，高官贵显，果然符合蒙正祝愿，感应不可思议。

※ 吕公对人犯而不校，知恩报德。处己防动瞋心，惕厉因果。居官廉洁自持，为国惜才。乃至祝愿子孙世代护持三宝。其居心行谊足为佛门在家弟子处世为人之典范。

至于其后果然善愿得偿，足征“心真者，有愿必成”。



福慧中人

文彦博，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平居接物，谦下尊德，乐善如恐不及。以太师致仕，封潞国公，卒年九十二。（《纪事本末》）

文彦博宋朝介休（今山西省介休县）人，字宽夫，仁宗时进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位），封潞国公。

文彦博一生历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出将入相，有五十年，名闻四夷，当时世人都尊称他为贤相。平居待人接物，谦和卑逊，敬重德行，爱好行善，唯恐不及。

当文彦博留守洛阳时，与富弼、司马光等集士大夫老而贤者十二人，于富弼府第，置酒赋诗，筑堂绘像，宾主相乐，号为洛阳耆^{qí}英会，时人称叹为盛事。

彦博信奉佛法，皈依佛门，晚年退休，向道更加勇猛，精修净土，专念阿弥陀佛，期生净土，早晚行坐，不曾懈怠，常发愿云：“愿我常精进，勤修一切善；愿我了心宗，广度诸含识。”每见一切人，便劝以念佛，与净严法师于京师，集十万人为净土会，誓愿广结十万人缘，同生净土，一时士大夫，受感化念佛者甚多。如居士有颂赞说：

“知公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一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

到了九十二岁临命终时，安然念佛而化。



哲宗赐谥号“忠烈”。

※ 试观文公一生攸好德、福寿、康宁、富贵、考终命五福齐全，而又能精修净业，广度群伦，临终安然念佛往生。可谓千古稀有难得之大福德大智慧人也。

余庆余殃

李崇矩，信奉释氏，饭僧至七十万，造像建寺尤多，尝劝太祖释叛党妻子万余人。有郑伸者，客崇矩门下十年，上书告矩阴事，太祖释不问。未几，崇矩为大将军。子继昌，累官左神武大将军。郑伸早死，母诣继昌乞丐，家人诟逐。继昌与黄金百两，时人称之。（《李崇矩及继昌传》）

李崇矩宋朝上党（地当江苏省宿迁县境）人，字守则，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官任琼、崖、儋、万这四州的都巡检使，当时众多贼寇到处扰动，崇矩一一到其洞穴，招抚安慰，贼众都感化归附。后来任金吾街仗兼六军伺事。去世后谥号元靖。

李崇矩信奉佛教，心地仁厚，时常斋供僧人饭食，多达七十万，平生修造佛像，兴建寺庙更多。宋朝初年，朝廷拘捕乱党妻子一万多人，崇矩劝请太祖，特予开释，免除罪刑，一万多人的性命，因而获救。

李崇矩有一食客郑伸，寄食在门下，已有十年，不料此人心性阴险，竟然上书奏告崇矩坏话，说他秘



密行事，幸而宋太祖明察，不予采信，不加追究，事情得以平息。

事后不久，崇矩升任大将军，其子继昌，贤德孝顺，有乃父风范，官任如京副使。真宗时，累官左神武大将军，个性谨慎仁厚，办理政治，崇尚宽仁简约，所到地处，都深受百姓感恩怀念。

至于那食客郑伸，却短命早死，遗下老母，孤苦无依，流落街头，到处行乞。有一天来到继昌家求乞，家人知道她是那忘恩负义的食客—郑伸的母亲，非常气愤，便詈骂驱逐她，继昌阻止家人，非常怜悯她的遭遇，便送白金百两，救济她，使她得以维持生活安定，以度余年。时人都感动称叹继昌宽厚仁慈的德量。

※ 综观李崇矩，斋僧、造像、建寺、德化贼寇，又救人万命，累积阴德，泽及子孙，其子贤善，风范如父，对待仇家，不但不念旧恶，反而以德报怨，居官又能勤政爱民，难怪一生荣显，百姓敬仰怀念。

至于郑伸，寄食门下，十年之恩，竟然密告恩人，存心陷害，他的恶心不但不能得逞，反而自己短命而死，祸及老母，《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正是明显对比的例证。



五福骈臻

窦禹钧，累官右谏议大夫，致仕。子五，仪、俨、侃、偁、僖，相继登进士第。冯道赠诗，有“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当时号为“窦氏五龙”。史官论曰，其门族宦业之盛，或以为阴德之报，亦义方之效也。（《窦仪传》）

窦禹钧五代后周，渔阳（今河北省密云县西南）人，以词学出名当世，累官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为人笃实纯厚，慷慨乐于助人，治家的法则，为一时楷模。

禹钧幼年丧父，事奉其母，非常孝顺。三十岁时，还没有儿子。有一天梦见已死的祖父告诉他说：“你命中无子，而且寿命短促，应当及早力行善事……”禹钧恭敬地承受教诲，从此发愿行善。

曾经有一家仆，盗用他的钱二百仟，唯恐被发觉，便写一张券契“永卖此女，以偿还所欠的钱。”挂在他小女儿手臂上，从此远走高飞，离开了窦家。禹钧怜悯这个小女孩，便烧掉券契，将她抚养长大成人，又为她选择好对象婚配。凡宗族亲戚有丧事，家贫不能办的，都资助他丧葬，凡见人有遗孤穷困无力嫁娶的，一一帮他婚嫁，许多贫困的朋友以及四方贤士，多仰赖他得以维持生活。禹钧每年计算收入，除留作夏冬伏腊两次祭祀以外，其余都用作济人之急难。又建造书院数十间，聚集书籍数千卷，聘请名儒为师，凡家贫而有志求学的士人，一概义务收留，供



给膳宿，让他安心就读，由此栽培学子，因而出身而名登贵显成为国家人才者甚多。

后来禹钧又梦其祖父告诉他说：“上天因你有阴德，增延你的福寿三纪（三十六年），赐你五个儿子各个贵显荣耀，将来你善终之后，当生天为洞天真人仙位。”由是禹钧更积阴德，他的五个儿子相继登进士第，长子仪官居尚书，次子俨翰林学士，三子偁参知政事，四子侃官起居郎，五子僖任左补阙，八个孙子也都显贵。禹钧享年八十二岁，临命终时，自己沐浴辞别亲友，谈笑自如安详而终。

范文正公记录其事迹，以训勉子孙效法。冯道赠禹钧诗其中有“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称叹他，当时号称燕山窦氏五龙。史官评论云：“窦氏门族，为官的兴盛可谓累积阴德的善报，也是家教有方的绩效。”千秋传为美谈。

※ 先德云：“凡夫认命，智者造命。”试观禹钧，由于梦见先祖指点，就能感悟，从此终身乐善济人，广修阴德，居心行事，如此仁厚，终能召感五福，降临家门。足见但能改变心行，命运自然随着转变。

仁心仁闻

宋王曾赴试礼部时，闻母女二人哭甚哀，因询其邻，因少官逋钱四万，以一女鬻^{yù}于商人，今将远离故耳。曾谓其母曰：“汝女可卖与我，仕宦往来，时



得一见。”遂以原价与之，令还商，约三日迎女。逾期不至，访之所馆，则曾行矣。是年礼部、廷试皆第一，仕至宰相，封沂^{yí}国公。（《感应类钞》）

王曾宋朝益都（今山东省昌乐县）人，字孝先，为人正直，心地仁慈，为宋代名臣。

宋真宗咸平年间，参加省城乡试，名列第一。其后又以乡贡（会试中式的贡士），前往京都参加礼部廷试，途中住宿一家旅馆，听见附近人家有母女二人，哭声非常悲切，王曾探问邻居，得知因为欠官债四万，家中贫困，一时无法偿还，由于官方追逼很急，迫不得已，只有将女儿卖给商人，母女就要远别，从此永远不得相见了，因此哀伤痛哭，王曾听了，怜悯母女处境凄凉，对其母说：“你的女儿可以卖给我，我在官宦中往来，你们母女也可有相见的机会。”于是拿出银钱来，退还商人，并清还所欠的官债，约定三天之后前来迎娶。过了三天，其母不见王曾前来，心中感到奇怪，便到旅馆去访问，旅馆主人对她说：“王曾已经离开了，留下一封书信，托我转交给你。”不料信里并不提到钱的事，只是叫她选择好人家婚配。这才知道原来王曾是一位仁人君子，有心相助，母女感激万分。

王曾到达京都，应试礼部及殿试应对，都名列第一，先后连登三元，亲友临门道贺，有人对王曾说：“恭喜士子，状元及第，今后一生吃穿享用不尽了。”



王曾以严正的态度回答说：“我王曾生平，志不在温饱，难道做官，就是为了讲求个人的温饱享受吗？”不久，王曾入直史馆，又转任翰林学士，其后又升任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正直立朝，一丝不苟，政事功业，高超特立。

到了仁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位），封沂国公，去世后赐谥号文正。

※ 王曾以恻隐仁心，见人急难，施以救济，虽然毫无望报之心，而天报却不爽。

古今世人，读书做官，有两种不同的品格：一种志在温饱，追求高官厚禄，为的是享受荣华富贵，居官为政，处处为肥饱个己私利打算，因此往往临财苟得，终为贪官为污吏而遗臭万年。一种志在贡献一己所能，服务国家人群，诸如王曾，立朝当政，处处为利国福民着想，无暇讲求个己温饱，终成正直不阿之名臣，德望勋业，卓然于世，千秋传为美谈。

精诚感格

朱寿昌，知岳州，善治水盗，旁郡取以为法。旋知阆，狱如神。父巽，守京兆。母刘氏，巽妾也，方娠而出。寿昌生数岁，始归父家，母子不相闻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用浮屠法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熙宁初，与家人辞决，弃官入秦，曰：“不见母，吾不返矣。”遂得之于同州，刘年七十余矣，迎



以归。事闻，诏还就官，王安石、苏轼等，争为诗美之。数年母卒，既葬，有白鸟集墓上。累官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孝义传》）

朱寿昌宋朝天长（今安徽省）人，字康叔。任岳州知官时，善于治理水盗，邻近州郡也学用其法。又历任阆州知官，治理讼狱，办案如神，政绩卓著。

其父朱巽^{xùn}，官任京兆太守，其母刘氏，是朱巽小妾，出身微贱，刚怀孕寿昌时，就被休离，出嫁于民间，寿昌出生三岁后，才回到父家，从此母子分离，经过五十年，全无音讯，寿昌思念母亲，从未间断。到了其父去世后，哀慕之情，更加殷切。

当寿昌任各州知官时，常委托吏役，探听其母消息，又常写信委托同僚，代为访问其母刘氏下落，可是毫无消息。于是用佛家忏法，在背、顶上燃香，又刺血书写《金刚经》及《水忏》，日夜受持诵念，誓愿早日找到慈母。

宋神宗熙宁初年，有一天叹息道：“我年已五十，尚未找到生母，身为人子，如何做人？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尚且未能尽到，如何谈到‘忠’呢？我宁可舍弃官职，一心寻找母亲。”于是辞去官职，并向家人辞别说：“我此去，如果不得见到母亲，我也不回来了。”于是跋山涉水，历经寒热，不辞辛苦，一村挨过一村，沿途探问，后来到了同州，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忽然会遇了离别五十



年的慈亲，母子抱头大哭，感动路人。于是迎接老母回归孝养，由此以孝传闻天下。朝廷以其孝行可嘉，又起用他为司农少卿^{qīng}。当时苏轼及朝中士大夫等，都为他作诗歌咏称赞他孝行卓绝。

数年后其母去世，寿昌哀伤哭泣，过于常情，安葬后，有白鸟集在墓上，时人以为孝思所感。

寿昌累官中散大夫，享年七十岁去世。

※ 母子离别五十年，毫无音讯，当时又无户籍可以查讯，天下之大，何处寻觅？而寿昌竟能为母燃香，刺血书写经忏，精诚所感，终得会遇，其至诚孝德，真是可歌可颂。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云：“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由朱寿昌事迹，可以体悟我辈生死凡夫，修净土法门，忆佛念佛，果能如同孝子思念慈母这样志切精诚，何患现前当来不能面见慈尊呢？

吉人天相

刘安世，从学于司马光，光教以诚，且令自“不妄语”始。除谏官，正色立朝，面折廷争，人目之为“殿上虎”。章惇怨安世，必欲置诸死地。徙梅州，^{chún}惇令使者胁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令土豪为转运判官使杀之。判官疾驰将至梅，梅守遣客劝安世



自为计，安世谈笑自若。判官未至梅三十里，呕血而死，遂免。（《刘安世传》，并《纪事本末》）

刘安世宋朝魏（今山西省）人，字器之。早年追随司马光求学，司马光教以人生最重要的是要以“诚”立身处世，要做到“诚”字，当从不妄语开始做起。安世受教，勤学不倦，后来中举进士，累升为谏议大夫，本着严正的态度，立于朝廷，遇事敢言，评论政事，刚正忠直，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往往当面折服，一时深受朝廷上下恭敬畏惧，称他为“殿上虎”。

曾经屡次上疏论奏章惇品性不端，不能任用，那时章惇得宠，势力很大，大家都替他担心。不久章惇掌握了大权，怨恨安世，为报旧怨，必定要置安世于死地，安世就被放逐到远处边地。当时宋朝贬官流放的地方，以两粤一带，最为荒凉危险，人们常说：“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雷、廉、化说着就怕。”而这八个州县，安世经过七州，虽逢盛暑炎炎，泛海冒险，但是监视安世的人，一刻也不放松，人们都以为安世必死无疑，然而他却逃过了这些灾祸危险，安然无恙。

朝中的章惇得知，忧闷不乐，又命使者逼迫安世自杀，但是使者不忍下手。有个买官的土豪揣知章惇要杀安世，便来自荐，章惇就提拔他为转运判官，命他杀安世，这判官快马驰向贬所，梅州太守，得知消息，派人来告知安世要设法防备，安世却谈笑自如，



不忧不惧。判官行了二十里，留宿在驿站中，计划次日去杀安世，随从左右的人，畏惧势力，不敢如何。谁知半夜忽闻钟响声，这个买官的人，突然好像被物击中一样，大叫一声，吐血而死。安世安然免除了这场灾难。

章惇见事又败，报复心切，又捏造事实，诬告重罪，要陷安世于死。奏疏未发而章惇所作罪迹，已被发觉，皇上想到以前安世谏正之言，立刻诏回朝廷任职，后来升为平章国事。到了八十岁高龄未曾一日生病，以福寿而善终。

※ 试观刘安世正直忠良，一生人敬天佑，虽遭小人陷害，都得化险为夷，消灾解厄，而以福禄康宁寿考，终其一生。

至于恶人，用尽奸心诡计，陷害忠良，不但空劳心机而且罪孽日深，结果人怨天怒，只有自促其死而已。

修道有得

赵抃^{biàn}，累官太子少保。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知越州，吴、越大饥，抃尽救荒之术，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知虔州，岭外任者死，多无以为归。抃造舟百艘，移告诸郡曰：“仕宦家不能归者，皆于我乎出。”于是至者相继，悉授以舟，并给道里费。知青州时，京东旱蝗，及青境，遇风退飞，尽堕水死。年七十八薨。晚



学道有得，将终，词气不乱，安坐而没。谥清献。

（《赵抃传》）

赵抃宋朝西安（今浙江省衢县^{qu}）人，字阅道，宋仁宗时中举进士，累次升迁至殿中侍御史，清廉刚正，立于朝廷，检举不法官吏，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声誉远播，令人敬畏。神宗时任参知政事。其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辞官修道。去世后赐谥号清献。

抃为人忠诚正直，白天所做事，夜晚必定衣冠整齐，焚香对天禀告，凡是不可禀告的，便不敢做。出任成都知县官时，常以一琴一鹤随从身边，办理政事，简易不繁，政绩显著，民心归向。

当越州太守时，正值吴越地区大饥荒，民生困苦，抃想尽办法救济饥荒。下令修筑城垣，发给工资，使人民自食其力，得以养家活口。

任虔州知县官时，见当时在领外的兵士官吏去世，大多无法运回家乡，抃便制造船只百艘，转告各州郡说：“士族官吏家，如有不能回乡的，我设法帮助他。”于是相继前来请求的，都给他船只，并送他路费。

当赵抃赴任青州知县官时，正值旱蝗侵扰边境，突然遇到一阵大风，蝗虫往后退飞，全部落水而死。

抃四十多岁以后，就屏去声色，居家蔬食，研究佛理参究心宗，与慧来禅师交游。当抃在青州时，有一次在静坐中，听到一声雷震，恍然悟道。



抃辞官后，一心向道，受持清净斋戒，不再与家人接近，每天由一位僧人陪伴同食，一位守戒净人，服侍在旁，净人每天清晨，一闻鸡啼，便起身整理佛堂，焚香击磬，抃便起身拜佛，诵经，直到辰时。虽在严寒冬天，也每天礼佛百拜，未曾间断。学佛深入有得，曾经写信劝富郑公说：“公在世间，富贵已达极点，道德也很隆盛，可是尚未留意的是，如来一大事（生死大事）因缘而已，但愿公能善自珍重，勤勉向道……。”郑公感悟，便到净慈寺，归投子颺^{yóng}大师，极力参叩，颇有省悟。

赵抃到了七十八岁时，自知世寿已尽，一一辞别亲友，其子问他后事如何处理，抃大声呵斥。遗留一封信给慧来禅师说：“如果不是平日蒙受大师谆谆警惕训诲的话，到此临终时刻，必不能得力了。”命将终时，言辞不乱，端正趺坐，安详去世。

※ 试观赵抃，一生攸好道德，居心行事，光明磊落，可以对越上天。又能参究心宗，礼佛诵经，数十年，精进不懈，自己深造有得，而又悲心度人。如是因，如是果，临终舍报，安详自在，真是不虚此生了。

考终之报

陆九渊，知荆门军，严保伍之法，盗贼屏迹。每旱，祷即雨。逾年政行令修，民俗为变。一日谓僚属：“某将告终。”会祷雪，明日雪，乃沐浴更



衣端坐，后二日卒。尝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世称象山先生。（《陆九渊传》，并《纪事本末》）

陆九渊宋朝金溪（今江西省临川县东）人，字子静，为南宋大儒。乾道年间进士，曾任国子正教，后来奉诏主管台州崇道观，于是还乡居住在贵溪的象山，自号象山翁，学者称他为象山先生。

宋光宗即位时，九渊任荆门军知官，严格实行保伍之法，境内盗贼因而远避而去。每当久不下雨，九渊便设坛亲自祷告祈雨，随即下雨。以德教化百姓，经过一年，政绩便相当可观，民心向善，风俗因而改善，德望更加显著。

九渊常与当时名儒朱熹，在鹅湖聚会，互相谈论所学，彼此宗旨见解，各不相同，朱熹注重道问学，九渊注重尊重德性。又常为明辨无极而太极，与朱熹书信往来，辩论不止，所以宋朝理学，有朱陆两不同学派。

九渊常在鹅湖讲学，曾对学徒演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详加析释，发挥义理，畅达透彻，听众甚至感动得泪下，朱熹也佩服，叹为名论，足以医治当时学士，长久隐藏在内心的病根。曾经告诉学者说：“求学如果真正体悟‘道’，那么《六经》都是我的注解了。”

晚年，有一天，对同僚属官说：“我将要和各位



告别了。”当时正在为地方祷告求雪，第二天果然下雪。于是九渊沐浴更衣，衣冠整齐，俨然端坐，经过两天，安详去逝。

※ 学儒最终目的，最高境界，是形而上的“道”。综观象山，以德化民，政绩卓著，祈雨得雨，祷雪下雪，讲学感动学徒泪下，乃至“《六经》皆成注脚”，临终自知时至，安详善终。可想其心，若非与道相应，何克如此？可知象山一生事迹，为学儒真正深入有得者的表征。

宅心仁厚

彭思永，为儿时，旦起就学，得金钏于门外，默坐其处。须臾，亡钏者来物色，审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谢以钱，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则匿金矣。”始就举，持数钏为资，同举者过之，出而玩，或坠其一于袖间，众为求索，思永：“数止此耳。”客去，举手揖，钏坠于地，众服其量。后举进士，累官户部侍郎。（《彭思永传》）

彭思永宋朝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西）人，字季长，为人正直忠厚，为宋朝名臣。

当思永年幼时，有一天早晨，要去上学，在门外捡到一只金钏，他就默默地坐在那里，等候失主来认领，不一会，那丢掉金钏的人，果然回来寻找，经过审察确定是这个人遗失的，思永便将金钏还给那人，



那人非常感激，取出钱来要答谢思永，思永笑着说：“如果我要钱的话，我就把金钏藏起来了，何必等待你回来寻找呢？”于是这件事便传遍了乡里，大家都称赞他的诚实。

后来思永参加科举应考，初次出门远行，身上带了几只手镯做路费，以备随时急用之需，同来应考的考生，到思永这里，取出思永所带的手镯来玩赏，有一考生趁人家不留意时，偷偷地拿了其中一只藏入自己的衣袖里，有人发觉，当面说出，大家都要替思永搜查索回，思永看到这种场面，若无其事说：“我的手镯全数只有这几个而已，并没有遗失啊！”难堪的场面才平息下来。等到大家要离开时，彼此互相举手作揖，不料一只手镯，从那人的袖里掉落下来，大家看到这种情景，都叹服思永宽厚的雅量。

宋仁宗天圣年间，思永中举进士，官任侍御史，在朝正直敢言，累官至户部侍郎，成为宋朝名臣。

※ 试观彭思永，拾金不昧，幼小年纪就具有廉洁不贪的美德。又因不忍他人在大众面前羞愧难堪，而宁愿损失自己，原谅别人，进而为对方设想，其宽仁大度，实在希有难得，值得法。

以德教化

王昭素，笃学不仕，有至行，为乡里所称，以国子博士致仕，年八十九卒。每市物，随所言而还



直，未尝论高下。县人相告：“王先生市物，无得高取其价。”治所居室，有櫟木积门，中夜有盗，抉门将入。昭素觉之，掷櫟于外，盗惭而去，由是里中无盗。（《儒林传》）

王昭素宋朝酸枣（河南省延津县北）人，为人好学，博通九经，学问渊博，同时研究庄老学说，尤其对《诗经》、《易经》特别专精深入。居家不做官，有高超卓绝行谊，深受乡里人士称赞和尊敬，常聚集四方学子，亲自教授，自给一切生活所需，而不仰赖他人。

昭素每次购买物品，都随卖主所说价格如数付钱，从未与人讲价还价，也不论说价格高下，全县人民都互相告诉说：“王先生购买东西，从不还价，我们不要向他取得高价。”

王昭素整理所居住宅，用有香气可供玩赏的櫟木堆积在门中。有一天夜晚，有一盗贼挑门将要进入，昭素发觉，并不作声，且将櫟木丢到门外，盗贼见此情景，感到惭愧而离去，从此乡里不再出现盗贼。

每当乡人彼此之间，有争端发生，不肯相让时，他们不到官府去打官司，都到王昭素家，请求评理裁决，经王昭素谆谆开导，双方都口服心服，彼此和平化解。

宋太祖时任用昭素为国子博士，后来告老归乡，安享高寿八十九岁去世。



※ 综观王昭素虽然居家不为官，而能以道德教化陶冶人民，而且本身与物无竞，崇高德行之感化力量，使境内人民自我尊严觉醒，不用刑名法律，自然知耻而守法，民情风俗因而趋于敦厚。孔子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者是也。

善愿成就

蔡襄，知泉州。距州二十里万安渡，绝海而济，往来畏其险。襄立石为梁，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召为翰林学士，卒谥忠惠。（《蔡襄传》）

蔡襄宋朝仙游（今福建省莆田县西）人，字君谟，为人忠实耿直，擅长诗文、书法，通明史事，有办政才干。累官知谏院，直史馆，又曾历任开封府、福州、泉州、杭州知官。

当时洛阳江靠近海边，设有船只往来渡江，但常遇风浪，旅客惨遭翻船溺死者，不计其数。宋真宗大中年间，有一船只，也遇到风浪，当船将要翻覆时，忽然听到空中传来声音说：“不要伤害蔡学士！不要伤害蔡学士！”风浪竟然顿时平息，事后询问船中旅客，只有一位蔡姓太太，正怀有身孕，大家认为这胎儿一定是个贵子，妇人便对天发誓说：“如果我腹中儿子，将来能当学士，必定造一座长桥，帮助便利往



来行人，以免后人受此惊险恐怖。”

后来妇人所生儿子就是蔡襄，仁宗天圣年间，果然高中状元，当他任泉州知官时，其母催促他建造洛阳长桥，以偿誓愿。距离泉州二十里地处万安渡，行人往来非常惊险，蔡襄想到水深不可测度，海水浪潮又时常涌来，怎能兴动工程，于是写一封书信，投入海中呈给海神，由于至诚所感，竟得一封回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醋”字，“醋”析字成“廿一日酉”时，蔡襄恍然悟到说：“莫非海神命我廿一日酉^{yǒu}时兴工？”于是一切准备妥善，时日一到，海潮果然退去，泥沙拥积一丈多高，连续八天，海潮不来，蔡襄督导兴工，立起石梁，种下粗磨石在柱下，增加梁柱安稳坚固，于是长三百六十丈的长桥，果然顺利完成，这座桥因而名叫万安桥，又名洛阳桥，迄今仍然存在，便利行人。蔡襄又种植松树七百里，广为庇荫道路行人，州民莫不感恩颂德，于是建立石碑，留传后世，永远纪念蔡襄的大恩大德。

后来朝廷召蔡襄为翰林学士，去世后赐谥号忠惠。

※ 试观蔡母，自己遭到惊险危难，便能推想到他人，因而发大善愿，建筑长桥，造福世人。此事若非有福德之人，何能如此？有福德之母，必有福德之子，蔡襄禀承慈母之誓愿，一心要建造一座万民受益之长桥，工程虽然艰巨，然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感格吉神帮助，善愿果然成就。



无疾而终

文同，操韵高洁，善诗文书画。知湖州一年，寻至陈州宛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尝同为馆职，见同京南，将别，曰：“明日复来乎？”公度明日往，同左右顾，恐有听者，乃曰：“吾闻人不妄语者，舌可过鼻。”即吐舌，三叠之，如饼状，引至眉间，公度大惊。及京中传同死，乃悟所见非生者。（《文苑传》）

文同，宋朝梓潼（今四川省三台县）人，字与可，品德高洁，志节清高。专长作文作诗，而且写得一手好书法，又擅长竹和山水类绘画。宋仁宗皇祐年间进士，累次升迁，官任太常博士，曾经出任湖州太守，因此又称文湖州。

文同在湖州居官一年，便离开前往陈州，到了宛邱驿站时，忽然停留下来，不再前行，自己沐浴更衣，衣冠整整齐齐，端正静坐，无病安然去世。

当时有位朝臣崔公度，曾经与文同在翰林馆任职。有一天，崔公度忽然在京南偶然遇见文同，两人谈了话，将要分开时，文同问崔公度说：“明天再来此地吗？”第二天崔公度又去会晤文同，文同看看左右四周，好像惟恐别人听见一样小声地说：“我听说不说妄语的人，舌头可以超过鼻端。”说罢便伸出舌头让崔公度看看，他的舌形状像饼，引伸竟然到达两



眉之间，公度看了，非常惊奇。

不久崔公度来到京中，才听到传说文同已经去世了，这才感悟，原来那天所见的文同，是已经去世而有意现身来告知崔公度的。

※ 人生最大之福报是考终命，无疾而终，这种福报必由修德而来，经上云“三世不打妄语，口业清净之人，舌可以长过鼻尖”。有诸外，必有诸内，诚于中，必形于外，一个人能修口业四德，其人贪瞋痴等烦恼惑业，必然比常人轻微，意业也必然比常人清净。观文同无疾而终，死后现身舌过眉际，可想而知其修持之功夫矣。

仁言利溥

王处讷，精星历、占候之学，与周祖厚善。周祖入汴，问以刘氏祚短事，对曰：“汉氏据中原，承正统，以历数推之，其祚犹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后，多报仇杀人，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运祚不长。”周祖适发兵围苏逢吉、刘铢等家，将行孥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杀，止诛刘铢，余悉全活。讷至司天监。（《方伎传》）

王处讷，五代后周洛阳（今河南省）人，精通星相、历数、天命以及占候吉凶等学问。

王处讷与五代周祖郭威有深厚交情。当周祖进入汴京时，问及五代后汉刘氏国祚短促的原由。王处讷



回答说：“汉氏依据中原地区，承受正统即位，以历数来推算，国祚本来还可长久，但因汉氏高祖刘知远即位以后，多行报复，杀害仇人，灭人家族，结怨天下，由此促短他的国运，不得维持长久。”周祖听了这一席话，深深感悟。本来准备发兵围攻苏逢吉，以及刘铎等家族，进行杀戮两家的妻妾子女，这时立刻下令阻止攻杀。当时苏逢吉，已经自己自杀，周祖只有诛戮刘铎一人而已，其余家族全部宽恕释放全活，因而减少了一场杀业。

后来到了宋朝时，王处讷呈上新历二十卷，宋太祖授予司天监官职。可见有仁心者当得厚报。

※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能得天下，是由于有仁德，到后来失掉了天下，是由于没有仁德。王处讷分析评论一个人君，有无仁德，可以决定其国运长远或短促，这种见地，真不愧是一位精通星相历数天命的高人。一句善言好话，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观念作为，减少造业，使人得到许多益处，那他的话，就不可以看作一般星相家的话一样，而忽略其价值了。

诬陷恶报

徐休复，知广州，与转运使王延范不协，乃奏延范私养术士，厚待过客，与故人书作隐语，觊觎反状已具，抵于法。未几，^{yáng}疡生于脑，既而疾甚，时见王延范，但号呼称“死罪”，数日卒。（《徐休复传》）



徐休复宋朝人，官任广州知县，与当时转运使王延范，不能协和，彼此因而有了嫌隙。

徐休复便列举王延范罪状上奏说：“王延范私养江湖术士，对待旅客过分宽厚，又常与老朋友通信，信中多假借其他言词，隐藏离叛的心志，心存非分之想，谋反罪状已充分具足云云。”皇帝便下令诛杀王延范。

王延范死后不久，徐休复脑部忽然生出痈疽毒疮，没多久，病状越加恶化，在病痛折磨中，时常看见王延范冤魂出现在他面前，向他索命，口中时时称说：“死罪！死罪！”恐怖惊悸，折腾多日而死。

※ 众生不明佛法，不畏因果，对待自己所怨憎的人，往往肆行毁谤、攻讦、排挤，甚至昧却良心，伪造事实，陷人致死，为了发泄心头之恨，无所不用其极，以为除掉了怨怼，就从此太平，永远无忧无虑了。怎知因果不爽，所结冤业，曾几何时，就招来惨报。真是可悲可悯！

其来有自

理宗即位，议择中宫，杨太后以谢深甫有援己功，命选谢氏女。谢氏独后在室，生而黥^{qín}黑，翳一目。弟欲纳入宫，诸父榘伯^{jù}不可，曰：“奉诏纳女，当厚奉资装，异时不过一老宫婢。”会元夕，县有鹄来巢灯山，众以为后妃之象，遂送妃就道。旋病疹已，肤蜕，莹白如玉、医又去翳，遂与贾涉女同入



宫。贾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谢氏端重有福，宜正中宫。”贾妃专宠后宫，后处之裕如，不以介怀，太后益贤之，帝礼遇日加。（《纪事本末》）

当宋朝理宗即帝位后，朝中商议选择皇后，这时已选入数人，其中一位是前宰相谢深甫的侄孙女，一位是前制使官贾涉的女儿，贾氏女长得容貌姣好，而且一颦一笑，妩媚动人，深得理宗所中意，便想册立贾氏为皇后。杨太后因闻谢氏女有一段殊胜征兆，并因前相谢深甫，过去对自己帮助有功，因而决意命理宗选谢氏女为后，于是对理宗说：“谢女长相端正有福，应该立为正位中宫。”理宗不好违背，于是册立谢女为后，另封贾女为贵妃。

原来谢后生来脸色又黄又黑，而且有一眼生翳膜看不见，其父早年去世，家产衰落，谢后曾经亲自汲水煮饭，勤劳刻苦。到了朝廷下诏选后时，兄弟们因其叔祖父谢深甫曾在朝为相，因此商议要送谢后入宫，可是叔父樗伯说：“看她这副面目，只可做个灶下婢女，即使有势可以帮助，得入宫中，将来也不过是做个老宫人而已，况且奉诏纳女入宫，也当厚给装资，一时也无从筹措呢？”这件事因而作罢。

后来正当元旦夜晚，天台县中陈设灯山，有喜鹊来灯山做巢，大家都认为这是当地有后妃的吉祥预兆，县中有名有势的大户家族，以谢氏位居第一，于是亲族共相准备行装，送谢后上道入宫。谢后在道途



中，身上忽然长出一种疹子，没多时，疹皮脱落痊愈，皮肤竟然转变为滑细柔软，莹白如玉，又遇到良医，为她医治眼睛，除去翳膜，竟成美好女子，由此因缘，终于被册立为正位中宫。

谢后个性谦恭和善，心胸宽厚，虽然贾妃专宠后宫，但是谢后善待贾妃，毫无妒意，太后益加赏识其贤德，理宗也由此感动，以优厚之礼相敬相待。

※ 世间富贵中人，皆由宿世修福德而来。试观谢后谦和宽厚之德量，则其宿世习气及其修因如何，可想而知。如是因如是果，因缘成熟，时运到来，终于转缺陷而成美满。由此足征，人生穷达，皆有因缘，岂是巧取强求所能得哉！

自如而化

俞汝尚，澹^{dàn}于势利，闻人善言善行，记之不忘。为新繁令，辞己公田，悉周旧令之家。时赵抃守蜀，以简静为治，每退坐便斋，诸僚莫敢至，惟汝尚径入，相对清谈竟暮。王安石驿召诣京师，力辞，还家。当六月徂^{cú}暑，出舍于门，妻黄就视之，汝尚曰：

“人生七十者希，吾与夫人皆过之，可以行矣。”妻曰：“然则我先去。”后三日卒。汝尚庀^{pǐ}其丧，为作铭，召诸子告曰：“吾亦从此逝矣。”隐几而终，相去才十日。（《隐逸传》）

俞汝尚宋朝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县）人，字退翁，



进士及第，经历数州县令。个性恬静寡欲，淡泊於权势名利，听到别人说一句善言，看到别人做一件善事，都欢喜赞叹，铭记不忘。当汝尚任新繁县令时，将自己应得的公田辞去不受，全部用以周济旧县令的家属。当时赵抃学佛颇有所得，任四川太守，以简静治理政事，公务余暇，便退回斋房，静坐用功，其僚属都不敢进来打扰，只有俞汝尚，常直入斋房，与赵抃整夜相对谈论佛法。

当王安石秉持国政时，心常忧患故旧老臣与自己政见不和，由於俞汝尚在当时有清高声望，王安石便想提拔汝尚为御史官，用他来弹劾攻击故老。於是派驿使传召汝尚回到京师，汝尚得知王安石所以举荐的用意，便极力辞官还家，亲近赵抃于青州，隐居避世，与其妻同修道业。

直到有一天，当六月天气开始转热时，汝尚走出房舍门口，对其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和夫人都已经超过了，可以走了。”其妻说：“那就让我先去吧！”三日后，其妻果然无病安然而逝，汝尚为她治理丧事，并为她作墓志铭，然后召集其子前来说：“我也从此要和你们告别了。”说罢，倚靠着几案，安详化去，前后相差只有十天。

※ 试观俞汝尚，一生恬静寡欲，淡泊势利，时时随喜，而又能亲近善知识，修学道业。如是善因，所以生死关头，毫无一般人那种老、病、死苦以及爱别离苦来



逼恼身心，不慌不乱，自由自在而去，岂非人生莫大之福报。

孝德致感

顾忻，以母疾，荤辛不入口者十载。鸡初鸣，具冠带，率妻子，诣母室问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尝离左右。母老，目不能睹物，忻日夜号泣祈天，刺血写佛经数卷。母目忽明，烛下能缝纴，九十余，无病而终。（《孝义传》）

顾忻宋朝秦兴人，在他十岁时，不幸父亲就去世了。从此母子两人相依为命，顾忻事奉母亲，非常孝顺，可是母亲体弱多病，顾忻忧心忡忡，想尽办法挽救母亲，于是自己发心，戒除荤肉五辛之类食物，一概不入口，整整十年，每天至诚祈求母亲身体，早日康复。果然孝心所感，母亲身体，终于康复。

顾忻成家后，仍然每天早晨，鸡刚报晓，便起床带领妻子到母亲房间来问安，并随侍左右服劳奉养，如此五十年间，不曾一日间断，也不曾一日离开母亲左右。

后来母亲年老，眼睛忽然看不见，顾忻非常忧伤，日夜对天号泣祈求，又至诚刺血书写佛经数卷，用以回向，祈求佛菩萨加被，使他母亲重见光明。不久其母眼睛，果然康复，并能在烛光下缝纫衣服。

后来其母安享天年，到九十余岁，临终时，毫无



病苦，安详而逝。

※《孝经》云：“孝悌之至，通乎神明。”综观顾忻为母茹素，为母对天号哭，乃至为母刺血写经，至诚祈求加被，其精诚孝心，哀感天地神灵，诸佛菩萨，业力因而转变，终得病弱转为康健，眼瞎重见光明，更能安享高龄，无疾善终。足证至孝心力不可思议。

希旨枉杀

向士璧，为南平军镇抚使，数立奇功。帝语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进师归州，且捐家资百万，以供军费，其志足嘉。”贾似道疾其功，稽守城时所用金谷，逮至行部责偿。幕属方元善，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复拘其妻妾而征之。后元善得狂疾，常呼士璧而死。（《向士璧传》）

向士璧是宋朝人，有大将才干，官任南平军镇抚使时，屡次退却元兵，立下奇异功勋。皇上对群臣称叹他说：“士璧能够随机应变，不等待朝命，领兵进军归州，退却敌兵，而且慷慨捐出百万家财，以供应军费，为国解除危机，这种心志，足可称赞，值得嘉奖！”于是授予兵部侍郎官职。

当时专权的奸相贾似道，暗中嫉妒士璧功劳，便考查他守城时，所用财物谷米军粮，以不实的罪名，逮捕他到刑部责问追偿。当时有幕属方元善，揣知贾似道心意，便极力逢迎贾似道意旨，百般欺凌士璧，



逼他招供，士璧不堪忍受欺凌侮辱，因而死在狱中，又拘捕士璧妻妾，倾出家产抵偿。

事后不久，方元善得了一种疯狂病，精神错乱，睁眼闭眼都看到士璧向他索命，整天呼叫士璧，折磨而死。

※ 能够破毁自己家产，以救困难之人，怎会侵吞公家财物？纵然守城时，有所浮用浪费，然而国难当头时，所捐财物，也足以抵偿，何至于致人死地？嗟夫！妒贤之小人，只为希图个人片时的宠眷，竟忍心逢迎当权奸邪意旨，来残害枉杀功臣，更拘捕其妻妾，逼倾家产，此等恶毒心行，怎能逃脱怨鬼的诛杀报怨呢？

奸佞遗殃

罗汝揖，希秦桧意，上章论岳飞，罢其枢筦^{guān}，后居丧未终而死。子愿，知鄂州，有治绩，以父故不敢入飞庙。一日自念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人疑飞之憾不失云。（《罗汝揖传》）

宋朝高宗时，罗汝揖阿附权相秦桧，以龙图阁学士升任侍御史。当时岳飞屡立战功，秦桧暗怀猜忌，用计要置岳飞于死地，罗汝揖极力迎合秦桧意旨，交章诬奏岳飞居心不可测。一代功臣，满腔忠义，竟遭诬谤，构成冤狱，被缢杀而死。

其后罗汝揖遭父母之丧，居丧期间未满，罗汝揖便死了。



罗汝揖儿子罗愿，博学好古，词赋文章高雅精练，官任鄂州长官，很有政绩，但因其父所作所为的缘故，一直不敢进入岳飞庙。后来有一天，自己想想政绩不错，便姑且前往岳飞庙去瞻观礼拜，不料刚刚拜下，忽然死在岳飞像前。当时人都认为这是岳武穆威神显灵所致。

※ 呜呼！罗汝揖为了逢迎当权奸相，以邀来个人一时之荣宠，竟然昧着良心，不顾国家民族，诬谤陷害精忠报国之一代功臣，造成千古第一冤狱，此心此行，人神共愤，结果祸及其子，虽有善政，尚且遭到显报，不得令终，何况自己身后果报，更何了时？人生在世，何苦要当奸佞小人呢？

《辽史》

天乐来迎

耶律制心，迁南院大王。或劝奉佛：“吾虽不知佛法，惟心无私则近之。”一日沐浴更衣而卧，家人闻丝竹之声，怪而入视，则已逝矣。追封陈王。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耶律制心传》）

耶律制心，宋朝时代辽人，辽圣宗开泰年间，官任上京留守，又受封为漆水郡王，其后升迁为南院大王。为人仁厚，居官勤政爱民，深得人民敬爱尊崇，当时有人劝他信奉佛法，耶律制心回答说：“我虽然



不知佛法，但是我心无私，这就与佛法相近了。”

后来有一天，耶律制心自己沐浴更衣，穿着整齐，进入自己房间，就在这个时候，家人忽然听到多种乐器一齐鸣奏的声音传来，这种声音，非常微妙优雅好听，从来未曾听过，家人感到非常奇异，便进入屋内看个究竟，发觉耶律制心安详地卧在床上，在清脆和雅的音乐声中去世了。

辽主追封他为陈王，人民听到他去世了，都如同父母去世一样，万分哀痛。

※ 观耶律制心所云“无私”，就是无人无我，既无人我，就不起贪、瞋、痴、慢、怨恨、嫉妒等烦恼恶业，来缠结其心，心胸自然坦荡自如，便与佛法相应，由此可见他有密行功夫，故其临终自知时至，天乐鸣空来迎，无疾而终，何等洒脱自在啊！

亲身入冥

孩里，于太康二年入相，后为广利军节度使。有疾，自言吾数已尽，却医药，卒年七十七。孩里素信浮图。初，从上猎，坠马，愤而复苏。言见二人引至一城，宫室宏敞，有衣绛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导孩里升阶。持牍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乃误执汝。”牍上书“官至使相，寿七十七”。须臾挤之大壑而寤。道宗闻之，命书其事。后皆验。（《孩里传》）



孩里宋朝时辽回纥人，字胡辇，辽道宗清宁年间，讨伐内乱有功，受封为金吾卫上将军，赐号平乱功臣。辽道宗太康二年，入朝为相，后来官任广利军节度使。到了七十七岁时，身体有病，不愿接受医药治疗，自说：“我寿命已经尽了。”果然就在这年去世。

孩里平素信奉佛教，早年曾经随从辽道宗到郊外打猎，不慎摔倒坠落马下，昏迷不醒人事，经过几天后，又苏醒过来，说他看见两个人来引导他到一个城里，进入一座宏大宽阔的宫殿，有一位身穿大红袍的人，威神凛凛坐在宫殿上，左右侍者站列两排，引导孩里升上台阶，这时有一人手拿一块竹木版，给孩里看，并对他说：“本来要拘捕一个名叫大腹骨的人，却误将你拘捕来。”竹木版上记载着“孩里官至节度使及宰相职位，享年七十七岁。”孩里心中正感到疑惑时，便被侍者推下大沟壑中而惊醒过来。辽道宗听后，便命人将孩里所见所闻，详细记下，后来果然与孩里所说一一应验。

※ 人之一生，穷通祸福，各有因果，冥冥中受自己宿生业力所主宰，推之来生，幸或不幸福报如何，就看这一生，自己心念言语行为所造所作如何而决定，岂可不戒慎恐惧呢？



《金史》

物犹如此

李复亨^{héng}，为南和令。盗割民牛耳，复亨尽召里中人至牛家，牵牛过之。至一人前，牛忽惊跃，诘之，乃引伏。（《李复亨传》）

李复亨宋代金朝人，曾任南和地方县令，当时在他管辖的境内，有一次，有一老百姓，家中所饲养的牛，被盗贼割去了两个耳朵，牛的头部，血流淋淋，痛苦鸣叫，当牛主发觉时，那盗贼已经不知去向了，牛主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痛心难过，于是告到官府去，请求县官察出贼犯，加以处罚。

这件诉讼案件，无人证，又无头绪，要从何处侦察呢？李复亨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命令召集全乡里的人，都到牛家，然后叫牛主牵出牛，从乡里人面前，一一走过，看看这头牛的反应，是否认得伤害它的凶犯，当牛走到其中一个人面前时，忽然惊恐愤怒地猛烈跳跃起来，好像要刺击那人一样，于是县官李复亨对他加以审问，那个人果然供认牛耳是他所割的。案情因而侦破。

※ 观此事迹，可知一切动物与人类无异，有灵性，也有痛苦。如果无缘无故加以伤害，它也会有一股怨恨之气，存在心中，有如火焰般的凶猛，无从隐藏掩饰，虽然历经长久，也不会磨灭。经上云：“假使百千劫，所



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一旦因缘相遇时，就如同火药触到火源，随时就会爆发，相互怨怨相报，真可怖畏。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何忍虐待动物，而与物类结下怨结呢？

仁德感格

女奚烈守愚，六岁读书，或谓食肉能昏神识，遂戒而不食。性至孝，治家有法。为临沂令，蝗起莒、密间，独不入临沂境。仕至节度使。（《女奚烈守愚传》）

女奚烈守愚，宋代金朝真定人，字仲晦。当他六岁入学读书时，听到有人说：“吃肉会使神识昏昧。”女奚烈守愚，便戒止自己从此不吃肉。天性至孝，治家有方，全家大小，敦伦尽分，和乐相处。

金朝明昌年间，中举进士，官任临沂县令，为政清平，人心和顺。当时临境郡县莒、密等地，先后都遭受蝗虫灾害，独临沂境内丝毫未受侵扰。后来金主赏识其政绩，提升为保大官节度使，晋升翰林学士。

※综观女奚烈守愚，幼小年纪闻说善言，就能感悟而毅然断除食肉，其宿根之深厚可知。

至于居家孝亲敦伦，为官勤政爱民，德被所属境内，独得免于蝗虫之害，而其自身，一生荣贵，足昭仁心感格不爽。



《元史》

果报森然

张桢，除高邮州尹。守城千户狗儿妻崔氏，为小妇所^{zèn}潜，虐死。其鬼凭七岁女，诣县诉桢，备言死状，尸见^{yì}瘞舍后。桢率吏卒即其所，发土，得尸，拘狗儿及小妇，^{jū}鞫之，皆伏辜，人以为神明焉。（《张桢传》）

元朝，张桢任高邮州县官，当时有一位卫所守城千户官，名叫狗儿，家中有一妻一妾。小妾在狗儿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其妻崔氏，崔氏因而遭受其夫及小妾百般欺凌虐待，苛暴折磨而死。

崔氏死后，怨魂不散，依附在七岁小女身上，到县衙去向县官张桢控诉，说她是狗儿妻崔氏，含冤要来投诉，便一一说出被折磨致死的惨状，并说尸体埋在她家屋舍后面。张桢感到非常离奇，便率领吏卒到屋后搜寻，果然发掘出崔氏尸首。于是拘捕狗儿及其小妾到县衙审问，狗儿及其小妾，无可抵赖，便承认供出罪行，因而依法被处死刑。当时人都称叹断案如神明。

※ 怨魂可畏，试观崔氏因遭凌虐致死，心中蕴积怨恨，而成为凝结不散之冤魂，竟能依附小孩身上，诉讼冤情，以报其怨。呜呼！明有日月，幽有鬼神，绝情欺心，残酷狠毒，罪报终必无所逃脱。



正己化人

许衡，尝暑中过河阳，渴甚，道有梨，众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乱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凡丧葬嫁娶，必征于礼。其乡学者寢盛，有果熟烂暗地，童子过之，亦不睨视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帝欲相之，以疾辞。卒后，四方学士皆聚哭，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谥文正。（《许衡传》）

许衡元朝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人，字仲平，博学多通，教学有方，许多人士都来追随他求学。自己题书斋匾额叫“鲁斋”。

早年许衡曾经跟很多人一起逃难，经过河阳地方，由于行走长远路途，天气又热，喉干口渴，同行的人发现道路附近有一棵梨树，树上结满很多梨子，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摘梨来解渴，只有许衡一人，端正坐在树下，连动也不动，大家觉得很奇怪，有人便问许衡说：“你怎么不去摘梨来吃呢？”许衡回答说：“那梨树不是我的，我怎么会随便去摘来吃呢？”那人说：“现在时局这么乱，大家都各自逃难，这棵梨树，恐怕早已没有主人了，何必介意呢？”许衡说：“纵然梨树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



平日凡遇丧葬婚嫁时，一定遵照吉凶礼节办理，全乡人士，都受感化，乡里求学的风气，逐渐盛大。

乡内的果树每当果实成熟，掉落在地上，乡里小孩从那边经过也不看一眼，乡民都这样教导子弟，不要有贪取的心理。许衡的德行传遍天下，元世祖闻知，要任用许衡为宰相，但是许衡不慕荣利，以病辞谢。

后来去世后，四方人士都来聚集灵前痛哭，也有远从数千里外赶来拜祭痛哭在墓下的。皇上特赐谥号为“文正”。

※ 古人云：“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试观许衡，宁愿忍受口渴之苦，不动一念贪取之心，以良知在我心而约身如绳，严持儒家之廉洁，佛家之不偷盗戒，确实清净圆满。其健全之人格，不但化及全乡，且感召天下。及其去世，四方人士群聚哀恸拜祭，足征平生德行掇化感人之深厚矣！

坚贞守节

武用，妻苏氏，生子德政而寡。夫兄利其资欲嫁之，不听。未几，夫兄举家死，惟余三弱孙，苏氏取而育之。德政事母至孝，苏卒，时天旱，政方掘地求水供葬事，忽二蛇跃出，随其地掘之，果得泉。

（《列女传》）

武某欲嫁弟妇，目的原在夺产，岂知举家将亡，



纵得资产，不能享用耶？幸苏氏得保贞节，而贪人后嗣，亦赖以存活。所以谓一人行善，举家有福，一人作恶，举家有祸。余庆余殃之说，确凿可据。

武苏氏是元朝时武用的妻子苏氏，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德政，不幸丈夫就去世了。苏氏决心守节，不再婚嫁，全心全意教养儿子，期盼儿子长大有成。

不料丈夫的哥哥，贪图要占有弟媳苏氏的资产，因而处心积虑要将苏氏改嫁，苏氏意志坚定，始终不肯听从。

后来不久，丈夫的哥哥全家不幸相继死亡，只有遗留下三个弱小的孙子，苏氏怜悯三个孤儿，无依无靠，于是接来尽心抚养，使他们个个长大成人。

苏氏的儿子德政，深深感念其母艰苦守节，养育恩德，后来终于不负所望，品行端正，事奉母亲极尽孝道，传闻乡里。

后来苏氏年老去世时，因为久旱不雨缺水，德政正在掘地祈求能取得地下水，以便供应办理其母丧葬事宜，忽然从地下跃出两条蛇，德政随顺着蛇出来的地处挖掘，果然涌出泉水，天旱缺水的问题，因而如愿解决。

※ 许止净居士评论说：武用的哥哥武某，要将弟媳改嫁，目的原本是为了夺取弟媳的资产，那里料想得到，全家相继死亡将尽，纵然图谋而取得资产，又怎么能享用得到呢？幸而苏氏能够坚定保持贞节，而贪人



的后嗣,也依靠苏氏才得存活下去。所以说:“一人行善,全家有福;一人作恶,全家有祸。”圣人所说:“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道理,观武苏氏的事迹,确实得到证明。

至孝感格

李茂,事母谨。母病目失明,茂祷于泰安山,三年复明。每夕祝天,愿损己年益母。母年八十四而歿。大德九年,扬州再火,延烧千余家,火及茂户,皆风返而灭。事闻旌之。(《孝友传》)

李茂元朝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居住在扬州,事奉父母非常孝顺,其母害了眼病,双目失明,李茂精诚祈祷于泰安山,经过三年,其母果然重见光明。李茂每天晚上,不曾间断,对天祝祷,愿减自己年寿,以增益母亲身体健康,福寿增延,纯孝感应,其母果然福寿康宁,安享天年八十四岁,高寿去世。

大德九年,扬州发生大火灾,火势蔓延,焚烧房屋多达一千多户,损伤情况,非常惨重。可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就是在这一场大火灾中,当猛烈的火焰焚烧到李茂家时,风势忽然转变,旋转返回,突然熄灭,李茂家安然免除灾难。当时的人,都感到非常惊奇,认为这是李茂平生孝行,感应天地善神垂怜保佑,才得免除这场灾殃。后来这件事迹传到朝廷,元成宗特赐匾额,以示表彰。



※ 试观李茂精诚为母，祈求愈疾得愈疾，祈求福寿得福寿，乃至遇大火凶灾，转化为平安。显然是至孝感应所致，不可思议。

《明史》

古道可风

杨翥^{zhù}，少孤贫，随兄戍武昌，授徒自给。杨士奇微时流寄窘乏，翥辄解馆金让之。士奇既贵，荐翥经明行修，召试授翰林院检讨，后以尚书致仕，卒年八十五。（《陈济传》）

杨翥明朝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人，字仲举，别号晞颜先生。为人笃实纯厚，超越凡俗，理受当时有道德修养的地方绅士及官吏，所推举爱戴。

杨翥在少年时，父母就去世，生活孤苦贫困，跟随兄长到武昌当戍守兵士。其后在一家学馆当老师，教授学生，以所得薪俸来解决生活问题。当时他的朋友杨士奇尚未出身，非常穷困潦倒，到处流浪寄居。杨翥怜悯他的处境，常常将自己教书所得薪资，帮助杨士奇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使他得以安心勤学成就。

后来杨士奇因其才学，被推荐入翰林院，为官廉洁，进升少师官职，辅佐朝政，成为明朝一代名臣。

当杨士奇显贵后，便荐举杨翥“明经行修”（通晓学，品德端正），杨翥奉召廷试，授与翰林院检讨官，



累升为礼部尚书。后来告老辞官，享年八十五高寿去世。

※ 试观杨翥，家无余资，只靠微薄收入自给，竟肯伸出援手，尽心尽力，救助朋友。云天高谊，古道热肠，仁厚如此，所以获报也厚。

仁恕风范

罗伦，五岁，随母入园，果落，众竞取，伦独赐而后受。家贫，樵牧，挟书诵不辍。及为诸生，志圣贤学，知府张瑄悯其贫，周之粟，不受。居父母丧，逾大祥始食盐酪（丧礼期年为小祥，再期而大祥）。成化二年，廷试对策，直斥时弊，名震都下，擢第一，授修撰，旋引疾归，不复出。伦为人严于律己，义所在，毅然必为，于富贵名利泊如也。里居，行乡约，相率无敢犯。粗衣恶食，或遗之衣，见道谨，解以覆之。晨留客饮，妻子贷粟邻家，及午方炊不为意。以金牛山人迹罕至，筑室著书其中，四方从学者甚众。卒谥文毅。（《罗伦传》）

罗伦明朝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字彝正，号一峰，宪宗成化初年状元及第，官任修撰（状元专就之职）。

罗伦五岁时，曾跟随其母，进入果园，树上果实成熟掉落地上，大家都争相捡取，只有罗伦，与众不同，人家赏赐给他，他才接受。



罗伦从小家境贫穷，以采柴放羊维生，爱好读书，每次出门都挟带书本，一路读诵不停。后来当了秀才，便立志要学圣贤，知县官张瑄怜悯他的处境，周济他粟米，可是罗伦婉辞不肯接受。父母去世时，居丧三年期间，哀伤守孝，粗衣劣食，过了丧期，才吃盐乳酪。

宪宗成化二年，罗伦赴京会考进士，来到苏州时，梦见范文正公对他说：“你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楼中的善行，感动上天，明年状元，当属于你了……。”罗伦醒来回忆从前，曾在某楼中，有一女子前来挑引调戏，罗伦以严正的态度，予以拒绝这件往事。

罗伦又再前行，途中随从仆人经过一家门前，拾到一只金手镯，行走五天路程后，罗伦偶然忧虑路费不够，仆人才告诉罗伦拾到金镯，罗伦听了非常生气，马上要返回原地送还失主，仆人说：“这样往返，会延误考期。”罗伦说：“这金镯，必定是人家婢女或仆人不小心中失落，如果被他人主逼问拷打致死，是谁的罪过呢？我宁愿不参加会试，也不能使人因而致死。”于是主仆两人风尘仆仆，竟然又返回原来地处。果然是那家婢女，因泼弃洗面水时，不小心遗失在地，主母怀疑婢女私藏起来，因而挨受鞭笞流血，婢女深受委屈，几次想要寻死，主母丈夫又怀疑其妻，私下送人，追根究底，痛加责骂，其妻被冤枉，气忿



不平，要上吊自尽，幸而罗伦赶到，送还金镯，才保全了两条人命。

事后再赶回京都会试，殿试策问时，罗伦率直针对时弊对答，一时名望大震京都，果然被选拔为第一名状元。罗伦为人严以律己，凡道义所在必定毅然去作，对富贵名利很淡泊，后来引病回乡不再出仕。居住乡里订立乡约，乡民相率遵守，不敢毁犯，于是风俗由此淳厚。罗伦平日居家，穿粗布衣裳，吃粗劣食物，有人送他衣服，他看见路上有贫困人家，便解下衣服，转送给人。其妻有时向邻家借粟，直到中午才煮饭，罗伦也不在意。

后来在金牛山，人迹少到幽静地处，建筑房屋，居住在此，著作书籍，四方学者闻风前来追随他求学的甚多。去世后赐谥号文毅。

※ 罗伦自幼德行不凡，一生善行累累，其中拾金不昧，固然难能，最难能可贵者，是忧虑体念失主，唯恐人家受委屈，造成不幸，而不惜舍去自己功名紧要时刻，仆仆赶往送还。实非常人所能做到，此等仁恕心肠，正是立志学圣贤，平素涵养有得之表征。

忠厚余庆

嘉靖间，杨博父，服贾淮扬。有关中盐商寄千金其家，一去不返。公埋金花盆中，上植时卉^{hui}，遣人于关中物色之，则商已谢世，止一子。公邀之至，指花



盆谓曰：“此若翁所寄千金也。”其子愕然不敢取，公曰：“此汝家物，何必辞？”子叩谢，携金去。后生博，官总督，吏部尚书。博子俊民，官户部尚书。

明朝名臣杨博的父亲杨公，是个商人，曾经在淮扬地方经商，当时有一位从关中来的盐商，将一千金的钱寄放在杨家，请杨公暂时代为保管。不料那盐商离开以后，竟然一去不回，杨公不知如何才好，便将那一千金，埋藏在花盆中，上面种植花卉，并派人到关中去寻找，后来找到了盐商家，不料那盐商已经去世了，家中只有一个儿子，杨公得知消息后，便邀请那商人儿子到杨家来，指着花盆说：“这是你父亲生前所寄托的金钱，现在就交由你带回去吧！”那商人的儿子感到非常惊奇，不敢收取。杨公说：“这是你家的财物，何必推辞呢？”于是说出原由，那商人的儿子非常感动，于是叩谢携带那笔金钱回去。

后来杨公生了儿子叫杨博，自幼聪明好学，嘉靖年间中举进士，官任户部郎中，累官蓟辽总督，屡次退却寇盗有功，其后召回朝中，升任吏部尚书，明世宗赏识杨博办事安闲有识量，倚重他如左右手，杨博的儿子俊民，也中举进士，累官户部尚书，世代显贵。

※ 试观杨公，受人之托，自始至终忠人之事，虽然托寄人，发生变故，不来取回，可是杨公不但一介不苟贪，不吞没，而且千里迢迢，寻访其人，并将财物交还遗孤，完成任务。一个平民商人，竟能具有可以托孤寄命



的人格操持，难怪终得贤德子孙，光耀门第，世代贵显。足征天报厚德，丝毫不爽。

德荫子孙

杨荣，先世以济渡为生，适横流冲民居，溺者顺流下，他舟皆捞取货物，惟荣曾祖及祖专救人，于货物一无所取，人嗤其愚。逮荣父生，家已裕，有神人谓之曰：“汝祖父有阴功，子孙当显贵，宜葬某地。”所谓白兔坟也。生荣，累世贵盛。初官编修，仁宗即位，进大学士。卒赠太师，谥文敏。曾孙旦，两广总督、吏部尚书。（《杨荣传》）

杨荣明朝建安（今福建省建宁县）人，字勉仁，是明朝时代名臣。

杨荣祖先是靠着划渡舟维持生活的舟夫，在他曾祖父时代，曾经发生洪水，冲毁了居民房屋，许多灾民及财物都被洪水漂流下来，很多划渡舟夫，都乘机争着去捞取漂流的货物，只有杨荣曾祖父和祖父，划着船不顾自己的安危，全心全力地拯救沉溺水中的灾民，对于漂流的货物，却一点也没有捞取。其他舟夫都由此发了横财，只有杨氏父子，依然划渡维生。当时乡人都暗中讥笑他父子俩，真是太愚痴了，但是杨氏父子却因救了人而感到非常欣慰。

到了杨荣父亲这一代，家境才渐渐宽裕。有一天，来了一位修道的神人，经过杨家门前，对杨荣的



父亲说：“你祖父和父亲积了阴德，将来子孙必当贵显，你可以把你父亲和祖父安葬在某地，这是所谓的白兔坟地。”杨家就按照指示的地点安葬。

后来杨家生了杨荣，自幼聪明灵敏，很有才智，又好读书，年轻时代就中举进士，起初任编修官，其后累进为谨身殿大学士，官至工部尚书。杨荣办事敏捷，谋画政事，果敢决断，经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皇帝，都受重用，与杨士奇、杨溥并入内阁，号称三杨。后来杨荣官至三公，皇帝还追赠其祖父及曾祖同样官阶。杨荣去世后，皇上特赠予太师官阶，赐谥号文敏。子子孙孙都很昌盛，曾孙杨旦官至两广总督，吏部尚书。

※ 诚观杨荣祖上，以一介舟夫，而具有人溺己溺之仁人胸怀，奋勇救人于沉溺急难之中，若非大福德之人不能做到，终得贤贵子孙，投生其家，来光大门楣，荣宗耀祖，可证阴功善行，感应最奇。

仁恕贻泽

马森，父俊，晚得子，家人抱之，坠殒焉。俊^{dài}给其妻曰：“我误也。”不之罪。逾年而举森，历太平知府。有兄弟讼者，予镜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伤天性乎？”皆感泣谢去。调大理卿，屡驳疑狱。迁户部尚书，列上钱谷出入之数，劝帝节俭。帝命中官发户部银六万市黄金，森持不可；又命购珠宝，森



亦力争。以母老乞养归。森初为考官时，夏言婿出其门，欲介之见言，谢不往。严嵩闻而悦之，森亦不附。里居，赞庞尚鹏行一条鞭法，乡人为立报功祠。卒谥恭敏。（《马森传》）

马俊是明朝贤臣马森的父亲，怀安（今察哈尔省怀安县）人。四十多岁才生一个儿子，长得眉清目秀，夫妇非常钟爱，如同宝璧一样的珍惜。

当这个儿子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婢女抱他出去游玩，婢女一不小心失手，小儿从高处跌落下来，伤到左边额头，不幸因而死亡。马俊看到这种情景，悲痛之余，知道后果将不堪设想，便叫婢女赶快奔走离开隐避起来，一切由自己来承担，于是欺骗其妻说：“是我不小心失手，跌伤了儿子的性命。”真是晴天霹雳，其妻顿失爱子，痛心疾首，好几次举身猛撞马俊仆倒在地，事后到处要找婢女来追究鞭打，却不知下落。

婢女满怀愧疚，跑回家中，向她父母叙述原由，父母感动涕泣，日夜焚香对天祷告，愿上天保佑马恩公，早生贵子。

第二年马家果然生了马森，左边额头上，隐隐约约好像有赤色痕迹。马森自幼聪敏好学，天性贤孝，嘉靖年间中举进士，历任太平知府，政绩良好，曾有兄弟两人前来诉讼，马森拿出镜子，让他们自己照照，并开导他们说：“你们兄弟两人看看自己，年纪



已经老了，兄弟相处时日能有多少？怎么忍心为点小事，伤害兄弟笃厚的天性呢？”两人听了训诲，都感动流泪谢罪而去。

其后马森累迁为大理寺卿，屡次平反很多有疑的冤狱案件，当时人都尊称他“明允”，隆庆初年升为户部尚书，曾列上户税出入之数量，劝谏皇上力行节俭。皇上发户部银钱六万购买黄金，马森谏正坚持不可行，又命购买珠宝，马森也极力谏止。后来以母老乞求辞官归乡孝养，乡人为他建立报功祠堂。去世后，皇上特赐谥号“恭敏”。

※ 试观马俊，晚年得子，正当天真活泼之年，突然间，竟因婢女失误，跌伤致死，人世间有什么比这更惨痛的打击？马公悲痛之下，面对杀子的婢女，竟能不发怨怒，反而为她推想，惟恐其妻痛心之极，鞭打泄恨，造成不幸，因而赶快遣她奔走隐避，不加追究，一切过失由自己承担，这种仁厚宽恕胸怀，非具有菩萨心者何能做到？终得珠还合浦，贤德贵子来昌大门间，正是天报善德不爽。

恤民积德

刘大夏，为车驾郎中。成化间，遣王三保至西洋，获宝无算。上命兵部查三保旧案，时项忠为尚书，使吏检案，刘先入，藏之，三日不得。会有谏者，事遂寝。后项诘吏，以“库中案卷，焉得失



去”，刘在傍言曰：“保下西洋，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纵得珍宝何益？旧案虽在，亦当毁之，尚追究有无耶！”项降位再揖而谢，指其位曰：“公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属公矣。”刘果至其位。（《纲鉴》）

刘大夏明朝人，字时雍，谥号忠宣，天顺年间进士，官任方郎中，通晓兵事，后来廷臣举荐升任兵部尚书，深得孝宗的信任。

刘大夏官任车驾郎中时，帝命兵部审查有关宪宗成化年间，派遣王三保下西洋，获得珍宝无算的旧案，拟定再派遣使者前往，希望获得珍宝。当时项忠任兵部尚书，命属吏检查这件旧案，刘大夏先进入，检得该案旧卷，便将它隐藏起来，项忠属吏复检，连续三天，检查不得，刘大夏始终隐秘不说，这时遇有人前来谏正，事情就此停止进行。

后来项忠责难属吏，认为库中案卷怎会失去，刘大夏在旁微笑着说：“三保下西洋时，往返所花费的钱财粮食，有数十万之多，随行的军民，在往返途中死亡的多达一万多人，纵然获得再多珍宝，又有什么益处呢？旧的案卷，虽然还在，也应该把它毁掉，还追究什么呢？”项忠听了深有所感，便起身降位，作揖而谢，指着自己的坐位说：“闻刘公这一席话，可知刘公阴德不小，这个位置不久便将属于刘公的了。”

刘大夏后来果然升位兵部尚书。



※ 刘大夏体恤人民，胜过珍宝，直道向上司谏正，而项忠居上位，又能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可想古时贤臣仁德器量，不知隐救了多少人民。

恤民施赈

王恕，为扬州知府，发粟振饥不待报，作书院课士。以治行最，超迁江西布政使，巡抚南畿。旧制，应天、镇江、太平、宁国等处，官田征半租，民田全免。其后，民田归豪右，而官田累贫民。恕乃量减官田，稍增之民田。所部水灾，周行振贷，全活二百余万口，召入为吏部尚书。时邱濬入阁，与恕不相能。太医刘文泰，往来濬家求迁官，为恕所阻，衔恕甚，遂摭拾恕代人作传中语，为无人臣礼。恕以奏出濬指，帝下文泰锦衣狱，鞫得实，贬文泰御医，恕赐归。及濬卒，文泰往吊，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yí}王公，负不义名，何吊为！”恕年九十三卒，其日闭户独坐，忽有声若雷，白气弥漫，^{jiàn}瞶之瞑矣。谥端毅，子、十一孙，多贤且显。（《王恕传》）

王恕明朝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人，字宗贯，正统年间进士，孝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在朝忠直刚正，清廉严明，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平生所引荐的朝臣，都是一时的名臣。

王恕官任扬州知府时，各处发生水灾，王恕救人



心切，不等待向上报准，就发放粟米赈济饥荒，又普遍施行贷款，赈救灾区居民，由此救活二百余万人口。

其后召入朝中为吏部尚书，当时礼部侍郎邱濬进入内阁，与王恕意见不相投和，太医刘文泰往来邱濬家中，求邱濬举荐升官，被王恕所阻止，刘文泰由此衔恨王恕，于是拾取王恕曾经代人作传，挑出传中语句，诬奏说王恕心目中无人臣礼。王恕奏明事出邱濬指摘排斥，帝下令将刘文泰入锦衣狱，审问属实，于是贬刘文泰内廷御医官职。

后来邱濬去世，刘文泰前往吊祭，邱浚夫人大声呵责刘文泰出去，并说道：“由于你的原故，使我相公毁伤王公，担负不义的罪名，如今你何必来吊祭呢！”

后来王恕享年九十三岁高寿去世，临终那天闭门独坐，忽然有声如雷，一股白气弥漫空中，家人进入窥探动静，已经安详瞑目了，帝赐谥号端毅，王恕有五个儿子，十三个孙子，个个贤德而且贵显。

※ 试观王恕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仁人胸怀，为救人急难，冒着不待报准的性命危险，发粟赈饥，而救活两百余万人命，又为国举荐贤才，他的一生富贵康宁寿考，临终瑞相善终，子孙又昌盛显达，足证平生所积阴德广大所致。至于刘文泰因为热中升迁被阻，竟要诬陷正人，结果不但被下狱贬官，又被自己所依附的夫人所呵叱说：“由于你，使我相公背负不义之名！”这句



话比遭受刑戮还要严厉,也是心术不仁的下场。

威灵显赫

刘球,官翰林侍讲,从弟知莆田,遗一夏布。球封还,贻书戒之。正统六年,帝以王振言,大举征麓川,球上疏谏,振衔之。钦天监彭德清,球乡人也,倚振势为奸,公卿多趋谒,球不与通。清遂摘疏中揽权语,谓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逮下诏狱,属指挥马顺杀球。顺夜携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卧起立,颈断,体犹植。遂支解之,瘞^{yì}狱户下。顺有子病久,忽起,摔^{zuó}顺发,拳且蹴^{cù}之,曰:“老贼,令汝他日祸逾我!我刘球也!”顺惊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球死数年,瓦剌^{là}入寇,英宗北狩,振被杀,朝士共击顺毙之。德清自土木遁还,下狱论斩,瘐死,戮其尸。赐球谥忠愍、立祠于乡。二子,长钺^{yù},次鈇^{fū},均成进士。钺广东参政,鈇云南按察使。(《刘球传》)

刘球明朝安福(今江西省安福县)人,明成祖永乐年间进士,官任翰林侍讲,为人正直。他的堂弟在莆田当知县官时,曾经赠送一件夏布给刘球,刘球原封退还,并写信告戒一番。

英宗正统年间刘球上疏谏正十件事,大要主旨是劝谏皇上,勤修圣学,亲理政务,任用正士,选出礼臣,考核吏治,慎刑罚,罢土木,定法守,息兵争,



储武备等，条条切中时弊。当时宦官王振，恃宠弄权，擅作威福，钦天监彭德清，倚仗王振威势为奸，当时公卿多趋谒逢迎，刘球与他同乡，独独刘球不与他附和，彭德清忌恨在心，便摘出刘球疏中语，对王振说：“这便是有意指斥公呢？”王振闻说大怒，于是逮捕刘球下狱，并嘱锦衣卫指挥马顺将刘球杀死，马顺倚仗王振威势便乘夜间带一名小校，持刀进入狱中，刘球见状大呼太祖太宗，呼声尚未断绝，头已被断，血流遍体，身体还屹立不动，马顺又命小校将尸体支解埋到狱户下面。事后不久，小校忽然暴病毙命，马顺儿子病久忽然起身，发狂大哭，一把抓住马顺头发猛力拳殴脚踢，并痛骂说：“老贼！我刘球何罪？你竟敢趋附逆阉，用残酷手段害死我，看看你们将来如何下场？我先索你儿子去吧！”说完，两眼上翻，倒地而死。马顺看到这种情况，惊恐动悸，但仍然照样依附王振，不知悔改。

刘球死后六年，瓦剌入寇，王振主使英宗亲征，兵败，将士伤亡惨重，情势危急。英宗和王振都惊慌失措，护卫将军樊忠愤愤地说：“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今天下生灵涂炭，也无一不是王振所起，我今为天下杀此贼子。”说完，取出铁锤猛击王振头部，头颅击碎，鲜血直喷，倒地而死。樊忠护卫英宗冒死突围，力战身亡，英宗被虏北去。王振家族无论老少一概被斩，家产全部籍没，金银六十余



库，玉盘百座，珊瑚六七十株，其他珍贵古玩不计其数。

马顺被众朝士拖倒在地，殴打致死，彭德清从土木逃回，被逮捕下狱论斩，在牢狱中冻饿而死，尸体又被杀戮，一干奸党，皆不得好结局，应验了刘球显灵所说的话。

朝廷追赐刘球谥号忠愍，在他乡里建立祠堂奉祀，刘球两个儿子长子刘钺次子刘鈺都中举进士，刘钺官任参政，刘鈺云南按察使。

※ 小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妒贤忌能，忍心使出凶狠惨毒的手段，排除异己，趋炎附势，残害忠良，营私结党，以为权位威势，可保天长地久，岂料天道恶盈，转瞬之间，便惨遭恶报，满身罪恶，死后堕落何道，更不堪设想了。

盛德感人

薛瑄，母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为山东提学签事，以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才者乐其宽，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时公卿见王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讽言官劾瑄受贿，下狱论死。子三人，愿一子代死，二子充军，不允。及当行刑，振苍头泣于爨^{cuàn}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薛夫子将刑也。”振感动，乃免。瑄学本程朱，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言动咸



可法。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儒林传》）

薛瑄明朝河津（今山西省）人，字德温，号敬轩，明成祖永乐年间进士，宣德年间授官御史，英宗时累官大理寺少卿。鲠直立朝。

薛瑄出生前，其母梦见一位身穿紫衣的人来进见，然后便生下薛瑄。当他任山东提举签事官时，常以朱熹讲学的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遵从，追随他求学的，有才学的便用宽怀教导的方式，使他乐于自发上进，没有才学的便用严正教导的方式，使他敬畏奋发上进，时人都称呼他为薛夫子。

当时宦官王振恃宠弄权，权势倾动朝野，朝中大臣公卿，见王振都趋前迎拜，只有薛瑄却屹立不动，不愿往前拜见，王振趋前向他拱手，薛瑄也不加回礼。王振从此衔恨薛瑄。

当时有某指挥官去世，留下一个很妖艳的小妾，王振的侄子王山与她私通，打算迎娶她回家，但因被指挥官的妻子所阻止，王山便指使这个妾，诬告指挥官的妻子毒死其夫，到都御史衙门击鼓申诉，都御史王文亲自审讯查究，起初很公正，但是后来竟受王山的运动，用严刑逼供，迫令她诬服。薛瑄洞悉其中冤情，于是将已经判定的罪案驳还，王振便暗示言官检举薛瑄收受贿赂，所以要脱出人罪，薛瑄竟被系入狱，严加审问，被判死刑。

薛瑄有三子上书乞求愿以长子淳代死，次幼二



子充军戍边，以赎父罪，王振不允。薛瑄将要被行刑时，王振有老仆坐在灶下悲泣，王振问他缘故，这老仆呜咽哭得更加悲伤说：“听说薛夫子今天将要受死刑，不禁感到心伤呢！”王振感动，心意少微开解，又因兵部侍郎王伟也上书申救，因而得以免死，放归田里。

到了景帝嗣位时，召入起用为大理寺丞，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预机要政务。

薛瑄求学崇拜程、朱，平素修己教人，以明理回复本性为主，尤其重视躬行实践，一言一动，都可为人效法，去世后，赐赠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 薛夫子遭权阉诬害，将受死刑，而权阉家中义仆，竟能为此伤心悲泣，可知薛瑄平生盛德感人之深了。也因为义仆的悲泣，触动残酷小人一念良心发现，不但挽救了忠良免于冤死，也挽救了主人少造了一件残害忠良的罪恶。称他为“义仆”确实当之无愧。

杀业可畏

顾锡畴，字九畴。天启朝典试福建，策有讥刺，魏忠贤党指为东林，削籍。崇祯朝，复故宫，与杨嗣昌忤，告归。福王立，进尚书，又与马士英不合，致仕。南都失守，乡邑亦破，间关赴闽。唐王命以官，力辞，居温州江心寺。总兵贺君尧^{ti}挾辱诸生，锡畴将论劾。君尧夜使人杀之，投尸于江。温人觅之，三日



乃得，棺殓。（《顾锡畴传》）

顾锡畴明朝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县）人，明神宗万历年间进士，官任检讨官，明熹宗天启年间，因与权阉魏忠贤不协被革职。明末崇祯年间，恢复官职任用于礼部侍郎，其后又因与杨嗣昌^{xī}有过节，除去官职。福王即位，任用于尚书，又因兵部侍郎马士英专权昏愤，锡畴与他不合而辞官。

当时国家变乱，南京失守，家乡城邑也被攻破，于是前往福建，唐王要任用他为官，锡畴极力婉辞。便前往温州，寄居在江心寺。曾著作《迪吉录》流传于世，大有功于世道。

当时总兵贺君尧，鞭撻太学儒生，顾锡畴得知深为诸太学生不平，将要论奏贺君尧罪状，贺君尧竟乘夜间遣人杀死顾锡畴，并将尸体投入江中。

顾锡畴被害那天，永嘉县令吴国杰在江心寺设宴请顾锡畴，不料第二天突然听说顾锡畴被害，随即招募渔夫及温州人沿江寻找，找了三天都没有下落，第三天晚上吴国杰梦见顾锡畴站立在水中说：“我前世是天台山僧人，因为误杀了一条蛇，如今抵偿他的命债，承蒙吴公厚意帮助办理我的后事，因为公前世是我的徒孙，有方外一脉的因缘，明天向某地水湾处寻找，我就在那里。”吴国杰早上起床回想梦境清清楚楚，立刻命渔夫到某湾地处寻找，果然找到尸体，于是极力帮助用棺木收殓尸体，运回家乡安葬。



当时华亭县令张调鼎是顾锡畴的门生，因为想念老师，便到神坛占卜请示吉凶休咎，顾公神灵降临，张调鼎问道：“老师何时去世登仙？”顾公回答说：“我已经在六月十六日被贺君尧害死，将我投入江中。”张调鼎又问：“贺君尧与老师有何仇恨？”顾公说：“老夫前世是天台山的僧人，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一条蛇，一时情急，用杖打击失手将它打死，贺君尧就是那一条蛇的后身，前生怨怼^{duì}相寻，今生因缘相遇应受果报，可以告诉我两个儿子，千万不要报仇。”张调鼎立刻派人到温州查究追迹，果然一一不爽。

后来贺君尧也被人所杀。

※ 谁能料想到，前生误杀一条蛇，终究要偿还这个命债，可见杀业是多么可畏啊！所幸的是顾公般若智慧及宿生善根没有泯没，能够嘱咐后人不要报仇，因而顾公这个杀业，就可从此了结。至于贺君尧既然杀了人，又被人所杀，他的怨报正是没有休止的时候了，实在是可悲！可悯！

欠人命债，纵然经历千生万劫，迟早因缘会遇时，终究一定要偿还，《楞严经》早有明白训示，我辈学佛应当深信不疑。

单就我们人事环境中，所交往的朋友之间，凡是彼此友好情谊笃厚的，也必然大有因缘存在。所以我们的举心动念之间，今日种下的业因，就是结下将来的果报，怎可不时时密切觉察？怎么可不恐惧谨慎，警惕小



心呢？一方面千万不要种下恶因，使自己以后不招恶果，一方面多多亲近善知识，使自己将来有善因缘得与善人聚会一处，更应努力修行念佛，求愿往生净土，永脱轮回，使历劫以来所造杀业，不遭怨怼，这才是究竟彻底的办法。

印造佛经佛像之十大利益

- 一、从前所作种种罪过，轻者立即消灭，重者亦得转轻。
- 二、常得吉神拥护，一切瘟疫、水火、寇盗、刀兵、牢狱之灾，悉皆不受。
- 三、夙世怨对，咸蒙法益，而得解脱，永免寻仇报复之苦。
- 四、夜叉恶鬼，不能侵犯，毒蛇饿虎，不能为害。
- 五、心得安慰，日无险事，夜无恶梦，颜色光泽，气力充盛，所作吉利。
- 六、至心奉法，虽无希求，自然衣食丰足，家庭和睦，福寿绵长。
- 七、所言所行，人天欢喜。任到何方，常为多众倾诚爱戴，恭敬礼拜。
- 八、愚者转智，病者转健，困者转亨。为妇女者，报谢之日，捷转男身。
- 九、永离恶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资超越，福禄殊胜。
- 十、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以众生心，作大福田，获无量胜果。所生之处，常得见佛闻法，直到三慧宏开，六通亲证，速得成佛。

东林寺印经处常年倡印赠送书目

- A-001 净土五经一论
- A-002 佛说无量寿经
- A-003 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
- A-007 梵网经菩萨戒本
- A-008 慧远法师文钞
- A-009 观经四帖疏（善导大师）
- A-010 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智者大师疏 知礼大师钞）
- A-011 藕益大师净土集
- A-012 行策大师净土集
- A-013 省庵大师遗著
- A-014 彻悟大师遗集
- A-015 乐邦文类（宗晓法师）
- A-016 净土十要（藕益大师选定）
- A-017 印光法师文钞全集
- A-018 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
- A-019 四书藕益解（藕益大师）
- A-020 阿弥陀经要解便蒙钞（达默法师）
- A-021 龙舒净土文
- A-022 莲邦诗选（广贵法师辑）
- A-023 佛说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大佑法师解 传灯法师钞）
- A-024 净土圣贤录（彭希涑辑）
- A-025 灵峰宗论（藕益大师）
- A-026 净土论（释迦才）
- A-027 释净土群疑论（释怀感）
- A-028 净土指归集（明大佑法师）
- A-029 佛说阿弥陀经要解讲记（释宗柱）
- A-030 印光法师文钞简编
- A-031 印光法师文钞嘉言录
- A-032 印光法师文钞嘉言录续编
- A-033 净土资粮全集（株宏校正 庄广还辑）
- A-034 梵网经菩萨戒本讲记（演培法师讲述）
- A-035 《径中径又径、径中径又径征义》合刊（张师诚辑 徐槐廷征义）
- A-036 庐山莲宗宝鉴（元 普度）
- A-037 念佛镜（道镜、善道共集）
- A-038 莲修必读（观如辑）
- A-039 劝修念佛法门（圆瑛法师）
- A-040 角虎集（济能纂辑）
- A-041 入香光室（了然法师）
- A-042 般若净土中道实相菩提论（了然法师）
- A-043 归元直指集（一元禅师）
- A-044 昙鸾大师道绰大师文集
- A-045 万善同归集（延寿大师）

- B-001 宗教不宜混滥论讲记（传印长老）
- B-002 净土决疑论讲记（传印长老）
- B-003 净土宗教程（大安法师集述）
- B-004 净宗法语大观（大安法师辑译）
- B-005 一函遍复讲记（大安法师）

- B-006 莲宗十三祖师传（大安法师）
B-007 净土百问（大安法师）
B-008 净土五经日诵集要（大安法师辑）
B-009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讲记（大安法师）
B-010 净土三经白话（大安法师审定）
B-011 净土资粮——信愿行（大安法师）
B-012 《观经四帖疏·玄义分》讲记（大安法师）
B-013 彼岸行——大安法师博语集
B-014 净土资粮信愿行·续编（大安法师）
B-015 净土法门教起所因（大安法师）
B-025 观经四帖疏讲记（大安法师）
- D-001 在家律学（圣严法师）
D-002 善女人往生传（凡夫居士译）
D-003 法苑谈丛（周叔迦）
D-004 佛教常识问答（赵朴初）
D-005 莲宗助念指南（觉光居士集述）
D-006 莲宗助念操作手册（觉光居士集述）
D-007 莲宗助念法语大观（觉光居士辑录）
D-008 佛学入门（圣严法师）
D-009 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于凌波）
- E-001 觉海慈航（战德克）
E-002 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节录（周安士）
E-003 万善先资（周安士）
E-004 欲海回狂（周安士）
E-005 西归直指（周安士）
E-006 饮食与健康（雷久南等）
E-007 当代护生故事（东林寺慈善护生会辑）
E-008 不可思议的因果现象（辑自《净土》杂志）
E-009 保富法（聂云台）
E-010 护生画集（丰子恺画 弘一法师书）
E-011 物犹如此白话选（清凉书屋译）
E-012 纪文达公笔记摘要（演莲法师译白）
E-013 寿康宝鉴白话（三宝弟子译白）
E-014 历史感应统纪语译
E-015 《格言别录、晚晴集、寒笈集》合刊（弘一法师编订）
E-016 敬畏因果
E-017 因果轮回实录（印光法师鉴定）
E-018 《梁武帝问志公禅师因果文、因果轮回实录》合刊
E-017 杂宝藏经白话
- F-001 孔子圣迹传（李豫川文 郭庆民画）
F-002 孔子圣迹图
F-003 了凡四训图画版
F-004 了凡四训本义直解（袁了凡原著 思尼子直解）
F-005 感应篇汇编
F-006 感应篇直讲
F-007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图画版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 辗转流通者回向偈曰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读诵受持人 辗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准印：赣新出内准字第0009653号

◎编制：九江市庐山区净土宗文化研究学会

◎网址：www.donglin.org
